伊萨克斯

玛 丽 亚

朱景冬　沈根发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JORGE ISAACS
MARÍA
FONDO DE CULTURA ECONOMICA
MÉXICO, 1951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玛 丽 亚
Maliya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1}{4}$ 插页2
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4,800

书号 10019·3808 定价 1.90 元

译本序

长篇小说《玛丽亚》出版于一八六七年，它以激动人心的感伤情调，把当时拉丁美洲方兴未艾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推向了高潮。小说作者，哥伦比亚作家豪尔赫·伊萨克斯，因此赢得了“拉丁美洲最杰出的作家”的声誉。

豪尔赫·伊萨克斯于一八三七年四月一日生于哥伦比亚考卡省卡利城。父亲豪尔赫·恩里克·伊萨克斯，是皈依天主教的英国籍犹太人；母亲曼努埃拉·费雷斯是西班牙人后裔。伊萨克斯幼年时，家境富裕，生活舒适，受到良好的教育。一八四八年，他到首都波哥大上中学，直至一八五二年。伊萨克斯原想攻读医科，继续深造，但因父亲经商失利，家道中落，只得中途辍学，回到卡利。

伊萨克斯的青少年时代，正值独裁者何塞·玛丽亚·梅洛（1800—1861）当政时期。在梅洛的专制统治下，哥伦比亚政局动乱，百业凋敝，连年内战，民不聊生。一八五四年，年仅十六岁的伊萨克斯即作为曼努埃尔·特哈达上校的副官，参加了反对梅洛独裁政权的考卡战役和持续七个月之久的帕尔米拉之战。一八五五年，他认识了菲里莎·贡萨莱斯·乌玛尼娅，次年，与乌玛尼娅结婚。当时，他曾有志继承父业，弃政从商，但因政局动荡，未能如愿。一八六〇年，他又参加了反对莫斯克拉将军的卡利桥战役和马尼萨莱斯战役。同那个时代的许多政治家和知识

分子一样，这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洗礼，促使他萌生了民主思想。

那时，伊萨克斯住在安蒂奥基亚省省府，在那里结识了当时两位大诗人胡利奥·阿尔博莱达和格雷戈里奥·古铁雷斯·贡萨莱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一八六一年，父亲去世，伊萨克斯谨遵亡父遗命，返回家乡照管家业。然而，他却矢志写作，无意经商。两年后，由于不愿再应付琐碎的事务，遂将家业交给他的一个兄弟，一八六四年前往首都波哥大，开始他的诗人生活。

波哥大是哥伦比亚的文化中心，也是哥伦比亚的文学活动中心。当时，波哥大有个著名的文学沙龙——"莫塞伊科"文学茶会，是那时哥伦比亚文学界最重要的一个团体。伊萨克斯参加了"莫塞伊科"，在该团体的诗人们的帮助下，出版了他第一本作品《诗集》，获得很大成功。

伊萨克斯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又不得不返回考卡。此时，祖辈的家业几乎已荡然无存，他必须另谋生计，养活妻儿。恰好，政府当时正在卡斯蒂利亚和达瓜河沿岸修筑公路，他受聘为筑路督察。在此期间，他开始构思长篇小说《玛丽亚》，并且完成了前几章。一八六五年，他因操劳过度和气候恶劣，染上热病，不得不退职回乡，在风景优美的考卡河谷的庄园里，一边养病，一边继续《玛丽亚》的创作。一八六七年，《玛丽亚》问世，轰动哥伦比亚文坛，被同代的著名文学批评家保尔·格罗萨克誉为"美洲的诗篇"。

但是，此后伊萨克斯却几乎完全抛弃了文学创作，一度投身于政治活动。一八七二年，他又放弃了政治活动，和一个智利朋友合伙在卡利附近购买了一处庄园，幻想以此致富，重振家业。不料几个月后，他的智利朋友中途拆伙。他挣扎了两年，打了七年官司，几乎倾家荡产。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学教育监察员、

负责地方公共教育的官员、《自由纲领报》主编、师范学校教师、士兵、政府秘书、《新世纪报》主编、起义军首领……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奋力拼搏，甘苦备尝。但是到了最后，依然两手空空，连公寓的房租都无力支付。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伊萨克斯与世长辞。

《玛丽亚》历来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浪漫主义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作。它产生于拉丁美洲大地，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但是它的产生又受到欧洲特别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所以又带着一定的异域情调。它那浓厚的抒情意味，强烈的感情色彩以及感伤主义描写，和欧洲浪漫主义大师们的著名小说，如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圣皮埃尔的《保罗与维吉妮》、夏多布里盎的《阿达拉》等，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事实上，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的继续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成分。十八世纪后半叶，卢梭打破古典主义的束缚，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浪漫主义风格。他的小说《新爱洛伊丝》有对人类感情的热烈歌颂，有对人物内心痛苦的细致描写，有对作者自身的孤独和忧郁的深刻表露，也有对自然景色的绝妙描绘。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这种感情灼热、语言奔放、想象瑰丽的新型小说，给当时的拉丁美洲文学带来了新的气息。随后，其他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如圣皮埃尔的《保罗与维吉妮》、夏多布里盎的《阿达拉》等，也相继传入拉丁美洲。这类作品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拉丁美洲作家的心灵，吸引着广大的青年读者，给了他们以新的思想营养和艺术感受；他们联想到本大陆宏伟壮丽的大自然，联想到本大陆的社会动乱和家庭悲

剧，联想到他们化成泡影的美好憧憬，自然就激发了创作的灵感和热情，产生了种种渴望和幻想。特别是到了一八三三年，雨果、拉马丁、拜伦和司各特等欧洲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拉丁美洲得到更加广泛的流传、评介和借鉴。同时，一些拉丁美洲作家或者到欧洲留学，或者流亡欧洲，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故乡，直接接触欧洲浪漫主义的作家和作品，直接受到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熏陶。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当然，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有其自己的社会历史根源。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爆发了历时二十几年的独立战争，推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对拉丁美洲人民的几百年的殖民统治，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的共和国。但是，这些共和国的统治者并没有实行民主制度，而是实行军事独裁，从而使国家重又陷入混乱状态。这个时期，有许多因素，例如刚刚结束的独立战争，正在燃烧的内战烽火，广大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渴望，独裁者对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残酷镇压，知识界理想的破灭，以及随之产生的怀疑、失望和悲观情绪，拉丁美洲固有的原始、神秘、壮丽、优美的自然景色，等等，都为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和气候。

植根于拉丁美洲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自然环境、并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影响下而产生的拉丁美洲浪漫主义小说，具有多种多样的特点和倾向。其中，有充满澎湃的政治热情和斗争精神的，如阿根廷作家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的《屠场》和何塞·马莫尔的《阿马莉亚》；有怀着高度的自豪感表现印第安人的生活的，如厄瓜多尔作家胡安·莱昂·梅拉的《库曼达》；也有饶有兴味地描述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的，如多米尼加作家曼努

埃尔·德·赫苏斯·加尔万的《恩里基略》；等等。然而，长期以来被公认为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的，则是伊萨克斯的《玛丽亚》。

跟许多浪漫主义小说一样，《玛丽亚》是用男主人公第一人称写成的。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埃弗拉因和自幼丧母的表妹玛丽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友情十分深厚。埃弗拉因后离家去首都波哥大求学。六年后，埃弗拉因回到考卡河谷的美丽故乡，惊喜地看到，童年时代的女伴玛丽亚已出落成美丽娴静的少女。这一对青年在优美如画的田园式环境中产生了真挚热烈的爱情。正当这对情人沉醉在初恋的幸福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玛丽亚因母亲的遗传，突然癫痫病发作。埃弗拉因父亲担心爱情的激动会加重她的病情，遂决定依旧送埃弗拉因去伦敦深造。情人远离，反而加重了她的病情。当埃弗拉因闻讯从伦敦赶回家中，玛丽亚已经抱恨长逝。

这部小说带有自传性质，作者在小说中回忆了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伊萨克斯本人的爱情是幸福的，婚姻是美满的。然而，在他的笔下，玛丽亚和埃弗拉因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那是因为，在伊萨克斯的一生中，只有爱情和婚姻是美满的，此外却都是辛酸、艰难和失望。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在严酷无情的现实生活面前一一破灭。他正是怀着这么一种甘苦搀半的心情，把爱情和青春当作人生来描写，既写出人生的欢乐和幸福，又写出人生的痛苦和不幸。他也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着力描述男女主人公对纯洁、朴素、真挚的爱情的强烈追求，借以抒发他对理想世界执着的向往和热烈的追求。这种热烈的追求贯穿全书，即使在玛丽亚离开人世以后，作者仍

借主人公之口表述着他的理想：

"我梦见玛丽亚已经做了我的妻子——这个极为纯洁的幻梦，曾经是、也应该永远是我心灵中唯一的欢乐……"

埃弗拉因在玛丽亚坟前祭奠后，正要走上新的人生征途，那个为他俩的爱情带来阴影的不祥之鸟，又发出它那可怕的叫声。埃弗拉因预感到在新的追求的道路上会碰到艰难险阻，然而，他还是"拍马沿着寂静的大草原疾驰而去"。对理想的追求，这是浪漫主义作品的主要特征，《玛丽亚》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精髓。

作为一部浪漫主义小说，《玛丽亚》在描写主人公感伤主义的恋爱故事，抒发他们对理想爱情的追求的同时，在其他的情节上，也表现了欧洲浪漫派小说所表现的理想主义倾向。不难看出，作者竭力想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揭示人类的崇高精神和内心世界的美，借助他刻画的形象和安排的情节，向读者表达他对生活、对人类、对世间一切美好思想和精神所怀有的无限深情。例如小说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表现庄园主对奴隶和雇工们的宽厚和真诚，描述了庄园主父子同奴隶、雇工们平等交谈、亲热相处、打趣逗乐、欢笑歌舞的场面，反映了作者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当然，这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这种空想早已"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事实上，在《玛丽亚》写作和出版的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哥伦比亚正处于独裁专制统治下，民主遭蹂躏，自由被禁锢，平等受践踏，阶级压迫和剥削日深一日，哪有如此的理想王国？然而，正因为他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他才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浪漫主义的笔调，寄托他建立理想社会的幻想。

《玛丽亚》被后世誉为"真正的艺术品"，是当之无愧的。首先，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玛丽亚的形象。玛丽亚是个出身贫困的犹太姑娘，三岁丧母，继而被父亲抛下，由亲戚抚养成人。虽说在亲戚家她受到抚爱，但幼小心灵受到的创伤是难以平复的。她敏感地觉得自己得到的爱，其中更多地是怜悯，她毕竟是个寄人篱下的孤儿。在玛丽亚感到最痛苦的时刻，她就禁不住喊出："唉！我现在没有母亲，该怎么办哪！"这是多么凄切的叹息，她终于把多少年来郁积在心头的哀伤，毫不掩饰地吐露出来了。正因为如此，这个纯洁美丽的姑娘，从小就孱弱、善感、郁郁寡欢，心中似乎总是充满着痛苦。这种悲剧的性格，从小说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充分。埃弗拉因离家去波哥大求学，告别时，别的人都打开感情的闸门，发泄依依惜别之情，惟独玛丽亚谦卑地等着，轮到她同他告别时，"她嗫嚅地道着别，一边将她那红润的面颊贴在他因初尝痛苦而变得冰凉的脸上"。她只能将灼热的感情埋在心底。寥寥数语，将玛丽亚内心的孤寂、悲哀和隐痛表露无遗。

玛丽亚刚刚尝到初恋的幸福，癫痫病就给了她致命的打击。她顿时坠入痛苦的深渊，万念俱灰。从此，她不得不更加处处安于命运，事事克制自己的感情，纵有满腔心事，惟有暗暗落泪。玛丽亚的言谈举止，目光神态，乃至一颦一笑，无不透出隐忍的苦楚，作者笔下的玛丽亚，简直就是痛苦与哀伤的化身，即使在热恋中，她的心灵也似乎蒙着一层痛苦的阴影。

埃弗拉因远去伦敦之后，玛丽亚病情日重，伤感情绪愈见强烈，她神思恍惚，幻觉重重。目睹房间空荡，瓶花凋零，不禁想起当初幸福的会面、深情的倾吐、依依不舍的别离、热切的盼望、久别的惆怅，忧伤的泪水如泉涌一般。这一切今天看来不免过分

伤感，似乎有些消极，但是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处于动荡时代的哥伦比亚年轻一代内心的痛苦、惆怅和不安，难怪小说出版后，在年轻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激起了深挚的同情和共鸣。在当时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玛丽亚这样一个感伤主义的形象，是一个崭新的、感人的文学典型，标志着拉丁美洲浪漫主义运动中的感伤主义风格的诞生。

男主人公埃弗拉因同样是个成功的、感人的艺术形象。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一个心地善良、感情真挚、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青年，是富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理想人物。埃弗拉因虽然也是个多愁善感的感伤主义的形象，然而，作者更多的是表现他对爱情和理想的忠诚和追求。他爱不幸的表妹，为了她，他不惜以一生的眼泪去换取她一日的幸福；玛丽亚癫痫病发作，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而他对她的爱情却始终如一，毫不动摇。

伊萨克斯描写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热烈、缠绵、执着、深沉，既不借助于冲动的、狂热的动作，也不借助于人物慷慨激昂、发誓赌咒的夸张语言，而是运用一种牧歌般的笔调，自然而然地、朴实无华地表露人物内心的思想感情。这正是作者塑造和刻画人物的成功之处。

作品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笼罩全书的感伤主义气氛。伊萨克斯无论在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抒发作者自己的感受，还是描写周围环境和自然景色，几乎无处不流露出强烈的感伤情绪。玛丽亚死后，埃弗拉因返归故里去凭吊她的故宅，作品里是这样描写他途中的心情的：

"我已经听见萨巴莱塔斯河奔流的轰鸣，望见柳树的梢头。我爬到小山顶停下脚步。两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傍晚——那时，它和我的幸福息息相通，如今，却对我的悲痛无动于衷——

我就是从这里望见了我怀着灼热的爱情殷切期待的房子的灯光。玛丽亚就在那里……而今房子已经关闭，四周变得寂静无声。那时，我们的爱情刚刚萌芽，如今却已经枯萎绝望！那里，在离蔓生野草开始封没的小径不几步远的地方，那块在那些幸福的黄昏我们曾多次并肩坐着读书的宽大岩石依然如故。我终于走进那座我们倾吐爱情的花园：鸽子和画眉在桔树的叶丛中拍打着翅膀，唧唧咕咕地低声鸣叫；习习轻风把枯叶吹撒在台阶上。”

在这里，作者笔下的景物已不是一种单纯的陪衬，而是已经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融为一体，与主人公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

《玛丽亚》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景物描写中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作家都崇尚描写自然景物，抒发自己对大自然的感受，突出人与自然在感情上的共鸣，使景物拟人化，或使之成为精神境界的某种象征。在这部作品中，那连绵不绝的高山峻岭，那绿草如茵的坡地平川，那深夜里的纵马疾驰，那密林中猎虎的惊险场面，都向人们展现着美洲苍茫神秘的大自然奇观。但伊萨克斯所注意的并不仅仅是大自然本身，他更为注意的是大自然中的人，请看那乡村风俗的婚礼，那纵情狂欢的舞会，那亲密无间的友谊，还有那游子对故乡的思念，处处向读者证明，生活在大自然怀抱里的人们都具有纯真无邪的天然风貌。这种情景交融的心理描写，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作品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作者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手法。玫瑰在西方文学中从来就是爱情的象征，但是象伊萨克斯那样娴熟而巧妙地用来作为一种象征手段，却是不多见的。在《玛丽亚》中，玫瑰象征着埃弗拉因和玛丽亚的爱情，象征着他们爱情的纯洁、真挚和美好，玫瑰的荣枯紧密地联系着他们爱情的

成败。

埃弗拉因卧室的窗前栽着一株玫瑰，“繁花似锦的玫瑰从窗口探进来，恰好点缀着桌面”；埃弗拉因洗澡时，“水面上漂着”玛丽亚采摘的“不可胜数的玫瑰花”，散发出沁人的芳香；埃弗拉因和玛丽亚置身在美丽的玫瑰丛中，沉浸在爱情醉人的幸福里。当他们的爱情遇到挫折、受到威胁时，“窗前的玫瑰颤巍巍地抖动着，似乎害怕被无情的疾风吹落卷走”；当他俩远隔重洋，苦苦相思时，插在花瓶里的玫瑰“已经枯萎，慢慢地缩进瓶里去”。

乌鸦之类的不祥之鸟也是国内外许多文学作品经常使用的象征手段。正如玫瑰始终伴随着埃弗拉因和玛丽亚一样，那只该死的黑鸟也始终象幽灵一般出没在他们的左右，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爱情，预示着他们不幸的命运。玛丽亚病危时，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黑鸟从埃弗拉因的额前一掠而过；当埃弗拉因家中遭受不幸，他俩的爱情处境不妙的时候，一天夜里，又是那只黑鸟“发出一声尖叫，腾空而起，掠过玛丽亚的头顶，把灯顿时扑灭”。小说结束时，埃弗拉因到玛丽亚坟前凭吊后，刚要走上新的理想道路，那只黑鸟又跟踪飞来，停在十字架的横梁上，“扑搧着翅膀”，“重复着它那可怕的叫声”。

一个是使人心醉神迷的玫瑰，一个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黑鸟；一个象征爱情，一个代表厄运，这两者反复地交替出现，构成了伊萨克斯在《玛丽亚》一书中完整的艺术构思，象征着男女主人公一生的悲剧，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毋庸讳言，伊萨克斯在继承欧洲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的同时，也从欧洲浪漫主义小说中吸收了某些糟粕。他在《玛丽亚》中也用了不少篇幅描写庄园主对奴隶、雇工们的宽厚和真诚，主仆之间的平等互爱、亲如手足等，这就美化了当时的社会制度。

此外，作品对自然景色的描写有时过于细碎、繁琐，显得疏密失当；有些人物的对话略嫌冗长，读来乏味；几处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次要情节写得太细太长，冲淡了故事主线的气氛。然而，这些缺陷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评价，《玛丽亚》已被公认为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是拉丁美洲文学的骄傲。

译　者

一

我离家被送到洛伦索·玛丽亚·列拉斯博士开办的中学就读时，还是个孩子。学校在波哥大创办才几年，然而，当时在全共和国境内已经遐迩闻名。

临行前夕，全家团聚话别之后，我的姐姐走进我的卧室，默默地从我头上剪下一绺青丝。她一句亲热的话也没说，因为她早已泣不成声；转身离开时，她的几颗泪珠已从我的脖颈上滚落下来。

我哽哽咽咽地入了睡，似乎隐隐约约预感到日后可能要遭罹的诸多不幸。那些从一个孩子头上剪去的秀发，那种在生命力如此旺盛之际就表现出来的爱对死亡的戒备，使我的灵魂在梦中神游了我在朦胧中度过一生中最幸福时刻的一切地方。

翌日清晨，父亲将母亲的双臂从我那洒满泪水的头上挪开；姐妹们在跟我道别时，用她们的亲吻抹去了这些泪水。玛丽亚谦卑地等着，轮到她同我告别时，她嗫嚅地道着别，一边将她那红润的面颊贴在我因初尝痛苦而变得冰凉的脸上。

几分钟后，我随父亲出发了。他始终躲避着我的目光，竭力不让我瞥见他的脸。我们的马走上卵石累累的小径，纷乱的马蹄声湮没了我最后的啜泣。我们的右边是萨巴莱塔斯河，它那淙淙的流水声一时也变得低沉起来。我们刚要绕过一座小山

包——离家门不远有几座这样的小山头，凡有所盼望的人从那些小山上下来，从家门口就可以一眼眺见——时，我回首远望家门，寻觅我最亲爱的人儿：玛丽亚依然伫立在我母亲卧室窗前的藤萝架下。

二

六年过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八月末，我怀着对故土的眷恋，返回家乡。这是最后一天的路程了。我趁着芳香四溢的夏日清晨兼程赶路。天空碧蓝清澈：极目东望，只见那些依然迷迷蒙蒙的巍峨群山之间，浮动着几朵金色的云彩，仿佛几方被一阵爱情的气息吹得悠悠飘浮的女舞蹈家的蒙头纱；回首眺望南天，夜里遮蔽着远方山峦的雾霭，依然在苍穹下依依飘荡，流连忘返。在溪水纵横，绿草如茵的原野上，不时走过一群群美丽的牛，阻拦我涉过小溪。这些牛群正离开它们的栖息地，朝水塘或龙牙花竞芳斗艳、无花果树绿荫葱茏的小径走去。我的目光贪婪地盯着那被古老箣竹林半遮着视线的地方，盯着那些我六年前忍痛抛下正直和至爱的人们的庄园。此时此刻，令我心醉神荡的不是钢琴奏出的咏叹调……我呼吸着的清香是如此的沁人心脾，足可以和她那华丽服饰上散发出来的香气媲美；那些无名鸟儿如此悠扬的啼啭，伴着我的心房搏动！

面对眼前如此美妙的景色，我简直惊呆了。我曾以为对它的记忆始终保存在我的脑海中呢，因为我的某些使我的同窗好友们拍案称绝的诗章，至今在我的头脑中还留着淡淡的色彩。这

就仿佛在一间华灯通明，荡漾着愉快的旋律，弥漫着各种浓郁的芳香，回响着妖娆的女人们衣衫裙裾的窸窣声的舞厅里，我们遇到了在十八岁这种年头所梦想的那种美人；她那一闪即逝的秋波烧灼着我们的额头；她那娇滴滴的声音，霎时间，使得其他一切传入我们耳畔的声音都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所到之处，她身上的鲜花，在身后留下缕缕令人难以捉摸的馨香。于是，我们便陷入心醉神迷，身软骨酥的境地；一时间，我们的声音不由自主，我们的耳朵听不见她的声音，我们的目光也不听使唤；然而一俟神志清醒，过了几个小时，她的倩影重又回到我们的脑海中，这时，我们便情不自禁地低声吟唱赞美她的颂歌。正是这个女人，连带她的声调、她的目光、她那走在地毯上的轻盈步履，这一切的本身，就是世人也许会以为是理想的赞歌。考卡的天穹、地平线、草原、峰峦也正是如此，使得观赏它们的人无一不为之惊得目瞪口呆。造物主创造的美不能同时受到观赏和歌唱；因记忆不忠而变得苍白的它们必须重新回到心灵中去。

黄昏落日前，我已经望见座落在山麓上的我父母的白色住宅。我一边朝家走去，一边用急切的目光默数着那一簇簇的杨柳和甜橙树。不一会儿，我透过那些树木，望见从各个房间里射出的灯光来。

我终于吸呼到从小看它成长起来的小果园那永难忘却的气息。我那坐骑的蹄铁踏上庭院的石铺地面，踩出点点火花。这时，一声难以言状的叫喊传入我的耳中，那是我母亲的声音；她一把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胸前，顿时，我的眼睛感到一阵模糊；那是一种使纯洁幼稚的天性感动激奋的至高无上的幸福感。

我竭力辨认着站在我面前的姐妹们；当初我离家时，她们还

都是小女孩，如今却个个亭亭玉立，出落成大姑娘了。玛丽亚正站在我的身旁，长着长长睫毛的宽眼睑遮掩着她的眼睛。当我的手臂从她肩头滑下来，无意中碰到她的腰肢时，她的脸不由得羞得绯红；我刚对她亲昵地说出第一句话，她便莞尔一笑，眼里依然噙着泪花，就象一个刚得到母亲抚爱而停止啼哭的孩子。

三

八点钟，我们去餐厅用餐。餐厅位于住宅东部，环境十分优美。从那里望出去，映衬在晴夜星空的光秃秃的山峰历历在目。荒漠上的和风，卷着果园里的清香悠悠飘来，戏弄着我们周围的玫瑰花。微风阵阵，不时送来潺潺的流水声。大自然仿佛在展示她全部夜景的丰姿，来迎接一位友好的宾客。

父亲坐在上座，让我坐在他的右首，母亲照例坐在他的左首；其他的姐妹和孩子们便不分席次，随意就座。玛丽亚恰好坐在我的正对面。

我离家求学的那几年里，父亲的头发白了许多。他满意地望着我，脸上挂着既俏皮又温柔的微笑，那种我从未在别人脸上见到过的微笑。母亲的话不多，此时此刻，她比在场的任何人都倍感幸福。我的姐妹们再三请我尝尝她们亲自制作的点心和奶油；每当我对她们中的某一位说上一句恭维的话语或投去一瞥端详的目光，她的脸就会飞起一抹红晕。

玛丽亚竭力躲闪着，不让我看到她的眼睛；然而，有那么两三次，当她无意中与我目光相遇时，我还是得以欣赏到她那个血

统的女性的眸子里所特有的异彩和美丽；她那丰润、殷红、倔强、可爱的朱唇偶尔露出两排精巧漂亮的玉齿。跟我的姐妹们一样，她那浓密的深栗色秀发梳成两条辫子，在一条辫子的蒂部插着一朵肉色的麝香石竹花。

她穿着一件近乎蓝色的薄麦斯林纱上衣，只露着部分紧身背心和裙子，一条绛紫色的细布大围巾遮着她的胸部，直至粉白细腻的脖根儿。当她将俯身夹菜时滑到胸前的辫子撩到背后去的刹那间，我瞥见了她那只优美转动着的胳臂的背部和象女王一般精心保养的纤手。

晚餐用毕，仆人们撤去了桌布；一个仆人祈祷了一声"我主啊！"他的主人们接着喃喃地作起了祷告。

我和父母畅谈起家常。

玛丽亚抱起在她膝头睡去的孩子，我的姐妹们跟着她朝卧室走去：她们十分钟爱玛丽亚，争享着她的柔情。

回到客厅后，父亲吻了吻女儿们的额头才离开。母亲要我去看看为我安排的房间；姐妹们和玛丽亚此时已不再那么拘谨，很想瞧瞧我对她们精心布置的房间会有何反应。我的卧室位于屋前回廊的尽头：房里只有一个窗户，距室内地面约一个桌式柜那般高；窗扇敞开着，繁花如锦的玫瑰花从窗口探进来，恰好点缀着桌面。桌上摆着一只精美的蓝瓷花瓶，里面精心地插着白荷、百合、石竹和从河边采来的深紫色的牵牛花。雪白的罗纱床帷用玫瑰色的宽丝带系在床柱上；幼年时作为祭坛用的小圣母受难像，出自母性的体贴入微，挂在床头附近。室内还有几幅地图，几把舒适的椅子以及一套漂亮的盥洗用具，此外，再无其他的陈设。

"这些花儿真美啊！"看见从窗外探进来的鲜花和花瓶里插

着的花，我情不自禁赞叹道。

“玛丽亚一直没忘记你很喜欢花。”母亲说。

我将目光转向玛丽亚，对她表示感谢。这次，她似乎在竭力地承受着我的目光。

“玛丽亚，”我对她说，“劳驾你替我保管这些花吧，因为睡觉时在房间里摆花是有害的。”

“真的吗？”她回答；“那我明天再把它们放回原处吧。”

她的声音是多么甜蜜呵！

“这样的花很多吗？”

“多极了；每天都能换上新鲜的花。”

母亲拥抱过我之后，爱玛跟我握了握手。玛丽亚将她的手在我手中滞留了片刻，象童年时代那样对我嫣然一笑：那是只能偶尔在拉斐尔①画的圣母的脸上才能见到的、我幼年时钟情的那少女的甜蜜的笑靥。

四

我安宁恬静地沉入了梦乡，就象孩提时，仆人佩德罗讲述着美妙动听的故事催我入眠一般。

我梦见玛丽亚走进来更换我桌子上的花儿，临走之际，她那轻飘飘的印着点点蓝色小花的麦斯林纱裙在我的床帷上轻轻地蹭了一下。

---

① 拉斐尔（1483—157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清晨醒来，鸟儿在甜橙树和苹果树的枝头飞来飞去，啾啾啼啭。房门一打开，柑桔花就将它怡人的芳香灌进我的卧室。

这时，玛丽亚那清脆悦耳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她的嗓音依然如童年时一般，只不过较以前庄重，更富有感情，更抑扬顿挫，充满柔情蜜意。唉！梦中有多少次，那同一嗓音的回声在我的心中回荡；有多少回，我的眼睛徒劳地寻觅着那个八月的清晨，我在这个小果园所见到的她那俏丽的倩影。

这个幼年时曾将全部纯洁的抚爱赐予我的少女，也许将不复成为我游玩娱乐时的伙伴。但是在夏日的那些金色黄昏里，她将和我的一群姐妹一起，伴在我身边散步；我将帮她栽种她最喜爱的花卉；晚上全家团聚时，我将聆听她的声音，她将凝望着我，彼此只隔一步之遥。

我匆匆地穿好衣服，推开窗子，远远望见玛丽亚由爱玛相伴，站在一条花间小径上：身穿一件比昨天那件颜色稍深的上衣，腰间系着那条绛紫色的大围巾，象绶带似的垂在裙子上；她的长发分做两半，一前一后披散着，半遮住前胸和后背。她和我姐姐都光着脚，她端着一个比她的手臂还白的瓷罐，正在把夜间绽开的玫瑰花采摘下来放进里边，一边将那些欠水灵、欠鲜艳的蔫花剔掉。玛丽亚笑盈盈地看着她的同伴，把她那比玫瑰更为鲜嫩的面颊凑近香气四溢的器皿。爱玛瞥见了我；玛丽亚也觉察到了，但她没有回头看我，立即双膝跪下，遮住赤裸的双脚，并从腰间解下大披巾，盖住双肩，装出摆弄花儿的样子。我父母这两个年方及笄的女儿从来没有象现在，在晨曦初露中为她们的祭坛采摘鲜花时，显得如此娇美动人。

午饭后，母亲将我唤到她的缝纫室。

爱玛和玛丽亚正在母亲身旁刺绣。见我走进缝纫室，玛丽

亚的脸立时涨得绯红：也许她是想起了清晨我无意中窥见她赤脚采花的情景。

母亲老是巴望看到我，听我不停地说话。

已经和我相当亲近的爱玛，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打听波哥大的种种见闻。她要我向她介绍盛大舞会的热闹场面、漂亮女式时装的款式和当时上流社会最美貌的女人的模样。她们一边做着活儿，一边仔细地听我介绍。玛丽亚时而漫不经心地瞟我一眼，时而对身旁的女伴低语几句；当她站起身来走近母亲讨教刺绣技艺时，我瞧见她那双脚上穿着十分精致秀丽的鞋子：那轻盈而端庄的步履显示出我们这个民族不曾泯灭的全部自豪感和基督教少女迷人的持重。母亲表示，希望我给姑娘们上些语法课和地理课，因为她们在这些方面的知识相当贫乏。玛丽亚听后，两眼顿时闪闪发亮。大家商定六至八天后开始上课，以便我在这段时间里可以摸清楚她们每个人文化程度的高低。

几个小时后，她们告诉我浴池已经准备妥当，于是，我便径直朝浴池走去。一株果实累累、枝叶茂密、高大粗壮的甜橙树，在用光滑的石块垒成的宽大水池的上方形成一座绿色的华盖；水面上漂着不可胜数的玫瑰花，酷似一座东方的浴池，洋溢着玛丽亚清晨采集来的鲜花的芬芳。

五

三天后，父亲邀我去参观他在河谷地区的产业。自然，我理应满足他的愿望，再说，我对他的事业也确实不乏兴趣。母亲一

再叮嘱我们一定要尽快回来，姐妹们都露出怏怏不乐的神情。玛丽亚没有象她们似的恳求我务必在本星期四返回，然而，在我们准备行装时，她却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离家求学的六年间，父亲的家业显然大有发展：一座造价昂贵、外形美观的制糖厂，专供糖厂原料的许多法内加①的甘蔗田，若干片牛马成群的辽阔牧场，好几处饲养牲口的畜舍，一座豪华的住宅，这就是父亲在热带地区最重要的产业。仆人们整洁的衣着，愉快的心情，已经达到了奴仆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他们对自己的主人显得既顺从又亲热。几年前，还曾经在密林深处教我下夹子捉丘鹬和刺豚鼠的孩子，如今已个个长成堂堂的男子汉。他们和他们的父母现在重新见到我，脸上都露出真诚的欢悦神情。只有我的好朋友和忠诚的家庭教师佩德罗，也许我再也见不着了：记得我动身去波哥大的那天，他流着泪把我扶上马，对我说："我的朋友，我将再也见不到你了。"他的心告诉他，在我回来之前，他就将离开人世。

我发觉，父亲既不失主人的身份，却又对他的奴仆们客客气气，亲亲热热；对他们的贤妻不吝恭维，见到他们的孩子则抚爱一番。

一天黄昏，夕阳已经西下，我和父亲，以及管家伊希尼奥，一起从地里回来，朝糖厂走去。一路上，他俩不停地谈着已经做完以及尚待进行的工作；而我所关心的却是些不那么严肃的琐细事情：我回忆着自己的童年时代。新采伐树林的特有气息，成熟松果的清香，邻近箣竹林和蕃石榴树上的鹦鹉的喧闹声，回荡在山间的远方牧人的角号声，肩扛农具从田间缓缓暮归的农奴们

---

① 地量单位，合64.596亩。

的芦笛声，透过摇曳拂动的甘蔗林看见的绚丽多采的晚霞，无一不令我忆起昔日那些暮色垂临的傍晚：经我们再三恳求才获得母亲的首肯之后，我和玛丽亚以及我的姐妹们结伴外出，兴致勃勃地采摘我们最喜欢的石榴果，爬到柏树上去掏鸟窝——胳膊和手常常被划破，有时还爬到畜栏的围墙上去窥探雏鹦鹉。

途中，我们碰到一群荷锄暮归的农奴。父亲对其中一个眉目清秀的黑人青年说道：

“我说布鲁诺，你后天的婚礼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主人。”那小伙子扶着铁锹，脱下灯心草帽回答。

“谁当你们伴郎伴娘呀？”

“请安塞尔莫先生和多洛雷斯太太当伴郎伴娘，倘若您不反对的话。”

“很好。你和雷米希娅大概已互相忏悔过了吧，嗯？我派人送给你的钱够用吗？你俩需要的一切都买齐了没有？”

“买齐了，主人。”

“不需要别的什么了吗？”

“这个么……”

“伊希尼奥给你安排的房间满意吗？”

“满意，我的主人。”

“噢，我明白了，你是希望举行一个舞会，是吗？”

布鲁诺咧嘴笑了，露出他那两排白得发亮的牙齿，同时回头瞧了瞧身旁的同伴们。

“这是应该的；你的为人一向不错。”父亲转而对伊希尼奥吩咐道：“你听见了吧，回头你去办一下，让大伙儿高兴高兴。”

“您二位在舞会前就离去吗？”

“不,”我回答,“我们就算在被邀请之列了吧。”

星期六清晨,布鲁诺和雷米希娅举行了婚礼。当晚七点,我和父亲骑马去参加他们的新婚舞会。舞曲声已频频传入我们耳中。我们到达时，农奴领班胡利安迎出来扶我们下马，然后把马牵去。他穿着节日的服装，腰间佩着一柄带镀银护手的长砍刀；这是他职位的象征。舞会在我们古老旧宅中的一间大厅里举行。厅内家具什物搬撤一空,四周摆着矮凳;一只木制枝形吊灯挂在一根房梁上,吊灯上一圈点着六盏灯。由佃户、农奴和获得自由的农奴混合组成的歌乐队，密密匝匝地挤在一个门口。乐器很简单,不过两支芦笛，一面临时做的鼓，两个响筒[1]和一面小手鼓；但是黑人们用动人的歌喉，十分熟练地唱着班布科[2]；曲调里忧伤、欢乐、轻松的旋律明显地糅和在一起；而歌词是那么朴实,富有情感,连最有艺术修养的音乐家听了这种半野蛮的音乐也不免为之倾倒。我们穿着马裤,戴着草帽挤进舞厅。此刻,雷米希娅和布鲁诺正欢快地跳着舞;雷米希娅穿一条饰着红花垂边的蓝折裙,一件绣着黑花的白布衫,佩着红宝石色的玻璃项链和耳环,摆动着细柔的柳腰,灵巧优美地翩翩起舞；布鲁诺将斗篷收拢搭在肩头，穿着鲜艳的长布裤，熨得笔挺的衬衫，佩着一把崭新的腰刀,动作娴熟地踢踏着双脚,令人惊叹不已。

那“一手”舞曲奏完之后——农民们管每首舞曲叫“一手”——乐队奉胡利安之命,奏起了专门欢迎主人的最优美的班布科舞曲。在丈夫和胡利安的鼓励下,雷米希娅终于鼓起勇气,邀我父亲伴了一会儿舞;但是，她在同我父亲跳舞时，始终不敢抬起眼睛来,舞蹈动作也显得不那么自然舒展。一小时之后,我

---

① 哥伦比亚考卡地区印第安人的土制乐器,在竹筒里装上豆子,伴奏用。

② 哥伦比亚民间舞及其乐曲。

们便告辞离去。

参观过程中，我对父亲的各项产业都十分留意，父亲见了很是满意。当我表示以后愿意留在他身边，为他代劳分忧时，他却几乎怀着负疚的心情对我说：为了我，他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履行送我去欧洲完成医科学业的诺言，并且告诉我最迟必须在四个月内启程赴欧。说这番话时，他的神情显得严肃庄重，毫不做作；每当采取一项不可更改的决定时，父亲的脸容总是显出如此的神情。那是我们返回山上去的那个下午的事情。当时天已傍黑，不然的话，父亲准会注意到他的这番话在我身上激起多么巨大的波澜。随后，我们都默默地走着路，一语不发。要不是那出门留学的消息冷不丁插进我的希望和玛丽亚之间，当我回家又见到她时，本该会多么幸福啊！

六

在那四天里，玛丽亚的内心又如何呢？

走进客厅，我见她正把一盏灯放到一张桌子上去，我便走上前去向她问好。在门口台阶下马时，在亲人们中间我没有见到她的身影，当时，我感到十分惊讶。我见她放灯时手直哆嗦，赶紧帮她把灯搁好，心里隐隐有些不安，远不如我本来以为的那么平静。我觉着她面色略显苍白，眼圈微微发黑，不过，倘若不细看，很难觉察出来。她把脸转向此刻正在说话的母亲，免得我看到她那沐浴着面前的灯光的面孔；这时我注意到，在她的一条辫子的蒂部插着一朵已经枯萎凋零的石竹花，无疑，那正是我动身

去河谷地区的前夕送给她的那一朵。我从波哥大回来时，曾为她和我的姐妹们每人带来一个同样的小珐琅珊瑚十字架，现在她用一根黑丝带穿着挂在脖子上。她悄然地坐在我和母亲的两把软扶手椅的中间，默默不语。也许由于父亲执意送我赴欧学习的决定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使我在她面前显得怏怏不乐，于是她几乎悄声地问我：

“走累了不舒服吧？”

“不，玛丽亚，”我回答说，“不过晒了点太阳，多走了点路。”

我还想对她说些什么；但是她那体贴入微的口吻和她朝我投来的射着异彩的目光，使我忘乎一切，一味痴情地望着她，直至发觉我那失神忘形的目光令她脸颊绯红，而且父亲也正以审视的目光瞧着我时（每当一丝微笑掠过他的嘴角，他的目光显得尤其可畏），我才离开客厅回到我的卧室。

我随手关上房门。卧室里摆着玛丽亚为我采摘的鲜花。我拼命地吻它们，恨不能一口气将它们的全部芳香吸入心脾，从中寻觅玛丽亚衣裙上的馨香。我泪如雨下，洒遍了所有的花朵……啊，不曾如此为幸福流过泪的人们啊，待到青春流逝后，就该为再也不能爱而绝望地向隅悲泣了！

初恋，啊！……感到被人爱恋是何等崇高的自豪：为了倾心爱慕的女人，往昔珍贵的一切皆可抛却；象接受上帝的恩惠一般，不惜以一生的眼泪去换取这一日的幸福。初恋，那是恩泽未来的经久不灭的芳香；那是照耀昔日的永不泯灭的光辉；那是珍藏心头、历经万劫而永不枯败的鲜花；那是唯一不会被人类的忌妒夺去的珍宝。啊，初恋，那是如醉似痴的狂喜……那是上苍的启示……啊，玛丽亚！玛丽亚！我多么爱你！我将多么爱你呀！

七

我父亲最后一次去安的列斯群岛时，他自幼就非常喜爱的表弟萨洛蒙刚丧偶不久。他俩早年曾一同来到南美。在一次旅行中，我父亲爱上了一个西班牙人的女儿。那人当初是一位勇敢的舰长，退役数年后，一八一九年为形势所追，重新服役保卫西班牙王朝，一八二〇年五月二十日被枪杀于马哈瓜尔①。

我父亲钟情的那位姑娘的母亲，要求我父亲放弃信仰犹太教，以此作为许配女儿的先决条件。就这样，我父亲二十岁那年便皈依天主教，做了基督教徒。当时他表弟萨洛蒙也对天主教具有浓厚的兴趣，但他却并没因此答应我父亲要他一齐接受洗礼的请求。他心里十分明白，我父亲皈依基督可以得到朝思暮想的妻子；而他，倘若如此效尤，则会遭到他在牙买加的心上人的拒绝。

若干年后，两位契友阔别重逢。这时，萨洛蒙已经成了鳏夫，他爱妻萨拉去世时给他留下了一个年仅三岁的小女孩。我父亲发觉他忧伤过度，身心交瘁。于是，我父亲以自己新的信仰使他表弟的心灵得到了安慰——一种其亲朋好友为解脱其痛苦，而给予的无能为力的安慰。我父亲一再恳求萨洛蒙把女儿交给他，放在他膝下抚养，并且冒昧地提出让她皈依基督教的主

① 哥伦比亚一城市。

张。萨洛蒙接受了我父亲的要求，他说："说实在的，确实是我这女儿使得我无法去印度恢复元气和摆脱经济困境；但是，她是萨拉死后我唯一的精神慰藉；不过，既然你喜欢她，就让她做你的女儿吧。女基督教徒的心都是温柔、善良的，你妻子一定是一位圣洁的良母。既然灾难深重时，基督教能给人以你所给予我的那种宽慰，那么，倘若我让我女儿做个犹太教徒，岂不是毁了她？你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的亲戚；不过，不管到那个海岸，只要有天主教神父，就请给她举行洗礼，把她的名字埃斯特尔改为玛丽亚。"可怜的萨洛蒙含着眼泪说完了这番话。

几天后，父亲在蒙特戈小海湾搭乘双桅轻便船前往新格拉纳达海岸。轻快的帆船扬起它的白色风帆，犹如我们林莽中的苍鹭长途飞行前抖动它的翅膀一般。我父亲刚收拾好船上穿的衣服，萨洛蒙一手抱着埃斯特尔，一手拎着一只装着女儿行李的箱子，走进我父亲的房间。小女孩将两只小手伸向她伯伯；萨洛蒙将她塞在朋友的怀里之后，流着泪一屁股坐在小箱子上。这个小女孩在接受耶稣洗礼之前，美丽的小脑袋刚刚受过一阵悲痛泪水的洗礼，她是一件神圣的宝贝，我父亲很清楚这一点，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父亲跳上即将使他们别离的帆船时，提醒萨洛蒙许一个愿，萨洛蒙便嘶哑着嗓子回答道："我女儿为我做的祈祷和我为她们母女俩做的祈祷将一起升至耶稣基督的脚下！"

父亲归来时，我年方七岁。父亲带给我许许多多珍贵的玩具，我一件也不在乎，唯独喜欢那个如此美丽、如此温柔、如此爱笑的小女孩。父亲把小女孩往妻子的怀里一放，说："这是萨洛蒙的女儿，他把她交给你了。"自从那一刻起，我母亲就对她倍加怜爱，我的姐妹们也对她格外亲热。

在我们一起嬉戏玩耍时，她就开始学习用卡斯提亚语① 讲话，那语音语调出自她那张稚气、微笑、美丽的女性的嘴，听起来越发悦耳迷人。

过了六年光景，一天下午当我迈进父亲的房间时，听见他在哽咽啜泣。进屋以后，只见父亲抱着双臂伏在桌上，头深深地埋在两臂之中；母亲坐在旁边不住地流泪；玛丽亚把小脑袋依偎在母亲的膝头，对大人们如此悲痛感到莫名其妙，对她伯父如此伤心哀叹也几乎无动于衷。原来是当天下午从金斯敦寄来一封信，带来了萨洛蒙不幸去世的噩耗。我只记得那天下午父亲说过这么句话："唉，既然一个个都这么离开我，连他们的临终诀别都听不到，我今后又何必回我的家乡去呢？"唉，他的骨灰看来非客葬异乡不可了！幼年时，他曾在家乡的海滩上弄潮嬉耍；青年时，又曾精力充沛地在家乡广阔的海洋上破浪横渡；可将来，家乡的海风再也不会来吹拂他坟头干枯的金合欢花和多年的积尘！

当时，了解我家底细，会猜到玛丽亚并非我父母亲生女儿的人寥寥无几；何况玛丽亚生得可爱、活泼、聪明，会讲一口流利的我们的语言。当我母亲同时摩挲着她以及我和我姐妹们的头发时，谁也不可能猜出我们中间谁是个孤儿。

那时，她才九岁，浓密的长发已经带上浅栗色，披散在身后，飘拂在纤细柔软的腰部；眼睛富有表情；语调里蕴含着一丝我们声调里所没有的伤感；这就是我离家去波哥大求学时玛丽亚留在我脑际的形象，也就是那个凄苦的早晨站在母亲卧室窗前藤萝架下的玛丽亚刻在我心头的形象。

---

① 即西班牙语。

八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爱玛来叩门唤我去吃饭。我赶紧洗去脸上的泪痕，又换了套衣服，好在众人面前为我的迟到打个掩护。

玛丽亚不在餐厅。我徒然地设想：准是事儿太忙，才比平常要来得迟些。父亲发现有个位子空着，便询问玛丽亚因何没来。爱玛解释说，打当天下午起，玛丽亚感到头疼，已经睡了。我挣扎着竭力不露声色，并且搜索枯肠找话题，津津乐道我在刚刚参观过的庄园里所见到的一切变化，企图使席间的谈话显得生动风趣，引人入胜。然而，一切都枉然：父亲比我还精疲力竭，早早地便退席了；爱玛和母亲站起来去安顿孩子们睡觉，并去看视玛丽亚身体如何，对此，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心中不由得升起对她们的感激之情。

虽然爱玛后来回到餐厅，但是饭后的闲谈并没延续多久。死拽活拉缠着我跟他们打牌的费利佩和艾洛伊莎埋怨我无精打采。费利佩求我母亲允许他第二天跟我一起上山去，结果碰了钉子，扫兴而去。

回到卧室，我沉思了好一阵，自以为猜中了玛丽亚心里难受的原委。我回想起自己回家后离开客厅的情景；回想起自己听到她推心置腹的话语后，激动得忘乎所以，在回答她的问题时有失常态，缺乏一个克制内心冲动的人应有的谨慎，想到这里，我后悔不迭，真恨不得用一千条生命去换取她一次的宽恕。

然而，此时我心底里不由升起一个疑团，愈发搅得我心乱如麻：我怀疑玛丽亚是否真爱我。我独自思量：为什么我的心总是竭力相信她也同样受着爱的折磨呢？我自惭形秽，觉得自己配不上她的美貌和纯洁无邪。我责备自己自视过高，忘乎所以，竟自以为必是她垂青的对象无疑；而实际上，我充其量只配仰承她作为姐妹的爱抚。处于如此狂乱的精神状态，我不禁又想起不久将来的远行，这时，我心里倒不再感到那么恐惧，相反，甚至还觉得有些轻松愉快。

九

翌日，天刚破晓，我便起身下床。东方，晨曦勾勒出科迪勒拉中部山脉层峦迭嶂的轮廓，为群峰上空薄如轻绡的云片镶上一道道半圆形的金边，只见这些金灿灿的云朵时聚时散，飘飘悠悠，直至飘得无影无踪。

河谷地区郁郁葱葱的草原、莽莽苍苍的丛林，看去仿佛隔着一层蓝色的玻璃；草原上，丛林间，点缀着座座白色的茅舍；刚刚烧过荒的山上，青烟缕缕，袅袅飘升；蜿蜒曲折的河湾时隐时现，汩汩流水忽急忽缓；西科迪勒拉山脉，高坡深谷，层层叠叠，酷似隐在雾中的神灵从半空中抖落开的墨绿色丝绒斗篷。在我的窗子正面，小果园里的玫瑰和树上的青枝绿叶微微颤动，似乎生怕清晨的微风吹落挂在花叶上的晶莹露珠。我觉得一切都显得那么凄凉萧瑟。我拿起猎枪，对可爱的马约打了个手势——它正蹲在地上，皱着眉头，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等待我发出第一道

命令。我跳过石头围墙，径直朝山上走去。进入山里之后，我觉得在残余的夜风吹拂下山峦也显得凉飕飕、颤巍巍的。苍鹭飞出它们的栖息地，在空中划出条条波浪起伏的轨迹，在阳光下反射出银色的光辉，宛如随风飘舞的彩带；成群结队的鹦鹉从箭竹林中升起，飞向邻近的玉米田；深山里的攀缘鸟用它悲切、单调的歌声迎接着新的一天的黎明。

我沿着六年前经常走过的小径，朝着山间的河滩地走去。

河水的响声愈来愈高，不一会儿，汹涌的波涛已映入眼帘。河水从崖顶奔泻直下，形成座座瀑布，激起层层沸腾的泡沫；流到平坦的地段，又变得清澈见底，风平浪静了。河水始终沿着一道巨石累累的河床流淌。河中的岩石布满长毛绒似的青苔，堤上的岩石镶嵌在巴拿马草、欧洲蕨和茎干黄澄澄、叶子呈丝状、幼芽呈紫红色的芦竹丛中。

我停在独木桥——一株被狂风吹倒，架在河上的粗雪松——的中央，那是我经常走过的独木桥。繁花簇簇的寄生植物悬挂在它那淤泥累累的枝干上，一串串蓝色闪光的钟状花从我脚下垂至水面，贴着水波摇曳飘拂，荡出层层涟漪。茂密葱郁的参天古木在河上撑起一座座绿荫华盖，几缕朝阳的金光从华盖的隙缝中透射下来，就象从被遗弃的印度古庙的残破拱顶透过阳光一般。马约在我刚刚离开的岸边胆怯地汪汪叫着，在我招呼催促下，才终于无可奈何地走过这座妖魔鬼怪一般的独木桥，然后，立即抢在我前头，走上通往何塞老汉家的小路。那一天，老汉正等着我对他的回访。

爬过一座平缓、幽暗的斜坡，跳过那位山民新伐倒的一些枯树，我就来到了菜地，从那里，我远远地望见在刚刚走过的、包围在密不透风的丛林中的绿色山丘之间，有一座炊烟缭绕的小房

子。体魄健壮、毛色俊美的乳牛在畜栏门口哞哞叫着，召唤它们的儿女；家禽熙熙攘攘，叽叽喳喳，迎接着清晨的食物；附近，由于农夫们斧下留情而幸存的棕榈树林里，喧闹的黄鹂在它们那悬挂半空的巢里悠悠忽忽地摇荡着；在如此欢快的喧闹声中，不时传来带着弹弓从田头窝棚驱赶在玉米田里飞舞觅食的赤鹅鹑的捕鸟人发出的尖叫声。

安蒂奥基亚人的几只狗汪汪地吠叫起来，向主人通报我的来临。马约有点惧怕这些同类，不悦地回到我的身边。何塞一手提着斧头，一手拿着草帽，闻声走出来迎接我。

老人的住房不大，却处处表现出主人勤劳、俭朴和爱整洁的习惯；一应家具什物虽然粗糙，却安排得井然有序，恰到好处。堂屋收拾得干净利落，四周摆着篾竹凳，凳上垫着灯心草席和熊皮；几张光亮的圣徒像，用橙树刺钉在未经粉刷的裸墙上，堂屋左右两侧，分别是何塞的妻子和女儿们的卧室。细芦苇做墙、苇叶铺顶的厨房和住房之间隔着一个小小的园子，园子里散发出欧芹、母菊、除蚤薄荷和罗勒兼而有之的混合香味。

女人们的衣着似乎比平时整齐端正。卢西娅和特兰西托两位姑娘穿着紫色的印花布裙和洁白的衬衫。衬衫上饰有镶着黑色辫状花边的皱褶领，遮住一部分念珠和蛋白色小玻璃球串成的项链。两个少女留着颀长、乌黑的粗辫子，只要她俩干净而闲不住的赤脚稍稍一动，辫子便随之在背后摆来摆去。她们跟我说话时，显得十分拘谨，老父亲看到那情景，便逗她俩说："怎么？难道他念了书，有了学问，长了个头，就跟小时候的埃弗拉因不一样了吗？"她们这才又说又笑，活跃起来：那种在诗人和女人脑海里留下深刻记忆的童年时代的青梅竹马生活将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何塞虽然上了年纪，外貌倒不显老；虽然没有留胡子，

却象他家乡几乎所有保持良好起居习惯的老人一样，脸上带着某种神圣、古朴的神态：浓密、灰白的长发遮着黝黑的额头，脸上挂着微微的笑意，透露出他心绪的宁静。在同岁月的斗争中，他妻子路易莎比他尤为幸运；她的衣着穿戴，依然保留着安蒂奥基亚人的方式，她那始终乐观开朗的神情，表明她对自己的命运颇有点心满意足。

何塞把我带到河边。我选了段清澈平静的水面，从那儿往下，水势湍急，形成一股小小的瀑布；我将身子浸在水里，这时，何塞便对我谈起他的庄稼和狩猎来。回到他家时，诱人的早餐已经摆在他家唯一的那张桌子上。每一种食物中都少不了玉米：有盛在上釉陶盘里的玉米粒汤，有三三两两放在桌布上的金色的黄油鸡蛋玉米饼。唯一的一套餐具放在我的蓝边白盘上。

马约蹲在我的脚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不过神情比往常更加温顺。

何塞在补一张鱼网；他那两个伶俐、腼腆的女儿殷勤周到地伺候我用餐，竭力从我的眼睛里猜测我需要些什么。她们出落得非常标致，从原来疯疯癫癫的小丫头变成了殷勤持重的大姑娘。

喝完那杯冒着泡沫的浓咖啡——那顿淳朴早餐的饭后点心，我便和何塞出去参观他的果菜园和正在收割的农田。他对我在种庄稼方面的理论知识深为钦佩。一小时之后我们又回到他家，我要向姑娘们和她们的母亲告辞了。

我把从王国①带来的猎刀挂在善良老人的腰间，把漂亮的念珠挂在特兰西托和卢西娅的颈上，把路易莎托我母亲买的一

---

① 指哥伦比亚的孔迪纳马尔卡省，位于东部山区。

只珍品盒放在她的手里。何塞瞧了瞧太阳，时值正午，我便往回走了。

十

在漫步回家的途中，玛丽亚的身影重又萦绕在我的脑际。沿途那些孤寂凄凉的景色：那杳无声息的树林，那花草、飞鸟、溪流，为什么都不禁使我想起玛丽亚？在潮湿的阴影下、摇曳树枝的柔风中、河水的流淌声里……在那里，有玛丽亚的什么呢？那是因为我看到了伊甸园，却不见她的踪影；那是因为即使她不爱我，我也不能不爱她。我闻着何塞的女儿们为我采集的野百合花的芳香，心里想道：这些花也许值得玛丽亚的朱唇亲吻：我昨夜打定了的主意，想不到就这样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变得如此无足轻重。

一回到家，我便径直朝母亲的缝纫室走去，玛丽亚和母亲在一起，我的姐妹们洗澡去了。回答过我的问候之后，玛丽亚随即低首垂目，注视手中的活计。见我回来，母亲喜出望外，原来，因为我迟迟不归，家人不很放心，已派人去找我。我对她们不胜赞赏地谈起何塞的家境大有改善；马约用舌头给我舐掉在灌木丛中不慎沾在衣服上的苍耳。

玛丽亚又一次抬起眼睛，盯着我左手捧着的野百合花束——当时，我正右手扶着猎枪。我心里明白她非常喜欢这束花，但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感，一种对母亲和对我自己昨夜所下决心的尊重，阻止我将这束花献给她。可是，继而一想，要

是我的小百合花果真有幸插在她那光洁的栗色秀发上，将会有多美呵！想到这里，我感到极大的快意。再说，按理这些花也应该献给她，因为，也许她早就为我桌上的花瓶采集了一个早晨的柑桔花和紫罗兰。不料，我走进卧室一瞧，出乎意料，桌上竟不见一朵花。即使看到一条蛇盘在桌子上也不会象我当时那么激动不安；那些花的香气已经成为玛丽亚的灵魂的一部分，白天徘徊于我周围，伴我攻读；夜间飘浮在我的床帷，催我入眠……唉！这么说，她是真的不爱我啊！原来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诓骗了我！那束花我是为她带来的，现在我该拿它怎么办呢？倘若此时此刻，在这个使我感到懊丧，对玛丽亚感到不满的时刻，另有一个貌美迷人的女人在场，我早就会把那束花奉献给她，只要她肯把它拿在众人面前展示，并用它来装饰自己。我把那束花凑到嘴边吻了吻，仿佛向某种可爱的幻想作最后的告别，然后，一挥手将花束抛出窗外。

十一

在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我打起精神，强作欢笑。吃饭时，我兴致勃勃地讲述着波哥大的美人，故意对P的妩媚和聪明……赞不绝口。父亲听着露出满意的神色，艾洛伊莎简直巴不得在桌边呆到天黑。玛丽亚一声不吭，我觉得她的面颊一阵阵发白。原先她那象夜晚装点宴会的玫瑰一般绯红的脸色再也没有恢复。

闲谈行将结束时，玛丽亚假装抚弄她所宠爱的、我那三岁的弟弟胡安的头发。她一直忍受到最后，始终没有张口；但是，待

我一站起来，她便领着胡安到花园去了。

傍晚前后，我必须帮助父亲处理些案头工作。

八点钟，女人们做完她们的例行祈祷后，我们被唤去就餐。坐在桌边后，我发现玛丽亚的头上插着一朵百合花，不禁怔住了。她那极为美丽的面孔上现出某种高贵、纯洁和温顺的表情，我仿佛被她身上某种我所从来不认识的东西如磁石般吸引着，身不由己地一个劲儿瞅着她。

快活而可爱，纯洁而迷人，象我梦见过的女性一样，这就是我对玛丽亚的了解；但是，在我的傲慢面前这么顺从，我却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由于顺从而显得圣洁，我简直觉得连看一眼她的面容都不配。

我心不在焉，敷衍了事地回答着大伙提出的有关何塞和他家庭的问题。我困惑不安的神情瞒不过父亲的眼睛，他转向玛丽亚，微笑着对她说：

“你头上戴的百合花真美，可我在花园里从来没见过这种花哟！”

玛丽亚极力掩饰她的慌乱心情，用低微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回答：

“这种花只有山上才有。”

这时，我瞧见爱玛的嘴上掠过一丝亲切的微笑。

“原来如此，那么，是谁送给你的呢？”我父亲问。

玛丽亚越发显得慌乱了。我望着她，她大概在我的眼睛里找到了某种新的、鼓舞的力量，遂用略为镇定的口吻回答：

“是埃弗拉因扔在花园里的；我们觉得这种花很难得，扔掉太可惜，这就是其中的一朵。”

“玛丽亚，”我对她说，“要是我早知道这些花那么稀罕，我早

就为你们……养起来了……；不过，我觉得它们可没有你每天插在我桌上花瓶里的那些花好看。”

她立刻领悟了我感到不满的原因，并用一个眼风十分清楚地告诉了我，我真怕别人听见我当时心房的跳动声。

那天晚上全家离开客厅时，玛丽亚恰好坐在我旁边。犹豫良久之后，我终于用流露着我的激动情绪的声音对她说：“玛丽亚，那些花我是专门为你带来的：可是，我没见到你采的花。”

玛丽亚的手无意中在沙发上碰着了我的手，她喃喃地说了一声对不起，我情不自禁，一把将她的手抓住。她默不作声，吃惊的目光瞥了我一眼，随即便躲开了我的眼睛。她用那只闲着的手痛苦地摸了摸前额，把头托在了手里，将裸露的胳臂支在旁边的大靠垫上。她终于努力挣脱了此刻正维系着我俩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绳索，站起身来，象从某种沉思中苏醒过来似的，用几乎听不见的低弱声音说：“好吧……那我每天都去采最美的花给你，”说完，她就走出客厅。

象玛丽亚这种女人的心灵是不善于用尘世间的陈词滥调来表达爱情的；但是一旦受到心上人的抚爱，她们便会象林中的罂粟花一样，在和风的翅膀的搧动下，颤抖着折服。

我刚刚对玛丽亚表白了我对她的爱恋；是她象一个女仆那样卑恭地弯腰去拣那些花的举动，给了我向她表露心迹的勇气。我心醉地回味着她最后说的那句话，她的声音依然在我耳际回荡：“好吧，那我每天都去采最美的花给你。”

十二

又圆又大的月亮刚从高耸入云的山峰背后钻出来，升起在深邃苍茫的天穹，照亮了点缀在山坡丛林中的甜棕树的白色树冠，给河水的浪花镀上了一层银光，并且把它那凄凉的光华一直投向河谷的深处。各种植物散发着它们那最为柔和而幽秘的香味。除了潺潺的流水声，周围一片静谧，我的心灵感受着从未有过的欢娱。

我撑着双臂伏在我卧室的窗台上。我似乎看到玛丽亚正站在玫瑰花丛中，就象在那第一个清晨，我无意中瞥见她时那样，为爱情而牺牲着自尊心，俯身拾起那朵百合花。是我，从今以后将扰乱她心中的孩提的幻梦：我将可以对她表示我的爱情，把她作为我生活中的目标。明天！在可以说是我们相爱的那个夜晚，这是个神奇而富有魅力的字眼！她的目光碰到我的目光时就再也不会躲闪；为了幸福和我的骄傲，她将把自己打扮得更加俊美！

次日，当她沐浴后出现在我面前时，就是考卡七月的朝霞也从来没有玛丽亚如此的妩媚俏丽。深褐色的秀发，似卷非卷，披在肩头；玫瑰色的面颊稍显淡白，但有时却由于羞涩而绯红；温柔的嘴角上绽出一丝纯洁的微笑，透露出玛丽亚这样的姑娘心中难以矫饰的幸福。她那甜蜜胜于明亮的目光表明她昨夜的睡梦不及平时那么安宁。我走近她的身边，发现她的眉头俏皮地、

几乎难以觉察地蹙着；每每当她以自己的全部妍丽光辉使我眼花缭乱之后，见我欲张口说出那些她所熟知的话语时，她时常使用这种故作严肃的神情，令我保持缄默。

永远将她留在我的身边，一刻也不让她那沉湎于我的爱情的生命从我生活中消失，这已经构成我的一种需要；我为我已经享有的幸福感到快慰，我更如饥似渴地追求更大的幸福，于是，我千方百计想把这个家变成一座天堂。我跟玛丽亚和我姐姐商量早先她们表示过的愿望：希望在我的辅导下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听了我的计划，她们顿时欣喜如狂，劲头十足，并且说干就干，当即决定当天就开始上课。

她们将客厅的一角改造成教室；从我房间的墙上取来几幅地图，掸掉了一直被扔在父亲书房里无人问津的地球仪上的积尘，腾出两张靠壁桌当课桌。见我们把教室布置得井井有条，母亲脸上绽出了笑纹。

我们每天聚合两小时，我给她们讲一节地理，一起读一点世界历史，更经常的是读若干页《基督教真谛》①。这时，我才了解到玛丽亚的全部聪明才智；我的讲课内容，她都深深地刻在脑子里；她的理解力几乎总是带着孩子般的得意走在我的讲授的前头。

爱玛发现了我们的秘密，她为我们纯洁的幸福感到由衷的高兴。在经常不断的讲课过程中，我的心事怎么可能瞒得住她呢？玛丽亚回答什么问题时，爱玛准注意到我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她同伴那迷人的面孔。当我把着玛丽亚的手，在地图上寻找她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的地方时，爱玛准会看到玛丽亚的手

① 法国十九世纪著名浪漫派作家夏多布里盎(1768--1848)的抒情论文。

在微微颤抖。每当我坐在桌前，她们俩便站在左右两边；有时，玛丽亚为看清楚我的书上或信上的字迹，便向前倾着身子，这时，她的呼吸拂动着我的头发，她那从肩上搭拉下来的辫子往往搅扰着我的讲解，此时，爱玛就往往会看到玛丽亚不好意思地直起腰来。

有时，不免有些家务来分散我的学生们的注意力，遇到这类情况，爱玛总是主动抢着去干，干一会儿再回到我们这儿来。每逢这种时候，我的心便突突地乱跳。玛丽亚的额头如孩子似的蹙着，嘴角儿乎挂着笑容，把她那只胖乎乎的、似乎生来就为了抚摸拜伦那样的额头的高贵的手从我的手里抽回去。她的声调依然保持着她所特有的和谐和音乐感，然而，当她轻轻地吐出那些我今天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的字句时，声音变得如此缓慢而深沉；这些话语我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因为同样这些话，要是出自他人之口，就会面目全非；要是写在书本上，那也失去了原来的意义。那是属于另一种语言，一种多少年来我一句也回忆不起来的语言。

十三

夏多布里盎的作品，渐渐地印在了玛丽亚的脑子里。她对基督教极其虔敬笃信，因此，一旦真的遇到她在天主教义中所预见的美德时，便欣喜不能自已。为了使一切都变得至善至美，她的心灵从我捧给她的调色板上选取了最美的色彩，诗的热情——那种使具有此种热情的男人受人赞美，使不由得表露此

种热情的女性受人崇拜的天赋——赋予她的脸庞以迄今我从不曾在人类的面孔上看到过的魅力。为那个纯朴而迷人的女人的心灵所唤起的诗人的思想，重又回到我的身上，宛如远方的某种熟悉的和声的回音重又激荡着我的心。

一天黄昏，就象我家乡的许多黄昏一样，一望无际的碧空装点着紫罗兰色的云彩和金黄色的霞光——它象玛丽亚那么美丽，也象玛丽亚的美丽那么短暂，玛丽亚、我姐姐和我一块坐在山坡的宽石块上；右边，低洼的平原上，河水哗哗流淌，脚下是深邃而寂静的河谷。我读着《阿达拉》① 的片断，她俩一动不动，出神地倾听着从我口中发出的、诗人为“使世人落泪”而凝聚起来的全部忧伤的声音。我姐姐的右臂压着我的一条胳臂，几乎把头挨着我的头，眼睛紧盯着我徐徐朗读的诗句。玛丽亚半跪在我旁边，珠泪盈盈的眼睛，始终不离我的面孔。

太阳已经落山，我正朗读着最后几页诗，我的声音都变了。爱玛脸色煞白，把头靠在我的肩头。玛丽亚双手紧捂着脸。我一读完夏克塔斯在情人墓前的那段令人心碎胆裂的告别辞——它曾不止一次使我的胸膛发出啜泣：“在异乡的土地上安息吧，苦命的姑娘！这竟然是对你的爱情、你的流亡和你的死亡的报酬，甚至使你和夏克塔斯远隔天涯。”玛丽亚再也听不下去了，她抬起了头，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簌地从脸上滚落下来。她象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那么美，我也怀着诗人所想象的那种爱在爱着她。我们默默地、缓缓地朝家里走去。唉！此时此刻，我和玛丽亚的心灵不仅为刚才读过的作品所感动，也被某种预感压得透不过气来！

---

① 法国浪漫派作家夏多布里盎的名著。

十 四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从山里回来，在住宅的内走廊里遇到几个奴仆，见他们的脸上都带着某种惊慌不安的神色。姐姐告诉我，玛丽亚突然神经病发作；她又说玛丽亚至今依然人事不省，不过，她百般安慰我，竭力平息我痛苦焦灼的情绪。

我忘记一切顾忌，闯进玛丽亚的卧室。我努力克制恨不能立即将她抱在怀里唤她苏醒的心情，茫然失神地走到她的床前。父亲坐在床脚边，用严厉的目光瞪我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玛丽亚，似乎在斥责我一般。母亲也在那里，但是她没有举头看我，因为她知道我爱玛丽亚，所以十分同情我；她象一切善良的母亲，深深懂得，怜爱她儿子所爱的女人，就是同情她儿子本人。

我僵立在床前呆呆地望着玛丽亚，不敢动问她的病情。她仿佛熟睡着一般：面孔白如死灰，半个脸被蓬乱的头发遮着，头上插着被压坏了的、我早晨送给她的那朵花；紧蹙的眉头透露出她所忍受的难以忍受的痛苦；鬓角上微微渗出细汗；合着的眼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泪花，闪烁欲滴。

父亲理解我全部的痛苦心情，他站起身子准备离去。在离开房间之前，他走近玛丽亚，摸摸她的脉息，说道：

“一切都已过去了。可怜的孩子！跟她母亲的病一模一样。”

玛丽亚的胸部慢慢地鼓起来，象是要抽泣一般，但胸部低下

去后，仅仅轻轻地嘘出一口气。父亲离开后，我便坐在了床头。我全然忘记了默默无言坐在旁边的母亲和姐姐，从枕头上握起玛丽亚的一只手，把我一直克制着的泉涌般的泪水倾泻在她的手上。我想着自己的不幸：她的病跟她亡母的病一样，而她母亲正是被癫痫这种不治之症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这个可怕的念头紧紧地攫住了我的整个心灵，折磨着我的肉体。

我觉得她的这只毫无生气的手似乎稍有活动，但是我的气息却并不足以使它恢复热力。玛丽亚现在呼吸起来稍稍轻松些了。她的嘴唇微微蠕动着，似乎要说些什么。她的头不安地转动着，仿佛想极力摆脱某种难以承受的重负。静静地歇过片刻之后，她喃喃地吐出几个含混不清的字，后来，总算听清楚她是在唤我的名字。我站在那里，两眼紧盯着她；也许是我把她的手握得过分紧了，也许是由于我在轻声地呼唤她，她仿佛受到强光刺激一般，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她定睛凝视着我，吃力地辨认着。过了一会儿，她欠起身子，推开我说："这是怎么啦？"又转向我母亲问道："我出了什么事了？"我们努力使她平静下来。她接着用一种当时我无法理解的责备口吻说："你知道吗？我一直怕的就是这个。"

玛丽亚自发病之后，陷入了万般痛苦和深沉的忧伤之中。当晚，在父亲规定的探视制度的允许范围内，我又去探望过她一次。临离开时，她拉着我的手说："明天见"，把明天两字说得很重，就象往常那样：每当晚上家人团聚闲聊结束，如果我们的谈话不得已而中断，她总是在告别时特别强调这两个字，期待第二天继续我们的长谈。

十五

走到通往我卧室的回廊，只见阵阵疾风摇撼着庭院里的柳树；我走近果园，听见风声在橙树丛中呼啸，惊鸟扑搧着翅膀从林中飞出来。天空中微弱的闪电，犹如盾牌上射出篝火的反光，倏现倏隐，似乎想照亮河谷漆黑的深处。

我倚在回廊的柱子上，任凭风雨扑打着面颊，出神地想着玛丽亚的疾病。听了父亲刚才对玛丽亚的病所说的那番话，直叫人毛骨悚然。我多么想看到她依然如在那些清明静谧的月夜一个样，唉！也许这样的夜晚一去不复返了。

我不知这样伫立凝思了多久，突然间，某种如鸟翅般的东西从我额前一擦而过，我顺势朝邻近的林子望去：原来是一只黑鸟。

卧室里冰冷阴森，窗前的玫瑰颤巍巍地抖动着，似乎害怕被无情的疾风吹落卷走；清晨玛丽亚插在花瓶里的百合花也已枯萎凋谢。这时，倏地一阵狂风吹灭了烛灯，继而响起一阵经久的、震耳欲聋的惊雷，仿佛一辆硕大无朋的车子从巨石累累的山顶翻滚而下一般。

置身于这般呻吟啜泣的大自然之中，我心中油然升起一种黯然神伤的感觉。

客厅里的时钟刚打过十二点，我听见一阵脚步声朝我房门走来，接着听见父亲唤我的声音。我答应的话音未落，父亲忙不

迭对我说："快起来，玛丽亚又不好了！"

玛丽亚的病再次发作。一刻钟之后，我已收拾停当，准备上路。父亲把病的新症状复述一遍，对我叮嘱再三。这时，黑奴胡安·安赫尔正竭力安抚着我那匹焦躁不安的栗色马。我认镫上马，挥鞭疾驰；马蹄在石板路上踏出急促的得得声。转瞬间，我已朝着河谷平原飞驰而下，凭藉瞬息即逝的紫色电光，觅路迅跑，去请当时正在离我家庄园三莱瓜① 远的村庄巡医的马因大夫。

昨天下午玛丽亚躺在病榻上对我说那个或许永远不复再来的"明天见"时的形象，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伴随在我的心头，愈发令我心急如焚，不由得时不时计算离目的地尚有多少路程；虽然我的马疾驰如飞，我焦灼不安的心情却依然有增无减。

原野飞快地朝我身后掠去，渐渐消逝在茫茫夜色中，仿佛一条无边无际的毯子被飓风席卷而去一般。我以为近在咫尺的林子，当我朝它奔驰过去时，却仿佛又远遁而去。万籁俱寂，只有从深幽的无花果树和白花猴耳环树林间掠过的呜呜风声、奔马的吁吁喘声、以及在乱石上踩得星溅火迸的得得蹄声，打破着这静寂的夜色。

圣埃雷娜村出现在我的右侧，不一会儿，村里的狗叫声就被远远抛在后面听不见了。路旁躺着一群群牛，迫使我不得不时时放慢步子。

凭着新月的几缕微光，远远望见M先生一家漂亮的房屋以及他家的白色小教堂和木棉树林，这一切看上去酷似一座年久失修、钟楼和屋脊坍塌的城堡。

一夜大雨，下得阿玛伊内河水猛然上涨，奔腾直泻，远在我

① 里程单位，合五公里半。

到达岸边之前，咆哮澎湃的涛声已传入耳中。月光透过岸边浓密的枝叶，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可以看出水量剧增，水势汹涌。然而，时不待人，刻不容缓。一小时之内，我虽然已奔驰了二莱瓜，但犹嫌不足。我用马刺往马的两胁一夹，马立时支楞起双耳，探向河面，闷闷地唤着鼻息，仿佛在估量着脚下河水的流速。它将蹄子踩入水中，然而，似乎被某种不可克服的恐惧所震慑，赶紧缩回蹄子，原地打起转来。我摸摸它的脖颈和湿润的鬃毛，重新两腿猛的一夹，驱它下水。于是，它激怒地抬起蹄子，表示要我勒紧原先放松的缰绳，生怕踩错蹚水过河的地方。它踩着岩石坡，沿着河岸朝上游走了约二十瓦拉①，将鼻子伸向拍岸的水沫嗅了嗅，随即仰起头，迅速跳入急流中。河水几乎漫过整匹马，一直淹到我的膝盖。不一会儿，滚滚波涛便在我腰间汹涌打旋。我一手拍打着唯一露出水面的马脖子，另一手紧拽缰绳，竭力使它涉水的路线尽量向上游拐弯的地方划去；否则，面对冲得沿岸箭竹林枝折根断的急流，休想蹚得过去。危险终于过去了。我跳下马，仔细检查马肚带，发现还好，只绷断其中一根。那头了不起的牲口抖落掉鬃毛上的水珠，立即扬蹄飞奔起来。

走了半莱瓜，我涉过波平流缓、涟漪荡漾、渐渐隐没在沉寂深幽的密林之中的尼玛河，将圣R草原甩到我的左侧。那个掩映在木棉树丛中和枝高叶茂的棕榈树下的村舍，在清平的月夜，远远望去，犹如绿洲中悬挂在林间的东方国王的行帐。

当我穿过P镇，在马因大夫居住的家门口翻身下马时，已是凌晨两点时分。

---

① 西班牙长度单位，合83.6厘米。

十六

当天下午，大夫使玛丽亚几乎完全恢复了知觉，他留下防止她再次发作的医嘱之后，向我们告辞而去。临走前，大夫答应经常来探视病人。听了大夫极有把握地肯定玛丽亚已不再有任何危险，我如释重负，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宽慰；同时，仅凭他预言玛丽亚将迅速痊愈这一点，我至今对他也倍加爱戴。我父亲决意送大夫一程；他们俩上路之后，我走进玛丽亚的卧室，见姐姐拿着镜子支在枕边，玛丽亚正对镜梳头。见我进来，她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推开镜子，对我说道：

"这不是病人该干的事，对吗？可是，我已经好了。但愿我今后再也不劳你象昨夜那样冒着危险奔波。"

"这一路并没遇到什么危险，"我答道。

"河，是的，河！我想到河，还想到其他许许多多因为我的缘故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就为这么一趟三莱瓜的路？你把这区区小事称作……？"

"听大夫刚才在这里说，一路上你差点没被淹死。他一来，还没等给我诊脉，就不胜惊讶地谈起这件事，说你和他返回来时，还不得不在河边呆了两个钟头，等河水稍退下去一点才过河的。"

"大夫的骑马技术实在不高明，再说，他那头母骡子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哪能跟我这匹良马相比。"

"住在渡口旁边那间小屋里的人，"玛丽亚打断我的话头，

“今天早晨认出你那匹黑马；昨天晚上你蹚河时，他曾在后面拼命喊你，叫你千万别蹚水；他真惊讶，你怎么居然没有被淹死。啊，不，不，但愿我再也别生病了。大夫不是跟你说我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吗？”

“是的，”我回答道，“他答应这半个月里，每隔一天来看你一次。”

“这么说，你就不必再为我摸黑走夜路了。唉，你要是有个……我该怎么办呢？”

“你会为我痛哭不止的，是吗？”我微微一笑。

她定睛觑了我一会儿；我接着说道：

“也许，我现在可以放心了，无论什么时候弃世，我可以确信……是吗？”

“确信什么？”

她从我的眼睛中猜出我欲言又止的意思：

“永远！永远！”她近乎悄悄地补充道，一边装着在仔细端详枕头上的美丽饰边。

“我有许多伤心事要跟你讲，”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这些事实在伤心，是导致我生病的原因。那是你在山里的时候，……妈妈全都清楚；我听爸爸对她说，我生母是死于某种疾病，那种病的名称我没听清楚。你生来是要做番事业的，而我……唉！我不知我听到的那些话是否确实……也许，我不值得你现在如此对待我。”

泪水从她黯然失神的眼里涌流出来，滚落在苍白的脸颊上，她赶紧把泪水抹去。

“别说了，玛丽亚，你别那么想，”我对她说，“别说了，我求求你。”

"可我全听见了；接着，我便失去了知觉……唉，既然如此，又何必……？"

"你听我说，我……我恳求你……我……请允许我命令你别再说这些了，行吗？"

她垂下头，把前额枕在平躺着的臂膀上，我紧紧地将她那只手握在手中。这时，我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衣裙的窸窣声，是爱玛朝我们这边走过来。

当天晚上，进晚餐的时候，我和姐妹们坐在餐厅里等候父母。比往常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仍未到来。最后，终于从客厅里传来他俩的谈话声，似乎正在商量着某种要紧的事情。父亲的嘴唇略略绷紧，双眉微微锁着，前额上耸起条条皱纹，这一切表明他刚刚经历一场内心的斗争，心绪很不平静。母亲脸色苍白，不过竭力显得若无其事，从容镇定。她在桌旁坐下后，对我说道：

"我忘了告诉你了，何塞今天上午来看过我们，他是来邀你一起去打猎的。当他听说这里发生的事之后，便答应明天一早再来。你知道不知道，他真的有个女儿要出嫁了？"

"他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他的计划。"父亲心不在焉地补充道。

"很可能是关于猎熊的事，"我回答说。

"猎熊？当真吗？你要捕熊？"

"是的，先生；这可是很有趣的打猎，我和他已经猎过很多回了。"

"要是你在我的故国捕熊，"我父亲说，"你不是被人当作野蛮人，就会被人看作英雄。"

"其实，猎熊比起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捕鹿来，危险性倒少得多，因为捕熊时，不必要求猎人不顾一切地爬断崖，跳峭壁，涉

急流，穿瀑布，只要行动敏捷，枪法高明，就十拿九稳。”

父亲刚才眉宇间的疙瘩松开了；他兴致勃勃地谈起在牙买加如何捕猎马鹿；还谈到他的亲友们个个都十分喜好这项娱乐，其中尤以萨洛蒙因意志刚毅、精力充沛、精于此道而出类拔萃；他还乐呵呵地给我们讲述了几件有关萨洛蒙狩猎的趣闻逸事。

饭毕离席后，父亲走到我身旁对我说：

“你母亲和我要跟你谈点事儿，你待一会儿上我房间来一趟。”

我走进父亲的房间，见母亲坐在房里光线最暗的地方，还是坐在她常坐的那张安乐椅上。父亲背对着母亲，正在写什么。

“你坐下吧，”他说道，暂时停下手中的笔，从那副精致的金边眼镜的白镜片上方觑着我。

过了片刻，他小心翼翼地将手中写着的账簿放回原处，把椅子朝我这边挪了挪，低声地对我说道：

“我之所以让你母亲也来参加这次谈话，是因为事关重大，而她和我的看法也完全一致。”

他走到门口，顺手把门带上，然后扔掉手中的雪茄，继续说道：

“你和我们在一起已经呆了三个月，你将与之结伴同去欧洲的A先生，要再过两个月才能启程。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再耽搁些日子倒也不妨，一来，你离开我们已有六年，不久又要远离我们好几年，你能在我们身边多呆些日子，对我们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二来，我很高兴地看到，虽然休息在家中，读书学习依然是你最舒心的乐趣之一。我不必，也不该向你隐瞒，鉴于你的秉性和才华，我素来对你寄予厚望，期望你能圆满地完成你即将继续的学业。你一定清楚，不久，家庭就需要指望你的帮助，自

从你大哥去世后，情况尤其如此。”

他略停了停，又继续说道：

“应当指出，你在某些方面做得欠妥当；你才不过二十岁，在这种年龄，如果在爱情问题上不理智，欠考虑，必然会使我的希望成为泡影。你爱她，这我自然早有察觉。玛丽亚几乎就等于是我的亲女儿；要是你现在的年龄和经济地位允许，考虑这一门婚事，我是不会有任何异议的。问题是眼下的条件不允许；再说，玛丽亚也还太年轻。这些还不是唯一的障碍，另有一个也许是无法克服的障碍，我以为我有责任对你讲清楚。玛丽亚可能会把你和我们一齐拖入一场令人痛心的不幸之中。马因大夫几乎已经断定，她将同她的生母一样，因患同样的疾病而早逝；她昨天的发病，就是癫痫的先兆，日后，将一次比一次严重，直至最后导致众所周知的癫痫病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大夫的诊断。你仔细斟酌一下要讲的话，然后回答我一个问题，不过，要真象一个有理智的、有大丈夫气概的男子汉那样来回答，而不要受某种与你性情格格不入的离奇的感情冲动的驱使，因为，你的回答将关系到你的前途以及全家人的未来。你已经知道医生的意见，而这意见出自马因大夫之口，更应该得到尊重；你也已经了解萨洛蒙的妻子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真的答应，你现在还会同玛丽亚结婚吗？”

“是的，先生，”我答道。

“那你将因此而承担一切责任？”

“一切责任！”

“好，我想我不仅是在同一个儿子说话，而是在同一个我一心想把他培养成绅士的人说话。”

母亲此刻将脸掩在手帕之中。父亲也许因母亲的泪水而动

心，也许见我如此坚决而感动，他觉得嗓子梗塞说不出话来，于是稍稍停了片刻，接着说道：

"好吧，既然你有如此崇高的决心，那你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在五年之内不和玛丽亚结婚。毋须我来告诉你，玛丽亚自小就爱你，如今自然尤其如此，据马因大夫说，这种感情上极度激奋和冲动，正是导致这次发病的原因；也就是说，你俩之间的爱情需要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为你好，既然你如此爱她，也是为她好，我要求你向我保证，今后一旦出现那种情况，你必须遵循大夫的劝告。你不应对玛丽亚有任何许诺，因为，倘若你答应她，待我指定的期限一到，你就会成为她的丈夫，那时，你们之间的接触就会愈发亲密，而这恰恰是必须尽量避免的。对你，我想是不必多加解释的：只要能照这么办，你就可以挽救玛丽亚的生命，也可以免于使我们遭受失去她的不幸。"

"作为对我们允诺的报答，"父亲继续说着，同时朝我母亲转过身去，"你应该答应做到下述的事：对玛丽亚要闭口不谈她所面临的危险，只字不提今晚我们的谈话内容。你也应该知道我对你俩结婚的意见。倘若你从欧洲学成回来……因为很快我们就将分别数年，倘若你回国后，她的病依然如此，不见好转，我，作为你和玛丽亚的父亲，就不会同意你们的结合。在表述我这不可更改的决定的同时，还必须并非多余地告诉你：萨洛蒙在去世前的最后三年里，积攒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这笔财产现在由我掌管着，是指定作为他女儿玛丽亚的陪嫁的。然而，倘若她在结婚前夭亡，这笔财产就该归她在金斯敦的外祖母所有。"

父亲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好一会儿。我以为谈话已告结束，便起身打算告退。但他却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指指我的椅子，示意我坐下，然后又说道：

"四天前，我收到 M 先生一封信，他在信中为他儿子卡洛斯向玛丽亚求婚。"

我无法掩饰这几句话在我身上引起的惊愕。父亲脸上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笑意，说道：

"M 先生提出以十五天为期等待我们明确的答复，在这期间，他们将践约前来拜访我们一次。现在，既然你我之间已经达成协议，这一切对你来说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好吧，晚安，"父亲亲切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预祝你打猎获得成功。我要用你打来的熊皮铺在我的帆布床底下呢。"

"好的，"我答道。

母亲朝我伸出手；她把我的手紧紧握着，对我说道：

"我们等着你早点回来，小心些，别让熊伤着。"

在这短短几个小时里，如此众多令我骚动的事接连发生，以致我几乎来不及一一细辨，我简直无法理解当时我那离奇而困难的处境。

玛丽亚受着死神的威胁；作为对我爱情的补偿，她就在这种情况下答应作我的未婚妻，但却要经历一段可怕的离别；她成了我的未婚妻，条件却是我不能对她爱得太深；我必须违心地克制我如此强烈的爱情——那始终占据着我整个心灵的爱，痛苦地眼睁睁看着她犹如我梦中所见的美人在地球上慢慢消逝；从今以后，我在她面前必须装出忘恩负义或麻木不仁的样子，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理智和需要才迫使我采取的姿态！我再也不能听到她声音激动地跟我倾吐衷情；我的嘴唇连她的辫梢也不能亲吻了。玛丽亚，要么属于我，要么属于死神；在我和死神之间，我只要朝她再靠近一步，那就意味着失去她；可是，听任她在孤寂中痛哭，这种折磨又非我所能忍受！

懦弱的心啊！你竟没有勇气听凭那一旦隐秘不成，就可能将她烤焦的烈火熊熊燃烧……现在，你已不再跳动，而她又在何方？如今，岁月依然在流逝，而我自己却不知道是否还拥有着你？

天一亮，胡安·安赫尔按我的吩咐，准时前来敲我的房门。

“天气怎么样？”我问他。

“不好，少爷，怕要下雨。”

“那好，你去山里跑一趟，告诉何塞今天别等我啦。”

我推开窗子，见小黑奴吹着口哨，哼着班布科舞曲，正走进第一片林子，心里不禁后悔不该派他进山去。

一股阴冷的山风刮来，吹落玫瑰，拂动柳枝，刮得空中一对对鹦鹉晕头转向。

转眼间，群山隐没在灰濛濛、密丝丝的雨帘后面；雨越来越近，抽打着树枝，哗哗的雨声越来越急，越来越响。半个钟头之后，混浊的山洪，伴着排山倒海的巨响，滚滚而下，冲刷着对岸针茅遍野的山坡地；河水急剧上涨，汹涌澎湃，远远望去，只见河流拐湾处黄水滔滔，蜿蜒奔腾。

十七

那场痛苦的谈话后过了十天。我一来感到自己无法按照父亲的意愿，在同玛丽亚的接触中采取他认为我应该采取的新态度；二来又为卡洛斯的求婚提议所苦恼，我于是时常借故离家外出。在那些日子里，我不是闭门不出，就是去找何塞作伴，更多

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在附近漫无目的地游荡，随身带着三样东西作伴：一本书、一支猎枪和马约——书根本无心阅读，枪也从未放过，马约则气喘吁吁地跟着我乱跑。每当我心里充满深深的愁思，我便躲到最僻静的野外，无谓地消磨时光。这时，马约便卧在枯叶上，蜷起身子打算睡上一觉，可是怎么也无法安静入睡，不是蚂蚁蜇得它频频挪地方，就是牛虻和蚊子咬得它烦燥不安地乱蹦乱跳。当我这位老朋友对这么静悄悄地一动不动感到腻烦后——它虽然年老体衰，却依然不甘寂寞，好动厌静——就走近我的身旁，把脑袋靠在我的膝头，深情地望着我，然后慢慢地走开去，蹲在离我数瓦拉远的、通往家去的小路上等着我，催促我们继续走；一旦见我果真跟它走起来，它便得意忘形，不禁高兴得蹦起来，那个兴高采烈的劲头，不仅有损它平日一本正经的尊严，而且也显得很没有风度。

一天早晨，母亲走进我的卧室，见我还躺在床上，便坐在我的床头，对我说：

"这样可不行；你不能再这么生活下去，我很不赞成。"

见我沉默不语，她又继续说道：

"你现在的作为可不是你父亲所要求的，你做得太过分了；你这种做法对我们是残酷的，对玛丽亚尤其如此。我原以为你经常外出是去卢伊莎家，因为他们一家对你很亲热。可是勃拉乌里奥昨天下午来这里，我们从他那儿才知道，他也已经五天没见到你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你如此忧愁，以致即使在和全家相聚的短短时间里，你也无法克制，非得经常去自寻孤寂不可，似乎和我们在一起，令你感到十分生气一般呢？"

她的眼里满含着泪水。

"夫人，"我答道，"玛丽亚有充分的自由来决定是否接受卡

洛斯提供的良好机会；我作为卡洛斯的好朋友，不应该使他那种完全有理由认为求爱会被接受的希望落空。”

这时，我不加掩饰地和盘托出自从那晚我得悉M先生一家的提议后一直在折磨着我的难以忍受的痛苦。……面对卡洛斯的求婚，大夫关于玛丽亚病情的不祥预言对我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我从此也再无须离开她好几年了。

“你怎么能这么想？”母亲不胜惊讶地问我，“玛丽亚只不过见过你朋友两次面，确切地说，一次是卡洛斯在这儿呆了几个小时，另一次是我们一起去他家作客的时候。”

“不过，妈妈，我这个想法是否有道理，用不了多久便可见分晓的。”

“你这样很不对头，而且以后会悔之莫及的。玛丽亚出自尊严和责任心，她远比你善于克制自己，她至今一直把你这种行为给她造成的极度苦恼，深深埋在心底。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所看到的情况，我也十分诧异你刚才的那番话。我原想将马因大夫昨天临走时说的话告诉你，让你高兴高兴，从而能解决一切问题。”

“那您说啊，您快说嘛！”我坐起身子恳求母亲。

“还说它干什么呢？”

“可是，她难道不是……她难道始终不是我的妹妹吗？”

“你这么想得太晚了！难道一个绅士可以作出你这种行为吗？不，不，我的儿子是不应该作出这样的事来的……你的妹妹！你完全忘了你这话是说给谁听的，你要知道，她了解你远胜于你对自己的了解。你的妹妹！我知道得很清楚，自从我将你们俩同时搂着睡在我的膝头时起，她就爱着你！难道你到现在才相信吗？我要来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因为我被她那徒劳地企图对我隐瞒的痛苦吓坏了。”

“就我的本意，我丝毫也不愿意使您有一刻感到您刚才对我谈到的那种不快。请您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弥补您在我行为中所看到的那些该受谴责的做法呢？”

“这就对罗！你难道不愿意我象爱你一般地爱她吗？”

“当然愿意，太太；您会这么爱她的，是吗？”

“那是自然的；即使我忘了她除我之外，再也没有母亲；即使我忘了萨洛蒙的嘱咐以及他以为值得给予我的信任，我也会这么爱她，因为她值得我爱，再说，她又是那么爱你。大夫断言玛丽亚的病和她亡母萨拉的病不是一码事。”

“大夫真是这么说的？”

“一点不错；现在你父亲在这方面已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他希望我把这情况告诉你。”

“这么说，我现在对玛丽亚的态度可以与以前一样罗？”我喜不自胜地问道。

“几乎可以……”

“啊，她会原谅我的，您说是吗？大夫说她已没有任何危险啦？”我接着说，“应该让卡洛斯知道这一点。”

母亲诧异地扫了我一眼，然后说道：

“为什么要瞒着他们呢？另外，我还得告诉你我认为你应该做些什么。根据他们事先的通知，他们将在明天前来我们家。今天下午，你去对玛丽亚说……可是，你怎么对她说，才能既对她解释你的冷淡，又不违背你父亲的嘱咐呢？而且，即使你可以把父亲对你的要求告诉她，你也无法为自己开脱，因为这些日子你之所以如此，其中有一个原因，你出自自尊和慎重是不该透露的。我看事情只能这样，不得不由我来出面对玛丽亚讲清楚你之所以忧愁的真实原因。”

“可是，倘若您这么做了，她知道我居然这么轻易地相信我自以为是的东西，她会怎么想我呢?”

“不管怎么想，总比她认为你这人反复无常要好，因为那是比什么都可憎的恶习。”

“在某种意义上讲，您是对的；可是，我求求您，千万别把我们刚才的谈话告诉玛丽亚，我犯了一个错误，也许这个错误使我承受的痛苦远甚于她，我应该来弥补这个过失。我向您保证，我一定设法弥补，我只求您给我两天的时间把一切都办妥贴。”

“好吧，”说着，她站起身子准备离开。“你今天还出去吗?”

“出去的，夫人。”

“上哪儿去?”

“我去回访埃米格蒂奥，感谢他对我刚回来时的欢迎。今天可非去不可了，昨天我已托他父亲的管家捎话给他，让他今天等我去吃早饭。”

“不过，要早点回来。”

“四五点钟准回来。”

“那就回来吃晚饭。”

“好的。您现在重新对我感到满意了吧?”

“那当然，”她微笑着。“那么，下午见吧；你代我和姑娘们向他家的太太、小姐们转达我们友好的问候。”

十八

我穿戴停当，正打算动身，爱玛走进我的房间。见我脸上绽

开笑容，她不禁感到十分惊异。

“你今天这么高兴要上哪儿去？”她问我。

“我但愿哪儿也不必去才好呢！我去看埃米格蒂奥，他一遇见我，就一个劲儿地埋怨我言而无信，心口不一。”

“这可太不公道了！”她笑着大声说道：“说你言而无信，心口不一？”

“你笑什么？”

“笑你的朋友不公道。可怜虫！”

“不，不，你是在笑别的事儿。”

“我是笑他不公道，”说着，她从我的梳妆台上拿过一把梳子，走近我说，“来，让我来给你梳梳头吧。你也许知道，心口如一的先生，你朋友的姐妹中有一位十分标致的姑娘哩。可惜的是，”她一边用她那双优美的手给我梳着头，一边继续说道：“埃弗拉因少爷这些日子脸色有些苍白，因为布格组少女是不赏识两颊没有鲜艳颜色的男性美的。不过，要是埃米格蒂奥的姐妹知道……”

“你今天怎么这么饶舌？”

“是吗？可你今天显得非常愉快。照照镜子看，告诉我这么着是否满意。”

正在此时，我听见玛丽亚在唤我姐姐，不觉脱口大声说道：“真是的，去作什么客啊？”

“那倒不假！要是到阿玛依梅峡口的山峰上去散散步，观赏观赏那里恬静壮观的景色，或者象头受伤的野兽，在山里乱窜一气，惊得蚊子四散乱飞，而不顾马约身上叮满蚊蝇……这也许还更好些……可是，可怜虫啊，这是不可能的。”

“玛丽亚在喊你哩。”我打断她的话。

"我知道她干吗叫我?"

"干吗?"

"叫我去帮她干一件她本不应该干的事儿。"

"什么事? 我可以知道吗?"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她等我跟她一起去采些鲜花来换掉这些花,"她指指我书桌上花瓶里的花;"我要是她呀,才不会往这里再放一支花呢。"

"你要是知道……"

"你啊,你要是知道她……"

幸亏这时父亲在他房间里唤我,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不然的话,谈话再继续下去,准会将我自从最后一次同母亲谈话后打算付诸行动的计划打个粉碎。

我走进父亲的房间,见他正在窗口仔细地察看一只精致的怀表,一边自言自语道:

"真是件了不起的东西;没错,准值三十镑。"说着,他随即朝我转过身来:

"这只表是我托人从伦敦买来的,你看看。"

"这表比您现在用的那只好多了,"我仔细看了看说。

"不过,我那只表走得很准;你那只表太小了,你把它随便送给哪个姐妹吧,你用这只表。"

还没容我表示感谢,他又说道:

"你要上埃米格蒂奥家去? 你跟他父亲说一声:我可以准备好草料场,我们两家共同放牧,不过,他的牲口必须在本月十五日准备就绪。"

我立即返回卧室去取猎枪。玛丽亚在花园里,站在我房间的窗户下,正要将一大捧门的内哥罗花、茉乔栾那花和石竹花递

给爱玛，然而，她嘴里却衔着一朵最漂亮的石竹花，又大又水灵。

“早安，玛丽亚。”我赶紧走上前去从她手里接过花。

她的脸色顿时煞白，简单地回答了我的问候，一启口，那朵石竹花便从嘴上掉到地下。她将手中的那捧花递到我手里，其中有几朵花落在脚下，她俯身拾起来，重又递给我，这时两颊重又泛起淡淡的红晕。

我接过最后几朵花，然后问道：

“我想用所有这些花换你刚才嘴上叼的那一朵，你愿意吗？”

“我已经把它踩坏了，”说着，她低首寻找那朵花。

“即使踩坏了，我也愿意拿所有这些花跟你交换。”

她一动不动，不置可否。

“你允许我把它捡起来吗？”

她弯下身子拾起那朵花，垂着眼皮，把花给了我。

在这当儿，爱玛装出全神贯注摆设新采的鲜花，丝毫没有注意我们谈话的样子。

我紧紧地握住玛丽亚递给我所企求的那朵花的手，对她说道：

“谢谢，谢谢！下午见。”

她抬起眼睛望着我，那目光流露出姑娘的柔情和腼腆，蕴含着女人的嗔怪和眼泪，令人心旷神怡，如痴似呆。

十九

我走了一莱瓜多的路，来到埃米格蒂奥父亲的庄园。我使

劲推开那扇通往畜栏的门，门轴和铰链锈得推不动了；而更费劲的是那个大门铊，这是个有大皮囊那般大的石头，从上面悬挂下来，挡住那扇门，使得过路人望而生畏。我很幸运没有跌进那片多石的泥淖里，从积水的颜色判断，这片泥淖的历史可算相当悠久了。

我穿过一小片原野，在那片长满狗牙根的泥泞地里，狐尾草、弗列卡、黑莓丛比比皆是；只见几匹鬃毛和尾巴剪得光秃秃的推磨的瘦马在嚼嫩叶，小马驹在欢蹦乱跳，而老迈羸弱的驴子则有气无力地站着沉思；这些老驴终日载物负重，加上赶脚的无情鞭挞，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病残不堪，即使布封[1]再世，恐怕也不知该将它们归入何类。

那座庞大、古老的住宅，座落在椰子树和芒果树林中，它那灰色的、毫无生气的屋脊高高耸立在浓密的可可树冠之上，显得分外突出。

从这儿到那住宅，沿途真是障碍重重。我遇到一些用香橼树围起来的畜栏，那儿，在支离破碎的台阶上，铺上些粗壮的、晃晃悠悠的圆筒竹筒充当着阶梯。这时，一男一女两个黑奴赶来帮我忙：男的只穿一条短裤，腰圆背阔，汗水淋漓，裸露的身上泛着其种族特有的光泽；女的穿着蓝土布裙子，系一条头巾，脖子上打个结，下摆系在腰上，权充衬衫，遮着胸部；两人都戴着灯心草编的草帽。

这对抽着烟、满脸堆笑的黑奴恰好是来套那两匹该轮到进磨坊的马驹；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注意到，不仅那个男的，而且他的女伴都带着套牲口的全套家伙。当他俩吆喝着，

---

[1] 布封（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著有《自然志》，书中对各种动物作了细致描述。

奔跑着，开始套牲口时，我已在宅院的屋檐下跳下马，毫不理会那几条躺在回廊台阶上十分不好客的家犬的狺狺吠叫。

几副驮架和脱线开绽的灯心草鞍衬垫搭在回廊栏杆上，再充分不过地使我相信，埃米格蒂奥受我批评的影响在波哥大拟定的全部宏图大略，统统由于他称之“家父的老迈昏聩”而被打得七零八落。不过，小家畜的饲养倒是明显地有长足的发展，其明证是庭院里各种毛色的山羊比比皆是，羊臊味弥漫四周。我还看到家禽业也十分兴旺；见到我这个不速之客，不少孔雀发出惊惶的鸣叫声；在附近的小溪中，成群的本地鸭或塘鸭悠闲地嬉戏弄水，其中有几只所谓智利鸭，仪表严肃，举止谨慎，十分显眼。

埃米格蒂奥是个有为的青年。我回考卡的一年前，他父亲将他送到波哥大，用那位老先生的话说，是为了让他学点经济之道，做个精明的生意人和牲口行商。当时卡洛斯和我住在一起，他消息灵通，无事不晓，甚至连他本不该知道的事也打听得一清二楚。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遇到了埃米格蒂奥，总之，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突然之间把埃米格蒂奥带到我的面前。他领着埃米格蒂奥一走进我们的寓所便对我说：喂，老兄，我要让你高兴死，瞧，我给你带来件最精彩的东西。

我快步上前拥抱埃米格蒂奥。他站在门口，那副模样简直怪得难以想象，要把他维妙维肖地描述下来，那无疑是力不从心的。

我的这位同乡戴一顶牛奶咖啡色的细绒帽，那是他父亲堂伊格纳西奥年轻时每逢圣周大出风头的家珍。也许是帽子有点紧，也许是他觉得那么戴着合适，反正那顶帽子戴得和我们那位朋友又黑又长的后颈适成一个九十度的直角。他那张瘦脸，那

两道稀疏枯萎的鬓脚倒和他那头蓬乱邋遢得无以复加的头发相映成趣。他脸色蜡黄，足以抵挡途中的日照；衬衫的领子无望地埋在与白背心的领尖不对称的翻领底下，蓝色上衣的袖子绷得紧紧的。下身穿一条粗呢裤子，裹着宽宽的熟山羊皮绑腿，脚下蹬一双上光的鹿皮靴子。这一副装束和模样，怎能不激起卡洛斯的兴头来。

埃米格蒂奥一手提着一对大耳马刺，另一手拎着一个给我的包裹。我赶紧帮他卸下带来的东西，趁这当儿，我严厉地瞪了卡洛斯一眼。只见卡洛斯倒在我们房里的一张床上，咬着枕头，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他那样子差一点儿没使我发起怒来。

我请埃米格蒂奥到小客厅里去歇息。他选了一张弹簧沙发，一屁股坐了下去；这个可怜的老实人，顿时仿佛觉得自己塌陷了下去一般，两手在空中乱挥一通，拼命想抓到点什么东西。但是，他见什么也无法抓到，便竭力挣扎着站起身子。一站稳脚跟，他便说道：

"真是见鬼！这个卡洛斯简直疯了。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一路上老是忍不住呵呵笑，原来他是在笑他给我准备的这么一场玩笑。你呢？也笑我吗？哼，这儿的人统统都是魔鬼。你倒评评看，今天你们这么对待我合适吗？"

卡洛斯乘这个大好机会从卧室走出来，我们俩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说你这个埃米格蒂奥，"我对我们的客人说，"来，坐在这张安乐椅上，这儿不是陷阱。你啊，真该学点儿经得起开玩笑的本事。"

"是呀，该长点这种本事，"埃米格蒂奥说着，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唯恐再一次上当出洋相。

"人家今天怎么对待你来着?"卡洛斯不是在问,而是在笑。

"真是从来没见过这种事！不过,我可不打算告诉你们。"

"那为什么?"卡洛斯毫不让步,继续追问。他将一条胳膊搭在埃米格蒂奥肩头,"来,给我们说说。"

埃米格蒂奥终于勃然大怒;我们好不容易将他劝住。几杯酒,几支烟,总算使我们之间休战,握手言欢。论酒,我们的同乡发现还是数布加酿造的桔子酒和帕波利那卖的绿茴香甜酒最为上乘;论烟呢,他觉得安巴莱玛烟远不及他揣在口袋里的用干香蕉叶卷的无花果和桔子叶末烟来得香醇。

两天过后,我们这位忒勒玛科斯①已经穿着合时入流,并被伊拉里奥师傅打扮得仪表堂堂;尽管时髦的衣服,他穿着还感到别扭,油光锃亮的新皮靴,他看着总仿佛是大蜡烛一般,但一来出自虚荣,二来受卡洛斯的撺掇,不得不屈从他称之为"活受罪"的时尚。

他也来住在我和卡格斯寄宿的公寓里;茶余饭后他就向我们讲述来波哥大途中的种种经历,以及就城里一切引起他注意的事物发表他的看法,听得我俩十分开心。然而,一到大街上,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不得不撂下他,听其命运摆布,或者说,任凭那些笑容可掬、死气白赖兜生意的皮匠和小贩去摆布。那些小商贩只要远远地一看见他,便蜂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向他推销乔贡达②马鞍、车闸、马裤、笼头以及诸如此类的蹩脚货。

当他得知公寓女房东的女儿,一个聪明伶俐、乐观大方的姑娘发疯地爱着他时,幸好,他已经采办好一切东西。

做事从来不顾首尾的卡洛斯终于说服埃米格蒂奥,使他相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的儿子,年幼时曾外出寻父。

② 哥伦比亚地名,以产马鞍著称。

信米卡埃里娜迄今为止对所有房客的调情都是从来不加理睬的。哪知道，魔鬼偏偏没有睡觉，鬼使神差，竟使埃米格蒂奥在一天夜里撞见他的情人和她的相好在餐厅里调笑。原来他们以为埃米格蒂奥这个可怜虫此时正在梦乡呢，因为当时正是十点钟，往常这个时间，他总是在睡他一天之中的第三觉——这个习惯正好说明他为什么天天都能早起，哪怕天寒地冻，概莫例外。

埃米格蒂奥目睹他看到的这般情景，耳闻他听到的如此真情，或许是为了他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安宁，他宁肯当作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只巴望早点儿动身回考卡去。

他和我之间没有什么芥蒂，所以临行前夕，他对我倾吐了心中的怨恨。他对我发了一通牢骚后，说道：

“波哥大城里没有正经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一路货，统统是些……卖弄风骚的贱货。既然她也作出这种事来，那我还指望什么？我甚至根本不愿向她告别。活见鬼！这儿根本没有我们家乡那样的姑娘；这里有的只是危险。你瞧卡洛斯，简直成了一座圣体瞻礼祭坛，夜里十一点钟才上床，而且比什么时候都自命不凡。你别管他，让他去；我要去告诉堂乔莫，叫他好好地教训教训他儿子。见到你始终那么专心致志读书上进，我感到十分高兴。”

埃米格蒂奥走了，随之也带走了卡洛斯和米卡埃里娜取笑逗乐的机会。

这些，大致上就是我即将拜访的那位老实敦厚，宽宏大度的朋友的速写。

我原以为会看见他从屋里出来迎接我，谁料后面有人唤我，我转身看去，只见他一边跳过院子的栅栏，一边冲我大声嚷道：

“你可来啦，你这个老滑头！我还以为今天你又要让我白等

呢。你先请坐，我这就来。"

他在院子里的小溪里洗了洗满是油污的手。

"你在忙些什么？"互致问候后，我开口问道。

"今天是屠宰日，家父一早就到牧场去了，我正在给黑奴们分肉呢，这可真是件累人的活，不过，现在已经忙完了。家母很想见到你，我去告诉她你已经来了。鬼知道能不能把姑娘们也叫出来，她们哪，可愈来愈害羞了。"

"乔托！"他喊了一声；不一会儿，走来一个半身赤裸的黑人，一头焦黄色的鬈发，一条干瘦的胳膊上面满是伤痕。

"把这匹马牵到牲口槽去，另外，给我把那匹枣红马刷刷干净。"

他仔细地瞅了瞅我的马，然后，一边朝我转过身来，一边补充吩咐道：

"把这匹深褐色马牵到苇塘去！"

"这小伙子的胳膊怎么伤成这个样子？"我问。

"往榨糖机里送甘蔗时给轧的。这些家伙真是笨手笨脚！现在干不了别的，只好喂喂牲口。"

不一会儿，就开始用早餐，这时，我便和埃米格蒂奥的老母堂娜安德雷阿聊起家常来。在我和她单独闲聊的十五分钟里，这位老太太差一点没把大披巾上的流苏给揪个精光。

埃米格蒂奥去穿了件白上衣后才坐到餐桌旁；不过，在落座前，一个穿着漂亮的黑人女奴用帕斯托托盘给我们端来了洗手水，一只胳膊上搭着一条精致的绣花毛巾。

临时当作餐厅使用的客厅里陈设十分简单，只有几张旧的熟牛皮长沙发椅，几幅画着圣徒的基多组画挂在不十分白的粉墙上，还有两张小条桌，上面摆着花瓶和石膏鹦鹉。

说句实话，早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美味佳肴，不过，平心而论，应该承认埃米格蒂奥的母亲和姐妹们在烹饪方面很有一手。玉米饼汤里加入些许自己园子里产的新鲜蔬菜，飘逸出阵阵清香；还有煎香蕉、肉糊、玉米面圈、自制的巧克力、硬奶酪、牛奶面包、古色古香的大银罐里盛的酒，真是应有尽有。

正吃着早餐，我发觉有个姑娘从半掩的门口朝里张望：一张可爱的小脸蛋上，长着一对乌黑明亮、犹如奇安比恩倍[1]种子一般的眸子，使人不禁想象她那隐在门后的身材一定与探在门口的脸庞非常相称和谐。

十一点钟，我告别了安德雷阿夫人。我们决定去看望正在牧场里圈牲口的堂伊格纳西奥，并且趁此机会，中途顺便在阿玛伊梅河里洗个澡。

埃米格蒂奥脱掉白上衣，换上一件线斗篷；脱下鹿皮靴，穿上日常的草鞋，套上一条长山羊毛的白马裤，戴一顶白衬里的苏阿萨大草帽，骑上他那匹为谨慎起见事先用手帕蒙上双眼的枣红马。枣红马两腿夹着尾巴乱蹦跶，骑在马上的埃米格蒂奥大声吼道："你这家伙，又跟我来这套鬼把戏！"说着，立即用手中的皮鞭狠狠抽了它两响鞭。两鞭抽下去，枣红马弓着背跳了两三下，但骑手在马鞍上却纹丝不动；这时，我才跳上马背，和他一起催马上路。

套牲口的地方离家有半莱瓜多的路。我的伙伴遇到第一处开阔地，便不失时机扬鞭催马快跑一阵，然后，勒住马头，一路上同我款款交谈起来。他把所知道的关于卡洛斯迄今为止的恋爱史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他和卡洛斯自从在考卡重逢后，又已

---

① 一种热带植物，种子又黑又圆。

经和好如初。

“你听了有什么看法?”讲完之后,他问我。

我巧妙地避而不答,他继续说道:

“何必否认这一点呢?卡洛斯确实是个能干的小伙子。只要他认识到,不先将他的手套、雨伞这类玩意儿丢到一边,他就甭想成为一个庄园主;只要他想通这一点,他就能干得很漂亮。至今,他还因为我套牲口,筑围墙……而取笑我呢;可是,他迟早也同样得干这些活,否则他就会腻味死。你见过他没有?”

“没有。”

“你会见到他的。我跟你说吧,太阳稍猛些,他就不去河里洗澡;别人不给他备上马鞍,他就不骑马,而这一切无非是为了不晒黑皮肤,不弄脏手。你信不信我这话?话又要说回来,他是个绅士,这一点也不假。不几天前,我急需一笔现款购买几头小母牛,他慷慨解囊,借给我两百巴塔孔①,救了我的燃眉之急。当然,他也知道这钱并不是扔到漏底的口袋里;不过,这也就是所谓的雪里送炭。至于他的婚事……我跟你说件事,不过,你可得答应不能光火。”

“说吧,你这家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

“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蛮不错,而且又养着几位如故事里描写的那样娇贵的姑娘,据我猜想,其中有一位需要当作圣物对待呢。”

他一阵爽朗的哈哈大笑,接着又说道: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卡洛斯的父亲,那个堂赫洛尼莫的脸皮比七层牛皮叠起来还要厚,而且为人比尖辣椒还要厉害。

---

① 钱币名.口语中指比索。

家父自从为了地界和其他什么事跟他打过一场官司后，现在根本见不得他。要是某一天，他俩人不期而遇，那么到晚上，我们就得给他老人家抹热敷剂和其他草药，而且还得用酒给他按摩全身。”

我们来到了套牲口的地方。透过公牛群东奔西突扬起的飞尘，我看见堂伊格纳西奥站在牧场中央一棵肥猪树的浓荫下。他走近前来朝我打了个招呼。他骑着一匹中等个儿的杂色肥膘马，配着一个女用马鞍，鞍子磨得油光锃亮，表明它已经被充分地利用过。身材矮小的、富裕的小农场主一身这样的装束：打着补丁的旧狮皮马裤，星轮上挂着铃铛的银马刺，未经熨过的针织上衣，浆过的白色斗篷；在这一切的上面，是一顶奇大无比的巴拿马草帽，草帽的阴影下，露着伊格纳西奥的一个大鼻子和两个蓝色的小眼珠，那副对照鲜明的形象，活象个锁头的剖面：两枚石榴石弹子和一根长簧舌。

我把父亲托我转达的关于共同放牧的事告诉了堂伊格纳西奥。

“很好，”他答道，——“您瞧，这些小牛犊多好，个个都象小铁塔一般。您不想进来玩一会儿吗？”

埃米格蒂奥此时早就把眼睛盯在牧场里干活的牧牛人身上。

“喂，杜索！”他喊道，“小心别松了套绳……抓住尾巴！拽住尾巴！”

我谢谢堂伊格纳西奥的好意，但表示十分抱歉，不打算进去玩。他马上接着说：

“没关系，没关系；波哥大人都怕阳光，怕凶猛的公牛。所以啊，小伙子们进那儿的学校可就全毁了。只要瞧瞧堂乔莫的溧

亮公子，就会知道我说的一点不假。早晨七点钟，我在路上遇见他，他竟然还严严实实地捂着条大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而且还打着伞呢！……您，据我看，根本不会用这些玩意儿的。”

这时，那个手里拿着火红的烙铁的牧牛人，一边在一头头四蹄捆绑、卧倒在地的公牛的胯部烙印，一边大声喊着“下一个……下一个……”每喊一声，接着便听到一声哀号，堂伊格纳西奥便在那根当作鞭子的肥猪木棍子上用小刀刻上一道凹槽。

牲口烙完印站起来之后可能出现某些危险场面，所以堂伊格纳西奥同我告别之后，赶紧躲进附近一个畜栏，以防不测。

埃米格蒂奥选择的那段河面，是夏天在阿玛伊梅河洗澡憩息最理想不过的去处，尤其是在我们到达岸边的那个时间。

成群的翡翠虫在岸边枝叶扶疏的秘鲁合欢树的花丛中飞来舞去。高大的秘鲁合欢树为我们投下浓密的绿荫，树下又落下厚厚一层残叶，我们在上面铺上各自的斗篷。我们脚边那段水流缓慢的河面澄澈透明，连河底最小的鹅卵石和游动着的银色沙丁鱼都历历在目。下游，不曾被河水淹没的岩石上，蓝鹭和白草鹭或伺机猎鱼，或梳弄着羽毛。对岸的河滩上有一些漂亮的奶牛静静地反刍着，赤鹡鸰躲在龙牙花的枝叶间喁喁细语，一群猴子懒洋洋地躺在高高的树枝上打盹。到处都有单调的蝉鸣。偶尔，有个把好奇的松鼠在苇塘伸头探脑，忽而又迅速地溜得无影无踪。丛林深处不时传来丘鹬凄厉的啼啭。

“你把马裤挂得离这儿远些，”我对埃米格蒂奥说，“不然的话，我们从河里洗完澡出来后准得头痛。”

他开怀地笑了。他把马裤挂在远处一株树的树杈上，一边仔细地端详我：

“怎么？你难道想让世间万物都散发出玫瑰花香？男子汉

身上就应该散出山羊味才对呢。"

"很有可能；正是因为你持有这种看法，所以你的马裤上就带着一只山羊的全部膻味。"

在我们洗澡的过程中，或许是垂暮的天色和美丽河流的岸边佳景诱人倾心交谈，或许是我的样子令我的朋友推心置腹，反正，他坦率地告诉我，对米卡埃里娜的回忆，他曾如同圣物一般保存了一段日子。而如今，他正发狂地迷恋着一个漂亮的涅潘戈① 姑娘。他竭力对他父亲隐瞒他的一片痴情，免得引起堂伊格纳西奥的猜疑；因为要是他父亲知道了，准保要把这门亲事弄吹才罢休，为的是那姑娘不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姐。最后，他大发议论道：

"我怎么也不会同意跟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结婚；到头来，我得服侍她，而不是她来服侍我！我即使再绅士派头十足，鬼知道能拿这种女人怎么办？要是你认识索伊拉的话……老兄，不是我吹嘘，你准会吟诗赞美她……那将是多美的诗啊！你准会垂涎三尺的；她那双明亮的眼睛能教盲人复明，她的笑容十分妩媚，她的双脚非常漂亮，她那腰肢是那样的……"

"慢慢说，别激动，"我打断他说，"这么说来，你是如此狂热地爱着她，以致倘若不跟她结婚，就非投河自尽不可，是吗？"

"那怕受骗上当，我也要和她结婚。"

"跟一个村野姑娘？不征得你父亲同意？……你瞧，你已经嘴上长毛，成了大人，应该明白自己干的事情。卡洛斯知道这一切情况吗？"

"让他知道还了得！上帝保佑！要是在布加，这一切准会闹

① 哥伦比亚方言，指黑白混血儿。

得人人皆知。幸好，索伊拉住在圣佩德罗，每隔一段时间才去布加一次。”

“不过，对我，你总肯把她向我介绍介绍吧。”

“对你当然自当别论，你什么时候愿意，我就将她带来。”

下午三点，我向埃米格蒂奥告别，百般谢辞他邀我共进晚餐的盛情。大约四点钟，我就回到了家中。

二十

母亲和爱玛从屋里走到回廊上来迎我。父亲已经骑马到庄园巡视去了。

过了一会儿，有人来叫我去吃饭。我迫不及待地朝餐厅快步走去，希望在那儿能见到玛丽亚。然而，一到餐厅，我大失所望。我连忙向母亲打听玛丽亚的行踪，母亲回答我说：

“那些先生明天就要来，姑娘为此忙得不可开交，想把甜食尽量做得可口些；不过，我想现在恐怕已经忙完了，马上就会来的。”

我正要从餐桌旁站起来，见何塞从河谷赶着两头驮着芦竹的骡子上山去。他正停在山坡上，从那儿可以看到屋里的情形。他大声地对我说：

“下午好！我就不进去了，因为我带着匹野家伙，再说，天也快断黑了。喔，姑娘们都问你好。明天早点起，事情全都准备妥啦！”

“行啊，”我答道，“明天我一早就去；代我向全家问好！”

"别忘了带子弹啊!"

他用草帽朝我挥了挥,继续朝山上爬去。

我回卧室去准备猎枪,这倒不是猎枪必须擦拭一番,无非是想找个借口离开餐厅:玛丽亚最后还是没有来到餐厅。

我手里正拿着一盒打开的火帽,只见玛丽亚端着杯咖啡朝我这儿走来。她在见到我之前,已经用勺子尝过咖啡的味道。

她刚走到我身边,我不觉失手把火帽洒了一地。

她不敢正眼看我,低垂着目光朝我打了个招呼,微微颤抖着手,将盘子和杯子放在栏杆上,然后用怯生生的目光搜寻我的眼睛;然而,我俩四目一对视,她的脸立刻就涨得通红。她双膝跪在地上捡起火帽来。

"你别捡,待会儿我自己来拾。"我对她说。

"我眼睛好使,捡起细小的东西来没有问题,"她答道。"来,把盒子递给我。"

她伸手接过盒子,一看,不禁惊叫起来:

"啊,全洒了!"

"不,盒子里本来就不满,"我提醒一句,同时也帮她捡起来。

"明天就用得着这些火帽了,"她将火帽放在玫瑰色的掌心上,吹掉上面的灰尘。

"为什么是明天?又为什么这些火帽?"

"因为这种打猎十分危险,我想,要是有一枪落空,那就太可怕了。从盒子上我认得出来,这些火帽是那天大夫送给你的,说是英国货,质量相当好……"

"你什么都听见了。"

"有时候,有些事情我倒宁愿还是不听见的好。也许,这次打猎,你最好还是别去吧……何塞托我们向你问好来着。"

"你希望我别去?"

"我怎么能这么要求呢?"

"为什么不能呢?"

她觑了我一眼,没有吱声。

"我看全捡完了,"说着她站起身子,朝四周的地板上环视了一下,然后说:"我走了,咖啡已经冷了吧。"

"你尝尝看。"

"你可别现在往枪里装火药……"她摸摸杯子,然后补充说道:"行了。"

"我把枪收起来就喝咖啡;不过,你别忙着走啊!"

我走进卧室,又立即返回回廊。

"里面还有不少事情要做吧,嗯?"

"啊,是的,"我回答说,"准备明天的点心和穿的衣服。那你要走了?"

她耸耸肩膀,把头偏向一侧,这动作的含义是:"听你的。"

"我得向你作个解释,"我朝她靠近去,"你愿意听我说吗?"

"我不是说过了吗?有些事情我宁愿不知道。"她一边说,一边晃着盒子,把里面的火帽摇得哗哗直响。

"我本以为我……"

"你心里想的,你要说的,都是确实的。"

"什么?"

"我是说,我本应该听你讲的,但这次不行。"

"这些日子,你也许把我想得很坏很坏吧!"

她两眼呆呆地瞧着盒子外面的商标,没有任何表示。

"好吧,那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过,告诉我,你是怎么猜想的?"

"那又何必呢？"

"这么说，你也不允许我向你赔个不是罗？"

"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这样，然而，我又害怕知道，原因恰恰正是我简直想不出其中的缘故；我总在想，你一定有什么不宜告诉我的事情……不过，看来，你今天倒又挺高兴……所以，我也就挺高兴。"

"我不值得你象现在这么对我好。"

"也许是我不配……"

"我对你很不公道；要是你允许，我愿意双膝跪下求你宽恕。"

她先前阴郁的目光，一时闪烁出异彩，她惊呼道：

"噢，不，不，我的上帝啊！我已经把一切都忘了……你听见没有？一切都忘了！"

"不过，我有个条件，"她略略停顿一下后，又补充道。

"什么条件都行。"

"倘若某一天我说了或做了使你不快的事，你得立刻告诉我，这样，我就不会再说那样的话，再做那样的事了。这不是很容易吗？"

"我难道不能同样这么要求你吗？"

"不，因为我没有能力向你提供任何忠告，因为我经常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想法是否最好；再说，我要对你说什么，我在开口之前，你就会知道的。"

"真的吗？这么说，你将会深信不疑我是用整个身心在爱着你？"我悄声地、十分激动地对她说。

"是的，是的，"她把声音压得很低，同时将一只手几乎贴近我的嘴唇，示意我别说了。然后，她朝客厅走了几步。

“你去干什么？”我问。

“你没听见胡安因为找不见我正在哭叫吗？”

她略略迟疑了一会儿，微笑中透着如此深沉的柔情，目光中闪着如此缠绵的爱恋，然后就走开了；待她已经走得无影无踪，我还兀自站在那儿，痴呆呆地凝视着。

二十一

次日，东方刚露出曙色，我便带着胡安·安赫尔走上通往山里的路。胡安带着我母亲送给路易莎和几位姑娘的礼物。马约紧随我们身后；它不顾以往的一切教训，始终形影不离地跟着我，尽管在这类与它年龄极不相称的远猎中，它曾不止一次吃足了苦头。

走过河上的小桥，迎面遇见正前来接我的何塞和他的侄儿勃拉乌里奥。何塞立即向我谈了这次打猎的计划：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准确地射杀那只在附近祸害了好多头羊羔的罪恶昭彰的猛虎。他已经追踪到它的足迹，并且在离他家半莱瓜远，河的源头附近找到了它的一个窝。

听着这些详细情况，胡安·安赫尔连汗都吓没了。他将筐子放在落满枯枝败叶的地上，两眼直勾勾地瞧着我们，仿佛他在听人策划一项谋杀计划一般。

何塞继续叙述他的计划：

“我负责听动静，保险它跑不了。现在，唯一要看的是那个山里人卢卡斯是否说大话，象他自我表白的那般有能耐。至于

蒂布尔西奥，我完全可以打保票。你带重家伙来了吗？”

“带来了，长筒猎枪，”我答道。

“今天就看勃拉乌里奥的了。他今天很愿意跟你比试比试，因为，我跟他说过，要是我们瞄准熊的前额，却打中一只熊眼，我们从来就算是没打中的。”

他仰天哈哈大笑，在侄儿的肩头拍了几下。

“行了，咱们走吧，”他继续说道，“不过，让小黑奴把这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带给太太去，因为我得回去；”说着，他把胡安·安赫尔的那个筐子往肩上一搭，问道：“这大概是玛丽亚小姐给他表兄做的可口的食品吧？……”

“里面有些我母亲送路易莎的礼物。”

“喔，玛丽亚小姐近来身体怎么样？昨天我路过时看见她象以往那样容光焕发，精神饱满，活象一朵卡斯蒂利亚的玫瑰花苞。”

“她的病已经好了。”

“喂，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走啊，小黑人，”何塞对胡安·安赫尔说。“赶紧背起这只龙舌兰草包走吧，快去快回；要是晚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走就不太方便，更甭说在下面走了。”

“记住了，别不回来！”当胡安走到河对岸时，我又朝他大声喊道。

胡安·安赫尔如同一只惊弓之鸟，转眼消失在芦苇丛中。

勃拉乌里奥年龄跟我相仿。两个月前刚从安蒂奥基亚来这里给他叔叔作伴。很久以来，他就发狂地热恋着他的堂妹特兰西托。

侄儿相貌堂堂，气宇轩昂，相比之下，老人的外貌显得特别有趣。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张尚未长出胡须的漂亮的嘴，微

笑起来带有女性的妩媚，和他脸部刚毅有力、男子气十足的其他部位造成鲜明的对照。他性情温和，英俊潇洒，干活不知疲倦，是何塞的一宗宝贝，也是特兰西托最合适相配的丈夫。

路易莎太太和姑娘们笑盈盈地走出茅屋门，亲昵地迎接我。这几个月来，由于经常往来，接触频繁，姑娘们在我面前已不象先前那般拘束。何塞本人，在我们打猎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战场上时，对我行使着某种慈父般的权威；然而，一回到家里，这一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我俩之间那种真诚率直，相互信赖的友谊是一种不能外传的秘密。

"啊，到底来了，到底来了！"路易莎太太抓住我的胳膊将我请进堂屋。"整整七天，我们扳着手指，一天一天数着日子等你来呢！"

姑娘们瞧着我，脸上露出调皮的微笑。

"唉哟，耶稣基督啊！您脸色怎么这么苍白，"路易莎惊呼道，又仔细地瞧瞧我。"这可不好，要是您经常上我们这儿来，那早就长得胖胖的了。"

"你们觉得我怎么样？"我问姑娘们。

"嗯，我们能说什么呢？您在那儿老是学呀……学呀……"特兰西托答道。

"我们为您准备了很多好东西，"卢西娅打断了她的话接着说道，"为了等您，我们白白地让新结的头一个西瓜烂掉了；星期四我们以为您总该来的吧，给您做了那么好的一个乳蛋糕……"

"瞧，多鬼的丫头！嗯，路易莎？"何塞打断她说，"要是这是场审判，我们真不知该拿他怎么办。不过，他没来也是有道理的，"他口气变得严肃起来，"有理由的；不久，你就要邀请他来和我们欢度一整天的，是吗？勃拉乌里奥？"

“对，对，我们还是来说说这件事吧。大喜的日子定在哪一天啊，路易莎太太？哪一天？嗯，特兰西托？”我问道。

特兰西托的脸蛋涨得如同胭脂虫一般绯红；她低垂着眼皮，说什么也不愿抬起头看看她的未婚夫。

“还得待些日子，”路易莎答道，“您没看见？屋子还没粉刷，门还没装呢。估摸着得定在瓜达卢佩圣母日，因为特兰西托是圣母的虔诚信徒。”

“那是哪一天？”

“这您也不知道？是十二月十二日。孩子们没跟您说想请您当他们的伴郎吗？”

“没有；这么一个好消息瞒着不告诉我，我真不能原谅特兰西托。”

“我早跟勃拉乌里奥说过，让他告诉您来着，因为我爸爸觉得这样最好。”

“你们真不能想象我是多么感激你们的选择；不过，我希望你们赶快让我当你们的伴郎。”

勃拉乌里奥不胜温柔地瞟了他那漂亮的未婚妻一眼，特兰西托羞红了脸，赶紧拉着卢西娅走出去准备早饭。

现在，我在何塞家吃饭已不象先前我所描述的那样，我已经成了他家的一名成员。餐桌上没有什么别的摆设，就是一副通常为我准备的刀叉。我和何塞、勃拉乌里奥一样，也坐在一条箣竹根编的小凳上，从路易莎太太手里领取我那份豆子、面糊粥、牛奶和羚羊肉。我费了好大气力才说服他们习惯于这么对待我。

多少年之后，我又到何塞的山区来过。夕阳西斜时，我见到山民们高高兴兴地来到我寄宿的茅屋，先当着可敬的一家之主

的面，祈祷赞美上帝，然后，团团围在家门口，等候慈祥的老母亲分配晚餐：一对夫妇一个盘子。小孩子们靠在父母的膝头蹒跚学步。我的目光从那淳朴的家庭场面移开，不禁忆起我青年时代最后那些幸福的日子……

早餐象往常一般丰盛可口。我们边吃边谈，勃拉乌里奥和何塞流露出打猎心切的焦急情绪。

十点钟光景，我们一切就绪，卢卡斯提着路易莎为我们准备的食品。何塞出出进进好几次，往他那硕大的水獭皮荷包里塞尤舌兰弹塞和其他忘了带的东西。然后，我们便上路。

猎手一共五个人：庄园长工姆拉托[①]蒂布尔西奥、附近庄园的佃户内瓦人卢卡斯、何塞、勃拉乌里奥和我。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猎枪，蒂布尔西奥和卢卡斯所带的自然是他们认为最棒的火铳枪，何塞和勃拉乌里奥另外还带着仔细安装好的投枪。

家里凡顶事的狗全带上了。猎犬两个两个地用皮带拴起来，它们欢快地哼叫着，壮大了狩猎的队伍。甚至厨娘玛尔塔那条只会令兔子闻风丧胆的宝贝狗，也伸长脖子打算在精明能干的猎犬群中滥竽充数，可是何塞骂骂咧咧地一鞭子把它赶到一边去了。

路易莎和姑娘们都不太放心，尤其是特兰西托，她很清楚，在这次狩猎中，她的未婚夫冒的危险最大，因为他显然最适合承担这项危险的任务。

我们踏着一条蜿蜒狭窄的小路，沿着河的北岸往上走。它那倾斜的河床——如果那两旁树木丛生的窄道可以称之为河床的话——两旁巨石嶙峋，岩顶上长着一蓬蓬欧洲蕨和卢竹，竹子

---

① 黑白混血儿。

上爬满鲜花盛开的藤蔓；河道不时被累累巨石所阻隔，河水在巨石之间迂回穿行，波浪翻卷，水沫纷溅。

我们走了半某瓜多一点路，何塞在一条宽阔、干涸、两旁陡壁耸立的沟口停下步子，仔细观察沙地上杂乱的骨头，那是头一天扔在这里引诱猛虎的一只羊的尸骨。勃拉乌里奥在前面探路，我和何塞尾随着他走进深沟。虎的足迹是顺沟往上走的。勃拉乌里奥顺足迹往上走了约一百瓦拉，停住脚步，头也不回地给我们打了个停止前进的手势。他侧耳倾听从林中的声响，用力嗅了嗅周围的空气，朝我们头顶上空雪松和希瓜等树冠组成的高耸入云的绿色华盖瞧了瞧，然后蹑手蹑脚地继续朝前走去。不一会儿，他又收住脚步，象刚才那样又观察探寻一番，然后朝我们指指一株从沟底挺拔而起的大树树干上的搔痕，又仔细地观察了一阵足迹，对我们说："是从这儿走的；看起来，这家伙一定吃得很饱，而且相当机灵老练。"二十瓦拉开外的地方，突然出现一道断壁拦住了壕沟；断壁脚下形成了一个大坑，可以想见，在雨季，山洪就是从这里奔泻而下的。

同我原以为应该选择的路相反，我们又折回河岸边，然后沿河岸溯流而上。不一会儿，勃拉乌里奥在一处河滩上找到虎的足迹，一直伸展到岸边。

我们必须弄清楚这头猛兽是从这里泅到对岸去了呢，还是因水深流急，被河水阻隔，继续沿着我们脚下的河坡往上游逃去，而这后者是最有可能的。

勃拉乌里奥斜挎猎枪，涉水过河。他的腰间系着一条皮索，一端由何塞攥住，以免一脚不慎被冲到附近的瀑布里去。

周围一片静寂，我们人人都屏息静气，并且安抚着猎犬，免得它们等得不耐烦，发出吠叫，惊动老虎。

“那儿没有足迹，”勃拉乌里奥仔细察看了对岸的河滩和灌木丛后对我们说。

他站起身子，朝我们转过身来，这时，他突然盯住我们身后的一块巨石的顶部，从他的手势里，我们明白他是让我们别动弹。

他从肩上卸下猎枪，把枪托抵在胸前，瞄准着我们身后的巨石堆。他坚定、沉着，将身子微微一倾，随即扣动扳机。

“那儿，”他指着我们无法看见的崖顶的树林喊道，然后连蹦带跳跑下河岸。

“拉紧皮索！放狗上去！”

猎犬似乎明白了发生的事情。何塞帮助勃拉乌里奥过河回来的同时，我们按照他的吩咐赶紧松开猎犬；我们刚一松手，它们便飞也似的消失在我们右边的芦苇丛中。

“别动！”勃拉乌里奥又喊道。这时，他已爬上河岸，他一边急急忙忙地上弹药，一边对我说：

“少爷，您就留在这儿吧。”

猎犬们紧追着猎物不舍，看来，老虎很难逃脱，因为猎犬的叫声来自山坡上同一个地点。

勃拉乌里奥从何塞手中拿过一支投枪，然后对我们说：

“您俩往下游去一点，站在高地上，守住这条道，因为，老虎万一从现在的地方跑出来，它就很可能按原路返回来。蒂布尔西奥跟你们在一起。”

他转身又对卢卡斯说：

“咱们两个贴着山崖往上去。”

随后，他脸上挂着习惯的、温柔的微笑，用力一推，把一枚火帽压进猎枪的火门，最后说：

“那是一只小山猫，而且已经受伤了。”

说完话，我们便分头散开。

何塞、蒂布尔西奥和我爬上一块地形合适的巨石。蒂布尔西奥把他猎枪的火药看了又看。何塞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我们在这儿既可以守住要我们把守的通道，又可以眺望山崖那边的动静，因为，尽管山坡上的树木干粗叶茂，但却长得很稀疏。

六只猎犬中，两只已经退出战斗：一只在猛虎的利爪下破膛倒毙，另一只的肋部被撕裂，露出内脏，爬到我们跟前，倒在我们那块岩石下呻吟着咽了气。

猛虎背倚一株栎树，掀动着尾巴，背毛倒竖，铜铃般的眼睛圆睁着，闪着光，呲牙咧嘴，粗声粗气地喷着响鼻，大脑袋一甩，两只耳朵发出类似木制响板的拍击声。猎犬们虽然大多带着伤，但毫不怯懦，照旧向虎扑去。猛虎在猎犬的冲击下，左躲右闪，可以看出它的左侧正往外淌着殷红的鲜血；老虎有时企图舔舔伤口，但却欲舔不能，因为，这么一来，猎犬进攻起来显然就会占便宜。

勃拉乌里奥和卢卡斯走出芦苇丛，爬上岩石，站在比我们离猛虎稍远的地方。卢卡斯吓得面如死灰，颧骨上的疹斑涨得铁青。

这样，猎人和猛虎形成三角对峙的局面，我们两部分人可以同时向猛虎射击，而不致互相误伤。

“大家同时开火！”何塞喊道。

“不行，不行，小心伤着狗！”勃拉乌里奥说完，丢下他的同伴，一晃不见了。

我明白，如果一齐开枪，一切都会结束，然而，很显然，几条猎犬也将报销；而且一旦老虎没打死，它见我们来不及装弹，就

可以轻而易举地乘机溜走。

不一会儿，勃拉乌里奥半张着嘴，喘着粗气，两眼圆睁，头发蓬乱，从离掩护猛虎后方的那丛树木不远处的芦苇中探出头来，左手拨开挡着他视线的枝叶，右手紧握着投枪，随时准备向猛虎掷去。

大伙儿凝神静气，一动不动，连那几条猎犬也似乎兴趣十足地注视着结局。

何塞终于喊道：

“上，马达莱昂！上，咬它，特鲁齐！”

不给老虎以喘息时间，只有这样，才能使勃拉乌里奥不致冒太大的风险。

猎犬们又一齐向猛虎扑去，又有一条狗还来不及呻吟一声，便倒在地上死了。

猛虎发出一声令人魂飞魄散的长啸。

勃拉乌里奥出现在一座橡树林后面，朝我们跑来，手里拿着断了枪头的投枪把。

猛虎又转过身来找他，勃拉乌里奥大声喊道：“开枪！开枪！”与此同时，他一跃又回到原来掷投枪的位置上。

老虎继续在找他。卢卡斯已逃得无影无踪。蒂布尔西奥脸色吓成青紫色，他端起枪瞄准，却仅仅点燃了火药。

何塞射击了：猛虎又一声长啸，仿佛要咬自己的背一般猛然转身又扑向勃拉乌里奥。勃拉乌里奥围着橡树转了一圈，飞快地朝我们这儿奔来，接过何塞扔给他的投枪。

此时此刻，猛虎恰好面对着我们。当时只有我的猎枪处于待发状态，于是我立即扣动扳机，只见猛虎一屁股坐在地上，身子一晃，扑通一声倒了下来。

勃拉乌里奥本能地回头看看这一枪的效果如何。何塞、蒂布尔西奥和我这时离他很近，我们一齐发出胜利的欢呼声。

野兽的嘴里冒出大股大股泛着泡沫的鲜血，两只铜铃般的大眼睛顿时黯然失色，一动不动；四肢抖动着、抽搐着，漂亮的尾巴时卷时松，扫着地上的枯叶：它已奄奄一息。

"好枪法！打得真漂亮！"勃拉乌里奥欢呼着，把一只脚踩在猛虎的后颈上："喃，正中前额！这手腕功夫可真叫棒哇！"

何塞一边用衬衣的袖子抹着额头上的汗水，一面心有余悸地说：

"不，不，……小心它装死！神圣的主啊！这是一头多厉害的野兽呀！简直是魔鬼的儿子！它要是刚才碰你一下，唉，不知道会……"

他回头伤心地瞅了瞅那三条猎犬的尸体。

"可怜的卡帕尼里亚！我最心痛的就是它，一条多好的狗哇！"

说着，他又抚摸一阵余下的三条狗，只见它们舌头伸出老长，躺在地上喘粗气，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似乎刚才不过是追逐一头不听话的小牛犊一般。

何塞将斗篷铺在干净的地方，对我说：

"您坐，少爷；我们把那张皮好好地剥下来，它是属于您的。"接着，他又喊道："卢卡斯！"

勃拉乌里奥哈哈一阵大笑，笑完后说：

"他呀，说不定早就钻进他家的鸡窝里去了。"

"卢卡斯！"何塞又高声喊道，毫不理会他侄儿的话；可是，见我们大家都哄然大笑，他不解地问道：

"嗯！啊！你们笑什么？"

“叔叔，我那一投枪没扎准之后，那家伙就吓跑了。”

何塞呆呆地望着我们，似乎感到莫名其妙。

“这个混帐的内瓦人！”

他走近河边，提高嗓门大声吼叫起来，声音在群山之间回荡：

“卢卡斯见你的鬼去吧！”

“我这里有把很好的剥皮刀，”蒂布尔西奥提醒他说。

“不，伙计，那个食品兜里有卡拉托索酒，这位白人大概想吃点什么……我呢，也想先填饱肚子；在这里要吃玉米糊可是没希望的。”

在那个内瓦人临阵脱逃的地方找到了那个食品兜，何塞兴高采烈地把食品兜拿到我们所在的地方。他吩咐蒂布尔西奥去把我们的椰子碗里盛满清水，然后打开食品兜。

食品兜里装的有白紫色的玉米面团、鲜奶酪和精心烹调的烤肉：统统用嫩香蕉叶包着。他随即从一块餐巾里取出包在里面的一瓶红葡萄酒、面包、洋李干和无花果干，然后说：

“这是另外的加餐。”

我们都从口袋里掏出折刀来。何塞操起刀来给我们分肉。烤肉夹在玉米面团里，那味道真是美不可言。我们把红葡萄酒喝了个精光，对面包，谁也不感兴趣。我的那些伙伴比我喜欢那些无花果干和洋李干。圆糖面包却是少不了的，那是旅行者、猎人、以及穷人最可亲的朋友。水是冰凉冰凉的。那顿野味十足的野餐用毕后，我带来的那些雪茄烟的浓郁香味立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何塞的兴致特别高，而勃拉乌里奥已大着胆子称起我伴郎来。

蒂布尔西奥以无与伦比的娴熟技巧剥着虎皮。他取下虎的脂肪，据说可以派某种鬼知道什么用场。

我们将虎皮、虎头和虎的四肢装进背兜，便动身朝何塞的家走去。何塞拿过我的猎枪，连同他那管猎枪一齐扛在肩上，招呼一声猎犬，便在我们前头走起来。一路上，他不时反复议论着刚才打猎时的某些情况，或者狠狠地咒骂卢卡斯几声。

我们发现女人们远远望见我们时，就反复点着我们的人数，等到我们走近家门口，看到她们在欣喜之中还显得惊魂未定。原来她们听见枪声不断，又见我们迟迟不归，估计一定出了什么危险。

特兰西托首先迎上前来，脸容明显地泛着白色：

"把虎打死了？"她问我们。

"是的，闺女。"她父亲回答。

女人们将我们团团围住，就连那老婆子玛尔塔，也手里拿着个拔了一半毛的阉鸡，出来打听结果。

卢西娅走近来看我的猎枪，我把枪拿给她看了看，她才悄声地问我：

"没出什么事吧？"

"一点没有，"我亲昵地答道，朝她嘴唇上送去一个飞吻。

"我以为……"

"卢卡斯那个牛皮大王没上这儿来过吗？"何塞问。

"没有。"玛尔塔答道。

何塞在嗓子眼里骂了一句。

"嗳，你们打死的那只老虎在哪儿呢？"路易莎太太终于发话了。

"在这儿呢，婶婶，"勃拉乌里奥答道。他在未婚妻的协助下

打开背包，一边在姑娘耳边说了些什么，可声音非常低，我没听见。卢西娅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瞥了我一眼，然后从堂屋里搬出一张方凳，让我坐在石铺路面上，静静地观赏整个场面。

那张巨大的、如天鹅绒一般的虎皮铺在院子当中，女人们想惊呼还没发出声来，虎头就滚落到绊根草上，这时她们就再也忍不住了：

“哎哟！你们是怎么把它打死的？讲给我们听听啊！”路易莎太太说道，“你们似乎都太过于自谦了。”

“是啊，讲给我们听听，”卢西娅又催道。

何塞双手捧起虎头，说道：

“正当老虎眼看要扑向勃拉乌里奥的时候，少爷（他指指我）一枪就把它撂倒了。”

他指了指虎的前额上留下的弹孔。

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把目光转向我，在每个人的目光中都流露出对这么个理所当然的行动无比感恩戴德的神情。

何塞接着详详细细地介绍了这次打猎的经过，一边为受伤的猎犬调制着敷药，一边哀叹着失去了三条猎狗。

勃拉乌里奥在蒂布尔西奥帮助下，把虎皮在地上铺平钉牢。

女人们又纷纷去干自己的活：特兰西托和卢西娅在门前一张石凳上临时铺上些斗篷，我便躺在上面打起盹来。潺潺流水声，鹅的呱呱声，放牧在附近山包上的羊群的咩咩声，溪边浣衣少女们的悦耳歌声，回响在我耳畔，犹如催眠的摇篮曲一般。当痛苦占据我们的心灵时，大自然如同最慈爱的母亲；而当幸福轻拂着我们的心头时，她又会朝着我们甜甜地微笑。

二十二

由于山里人的热情挽留，我一直和他们呆到下午四点才起身告辞。依依惜别之后，勃拉乌里奥坚持要送我一程，我便和他一起动身回家。勃拉乌里奥拿过我的猎枪，背在肩头，减轻我不少负担，他另一个肩膀上还挂着一个背囊。

途中，我跟他谈起不久他将结婚的事。我说，特兰西托这么爱他，婚后他一定会如愿以偿，十分美满。他默默地听着，脸上露出那样的微笑，似乎说想让他开口纯属多余。

我们过了河，走出最后一座山顶，正打算顺着光秃秃山坡上的沟壑往下走时，胡安·安赫尔突然从桑树丛中钻出来，拦路挡住我们，合着双手求饶说：

"我是来……我的主人……我本……可是，您别……我以后再也不胆小了。"

"怎么啦？出什么事情啦？"我打断他的话。"家里把你派来的？"

"是的，我的少爷，是的，是小姐；您吩咐过我，叫我返回来……"

我记不起我这么吩咐过他。

"这么说，你是因为害怕，所以才没回来，嗯？"勃拉乌里奥笑着问他。

"是的，不错，是这样的……；可是，因为我见马约慌慌张张

地从这里逃去；过河时，我又遇到卢卡斯先生，他对我说老虎把勃拉乌里奥先生给吃掉了……”

勃拉乌里奥听到这里，不禁放声大笑，朝着吓得面如土色的小黑奴说道：

“于是，你就象只兔子似的在这些灌木丛中整整躲了一天！”

“因为何塞老爷大声叫我快回，说不应一个人在那山上行走……”胡安·安赫尔低头看着自己的指甲。

“算了，算了，”勃拉乌里奥说道，“我这次饶了你，不过有个条件，下一回打猎，你可必须跟着我寸步不离。”

小黑奴在决定是否接受这项宽恕之前，疑惑地瞅着勃拉乌里奥。

“同意吗？”我漫不经心地问。

“同意，我的少爷。”

“那么，咱们走吧，勃拉乌里奥，你就不必再费神送我们了，回去吧。”

“可是，我想……”

“行了：你已经看见了，今天一整天特兰西托都在提心吊胆。走吧，代我向你家人多多致意感谢。”

“可我带着这个背囊……喔，有了！”他接着说，“来，胡安·安赫尔，你来背着。这支猎枪你也拿着，你不会弄坏它的吧？你仔细点，我的命可全亏了这个宝贝哩。”当我接过猎枪时，他又说道：“也好，这样更保险些。”

我紧紧地想了握这位勇敢猎手的手，便与他分手了。他走了一段路后，回头大声对我说：

“背囊里装的是您父亲托我叔父找的矿石标本。”

当他确信我已听见了他的话后，便钻进树林消失了。

我走到离家约有步枪两射程远的地方停下步来，脚下是哗哗地朝我家果园流去的湍流。

我停了一会儿，便又继续往下走；这时，我环顾四周，却不见胡安·安赫尔的踪影。我猜想，这个小家伙准是怕我因他胆小而生气，所以赶紧去寻找比勃拉乌里奥以如此难以接受的条件所提供的保护更保险的庇护。

我对这个小黑奴怀有特殊的爱：当时，他才十二岁，长得很可爱，甚至可以说长得蛮漂亮。他人挺聪明，但性格有点孤僻，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他的生活不适于他性格的自由发展，这也就是人们之所以宠爱他的理由。她母亲菲里西亚娜是我家的女仆，一直是我家的女管家，从而享有一切相应的尊重。她一直想使她的这个儿子成为我的一名出色的随从。不过，除了餐桌上和卧室里的差使，除了煮得一手好咖啡，在其他方面，他却是笨手笨脚，很不在行。

离家很近时，我发觉全家人还在餐厅里，便估计卡洛斯和他父亲也许已经到了。我赶紧朝右一拐弯，跳过果园的围栏，穿过果园，悄悄地径直朝自己的卧室走去。

我刚要把猎装和猎枪挂起来，听到一阵陌生的说话声。我母亲这时走进我的房间，我便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M先生一家在这儿呢，"母亲对我说，"你是知道的，堂赫洛尼莫说起话来，从来就仿佛是在河边上讲话一般。"

卡洛斯在我家！我暗自思忖：现在是父亲所说的考验的时刻到了。卡洛斯也许过了一天恋人的生活，有非常合适的机会欣赏他追求的情人。但愿我别让他看出我是多么地爱她！我也不能对她说，我将成为她的丈夫！……这可是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的折磨啊！

母亲也许看出我心事重重，便问我：

“怎么你回来显得不那么高兴？”

“不，不是，太太，我是累了。”

“这次打猎成绩怎么样？”

“挺好的。”

“我能去对你父亲说你给他带来了他要的熊皮了吗？”

“不是熊皮，而是一张十分漂亮的虎皮。”

“虎皮？”

“一点不错，太太，是一只在这一带到处造孽的老虎的皮。”

“嘀，那一定相当可怕哟。”

“和我作伴的猎手们都非常勇敢，又非常老练。”

母亲早已将我洗澡的用品和替换衣服都准备好了。她走出卧室，轻轻把门带上。这时，我提醒她说，别告诉人家说我已经回来了。

母亲又折了回来。然后，用她在劝慰我时常用的那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尽可能温柔的口气对我说：

“那天我们谈到这些先生们来访时所说的话，你记住了，是吗？”

她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后，又说：

“好吧，我相信你会处理得很得体的。”

她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见我确实不缺什么东西，才又走了出去。

勃拉乌里奥所说的矿石标本，其实就是那个虎头；他要了个心眼，终于巧妙地让我把这次辉煌战绩的战利品带回家里来。

据家里人事后说起，我才知道当时在餐厅里发生的事情：

正当开始用咖啡时，胡安·安赫尔走进餐厅报告说我马上

就到家，并且向我父亲报告了背囊里所带的物品。父亲急于想听听堂赫洛尼莫对这些石英的高见，吩咐小黑奴将背囊里的矿石取出来。胡安·安赫尔打开背囊，正要伸手去取，猛然间发出一声惊叫，象头受惊的野鹿一般跳了起来。

在场的人都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胡安·安赫尔背靠墙壁，眼睛瞪得老大，伸长胳膊指着背囊，大惊失色地呼道：

“虎！”

“在哪儿？”堂赫洛尼莫问道，手中的咖啡泼洒一地，以他那溜圆的肚子所允许的敏捷，噌的一下站起身来。

卡洛斯和我父亲也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爱玛和玛丽亚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在背囊里！”小黑奴回答说。

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我父亲小心翼翼地抖了抖背囊，只见一颗虎头滚落到细砖地上，吓得朝后倒退一大步；堂赫洛尼莫也跟着倒退了一步，双手撑在膝头，失声惊呼：

“哎哟，真吓人哪！”

卡洛斯凑近前去，仔细地看了看：

“真可怕！”

费利佩闻声赶来，站到一张小凳上；艾洛伊莎紧抓住我父亲的一条胳膊；小胡安半哭着，竭力想爬上玛丽亚的膝头；玛丽亚也和爱玛一样，吓得脸色煞白，惊惶地朝山上张望，巴望能看见我从山上下来。

“是谁把虎打死的？”卡洛斯问胡安·安赫尔。这时，小黑奴已经安静下来。

“是少爷的猎枪。”

“你是说，是你家少爷一个人用猎枪打死的？”堂赫洛尼莫笑着又追问了一句，重新回到他的座位上。

“不是我说的，老爷；是勃拉乌里奥刚才在山上亲口告诉我的，他说他的命全亏了这支猎枪……”

“那么，埃弗拉因现在在哪儿？”父亲惴惴不安地问，同时朝玛丽亚投去一瞥。

“还在小溪边。”

此时，我母亲回到餐厅里。她忘了刚见到过我，脱口喊了声：

“啊，我的儿啊！”

“马上就回来了，”父亲安慰她。

“我知道，我知道，”母亲答道。“可是，这么个野兽，他们是怎么打死的？”

“用枪打死的，”说着，卡洛斯弯下身去指了指虎头前额上的弹孔。

“这，这可能吗？”堂赫洛尼莫问我父亲，一边凑近火盆点燃雪茄；“真叫人费解，您怎么允许埃弗拉因冒这种危险？”

父亲淡淡一笑，颇有点自豪地答道：

“前几天，我托他给我弄张熊皮来垫垫床，谁料，他倒宁愿给我带张虎皮来。”

玛丽亚从我母亲的目光中已经看出足以使她宽心的神情。她拉着小胡安的手朝客厅走去。小家伙还余悸未消，紧拽着玛丽亚的裙角不放。她只得把他抱了起来，边走边对他说：

“你哭了？真丢人！男子汉还那么胆小？”

堂赫洛尼莫听到了这句话，他一边在椅子上摆着身子，一边吐出一口烟圈，然后说道：

“这一位呀，也能打死老虎的。”

“您瞧，埃弗拉因现在居然变成捕杀猛兽的猎手了，”卡洛斯坐到爱玛身旁，对她说，“想当初，在学校里的时候，叫他用弹弓打麻雀，他都不屑一干呢。啊，不对……我记起来了，有几次假期里，我见过他在丰蒂蓬湖里打过几次好枪。他经常这么打猎吗？”

“以前也打过几次猎，”爱玛答道，“同何塞和勒拉乌里奥一起，打死过几头小熊和几只非常漂亮的狼。”

“太好了！我正想请他明天和我一块去打野鹿；所以啊，我来的时候，还带着我的英国猎枪呢！”

“他一定十分乐意满足您的要求，玩个痛快的；您要是昨天来多好，今天你就可以同他一齐去打猎了。”

“啊，是啊，……要是我早知道的话……”

马约刚才大概在厨房里饱餐了一顿，这时，它走进餐厅来。猛一见那颗虎头，它突然站住，后颈和背部的毛倒竖起来，战战兢兢地围着虎头转了一圈，然后才终于壮着胆子凑近去嗅了嗅。接着，它撒开腿在家里转了一圈，又回到餐厅里，开始猜猜地狂吠起来：它没在家里找到我，也许凭本能预感到我遇到了什么危险。

马约的吠声使我父亲的心头不禁一沉；他是相信某种预兆的，这是他那个民族的成见，他至今总不能完全摆脱。

“马约，马约，怎么啦？”他一边抚摩着狗，一边问道，脸上显露出明显的焦虑：这孩子怎么还没回来……

恰在此时，我走进客厅，身上穿着一套特兰西托和卢西娅要是不仔细看就根本认不出我来的衣服。

玛丽亚在客厅里。我们几乎还来不及互相问候，交换个微笑，坐在玛丽亚大腿上的小胡安见我进来，便指指通往回廊的

门，对我说：

“那个丑八怪在那儿。”

我微笑着走进餐厅，因为我估计小家伙说的丑八怪准是指堂赫洛尼莫。

卡洛斯一见我，忙不迭迎上前来，我紧紧地拥抱了他；这时，我几乎完全忘了这些天来，正是因为他的缘故，我才受尽了折磨。

M先生亲切地握了握我的手，说道：

“啊，真是的！这些小伙子一个个都长成大人了，我们怎么能不老呢？”

我们一起走进客厅，玛丽亚已不在那儿了。

谈话始终围绕着刚才的那场狩猎；当我对堂赫洛尼莫说这次猎虎的成功全亏了勃拉乌里奥时，他根本不信我的话，并且引证胡安·安赫尔的叙述来反驳我。

爱玛告诉我，卡洛斯带了猎枪来，打算和我一起打一次野鹿。听我一口答应在我家附近和他一起美美地打一次猎，他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我姐姐走出客厅后，卡洛斯想让我见识见识他那管英国猎枪，于是，我俩便一起来到我的卧室。虽然在见到那支枪之前，卡洛斯一再肯定，迄今为止我国还从来没进口过这种枪，而实际上，他那支猎枪和我从波哥大回来后父亲送给我的那支一模一样。

我欣赏过他的猎枪后，他对我说：

“那么，用这支枪，你照样能打死那类野兽吗？”

“大概不成问题吧；六十瓦拉距离，误差不会超过两毫米。”

“打这种猎，居然距离六十瓦拉射击？”

“在这种场合，用猎枪最远射程射击有危险；要知道，距离四十瓦拉就已经算远的了。”

“你向那只猛虎射击时，距离就这么远？”

“距离三十步远。”

“好家伙，明天我们一齐打猎时，我也得露一手漂亮的，否则，我这支猎枪就只好让它长锈了，我敢发誓我这一生中连只蜂鸟都没打死过。”

“喔，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让你露一手的，我会把野鹿赶到果园里来让你稳稳当当地开枪射击。”

卡洛斯问了我无数的问题，打听他在波哥大的同学、女房东、女朋友的近况。对我们学生时代生活的回忆深深地占据着他的心；他跟我谈起埃米格蒂奥以及他俩重归于好的经过，提起我们那位朋友同米卡埃里娜之间的爱情的喜剧性结局，便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卡洛斯比我早回考卡八个月。在这段时期，他的连鬓胡子又留了起来，乌黑的大胡子同他那红扑扑的脸庞相互辉映，适成对照。他那张嘴一如既往，依然保存着那种永远令人叹为观止的鲜润。浓密的、微微卷曲的美发披落在他那犹如瓷器一般光洁的、通常是清朗的前额上。毋容置疑，他委实是个美男子。

他还对我谈起他的农活，谈起他目前正在饲养的小牛犊，谈起他正在开垦的新牧场，总之，是谈他期望不久就成为一个富裕庄园主的宿愿。我见他的谈话无疑正朝着那件该死的事情发展，心中不禁暗暗叫苦；然而，我竭力不打断他，免遭必须谈及我个人事情的难堪。

“嘿，我说老兄，你这儿的书真不少哇！”他滔滔不绝地就人工草料场比天然牧场优越发表一通高论之后，站起来走到我的

书桌旁。"你简直把整个书架全搬来了。我现在也在学习，就是说，也看看书……要比这再进一步，我可实在没有时间了。我有个中学毕业的表妹，非要我去读一大堆小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一本正经的严肃的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我中途辍学的原因，尽管当时我也蛮可以混到毕业。虽然家父成天抱怨我不为他的那些官司担起责任，可是，政治啦、诉讼啦这些令人讨厌的东西，我始终一提起来就腻味透顶。家父有打官司的癖好，有时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到头来，不过为了二十平方瓦拉的沼泽地，或者无非因为某条水渠的流向稍偏，从而将一小块我家的地划到了邻居那边而已。"

"喃，看看有哪些书，"他便念起书名来。"《弗雷西努斯》、《世俗生活面前的基督》、《圣经》……这里有不少神秘主义的作品。《堂吉诃德》，自然，我从来无法一口气看完两章的。"

"真的吗？"

"布莱尔①"，他继续念着书名，"夏多布里盎……喔，我表妹奥条西娅对这书简直着了迷。《英语语法》，噢，这语言太难掌握了，我根本学不会。"

"可是，你过去不是会说一点吗？"

"啊，How do you do，就象法语里的Comment ça va t-il。"②

"你的发音挺不错。"

"你这么说无非是以资鼓励吧。"

他又接着查看起来：

"莎士比亚？卡尔德隆？……是诗吧，嗯？《西班牙戏剧》，

---

① 罗伯特·布莱尔（1699—1746），苏格兰诗人。

② 意为"你好"。

又是诗？你跟我实说，你现在还作诗吗？我还记得你写过几首诗，当时，那些诗还真使我涌起乡愁，怀念考卡河。嗯？你还写不写诗了？”

“不写了。”

“我太高兴了；你要是再写下去呀，我真担心你将来会饿死呢。”

他继续往下看：

“戈尔特斯①，是征服墨西哥的那个吗？”

“不，是另一码事。”

“托克维尔②，《美洲的民主》……讨厌！塞居尔③，也是一路货！”

这时，传来餐厅的铃声，报告冷饮已经准备好了。卡洛斯这才结束他对我藏书的审查，走近镜子，用一把袖珍梳子整理他的美发和大胡子；然后，象个服装师那样，紧了紧他那蓝色领带的结，我们俩这才走出卧室。

二十三

我和卡洛斯俩人走进餐厅。座席是这么安排的：我父亲坐在主位，母亲坐在他左首，右首是堂赫洛尼莫。他一边抖开餐

---

① 马丁·戈尔特斯（1510—1582），西班牙地理学家，与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同姓。

②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政治家，律师。

③ 塞居尔（1799—1874），法国女作家。

巾，一边继续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地叙述着他同堂伊格纳西奥的那起地界官司。母亲和堂赫洛尼莫旁边，各有一个空座位，空位旁边是面对面坐着的玛丽亚和爱玛，再往下，便是小孩子们。

按礼节，该由我向卡洛斯指点他应就坐的位子。我正要给卡洛斯指座位，玛丽亚眼睛望着别处，把一只手搭在紧挨她的那张空椅子背上。这是个暗号。她平时就是这样，在不被别人识破的情况下，暗示我坐在她的身旁。也许是怕我没理会她的意思，她又迅速地用目光寻找我的视线，这种场合下的无声语言，我是再熟悉不过了。然而，我还是请卡洛斯坐在玛丽亚为我指定的座位上，我自己坐到爱玛旁边。

堂赫洛尼莫正讲到他前天刚向法庭提出他的最终辩护，这时，他却奇迹般地突然打住话头，转身对我说：

"嗬！好不容易才打断你们的悄悄话啊。准是什么都谈了吧：往昔美好的回忆，我们在波哥大的某些邻居，未来的计划……这是很自然的。没有比和亲爱的同窗好友阔别重逢更令人神往的了。我实在是忘了你们俩是多么想见面啊。你可别怪卡洛斯拖了这么长时间才来，他甚至早就提出过要独自来看你呢。"

我对堂赫洛尼莫说，他这么长时间剥夺了我见到他和卡洛斯的乐趣，实在不能原谅；不过，倘若他们能在我们家多住些日子，或许我的气还可以消掉些。他一边喝了口巧克力，一边斜着眼睛扫了我一眼，然后鼓起嘴巴不象我所期望的那样回答说：

"这可难以从命；因为从明天起要开始给牲口喂盐。"

他略停了片刻，这时，我母亲不易察觉地微微一笑；然后，他又接着说道：

"没有法子；反正我不在那儿，他也得去。"

"我们有很多事，"卡洛斯说，脸上显露出商人所惯有的某种自鸣得意的神态；既然他知道打猎和学习是我日常的活动，他就觉得流露出这种满足的心情实在是恰到好处。

玛丽亚也许在生我的气，她始终不朝我看一眼。她比任何时候都显得俊俏艳丽，虽然脸色稍有些苍白。她穿一件洒满蓝色乌比亚花的黑纱上衣，褶裥重重的裙子直拖在地上，时时发出轻微的摩擦声，犹如夜间的和风吹拂我窗前的玫瑰一般。她胸前披着一条与上衣颜色相同的透明的三角围巾，但似乎不敢去触及她那如百合花一般白皙细腻的脖子，粉嫩的脖颈上用一根黑色丝带挂着一个小小的钻石十字架；一头秀发，梳成两条辫子，半掩着两鬓，披在背上。

席间，大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姐姐近乎神秘地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座位，我仅仅回答一句她听来颇不满意的"应该如此"。她惊异地瞧瞧我，转而又去寻找玛丽亚的目光，但毫无用处，玛丽亚固执地低垂着她那如珍珠绸缎一般光洁的眼皮。

桌布撤去之后，做了例行的祈祷；然后母亲请大家到客厅里休息；堂赫洛尼莫和我父亲留在餐桌旁，继续谈着他们地里的工作。

我把我姐姐的吉他琴拿给卡洛斯看，因为我知道他弹得一手好吉他。经大家一再请求，他才答应弹一曲。他一边调弦校音，一边问爱玛和玛丽亚是否喜爱跳舞；玛丽亚见自己是他提问的特定对象，就回答说她从来没有跳过舞。这时，我刚从卧室走回客厅，他便转身问我：

"老兄，这可能吗？"

"什么？"

"你居然没有教你姐姐和表妹跳舞！我可没想到你这么自私。难道是玛蒂尔德提出条件，不许你普及她的知识吗？"

"她可是期望你将考卡地区变成跳舞迷的天堂呢，"我反唇相讥道。

"期望我？你这是迫使我在这些小姐面前献丑：要不是上学和你在一块儿，我本来念书还会念得更好些的。"

"不过，那全怪她想在去年十二月使你满意，因为她期望在恰比内罗举行的首次舞会上就见到你。"

吉他的琴弦调好了。卡洛斯弹了一曲我俩自然不会忘怀的对舞曲。

"这支舞曲使你想起了什么？"他把吉他横放在膝头。

"事情倒是想起不少，却没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

"一件也没有？那次在主人家里你我之间发生的那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不是挺有意思吗？"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

"当时，为了替我们那位最好吹毛求疵的女教师消遣解闷，你去陪她跳舞；而我呢……"

"那是要决定我们之间哪一对该跳对舞。"

"你该承认吧，那时是我胜利了，不过，我把位置让给了你。"卡洛斯笑着说。

"我当时幸运得很，不必被迫坚持。来，请你给我们唱支歌吧。"

我们谈话的当儿，玛丽亚同我姐姐坐在我和卡洛斯对面的沙发上，她一度曾把目光盯住我的那位交谈者，马上就觉察到只有她才能觉察到的情况：我的心里非常不痛快。然后，她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在膝头捻弄着辫梢玩。

我母亲一定要卡洛斯唱歌，他就用洪亮、浑厚的嗓音唱了一支当时很流行的歌曲。歌词开头是这样的：

军号阵阵嘹亮，

召唤浴血奋战，

浩荡行军声中，

愉快奔赴战场。

卡洛斯唱完之后，随即请我姐姐和玛丽亚也唱支歌。玛丽亚却仿佛没有听见他说什么一般。

我心中暗自思忖，莫非卡洛斯看出了我的爱情，他才故意如此讨好？后来，我才明白自己把他想错了，他这个人虽然可能作出轻率的举动，但从来不会有任何带有恶意的行为。

爱玛反应很快，她走近玛丽亚问道：

"我们唱吗？"

"可，我会唱什么呢？"

我走近玛丽亚，轻声地问：

"没有什么是你喜欢唱的吗？嗯？"

这时，她瞟了我一眼，平时，当我用刚才那种口气对她说些什么时，她就总是用这种眼光瞟我；嘴角上漾起一种类似漂亮的小女孩被母亲的亲吻弄醒时露出的微笑。

"有的，《仙女》。"她答道。

《仙女》的歌词原是我作的。爱玛在我的书桌上见到之后，给它配上了当时某支流行曲的乐谱。

在夏天的某个夜晚，风声悄然，空气中飘荡着隐隐约约的声响和遥远渺茫的回音；月亮迟迟不肯露面，仿佛唯恐她那淡淡的银光搅乱了安谧幽美的夜色；灵魂，犹如暂时舍下我们的亲爱的恋人，微笑着渐渐离开我们的躯体，然后，又怀着比任何时候更

强烈灼热的情爱返回我们的肉体；就是在这么一个夏夜，玛丽亚、爱玛和我三人在面朝镇子的那边回廊上，爱玛用吉他弹了几个伤感的和弦之后，玛丽亚和她运起她们那虽然没受过训练，却象大自然一般纯真的嗓音唱起二重唱来。我愣住了，没想到我那几句蹩脚的词，从她们嘴里唱出来，竟显得如此优美感人。最后一句歌词唱完后，玛丽亚把额头倚在爱玛的肩头；当她抬起头之后，我不胜欣喜地附在她耳边，低声吟诵最后一段歌词。啊，这些词似乎现在依然保留着玛丽亚的芳香和某种类似她那泪水的湿润。歌词是这样的：

我梦见在棕榈林中游荡，
夕阳沉落在远方的山岗，
金黄色的羽毛
在红宝石般的霞光中闪耀。

波碧水清的湖面，
尽染一抹鲜艳的玫瑰，
湖畔绿柳青竹丛中，
栖息着草鹭白鸽双双对对。

黄昏静静，夜色悄悄，
深沉的夜幕将一切笼罩，
汹涌的大海风静浪平，
落日余辉中明月皎皎。

请君随我丛林中遨游，
仙女们为我拨动诗琴；

晓喻你对我梦寐难忘，
你的爱将使我灵肉永存。

正当歌曲接近尾声，我父亲和堂赫洛尼莫走进客厅来。父亲平时只不过在嘴里轻声哼哼他家乡的小调，但在心绪宁静时，他对音乐也挺爱好；年轻时甚至还是个舞迷。

堂赫洛尼莫尽可能舒坦地在一张松软的沙发上坐定之后，接连打了两个呵欠。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曲子配上这种词的，"卡洛斯对我姐姐说。

"她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这首诗，"我答道，"于是便给这首诗配上其他歌曲的谱子。我觉得这首诗写得不怎么样。"接着我又说，"这类枯燥乏味的诗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呢！那都是一个哈瓦那诗人的作品，据说在古巴有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和考卡地区很有些相似。"

玛丽亚、我母亲和我姐姐诧异地相互瞧了瞧，她们十分惊讶，我怎么如此明目张胆地捉弄卡洛斯。那是因为她们不知道下午卡洛斯查看过我书桌上的藏书，并且信口雌黄地把我所喜爱的作家评头品足，糟蹋了一通的缘故。这时，我又有些气忿地想起他对《堂吉诃德》一书说过的话，于是便补充道：

"你一定在《日报》上见过这些诗，只不过记不起来罢了；我记得诗作者的署名大概是阿尔曼达雷斯。"

"见我当然是见过的，"他说道，"不过，我对这些玩意儿素来记不太清楚。我听我表妹朗诵过一些诗……喔，坦率地说，要是这两位小姐唱起来，我觉得一定会更好听。请您把这些歌词说一遍，好吗？"他对玛丽亚说。

玛丽亚嫣然一笑，问爱玛道：

"第一句是怎么说的？……我可忘了。你说吧，你记得很清楚的。"

"可您刚才还唱过的呢，"卡洛斯说，"朗诵起来更容易些；不管诗本身多么拙劣，您要朗诵起来，就一定很精彩。"

玛丽亚便朗诵起来；然而当念到最后一节时，她的声音几乎有些发颤。

卡洛斯连声向她道谢，并且说：

"好了，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这首诗我以前是听过的。"

嘿！我心中暗暗说道：卡洛斯所肯定的无非是他天天看到我在这些拙劣诗中所描写的一切；但是，就如他天天看表一样，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二十四

到我们退出客厅去休息的时候了。我唯恐自己的床位和卡洛斯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里，赶紧径直朝自己的卧室走去，只见母亲和玛丽亚正从那儿出来。

"我可以单独睡在这里，是吗？"我问母亲。她明白我这问话的意思，答道：

"不，你朋友在这儿睡。"

"啊，好的。"我见玛丽亚将早晨她放在我花瓶里的花用手帕包着拿在手中，便问她："嗯，这些花，你要拿到哪儿去？"

"拿到祈祷室去，因为今天没有时间在那儿放上别的花

了……”

其实，玛丽亚是不愿意让她专门为我采摘的鲜花，今天夜里装点在我的卧室里供别人享受。对她想得如此周到，我心里由衷地感激。

但是，我今天下午从山里带回来的那束百合花，她却留下没拿，尽管那束花放在我书桌上十分醒目。我将那束百合花递给她说：

“你把这束百合花也放到祭坛上去吧；是特兰西托托我送给你的。她还托我告诉你，她选择你作她结婚时的伴娘。我们大家都应该为他们的幸福祈求上帝……”

“是的，是的，”她答道。“那么，您愿意我作他们的伴娘吗？”她以商量的口吻征求母亲的意见。

“那是很自然的，”母亲回答说。

“我已经给特兰西托做了一件大喜日子穿的非常漂亮的衣服！你必须告诉她，当我知道她选择我们……选择我作她的伴娘，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的兄弟费利佩和他下面的那个小弟弟知道我要同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过夜，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他们俩挤在一张床上，把费利佩的床腾出来让我睡。玛丽亚将原来挂在我床帐上的多洛罗莎圣母像从我房间里取来，挂在我睡的费利佩的床幔上。

两个小家伙跪在床上祈祷之后，向我道过晚安便躺下了；俩人就那个虎头引起的恐惧互相取笑了一番后，便沉沉地进入梦乡。

那个夜里，不仅玛丽亚的形象始终伴随着我，家里的两个小天使也睡在我的近旁。明天天亮之后，她就会来找他们，亲吻他

们的小脸蛋，带他们去泉边，用她那双犹如他们为祭坛采集的卡斯蒂利亚玫瑰那般散发出甜香的纤纤素手为他们洗脸。

二十五

黎明时分，孩子们虽然竭力相互提醒别惊动我的睡梦，但他们的窃窃私语声终于还是把我从梦乡中吵醒。几只近日来逮到的鸽子，耷拉着被剪短的翅膀，低垂着脑袋，被小家伙们关在空箱子里。此时，它们见到穿过窗栏透进来的晨光，悲戚地啾啾啼叫着。

“别开，”费利佩说，“别开，哥哥还在睡觉，鸽子要飞出去的。”

“可是，玛丽亚已经叫过我们了，”小弟弟反驳道。

“没有的事，我已醒了好一会儿，怎么没听见她叫我们呀？”

“叫了，就是叫了；你的心思我知道，你是想比我早跑到小河湾，然后好说只有你的鱼钩上才钓到黑鳗。”

“那是因为我花的功夫大，鱼钩下得好……”费利佩打断他的话。

“瞧你说得有多好听！谁不知道是胡安·安赫尔帮你把鱼钩下在鱼多的水坑里的。”

说着，硬要去开。

“你别开呀！”费利佩发火了。“待会儿，让我去瞧瞧埃弗拉因醒了没有。”

他说着话蹑手蹑脚地走近我的床。

冷不防地，我一把抓住他的小胳膊说，

"好哇，你这个小骗子！原来你要抢小弟弟的鱼呀。"

他俩都咧嘴笑了。他们走近来恭恭敬敬地提出他们的要求。我答应他们午后去察看一下他们下的鱼钩，事情才算了结。我随即起床，吩咐他们将那些在门槛跟前拍翅觅路的鸽子关起来，然后，穿过花园走了。

太阳已经升起到摩里约山顶，蓝色天穹里的朵朵云彩被染得金灿灿，红艳艳。柠檬花、甜罗勒花、玫瑰花，沐浴在曙光下，迎着晨风送出缕缕沁人的清香。

走过爱玛的窗前，我听到她和玛丽亚在说话，话语不时被格格的笑声打断。她俩的声音，尤其是玛丽亚的嗓音，由于发 S 音时特有的嘘嘘声，近乎栖息在桔树和莓树枝头的鸽子和蓝羽鸟苏醒时发出的声响。

我越过花园的栅栏跨入外院，见堂赫洛尼莫和卡洛斯正在他们房前的回廊里边散步边轻声细语着。

"嗬，您可真是个出色的庄园主，起得这么早。"M 先生说。"我还以为您同您的朋友刚从波哥大回来时一样恋枕贪睡呢。不过，凡跟我在一起生活的人，就得习惯早起。"

接着，他例举了一大堆少睡觉的优越性；其实，我本可以顶他一句，他所谓的少睡觉无非是早睡多睡而已，因为他亲口对我说过，他习惯于晚上七八点钟就寝，免得偏头痛。

勃拉乌里奥的到来——他是胡安·安赫尔按照我头天晚上的吩咐，今天一清早去唤来的——使我们未能欣赏 M 先生这番高论的结尾。

勃拉乌里奥带来两只狗。谁要是不如我那样熟悉它们，准保很难认出它们是头天猎虎时的英雄。马约一见它们便狺狺狂

吠，然后躲到我的身后，显出一副不共戴天的神态。它一身漂亮雪白的茸毛，耳朵耷拉着，眉宇间、眼神里都透着威风，在两只山区的猎犬面前，摆出一副妄自尊大的贵族架式。

勃拉乌里奥毕恭毕敬地道过早安，然后上前问我全家好。我向他亲热地伸出手去。他那两条狗冲着我摇头摆尾，以示我对它们比马约更可亲些。

“今天，我们将有机会试试你的猎枪如何，”我对卡洛斯说。“我已吩咐从圣埃莲娜带两条上好的狗来。你瞧，这位是你的一名伙伴，有了他，任何鹿都别想逃脱；喏，还有两条训练有素的猎犬。”

“就这两条狗？”卡洛斯轻蔑地说。

“就凭这样两条癞皮狗？”堂赫洛尼莫加上一句。

“是的，先生，正是它们。”

“我等着瞧；反正我不信，”说完，M先生又在回廊里踱起步来。

咖啡端上来之后，我硬要勃拉乌里奥把端给我的那杯喝了。卡洛斯和他父亲见我对那山里人如此客气，禁不住露出惊异不解的神情。

不一会儿，M先生同我父亲骑上马去庄园看那里的活计去了。勃拉乌里奥、卡洛斯和我三人则收拾猎枪，给我朋友那支想试试性能如何的猎枪装火药。

我们正忙着准备那支火药，母亲着人来悄声告诉我，她有话要对我说。母亲在缝纫室里等着我，玛丽亚和我姐姐此时正在浴场里。母亲让我挨着她坐下，对我说：

“你父亲坚持要让玛丽亚知道卡洛斯的来意，你认为应该让她知道吗？”

“我以为应该遵照父亲的旨意去办。”

“我觉得你这么说，是出自孝顺从命，而不是因为你对这决定果真全然无动于衷。”

“我答应过采取这种态度，况且，玛丽亚眼下还不是我的未婚妻，她有自由随自己的心意作出决定。我曾允诺决不把同你们商量的结果告诉她，我是说话算话的。”

“我担心，万一她误以为你父亲和我不赞同你们之间的关系，情绪便会冲动，从而严重损害她的健康。你父亲不愿将玛丽亚的病情告诉 M 先生，怕人家误以为那仅仅是为了拒绝他们而编造的托词，因为他们父子俩是知道玛丽亚拥有一笔嫁妆的……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反正你很清楚。那么，你说呢，咱们该怎么办才不致使玛丽亚产生丝毫误解，以为是我们反对她成为你的妻子，同时我也不致有违你父亲最近的叮咛？”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您听我说，我保险您会赞成的，而且从现在起，我就求您同意这个办法：那就是，干脆把父亲同意将玛丽亚视作我的妻子但又要对她保守秘密这一点向玛丽亚挑明。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十分谨慎，决不露出任何蛛丝马迹，让父亲觉察到我们这种出于无奈的背信。难道我能够继续保持父亲所要求的那种态度而不给玛丽亚带来苦恼？要知道这种苦恼对她健康的危害远甚于把一切都对她讲清楚。请您相信我，一切都照父亲的想法去办是行不通的，不是吗？这一点，您看得很清楚，难道您不这么认为？”

母亲沉默了片刻，十分亲切地微微一笑，对我说：

“好吧；不过，你别忘了，你只能对她允诺你可以办到的事。

可是，我怎么跟她谈卡洛斯求婚的事呢？"

"您就当作爱玛处在这种地位，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吧。然后，您再把答应我告诉她的事对她讲明。要是我没想错的话，您头几句话兴许会使她感到痛苦，因为这些话理所当然的会引起她的担心，担心您和父亲断然反对我俩的结合。有一次，她曾听见人家在议论她的病，幸好您对她亲切如故，再加上昨天我跟她谈了一番话，她的心神才平静下来。您跟她谈到对卡洛斯求婚应进行必不可少的考虑时，您应该把我忘掉。我将躲在这扇门的背后，听你们谈些什么。"

我指的是母亲的祈祷室的门。

"你？"她不胜惊讶地问我。

"是的，太太，是我。"

"可是，何必搞这种把戏呢？"

"考虑到它的结果，玛丽亚对我们这种做法准会满心喜欢的。"

"那么，你想得到什么结果呢？"

"了解玛丽亚为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可是，既然你的目的是想知道她对我说了些什么，那么，永远也别让她知道你偷听过——而且又是在我同意下——我们的谈话，岂不更好？"

"倘若您愿意这样，我自然遵命。"

"瞧你的脸色，似乎不怎么乐意这么办。"

"我求求您别反对。"

"可是，你想过没有，倘若照你的意思去做，而一旦玛丽亚知道了，那岂不等于我向她允诺了一件不幸连我也不知道能否兑现的事？倘若她旧病复发，你父亲将反对你俩的婚事，我也不得

不取同样的态度。"

"这一点她很清楚；要是旧病重犯，她绝不会答应做我的妻子。再说，您难道忘了医生说的话了吗？"

"好吧，那就随你的便吧。"

"您听，那是她的声音；她们回来了。您小心提防爱玛闯进祈祷室来。"

玛丽亚走了进来，红喷喷的脸上依然挂着刚才一路同爱玛聊天时绽开的笑容。她迈着轻盈活泼的步子穿过我母亲的房间，正要走进自己的闺房时，发现了我母亲。

"啊！"她喊道，"原来您在这儿？"说着她走近母亲。"唉呀，您脸色这么苍白！您头不舒服吧，是吗？您要是洗个澡就好了……您头痛就会好点的……"

"不，不，我身体挺好。我在等你，想跟你单独谈谈。事情非常要紧，我怕会使你产生不良的印象。"

玛丽亚的眸子一亮，忽闪忽闪的眼睛紧紧盯着我的母亲，脸渐渐变得煞白。

"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

"你先坐下，"母亲对她指了指脚跟前的一张小方凳。

她坐了下来，强打精神微笑着，脸上显露出令人心往神驰的庄重神情。

"您说吧，"她说道，似乎为了抑制内心的激动，她双手捂在前额，随手扶正金色的玳瑁发夹，那发夹宛如一条闪闪发亮的粗带子，套在两鬓，夹住了头发。

"我想跟你谈谈，就象爱玛倘若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要跟她谈谈一样。"

"是，太太，我听着。"

“你爸爸委托我告诉你……M先生……为他儿子卡洛斯向你求婚……”

“向我求婚？”她惊讶地叫了起来，不由得站起身子，然而随即又倒在凳子上，双手掩住脸。我听见她在啜泣。

“我该怎么对他说呢？玛丽亚。”

“是他叫您来告诉我的？”她喉头哽咽着问道。

“是的，孩子；让你知道这件事，在他算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可是，您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

“啊！您就对他说我不……我不能……我就是不。”

停了片刻，她仰起脸望着我母亲。母亲无法躲开她的目光，默默地陪着她抛洒泪水。玛丽亚说道：

“这么说，大家都知道了，是吗？大家都希望您来告诉我。”

“是的，全家都知道，只有爱玛除外。”

“只有她……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说着，她将头埋进依在母亲膝头的双臂中，一动不动地呆了片刻。

随后，她抬起头来，脸色苍白，泪流满面。

“好吧，”她说，“您已经尽到责任；我已经什么都明白了。”

“可是，玛丽亚，”母亲温柔地打断她，“卡洛斯想成为你的丈夫，对你果真是如此不幸吗？莫非是……？”

“我求求您……我不愿意；我什么也不想再知道了。这么说，是他们让您来向我提出这件事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统统都同意这么办！那么好吧，听我说，”她尽管不住地抽泣，声音却坚定有力：“我宁死也不会同意的。啊！那位先生难道不知道我患的就是夺去我母亲年轻轻生命的那种病？……唉！我现在没

有母亲，该怎么办哪！”

“孩子，我不是在你身边吗？难道我不是真心实意地爱着你？……”

我母亲远没有她自己以为的那样坚强有力。

我隐在门后倾听着，滚烫的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一滴一滴落到我搭在门把的双手上。

玛丽亚反问我母亲：

“既然如此，您干吗还要向我提出这件事呢？”

“因为，这个‘不’字必须出自你的口，尽管我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的。”

“只有您料到我会这么说的，是吗？”

“或许另外还有一个人也会这么想。你要知道，这件事对于那个你认为最有过失的人带来多少痛苦和不眠之夜！”

“谁？是爸爸？”她脸色已不那么苍白。

“不，是埃弗拉因。”

玛丽亚轻轻地吐出一声叹息，低垂下头靠在我母亲的膝头，纹丝不动。母亲刚要开口叫我，她却缓缓直起身子，站立起来，双手颤抖着抿了抿头发，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说道：

“我这么哭不太好，是吗？我以为……”

“别说了，把眼泪抹掉吧。我希望看到你和过去一样愉快。你应该珍视他为人处世的光明磊落……”

“是的，太太。但愿他不知道我哭过，是吗？”她拿起我母亲的手绢擦拭泪水。

“埃弗拉因同意我把一切都告诉你，难道不对吗？”

“也许……当然罗。”

“可是你说的有点……你爸爸让你在这件事上自由地作出

决定，但有个条件，虽然不是个必需的条件……”

“条件？什么条件？”

“他要求永远不告诉你：我们知道并同意你俩之间的关系。”

闻听此言，玛丽亚的两颊飞起淡淡的红晕，双眼直盯住地板。

“为什么要想出这个要求呢？”最后她低声说，声音低得我几乎听不见。“莫非我有过失？……我哪儿做得不对？……”

“不，孩子；你爸爸认为你的病需要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我不是已经好了吗？你们难道不相信我不会再复发了吗？埃弗拉因怎么会成为我起病的诱因呢？”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他多么爱你啊！或许要胜于你对他的爱。”

玛丽亚摇了摇头，似乎在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接着她轻轻地摆了摆头，一如她在孩提时要驱走一个可怕的回忆时惯常的动作。她问道：

“那么，我该怎么办？你们怎么吩咐，我一切都照办。”

“卡洛斯今天想找个机会跟你谈谈他的来意。”

“跟我谈谈？”

“是的；你听着，你可以对她说，当然，你应该尽量保持冷静，对他说你不能接受他的求爱，尽管他的垂青使你备感荣幸，因为你还年幼，而且要使他明白，你对拒绝他的求婚深感痛苦和不安……”

“但是，那得等全家都在一起的时候才行。”

“当然，”我母亲答道，对她口气和眼神里透出的纯洁率直十分高兴。“你对我如此温顺，我真该感激你。”

玛丽亚未作任何表示。她用右臂勾着我母亲的脖颈，贴近自己的头，脸上露出纯真的柔情，静静地呆了一会儿。随后，她急匆匆穿过房间，消失在通往她卧室的门的门帘后面。

二十六

知道我们打猎的计划后，母亲吩咐提早给卡洛斯、勃拉乌里奥和我三人开早饭。她费了不少劲才使那山里人壮着胆子，面对我和卡洛斯，在桌子的另一边就坐。

在餐桌上，我们很自然便谈起业已准备就绪的狩猎计划。卡洛斯说：

“勃拉乌里奥担保，我那支猎枪弹药装得很标准，但他却又坚持认为，我的猎枪不如你那支，尽管两支枪是同一家工厂的产品。他还说，要是他本人用我的猎枪向一株香橼树射击，可以射入四枚小铅弹。是这样吗，我的朋友？”他转而对山里人说道。

“我可以担保，”山里人答道，“小少爷用这支猎枪，能在七十步远射死一只苍鹭。”

“咱们等着瞧吧，看我能否射死一头梅花鹿。”随后，他问我：“这次狩猎你打算怎么安排？”

“同往常一样，凡希望以在住宅附近捕获猎物而告终的狩猎活动，大抵上都这么安排：勃拉乌里奥带着他的那几条东方猎犬直插德隆勃山脚下；我已吩咐从圣埃莱娜带来四条狗，胡安·安赫尔带着其中两条守在翁达谷地；你的仆人们带着另外两条守在河边，以防梅花鹿逃往诺维列拉；你我俩人则随时作好准备赶

到合适的地点去。”

勃拉乌里奥觉着这个计划不错。在胡安·安赫尔的协助下，他帮我们骑上马后，就同小黑奴一起出发，去完成该由他去完成的那部分狩猎任务。

我骑的是匹深褐色马；我们尚未动身，它就不耐烦地弯曲黑色软缎一般油亮细腻的脖子，抖动鬈曲的鬃毛，喷着响鼻，踩踢着石头地面，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式。卡洛斯骑一匹棕红色的基多马，那是几个月前福洛雷斯将军赠我父亲的礼物。

临出发前，我们叮嘱M先生务必十分留神，以防梅花鹿一如我们预料的那样逃到果园来。随后，我们便策马走出院子，去登山岗；山岗的斜坡向东延伸达三十夸德拉①，直至群山脚下。

我们骑马绕家转了一圈；经过爱玛闺房前的阳台时，只见玛丽亚俯栏凝思，仿佛沉湎在她那种习以为常的漫不经心的遐想之中。艾洛伊莎倚在玛丽亚身边，摩挲着她这位表姐一头浓密而蓬松的鬈发。

马蹄声和犬吠声将玛丽亚从失神的沉思中惊醒；这时，我招手向她问候，卡洛斯也仿效我的样子朝她打了个招呼。我见她纹丝不动地呆在那里，直至我们走进翁达谷地的山涧之中。

马约一直尾随我们到第一条小溪边才停下来。它似乎略略思索一番，然后，小跑着返回家去。

我们走了半个小时，一路上我不停地向卡洛斯介绍我和一些山里人多次猎获梅花鹿经历中最主要的趣闻，然后对他说：“你听，勃拉乌里奥的叫喊声和猎犬的那种吠叫声，显然他们已经开始在驱赶野鹿了。”

---

① 长度单位，合125米。

喊叫声在谷地回荡着，忽停忽续，声音愈来愈响，距离越来越近。

不一会儿，勃拉乌里奥从峡谷那光秃秃的、没有树木的一边走下来。他一到胡安·安赫尔身旁，便将安赫尔用绳子牵着的两条猎犬松开，抓住它们的后颈等了片刻，直至确信猎物已靠近我们所在的峡谷口，便连声吆喝着驱赶猎犬，一转眼功夫，他和猎犬便跑得杳无踪影。

卡洛斯、胡安·安赫尔和我在山坡上散开。隔不多久，只见一只梅花鹿出乎我们的意料，顺着山谷飞奔下来，穿过山坡，何塞的一条猎犬在后面紧追不舍。

胡安·安赫尔眼睛发白，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整齐漂亮的牙齿。尽管吩咐他留在峡谷，防备梅花鹿往回逃，他却随着勃拉乌里奥，几乎同我们的坐骑并排着，急速穿过茅草地以及横隔在我们和河流之间的滩地。梅花鹿下到河边的洼地，猎犬们便失去了追踪的足迹；而梅花鹿并不顺河岸往下逃，反而转身朝上跑。

卡洛斯和我赶紧翻身下马，帮助勃拉乌里奥在洼地深处寻找梅花鹿。

来回寻找，足足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又听到一条狗的吠叫声，这叫声给了我们希望，说明重新找到了梅花鹿的足迹。谁知，当卡洛斯从藤蔓丛中爬出来——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钻进去的——之后发誓说，都怪他那黑奴笨手笨脚，猎物朝河的下游逃去了。

这时，我们有一阵子没见着的勃拉乌里奥，突然大声喊叫起来，那嗓门之高，虽然我们相隔很远，依然听得十分真切：

"在那儿哪！在那儿哪！你们派一个人带着猎枪留在原地，其他人赶紧出来，梅花鹿又回到翁达谷地去啦！"

卡洛斯把仆人留在原地，我们俩跨上马就追。

梅花鹿从洼地里窜出来，将猎犬远远甩在后面，径直下坡朝家里冲去。

“快下马！”我对卡洛斯喊道，“在栅栏那里等着它。”

他赶紧跑到那儿等着。当精疲力竭的梅花鹿拼着命要跳过栅栏时，卡洛斯朝它放了一枪：梅花鹿却若无其事照旧疾跑如飞，卡洛斯惊呆了。

这时，勃拉乌里奥飞跑着赶到了；我也迅即下马，把缰绳扔给胡安·安赫尔。

留在家里的人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一切。堂赫洛尼莫手握猎枪，跃过回廊的栏杆，正要举枪朝梅花鹿射击，不料两脚恰好绊在一畦植物上，仆到在地。我父亲朝他叫道：

“当心，当心！您瞧，大家都来了。”

勃拉乌里奥紧紧跟着梅花鹿，防止猎犬们把它撕成碎片。

那畜生惊惶地躲进回廊，蜷缩着躺到一张沙发下，直喘粗气。勃拉乌里奥一把将它拖了出来，这时，卡洛斯和我已大步流星赶了过来。这次狩猎我感到挺有趣，他却强打精神，竭力掩饰由于那十拿九稳的一枪居然落空而感到无比懊恼的心情。

爱玛和玛丽亚战战兢兢地走近来摸了摸梅花鹿，恳求我们别宰它。梅花鹿似乎明白她们是它的救命恩人，两眼泪水汪汪，惊异地望着她俩，哑声地呼号着，也许它平时就是这样呼喊它的母亲的。梅花鹿终于被赦免，勃拉乌里奥负责用皮带把它系住，将它安置在适当的地方。

这一切都完毕后，马约这才靠近捕获的猎物，谨慎地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嗅了嗅，随后，又回到客厅里躺下，若无其事地将头枕在前脚上；虽然它的行为如此离奇古怪，我还是照旧抚摸了

它一番。

不一会儿，勃拉乌里奥前来向我告辞回山里去。他对我说：

“您的朋友在生闷气；这全怪我；今天早晨他嘲笑我的猎犬，所以我就报复了他一下子。”

我请他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早就估计到，”他继续说道，“您准会把最精彩的那一枪留给他打的，所以，当您让我给他的枪装药时，我没给他装上子弹。”

“你这么做很不对头。”我指出。

“我不会再这么干的，对他尤其不会。我猜想他再也不会同我们一起打猎了……啊，玛丽亚小姐让我带许多礼物给特兰西托……她乐意当我们的伴娘，我真感激不尽……我不知该怎么对她说，还是劳驾您转达这个意思吧。”

“我一定照办，你尽管放心。”

“再见，”他说，落落大方地将手伸给我，同时用另外一只手碰了碰帽沿，“星期天见。”

他用拇指和食指压着下嘴唇，打了一声尖利的唿哨，招呼他的猎犬，然后走出庭院。

二十七

直至此时，我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使卡洛斯无由向我剖白他在这个于他未必吉祥的时刻光临寒舍的来意。

然而，他借口想稍事休息和读些什么书刊，硬把我拖进我的卧室；我一见只有我俩在房间里，心里顿时明白这一下无疑要陷入迄今为止我好不容易才摆脱开的尴尬局面。他躺在我的床上，抱怨天气太炎热。我正要吩咐让人送点水果来，他忙说自从害过间歇热，一吃水果就不舒服。于是，我走近书架，问他想读点什么。

"请你什么也别念，"他答道。

"那么，我们到河里去洗个澡，你意下如何？"

"刚才太阳晒得我头有点痛。"

我随即递给他阿木尼亚水让他嗅。

"不，不用，过一阵就会好的。"他推辞道。

随后，他用手里攥着的马鞭敲着靴子：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打猎了。真是活见鬼！您瞧，连这么一枪……唉，我都打飞了。"

"这是常事，谁都会有的。"我对他说，心里不由得想起勃拉乌里奥报复的事来。

"什么，谁都会有？这么近的距离还打不着一头鹿，这种事只会在我身上发生！"

沉默了好一阵之后，他环视四周，似乎寻找什么：

"嗳，昨天放在这儿的那些花呢？今天怎么没再摆上？"

"我不知道您喜欢在这儿摆花，要不，我早就让人给摆上了。记得在波哥大念书时，您对花草之类可不怎么爱好的呀。"

我拿过桌上一本打开的书，随手翻起来。

"我确实从来没有喜爱过花啊草啊，"卡洛斯答道，"但是……我说，你别看书行吗？嗯，来，请你坐这儿，近一点，我得跟你谈些非常有趣的事。你先把门关上。"

这下我可山穷水尽了。我努力装出一副在这类场合尽可能自然的神态，决心不让卡洛斯觉察他对我剖白心迹是何等的愚蠢。

正在这窘迫的时候，他父亲走来，总算把我从眼看要深深陷入的痛苦中解救出来。

“卡洛斯，”堂赫洛尼莫在门外叫道，“我们那儿要你去一趟。”

从说话的口吻中，我觉得似乎透出这么一种意味：“事情大有进展喽。”

卡洛斯估计他的事情一帆风顺，于是噌的一声蹦了起来，应声道：

“我这就来，”说着走出房间。

幸亏，那时我强作镇静，佯装看书，否则他很可能会微笑着走近来对我说：“瞧我使你大大吃了一惊，请原谅我迄今为止一直什么也没告诉您。”……可是，或许是由于如我所企图掩饰的那样，他觉得我对所发生的事情全然无动于衷；总之，这一点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两人的脚步声判断，我听出他们是走进我父亲的房间。

我不愿重新面临卡洛斯再返回来对我谈论他那件事的危险，赶紧朝我母亲的房间走去。玛丽亚在缝纫室里：她坐在一张木架椅子上，她那镶着一圈圈天蓝色花边的白纱裙子，蓬蓬松松地从椅子上垂落下来；浓黑油亮的头发，没梳辫子，绕成小髻，披在肩头。胡安坐在她脚跟的地毯上睡着了，身边围着一大堆玩具。玛丽亚的头微微后仰，仿佛正在端详着小家伙。她手里正缝着的细麻布不知什么时候滑落下来，掉在地毯上。

听见脚步声，她赶紧抬起眼睛，一见是我，便用手将两鬓披

垂下来的头发掠了掠，连忙不好意思地俯下身子，把针线活捡了起来。

“妈妈在哪儿？”我问道，同时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欣赏起孩子优美的睡态。

“在爸爸的房里。”

见我脸上露出那种她说这句话时就暗暗企求的神情，嘴角上浮出淡淡的笑意。

我半跪着，用手绢擦着孩子额头上的汗珠。

“啊！”玛丽亚惊叫，“真是的，我怎么竟没发觉他已经睡着了？来，我抱他躺到床上去。”

她走过去要抱孩子，可我已经把他抱在手中。玛丽亚伸着胳膊要接孩子。我吻了吻胡安半张半闭的红嫩小嘴唇，然后把他的小脸蛋抱近玛丽亚的脸，她用朱唇在那张微笑着承受我们温存的小嘴上亲了一下，把他温柔地紧贴在怀中。

她出去不一会儿，又回来坐在原来那张椅子上，在她旁边，我早已安顿好自己的座位。

当她收拾被胡安倒腾得乱七八糟的针线盒时，我便问道：

“妈妈今天和你谈过卡洛斯的某种要求了吗？”

“谈过了，”她继续埋头收拾着针线盒。

“她跟你讲了些什么？你先别收拾，咱们说正经的。”

她依旧在地上寻找什么；最后才装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回答我的话，但却掩饰不住腮边泛起的红晕和眸子里闪烁着的光芒。

“讲了很多事。”

“哪些事？”

“就是那些您同意她告诉我的事。”

“我？不过，你怎么今天同我称起‘您’来了？”

“您不知道，因为有时我就忘了……？”

“告诉我吧，妈妈对你说了些什么？”

“可她没教我把这些话告诉……不过，我怎么回答的倒是可以告诉你的。”

“行，你说吧。”

“我对她说，……啊，不行，这也不能对人说。”

“那你以后告诉我，好吗？”

“好的，不过，今天不行。”

“妈妈对我说，你打算如实地答复他，从而使他理解你十分珍视他对你的垂爱。”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默然不语。

“应该这么办，”我继续说。

她垂下目光，依然沉默无语，漫不经心地把缝衣针整齐地插在针垫上。

“玛丽亚，你没在听我说话？”

“我听着呢。”

她又抬起头来搜寻我的目光，搜寻我那无法从她脸上移开的目光。此时，我才看见她睫毛上挂着亮闪闪的泪珠。

“嗯，你怎么哭了？”我问。

“没有，谁哭啦……难道我当真哭了？”

她拿过我的手绢，急忙抹了抹泪眼。

“说这些话叫你不好受，是吗？倘若你觉着难受，咱们就别再说这些了。”

“不，不，还是说吧。”

“你一定作了很大的牺牲才决定倾听卡洛斯今天要对你说的事，是吗？”

"我得让妈妈高兴；不过，她答应他们会陪着我的。你到时也会在那儿的，对吗？"

"那又何必呢？要是那样，他怎么有机会对你开口呢？"

"那么，你也必须离我尽可能近一点儿。"

她倾耳仔细听了听，然后说道：

"妈妈来了，"说着，她将一只手放在我双手上，让我捧着亲吻它。每当我们分手时，她总是这样伸手给我，好使我领受到的短暂的欢娱善始善终。

母亲进来时，玛丽亚已经站起身子对我说道：

"洗澡去？"

"是的。"

"你先去吧，我随后让人送桔子汁去。"

"好吧。"

我的目光一定如我所企望的那样，温情脉脉地补充着我话中的未尽之意，因为玛丽亚听了我的回答，会心地微微一笑，对我的矫饰表示满意。

我在浴池旁的桔树树荫下刚穿好衣服，父亲领着堂赫洛尼莫过来，父亲是想向客人展示一番我家花园中最佳的点缀品。浴池里的水满满当当，埃斯特法娜撒在池里的玫瑰花或在水丽漂游，或在清澈的池底徘徊。

黑孩子埃斯特法娜，十二岁，是我家家奴的女儿。她性情温顺，姿容俊俏，很得我们全家的好感。她对她的玛丽亚小姐怀有一种狂热的深情；而后者总是把她打扮得十分惹人疼爱。

我父亲和那位M先生来后不久，埃斯特法娜也到了。她估摸着已经可以走近来，便过来递给我一杯用甜酒和糖配制的桔子水。

"老兄，令郎在这里生活得简直就跟国王一个样，"堂赫洛尼莫对我父亲说道。当他俩转过桔林，朝家里走去时，我父亲回答说：

"他过了六年的学生生活，然而，至少还得再过五年那种生活呢。"

二十八

当天下午，没等妇女们象往常家里有客人时习惯的那样起身去煮咖啡，我就把话题引到孩子们钓鱼那件事上，并解释一番我之所以提议他们去看看在小河湾里下钩的理由。大家一致赞同我选择这么个散步的好去处。唯有玛丽亚朝我瞟了一眼，仿佛说："这么说，是没有办法了？"

我们刚要从果园里穿过去，却不得不停下脚步等爱玛和玛丽亚，爱玛是去看玛丽亚为何迟迟不到的。我伸出胳膊勾住妈妈。爱玛借口搀着一个小孩，彬彬有礼地谢绝了同卡洛斯挽臂同行，于是，玛丽亚只得颤抖着接受卡洛斯的邀请。她把手伸给卡洛斯时，停下步来想等等我。我差点儿要示意她别犹豫不决。

我们来到河边一处长满绊根草的河滩洼地，只见那里黑石密布，石头上面布满白色的苔藓。

卡洛斯的言谈中充满了痴情，直至此时，无疑他一直在集聚勇气。现在，他打算先绕个圈子，然后便迎风张帆、乘胜前进。玛丽亚又想停下脚步，她朝我和妈妈望望，眼神中简直带着哀求。我没有别的法子，只得竭力避开她的目光。她一定在我的

脸上觉察到某种透露出我当时内心备受折磨的信息，因为从她那毫无血色的脸上，我看到她的眉毛下决心似的一皱，这在她是极不寻常的。从卡洛斯的姿态判断，我相信我斯待倾听的时刻来到了。

她开始答复卡洛斯了，她的声音虽然颤抖着，还是比卡洛斯所希望的要清晰；这些话断断续续地传到我的耳畔：

"本来，您最好只和他们谈这件事……承蒙您看得起我……我十分感激……不过，我的拒绝……"

卡洛斯陷入了困惑。玛丽亚说完这番话便挣脱他的胳膊，抚弄起胡安的头发来。小胡安拉着她的裙子，指给她看旁边那棵树上挂着的一串覆盆子。

我刚才尽可能准确描述的上述情景，能否会被堂赫洛尼莫正确看待，我是深感怀疑的。那时，他两手插在蓝色齐膝紧身外衣的口袋里，同着我父亲走近来。刚才发生的事看来他全都听见了。

玛丽亚推说帮胡安摘几枚他够不着的覆盆子，巧妙地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可我已经为小家伙摘下这些果子。玛丽亚一手接过覆盆子，一边对我说：

"我怎么着才能不再和那位先生呆在一起？"

"这是避免不了的。"我答道。

我走近卡洛斯，邀请他沿河滩继续往下游走，以便欣赏一汪景色优美的水潭。我尽量装出自然恳切的样子，请他第二天早晨一起到这里来洗个澡。那地方的景致确实幽静怡人，沐浴在水珠泡沫中的花木和藤蔓花枝招展，如同被清风打碎的花冠，美得醉人，但可以肯定，如此的美景如今在卡洛斯眼里远不及其他地方的景致出色。

夕阳的余辉将山岗、森林、溪流一应自然景色抹上一层黄玉色，在大地上洒落一片恬静、神秘的光华；农夫们将这光华称作"鹿太阳"，无疑是由于每逢此时，这些深居密林的动物便走出来，或在高岗上未割尽的禾谷地里，或在生长于巨石隙缝的龙舌兰跟前觅寻牧草。

当卡洛斯和我赶上另一行人时，他们正往家里走去。我父亲找了个完全合情合理的时机，对堂赫洛尼莫说：

"打现在起，我们可不该装什么老朽了，我俩各自找个作伴的回去吧！"

说完，父亲拉起玛丽亚的手，挽起她的胳膊，让 M 先生挽着我母亲和爱玛一齐往回走。

"他们倒比我们还风流，"我对卡洛斯说，用手指了指我俩的父亲。

我们在他们后面跟着，我手里抱着胡安，这小家伙刚才张开双臂，走来对我说：

"你抱抱我，路上有刺，我也走累了。"

玛丽亚后来告诉我，他们顺河滩坡地往上走时，父亲问她卡洛斯都对她说了些什么。起初，玛丽亚一声不吭，在爸爸一再和颜悦色的催问下，她最后才鼓起勇气，决定把答复卡洛斯的话告诉了父亲。

"这么说，"听了玛丽亚吃力的叙述，父亲几乎笑出声来，"这么说，你想一辈子不结婚了？"

她摇摇头以示否定，不敢正眼看父亲。

"孩子，你是否已经相中了对象？"我父亲继续说道，"你不否认吧，嗯？"

"是的，我不否认。"玛丽亚怯生生地回答。

"他比你刚才拒绝的那个小伙子要好吧?"我父亲用右手推起她的前额，让她看着他。"你觉得你很漂亮吗?"

"我? 不，先生。"

"可有人大概这么对你说过不少回了吧。来，跟我说说，那个幸运儿怎么样?"

玛丽亚浑身颤抖，不敢再回答一个字。

父亲继续说道：

"他会配得上你的：你应该希望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来，老老实实对我说吧，他难道没对你说，可别人全都跟我讲了。"

"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呀。"

"这么说，你是有秘密要瞒着你父亲罗?"父亲的口气里带着抱怨，目光里却透着温柔，于是玛丽亚鼓起精神回答道：

"您不是说人家全都跟您讲了吗?"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某个回忆使他感到悲怆。当他们走上果园走廊的台阶时，玛丽亚听他说了句：

"可怜的萨洛蒙!"

说着，他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故友的女儿的头发。

当天晚饭时，我和玛丽亚的目光一相遇，她的眼神就向我透露出她和父亲说话的全部内容。她精神恍惚，若有所思，我仿佛觉得她的嘴在悄悄地说着什么，就象她心不在焉时常常默默吟诵她喜爱的诗句一般。

父亲搜索枯肠，力图使M先生及其儿子的处境不致太难堪；据观察，堂赫洛尼莫的儿子已经把下午经过的事全告诉了他：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本来，M先生上午就说过第二天要一早就动身，现在则再三强调必须尽早回自己的庄园去。晚上九

点，他向我全家道过晚安，同他儿子一起离开了客厅。

我陪我的朋友回到他房间。在他逗留我家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我对他的全部眷爱重又复苏：他的绅士风度，那种在学生时代就一再显露出来的绅士风度重又使他的形象在我面前显得十分高大。我简直感到我那种迫于无奈而对他采取的保密态度实在不足取。要是当初我一知道他要求婚的消息——我暗自思忖——就坦率地对他说我已爱上了玛丽亚，并且告诉他过去的三个月中玛丽亚在我心目中所占的地位，那么，他也许会由于无力抗争医生业已作出的命定不幸的预言，从而放弃求婚的念头的；我则可由于自始至终恪守信义，因而免遭任何非议。可是，我继而又想道：既然我这种保密态度给他造成如此不幸，那么就算他不理解，也总该会知道我之所以不露真情的原委。思来想去，我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父亲关于处理此事的训示就是如此，我完全可以用它来自我辩解。然而，这也没有必要，实际上，这种情爱，过去和现在始终占据着我的心灵，以致使它对一切别的感情都无动于衷，对凡不是来自玛丽亚的一切都置若罔闻。

当我俩单独在我卧室里的时候，尽管卡洛斯脸上的失意神情犹未消失，但他在同我的谈话中仍流露出学生般的坦率。

“真抱歉，我以前对你的忠诚缺乏信任。”

我现在愿意倾听他披肝沥胆的肺腑之言了，可一天前，我还是多么害怕听到它。

“缺乏什么？”我答道，“我可没觉察到。”

“你当真没觉察到？”

“没有。”

“你难道不知道我和家父来访的目的？”

“知道。”

"那我求婚的结局你也是清楚的了?"

"不很清楚,不过……"

"不过,你猜到了。"

"正是这样。"

"好。可是,我为什么事前,也就是在同家父商量之前,不首先跟你谈谈我的想法呢?"

"那是你过于谨慎的缘故……"

"不是什么谨慎,是愚蠢、浅薄、疏忽,……反正,你愿意怎么说都行,但绝对不是你所谓的谨慎。"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随后,在我坐的椅子跟前停住了:

"说实在的,"他说道,"对我的天真幼稚你尽可以惊讶不已。真是的,我真不明白自己活了二十四岁能派什么鬼用场。我离开你到考卡来已经一年有余,当初,我真该如你热切希望的那样等你一起回来! 自从回来后,我受到令尊和你全家对我的殷切关照;他们把我看作你的好朋友,因为你或许早就告诉他们我俩之间深厚的友情。在你回来之前,我和玛丽亚小姐以及你姐姐见过两三两,有时是在我家见到的,有时是在这里见到的。一个月前,家父向我表示,倘若我有意娶她们中的任何一位为妻,他将感到欢欣。你的表妹在不知不觉之中,将我对波哥大的留恋之情一扫而尽,而这种留恋,诚如我最初几封信中对你说的,一度曾深深地折磨过我。我和家父商定,由他出面为我向玛丽亚小姐求婚。唉,我为什么不事先设法见你一面呢? 自然,家母久病不愈,以致我一直呆在镇上无以脱身,这也是事实;不过,为什么我不给你写封信呢?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以为倘若我把求婚的心事告诉你,无疑等于求你帮我忙,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样做。我忘了你是我的朋友;当然,你可以有权利——你现在就有

权利——也忘掉我是你的朋友。可是，要是你表妹她爱我，要是你同她的友谊使我有权考虑爱情，你本来会答应她成为我的妻子而不致……是吗？唉！我真是个傻瓜、笨伯，还问你这个干什么呢？而你不置可否，足见你深明大义。”

他双肘支在窗台上站了一会儿，接着说道：“你是知道的，我可不是那种为这件事寻死觅活的人；你也许还记得，在那些漫长的冬夜，你给我朗诵那些催我昏昏欲睡的法国剧本时，我还取笑你竟如此相信那些剧本里写的所谓伟大的爱情。然而，眼下情况不同了：我该结婚了；想到我要进入你家的圈子，并且几乎成为你的兄弟，我曾经为此感到陶醉。可是，结果并非如此，相反，现在我却要去找另外一个女人，当她爱我时，不会惹你恨我，而且……”

“我？恨你？”我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请恕我直言不讳。唉，多么幼稚啊！不，多么轻率啊！竟然陷入如此的局面！结果实在太妙了，你们全家心情沉重，我的内心悔傻交加，而且从此失去了你的友情。”

“你一定十分爱她，”他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非常爱她，尽管你竭力瞒着我，不用几个小时我就看出这一点。你现在依然象十八岁那年你相信已爱上她时那样爱着她，是吗？”

“是的，”我被他心地的坦荡和高尚所打动。

“你父亲还不知道吧？”

“知道了。”

“知道？”他惊讶地问。

我把前几天同父亲的谈话经过告诉了他。

“这么说，一切，一切的一切你都承担下来了？”我刚把经过说完，他便诧异地发问。“可是她的病，不是说可能就是她母

亲犯的那种病吗？……那你也许就得守着坟头度过半辈子了？……”

这最后一句话不由得使我痛苦得一阵战栗：这句话是出自这么一个人的口，他之所以这么说，纯粹出于他对我的挚爱；这句话是出自卡洛斯的口，而他是从不为任何错觉所欺骗的；唯其如此，这句话就显得益发庄重，而且庄重的可怕，比我刚才回答他时所说的“是”还要可怕。

我站起身来，向卡洛斯张开我的双臂，他几乎是带着柔情把我紧紧地拥抱在他的怀里。我无限忧伤地离开了他，然而谈话开始时那种使我感到愧恨的心情已不复存在。

我重又回到客厅。姐姐在用吉他试弹一支新的华尔兹舞曲；玛丽亚将散步归途中同爸爸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我。在我面前，她还从未这么开朗健谈过。她在追述那番谈话时，眸子里不时露出娇羞的神情，嘴角上一直挂着心满意足的喜悦。

二十九

邮件到来和M先生一家的来访，我父亲案头的工作便堆积如山。第二天，我和父亲整整忙了一天，几乎连歇都没歇一会儿；可是，当我们在饭厅与家人团聚时，玛丽亚温柔的微笑使我的休息充满甜蜜的希望，而这种甜滋滋的希望足以使哪怕最艰巨的工作变得轻松愉快。

晚上八点钟，我陪父亲回卧室。在回答我告别时照例的问候后，他补充说道：

"今天总算干了点事，但还差不少呢。明天清早见吧！"

每逢这种日子，玛丽亚晚上总是在客厅里一边同爱玛和母亲唠家常，或给母亲朗诵一章《效法圣母》，或教小孩子们学教义问答，一边等着我。

她深知每天这个时候我必定要在她身边呆上几分钟，因此，惠赐我这几分钟的光阴仿佛成了某项不容她拒绝的义务。无论在客厅或在餐厅，她总是紧挨自己的座位给我留个空座；我俩时常以下跳棋或玩纸牌为借口，单独倾心交谈——更多的是通过眼神和微笑，而不是借助语言。这种时候，她倦怠的目光总是牢牢地盯住我的眼睛，令我心醉魂销。

"今天早晨见到你朋友了吗？"她竭力想从我脸上找到答案。

"见到了，你现在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在这以前我没机会问你。"

"你为什么对这事感兴趣呢？"

"他邀请你回访他家了吧？"

"是的。"

"那你要去回访罗，是吗？"

"那当然。"

"他很喜欢你，对吗？"

"我向来就这么认为。"

"你现在也仍然这么以为？"

"干吗不呢？"

"你同样也象当年你俩同窗求学时一样喜欢他吗？"

"是的；不过你今天怎么谈起这些来？"

"因为，我很希望你永远是他的朋友，而他也始终是你的朋友……不过，你大概没告诉他任何事吧？"

“任何什么事？”

“就是那件事。”

“哪件事？”

“其实，你完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事……你没跟他说，是吗？”

见她那副又想问我是否对卡洛斯谈起我俩的爱情，又难以启口的样子，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对她说：

“我还是第一次听不懂你的话。”

“圣母啊！你怎么就听不懂呢？我是问你是否对他谈起那个……”

见我目不转睛地瞅着她，同时对她孩提般的渴望感到好笑，她便接着说道：

“好吧，那你就别跟我说了。”说着，拿起我们正玩着的棋子垒起小塔来。

“你要不看着我，我就不告诉你我对卡洛斯讲了些什么。”

“喃，那么……行，你讲吧，”她答应道，并且竭力照我的要求定睛看着我。

“我全对他讲了。”

“啊，不；你全讲了？”

“我做得不对吗？”

“你应该这样做……可是，你为什么不在他来这里之前就对他讲呢？”

“爸爸不同意。”

“这倒也是。不过，要是他不来，不是更好吗？”

“当然是的；但我不应该那么办。今天他对我倒是挺满意的。”

"那么，他将继续是你的好朋友？"

"没有理由不是嘛。"

"是的；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而……"

"对你这种愿望，卡洛斯一定会象我一样感激不尽的。"

"这么说，你俩分手时同往常一样罗？他是高高兴兴地走的吗？"

"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了。"

"那么，我没有过错，是吗？"

"你没有过错，玛丽亚；他对你的评价，并没因为你的行动而比以前有所降低。"

"如果他真喜欢你，就应该这样。你知道因为什么那位先生才会如此对待这一切的？"

"因为什么？"

"不过，你往意，可不能笑话我！"

"我不笑你。"

"可你现在已经在笑了。"

"我不是笑你要对我讲的那番理由，而是笑你刚才的那番话。你说吧，玛丽亚。"

"那是因为，自从昨天妈妈跟我谈过话之后，我就一刻不停地向圣母祈祷，求她保佑一切都如此。"

"要是圣母不保佑呢？"

"这不可能，圣母素来对我是有求必应的。何况这一次，我如此苦苦恳求，肯定她听到我的祷告了。嗯，妈妈走了，"她补充道，"爱玛也快睡着了。没有别的事了？"

"你想走了？"

"不走还有什么别的事？……明天还要写不少信吗？"

“看来是的。”

“一直要忙到特兰西托来？”

“特兰西托什么时候到？”

“让她十二点钟到。”

“到那时候我们已经忙完了，明天见。”

她也回了我一声“明天见”。她见我在握别时将她手中的手绢留了下来，深感惊讶。玛丽亚哪里知道这方香气袭人的手绢成了我一整夜的宝物，打这以后，她几乎一直拒绝赏赐我类似的恩惠，直至这样的日子到来：我俩的泪水无数次地交融在一起。

三十

翌日早晨，父亲一边口述信件内容，由我笔录，一边刮着胡子；他刮胡子素来全神贯注，分外仔细，可从不由此中断手头已经开始的工作。他头的后部还留着不少鬈发，足见当初年轻时头发有多美。他觉得头发稍微有点长，于是，把门稍稍推开一点，喊叫我姐姐。

“她在园子里呢，”玛丽亚在母亲的缝纫室里应了一声。“您有什么事吗？”

“你来一下，玛丽亚，”他答道。这时，我把几封写好的信递给他签字。“明天咱们下去，你说好吗？”他一边签署第一封信，一边问我。

“当然好。”

"这样好些；要做的事情不少，两个人一起做．我们可以早点干完早轻松。可能下次来信，A先生会谈些关于他旅行的事；至今他还一直未来信通知你什么时候该准备就绪。进来，孩子。"他回过身去对玛丽亚说道；她见房门半关着，刚才在门外等着。

她走进房间，向我们道了早安。也许因为听见了父亲最后说的关于我出门求学的那几句话，也许因为在他面前她无法打消天生的羞怯，尤其自从他同她谈过我俩的爱情后更是如此，反正她进来时，脸色显得有点苍白。父亲继续签署信件；趁这机会，玛丽亚悄悄地与我对视了一眼，随即便将目光移向屋里挂着的那几幅画，逐一欣赏起来。

"你瞧，"父亲微笑着向她指指自己的头发，"你觉得我这头发长吗？"

她也微微一笑：

"有点长，先生。"

"那么，帮我稍稍剪短些。"他从一张桌子上的盒子里取出剪子递给玛丽亚。"我坐下来，让你可以好好剪。"

说着，他就坐在屋子中央，背朝窗户和我们俩。

"小心点，我的孩子，可别把我的头发剪坏了，"玛丽亚刚要动手剪，父亲叮咛道。"另一封信的抬头写了吗？"他转而向我问道。

"写好了，先生。"

他一边口述信件，一边和玛丽亚聊天：

"我问你我头发是否很多，你一定觉得滑稽，是吗？"

"不，先生，"她一边朝我使眼色，询问我头发剪得如何。

"正象你所看到的，"父亲继续说道："想当初，我的头发同我所认识的其他人一样，也是又黑又多的。"

玛丽亚把手中的一把头发松开手。

"怎么啦?"父亲问道,转过身去瞧她。

"我来把头发梳一下,这样剪起来更好些。"

"你知道为什么头发脱得这么快,白得这么快?"他对我口述了一句话之后,又问玛丽亚。

"不知道,先生。"

"仔细点,孩子,别写错了。"

玛丽亚脸涨得通红,偷偷地瞥我一眼,尽量不让父亲从对面的梳妆镜里有所察觉。

"我二十岁时,"他继续说道,"就是说,我结婚时,就习惯天天用香水洗头。很可笑,是吗?"

"您现在还是这样呀,"玛丽亚提醒说。

我父亲笑了,笑声如往日一般悦耳、爽朗。

我将笔录的上一句话的末尾复述一遍,他随即又口述下一句,接着继续同玛丽亚聊天。

"剪好啦?"

"我看差不离;你说呢?"她询问我的意见。

当玛丽亚俯身去抖落掉在父亲脖颈里的头发时,她戴在一根发辫上的玫瑰花,掉在我父亲的脚边。她刚要伸手去捡,父亲已经拾在手中。玛丽亚重又回到椅子背后。父亲对着镜子仔细地照了又照,然后对她说:

"来,我来给你把这朵花戴上,也算是报答你对我的好处。"他走近玛丽亚,象爱玛一样非常熟练地把花给她戴好,他那精湛的手艺,至今还叫我羡慕不已。

玛丽亚怕父亲再说什么,正想赶快离开;父亲摊开手将她拦住,在她的前额吻了一下,低声地对她说:

"今天不会象昨天那样，我们会早结束工作的。"

三十一

约十一点的光景，工作完毕，我凭窗伫立，双肘支在窗沿上。此时此刻，我沉浸在忘我的境地，纷乱的思绪始终萦绕于那些我几乎完全陌生的境界；此时此刻，几只鸽子栖息在金色果实累垂枝头的桔树绿荫中，情意绵绵地啾啾啼啭；而频频传入我耳际的玛丽亚的声音，比往常尤其婉转缠绵，那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魅力。

童年，以一种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在映入眼帘的大自然——神圣的启示者——的万物中探头再现；少年，对一切都好冥思遐想，禁不住沉湎于童贞的情爱憧憬中……预感着日思夜盼的幸福的降临；只有童年和少年才会给人带来如此无可估量的时刻，整个心灵仿佛都在竭力回味某个至今犹未忘怀的极乐世界的快意——不管这个极乐世界是梦幻还是现实。

我现在看到的不是那些被流水为装点自身而带走娇嫩花瓣的玫瑰花枝，也不是那些在邻近山峰的上空展翅翱翔的黑兀鹰，我现在看到的不是这一切，而且也永远不会再看到这一切；我现在看到的，是我那被凄惨的现实所撕裂的心所不敢企求的、或者唯有在梦中才敢奢望的东西：一个我在生命的最初曙光中所看到的令人心醉神迷的世界。

我望见特兰西托和她父亲远远地从幽暗、蜿蜒的山间小路上走来。他们是践约前来探望玛丽亚的。我穿过果园，登上第

一座山坡，在瀑布旁的桥头等候他们；从家里的客厅望出去，那座瀑布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因为是在户外，这两个山里人跟我还不怎么拘谨。同往常好几天没见面一样，他们跟我讲了不少的事情。

我向特兰西托打听勃拉乌里奥。

“他呀，趁今天太阳好，留在家锄草呢。嗳，拉西亚圣女近来可好啊？”

自从特兰西托发现她未来的伴娘同我母亲的经堂里那个美貌的玛多娜圣女像在面容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后，她就习惯于这么向我打听玛丽亚。

“活着的圣女身体挺好，正在等你呢，”我回答说，“画上的圣女鲜花簇拥，光彩照人，保佑你幸福美满。”

一路聊着，我们走近了家。玛丽亚和爱玛朝着特兰西托迎了出来；她们一边问寒絮暖，一边连声夸她出落得越发标致了。事实上，幸福的感觉确实使她显得愈发俊秀了。

何塞脱下帽子拿在手里，接受小姐们的亲热问候。他从背上解下沉甸甸的、装满赠给主人的各色瓜果菜蔬的背囊，经我一再请求，才随我们一起走进我母亲的屋里。路过客厅时，躺在一张桌子底下的马约冲着他哼哼唧唧叫。山里人呵呵笑着冲着狗说：

“你好哇，老爹！怎么？到现在你还不喜欢我？兴许是你嫌我和你一样老得不中用了吧。”

“卢西娅呢？”玛丽亚问特兰西托，“怎么？她不愿意陪你一起来？”

“她呀，真是懒得出奇，再说脸皮也薄，见不得世面。”

“可是，听埃弗拉因说，卢西娅跟他可不是这样的，”爱玛说

道。

特兰西托莞尔一笑：

“她在少爷面前倒不怎么害臊，因为少爷上我们那儿次数多，慢慢也就不怎么怕生了。”

我们想询问一下婚礼在哪天举行。见女儿羞答答不好意思，何塞便代她回答：

“我们打算八天后举行婚礼。要是你们觉得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当天一大早我们就起床上路，倘若中途不歇，太阳出来时就可以到镇上；你们呢，五点钟从这儿出发，到镇上时准能赶上我们。倘若神父先生一切就绪，婚礼很快就可办完。路易莎不爱热闹，姑娘们也不爱跳舞，所以星期天还同往常一样过，不同的是你们来我家做客；星期一各人还干各人的事，您的意思呢？”说完，他转而问我道。

“不错；可是，特兰西托走着到镇上去？”

“啊，对！”何塞的嗓门挺大。

“不走着去又怎么去呢？”特兰西托迷惑不解地反问。

“骑马去呀；我的马不是在这儿吗？”

“我倒是更喜欢走着去；卢西娅尤其如此，她还害怕骑马呢。”

“那又是为什么呢？”爱玛问。

“在本地只有白人才骑马，是这样的吧，爸爸？”

“是的；不是白人的话，也是上了岁数的人。”

“谁说你不是白人来着？”我问特兰西托，“象你这样白的人还真不多呢！”

姑娘的脸刷的一下涨得如同野樱桃一般绯红。她回答说：

“我说的白人是指有钱人家的女人，小姐、太太们。”

何塞去向我父亲请过安，告辞要走，答应下午再来，尽管我们一再挽留他同我们共进午餐。

五点钟，我们把特兰西托一直送到山脚下，一路上一直走在我旁边的玛丽亚对我说：

“你刚才要是见了我的教女穿上我给她做的新娘礼服，戴上爱玛和妈妈送她的耳环和项链，准保你觉得她非常标致。”

“那你干吗不叫我呢？”

“特兰西托不让嘛。我们得问问妈妈，伴郎伴娘在婚礼上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这倒是真的。再说，新郎新娘还能教会我们，一旦我们也有这样机会，就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对这个涉及我们未来幸福的暗示，玛丽亚的眼睛和嘴唇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在走向山脚的最后一小段路程中，她一直默默无言，若有所思。

勃拉乌里奥在山脚下等候他的未婚妻。看见我们，他急忙迎了上来，彬彬有礼地笑着同我们打招呼。

“天快黑了，你们回去吧，”特兰西托对我们说。

山里人亲亲热热地同我们道了别。等他们走进丛林后，我们听见勃拉乌里奥优美的嗓子唱起了安蒂奥基亚舞曲。

自从刚才我们谈过话后，玛丽亚就再也没有露过笑容，我竭力想对自己隐瞒个中的理由，但那有什么用处？我心里很明白，都是我自己不对：她目睹特兰西托和勃拉乌里奥如此幸福，不免想到我俩不久将离别，想到或许我俩将从此不再能见面……也可能想到那夺去她母亲生命的病魔。我不敢打扰她的沉默。

走下最后几个山岗时，一直牵着玛丽亚的手走路的胡安对我说：

“玛丽亚说她累了，要我勇敢些自己走。”

我伸出一条胳膊让他扶着，先前因为我要照顾爱玛和母亲，没能这么做。

离家已经没有多远了。夕阳留在西方山岭上空的晚霞在渐渐消逝；在我们背后，皓月从远处的山背后冉冉升起，将花园里随风微摆的柳树和攀藤树的阴影投射在被月光映得惨白的墙上。

我不让玛丽亚觉察，偷偷地窥视她的脸色，看看是否有发病的征兆，因为，那种突如其来的忧伤感往往是犯病的先兆。

“你干吗这么愁眉不展？”我最后还是忍不住问她。

“我难道不是跟平时一样吗？”她回答道，仿佛从朦胧中苏醒过来一般。“你自己呢？”

“那是因为你的缘故。”

“那么，我可以使你高兴起来？”

“只要你重新变得愉快起来就行。”

“愉快？”她似乎有点惊异。“你同样也会愉快的？”

“是的，是的。”

“行。你瞧，我已经照你的要求办了。”她微微笑着。“还有别的要求吗？……”

“再没别的要求了……喔，还有，你答应给我的东西，一直还没给我呢。”

“什么东西？我记不起来了。你不信？”

“记不起来了？头发呢？”

“梳头时被人发觉了怎么办？”

“你可以说是陆续剪下来在编一条发带。”

“是这个吗？”她在披巾底下掏了一阵，伸出手来给我看一件

黑乎乎的东西，随即合上手掌不让我细看。

"对，是这个，现在就给我吧。"

"要编一条发带的，"边说边把那件给我看的东西藏了起来。

"行了，就把这个给我吧，我不要更多的。"

"说得倒好，既然这样，我剪下来干吗？需要好好编一下的。明天正好……"

"今天晚上吧！"

"也行，就今天晚上。"

我的胳膊轻轻地贴着她的胳膊，中间没有任何细洋布的袖子或花饰之类的东西隔着；她的手慢慢地滑下来直至碰到我的手，然后，又同样慢慢地把手抬起来贴在我的嘴唇上。她紧紧地偎依着我走上回廊的台阶，缓缓地，声音中微微带着颤抖地对我说：

"现在你该高兴了吧，嗯？我们别再闷闷不乐的了。"

那天晚饭后，父亲要我给他念点最近一期《日报》上的新闻。念完报，他便走了出去，我也就来到客厅。

小胡安走到我身边，把小脑袋枕在我一只膝盖上。

"你今天晚上不睡觉了？"我抚摩着他的小脑袋。

"我要你哄我睡，"他以那种很少有人听得懂的语言回答我。

"干吗不要玛丽亚了？"

"我今天特别生她的气，"他坐定后说道。

"生她的气？她对你怎么啦？"

"她今天晚上不喜欢我了。"

"为什么？告诉我。"

"我要她给我讲个加贝卢莎的故事，她不肯；我要她亲亲我，她也不答应。"

听了小胡安这番牢骚话，我担心玛丽亚的忧郁心情依然如故。

“你要这样的话，倘若今晚你睡觉做噩梦，她就不会象以前你跟我说过的那样起来陪你了。”

“那她明天给你房间摘花时，我就不帮她的忙，也不给她把梳子送到浴池去。”

“快别这么说，她可喜欢你了。你去对她说，请她象你要求的那样亲亲你，讲故事陪你睡觉。”

“不，”他站起身来，似乎想出一个什么好主意，高兴地对我说：“我去把她叫来，你好好地训她一顿。”

“我？”

“我去把她找来。”

说完，他便进去找玛丽亚；不一会儿，她硬拉着玛丽亚的手走了回来。玛丽亚笑吟吟地问他：

“你要把我拉哪儿去？”

“就这儿，”胡安强迫她坐在我的旁边。

我把玛丽亚的宠儿刚才那番话一五一十告诉了她，她听后把胡安的头捧在手里，额头顶着额头，对他说：

“好哇，你这个没良心的！那你就跟他去睡吧！”

胡安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张开两条小胳膊，要我抱抱他。

“别哭，我的小祖宗；别哭呀，我的小爷，”她对胡安说，“这是你的咪咪跟你开玩笑呢。”边说边抚摩着他。

可是，小家伙却缠着我非吻他不可。

“好哇，胡安，你就这样对待我？”玛丽亚埋怨道。“行啊，既然小爷已经长大成人了，今晚我就叫人把床挪到你哥哥的房里去。哎，反正，人家现在不需要我，也不喜欢我了，我只好独自一人去

哭啦。"

玛丽亚用一只手蒙住眼睛，骗他相信她真的哭了。胡安等了一会儿看看苗头：玛丽亚依然佯装哭泣的样子，胡安这才慢慢地从我膝头溜下来，走上前去想看看她的脸，一看见玛丽亚笑咪咪的嘴唇和充满柔情的眼睛，他也笑了，拦腰抱住玛丽亚，把头枕在她的膝头：

"我喜欢你就跟喜欢眼睛一样，我喜欢你就跟喜欢心一样。我再也不生气了，再也不犯傻了。你要是给我做马裤的话，今晚上，我就非常正经地作祷告感谢你。"

"让我看看她们给你做的马裤。"

小胡安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站在玛丽亚和我之间，让我欣赏他的第一条马裤。

"多漂亮呀！"我高声赞道，同时拥抱了他一下。"要是你也相当喜欢我，而且说话算数的话，我就让人给你多做几条，还再给你买马鞍、骑马套裤、马刺……"

"再买一匹小黑马。"他打断我说。

"行啊。"

他拥抱我，给了我一个长长的吻；然后，他勾着玛丽亚的脖子，尽管她掉过脸去躲避他的小嘴唇，他还是死缠着她接受同样的礼遇。接着，他就地跪下，合着双手，虔诚地祈祷上帝保佑，然后，便带着睡意倚在玛丽亚为他张开的裙子上。

突然，我发觉玛丽亚的左手在小家伙的头发上玩着什么，同时，嘴角上绽出狡黠的笑意，我迅疾地一瞥，看见在胡安的头发中有一撮她答应赠给我的鬈发。我迫不及待，刚要伸手去拿，她却抓在手中，对我说：

"那你的呢？……也许这么要求你不太好。"

"要我的头发?"

她表示是的。然后又说：

"我要把它们放在收藏我母亲头发的同一个小金盒里，这样不好吗?"

三十二

次日早晨，我强打精神，不让父亲觉察到我陪他去巡视山下的庄园的勉强心情。他同往常一样，凡外出旅行，无论时间多短，有无必要，他都要一一过问，而且不厌其烦地千叮咛万嘱咐。例如，他一再关照必须携带我们出门一个星期所必需的精美食物——他对这类食品向有癖好。他见爱玛和玛丽亚在餐厅里忙着往马褡裢里装食品，不由得乐了。这些马褡裢将由胡安·安赫尔带着，挂在马鞍的前头。他说道：

"上帝保佑，孩子们！这些东西全都能装下吗?"

"装得下，先生。"玛丽亚答道。

"这么些东西简直够一个主教大人受用的了。啊哈，你可是希望我们平安无恙最心切的人哪。"

玛丽亚一直跪着，背对着我父亲，正在装旅途中用的食品。当我进来时，见她刚转过身来羞怯地对父亲说：

"那是因为你们将那么多天在……"

"没几天功夫，孩子，"父亲笑吟吟地说。"我不是为自己才这么说的：我感谢你的一切。可是瞧那小伙子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你瞧，"他转身对我说。

“瞧什么?”

“瞧她们装的东西。带这么一大堆干粮，简直不由得要使我决定在外面呆上十五天呢。”

“不过，这可是妈妈吩咐的，”玛丽亚辩白道。

“别介意，犹太姑娘，”跟她逗趣时，他常常这么称呼她。“一切都挺好;不过，我怎么没见最近新到的葡萄酒?那里没有这种酒，应该带上它。”

“可是，已经放不下了，”玛丽亚朝他嫣然一笑。

“试着放放看。”

他亲自到储藏室去取刚才说的那种酒。不一会儿，他同胡安·安赫尔一起回来，手里另外还捧着几听鲑鱼罐头，嘴里不住念叨着:“来，试试看。”

“这也要带上?”看见那几听鲑鱼罐头，玛丽亚不禁叫了起来。

见我父亲想把一听已经装在马褡裢里的罐头取出来，玛丽亚有点急了:

“这可不能留下不带。”

“为什么?我的孩子。”

“里面装的是你们最喜爱吃的酱，何况还是我亲手做的呢。”

“也是为了给我的?”父亲低声问。

“不是已经都装好了吗?”

“我是说……”

“我去一会儿就回来，”她站起身打断父亲的话。“这里还差几块手绢。”

玛丽亚走了出去，隔不多久，又转了回来。

父亲开起玩笑来从不饶人。这时，他俯身把什么东西搁在

她身边，还是以先前的口吻说道：

“到那里之后，我们就用这些酱换酒来喝。”

玛丽亚简直不敢看他。她见早饭已经摆好，就站起来说道：

“开饭了，老爷。”她又对爱玛说，“余下的留给埃斯特法娜干吧，她会弄好的。”

我正朝餐厅走去，恰巧玛丽亚从母亲房里出来，我就伸手把她拦在那儿。

“你想要头发，现在就铰吧，”我对她说。

“啊，不，我不。”

“那么，你说吧，铰哪儿的？”

“铰别人不易发觉的地方的，”说完，递给我一把剪子。

她打开挂在脖颈上的小金盒，把空盒递给我：

“把头发放这里边。”

“你母亲的头发呢？”

“我将把它盖在你的头发的上面，不让人发觉。”

她一边照那样子放好头发，一边对我说：

“我觉着你今天挺高兴的。”

“不，不，那是为了不扫爸爸的兴；我理所当然应该表现出我乐意帮他工作的样子，再说，实际上，我也真想帮助他。”

“是的，应该这样；我也一定努力显出我并不为此悲伤，免得妈妈和爱玛生我的气。”

“要多多想念我，”我亲吻着她母亲的头发以及正拿着它往小金盒里放的那只纤手。

“啊！一定多多的，多多的想念你。”她回答着，用她那种特有的甜美而天真的目光瞧着我。

随后，我们便分手，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走进餐厅。

三十三

整整七天，白天我们工作到日落西山，晚上工作到更深人静。最后一夜，父亲斜倚在帆布床上；他口述，我笔录。客厅里的时钟打了十下。我把刚记完的句子的最后一个词复述一遍，可是他却没有接着再往下口述。我以为他没听见，回过头去，才见他已经沉沉入睡。他原是个不知疲倦的汉子，这次，实在工作得过度劳累了。我把房间里的灯光调暗些，掩上门和窗，在宽敞的回廊上——书房就在回廊的尽头——踱过来踱过去，等他醒来。

夜静更深，蔚蓝而透明的苍穹献出了她夏夜的全部光华。在屋宇两旁、庭院四周的一排排木棉树的婆娑阴影和院子尽头桔树林的繁枝密叶间，无数个萤火虫飞来飞去；偶尔也传来枝叶相摞的飒飒声，某只惊鸟的拍翅声，或是阵风掠过的呜咽声。

正对着庭院入口的白色门楼，在空旷的夜色中显得分外突出。门楼上的尖顶映衬在远处影影绰绰的山峦上，突兀挺立的山峰不时被太平洋上暴风雨的闪电照得通明雪亮。

“玛丽亚，”我谛听着沉睡中的大自然静静的呼吸和絮絮的梦呓，自言自语道：“玛丽亚大概已经含着甜笑进入梦乡，因为她想到明天我将又重新回到她的身边……可是，以后呢！这个‘以后’实在令人生畏：我将远离家门！”

我似乎听到有匹马在原野上奔驰的踏蹄声，我估计是四天

前派往城里的仆人回来了，我们正焦急地等着他，盼他带回来重要的信件。不一会儿，仆人已经走近家来。

“是卡米洛吗？”我问道。

“是的，少爷。”道过“上帝保佑”之后，他交给我一包信。仆人的马刺磕地声把父亲惊醒了。

“怎么回事？”他问来人。

“回老爷话，他们是十二点钟打发我来的。因为考卡河的洪水溢到瓜亚波，我在路上没办法，只得耽搁不少时间。”

“行了，你去叫菲里西亚娜给你弄点吃的；那匹马你得照料好了。”

父亲检阅着包里的信件的落款，终于找到那封他殷殷盼望的信。他对我说：

“从这封信念起吧。”

我高声念了几行字，可是念到某一处时，我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他一把夺过信纸，双唇紧绷，急切地看起来。看完之后，他将信往桌子上狠狠一摔：

“这混蛋可坑了我啦！你念念这封信吧；你妈妈担心的事倒底还是发生了。”

我捡起信，想证实我预料中的事是否确实。

“你大声念吧，”父亲接着说，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不住地擦着额头上渗出来的涔涔汗水。

“事已至此，现在也无法补救了。”我一念完，他就这么说。“多大的一笔钱啊，而且又是在这么个当口！这事全怪我，全怪我。”

我打断他的话，提出我认为可以使损失不致太严重的补救

办法。

“这倒是，”听完我的意见他表示赞同，心境显然稍微平静些，“就这么办吧。可是，要是我早就留点心就好了。唉，我这个人哪，到死也学不会提防别人。”

他说的是实话：在他经商的生涯中，类似的教训何止一次。当年，他尚未成家独自住在城里时，一天他派一名伙计去乔科城，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兑成金子，以便火速汇给国外的债权人。不料，晚上那伙计来到他房里，对他说：

“我来求您给我点钱付骡子的脚钱；真倒霉，您交给我的钱，我全赌输了。”

“全部？全部钱都输个精光？”父亲问。

“是的，老爷。”

“那好吧，要多少，你就在写字桌的抽屉里取多少吧。”

他唤来一名仆从，吩咐道：

“这位先生刚到，你通知里边给他开饭。”

不过，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厄运的打击，在年轻时往往可以无动于衷，毫无怨言，因为那时对未来抱有希望；可是，这类打击要是发生在年老时，就会觉得这是遭人暗算。因为那时，人离坟墓不过咫尺之遥。死者生前的至爱亲朋继续成为孤儿寡妇友好的能有多少！窥视等待业已手脚冷凉的临终者断气，然后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摇身变为孤寡们的刽子手的倒是不乏其人！……

据我现在对那个不幸之夜的回忆——几年之后，如此这般的不幸之夜曾一再出现，我刚才叙述的事情过去三个钟点之后，父亲才躺下睡觉，他的床离我的床不过几步远，临睡前，他对我说：

"必须尽量瞒着你妈妈，别让她知道所发生的事情。此外，我们的归期也要再推迟一天。"

我常听他说，安静的睡眠能减轻他生活中的任何不如意。现在，他跟我讲完话不一会儿，我仔细一看，果然已经酣睡。在他安详的睡态中，我看到了他那种不安于天命的刚毅性格；他的这种柔中带刚的性格，令我不禁久久端详着他。

天色尚未放明；我得出去透透清新的空气，驱散一夜欲眠不能的烦躁心情。唯有邻近林子里的蒂蒂里彼鸟和野鹦鹉的歌声预报着黎明的来临。大自然刚从睡梦中苏醒，似乎显得没精打采。迎着黎明的曙光，阿索玛鸟和蓝羽鸟开始在香蕉林和灌木丛中飞翔，一对对鸽子飞向附近的田野，一群群鹦鹉的咕咕叫声犹如溪流的淙淙流水声，从可可林里花苞绽开的刺桐树的树冠上，苍鹭轻缓地拍击着翅膀腾空而起。

眼下，我没有闲情逸致，象愉快的童年时代和美好的少年时代那样，欣赏这些歌声，呼吸这些芳香，赞赏这些飞彩流光的美景；素不相识的外人现在要来强占我父母亲的家了！

第二天黄昏，薄暮渐渐扩散开来的时候，父亲和我已经开始登攀通向我们家的那座绿荫葱茏的山坡。在路旁啃草的母马群吃惊地喷着气给我们闪开道，鸻鸟从急流边飞了起来，冲着我们叽叽喳喳地飞舞盘旋，以示威胁。

我们清晰真切地望见家里的西回廊，全家都在那里伫候我们。父亲又再次嘱咐我千万要隐瞒推迟归期的真情，并且要竭力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三十四

并非所有的人都在回廊里迎候我们：我发现玛丽亚没在人群里。离院门几夸德拉的地方，在我们的左首有几块巨石，玛丽亚就站在其中一块巨石的上面，从那里可以很清楚地眺望整个山谷。爱玛正让她鼓起勇气下来。我们迎了上去。玛丽亚长长的鬈发散披着，在灰绿色的细洋布衣服的衬托下，更显得乌黑发亮。她坐下身子，免得风把裙子吹起来，对正在嘲笑她手忙脚乱的姐姐说：

"你没看见我下不来吗？"

"孩子，"我父亲又惊讶又好笑，"那你怎么爬上去的呢？"

她对自己的淘气感到不好意思了。回答了我们的问候后，她答道：

"当时只有我们俩人在……"

"这么说，"父亲打断她的话，"我们应该走开，好让你下来。可爱玛是怎么下来的？"

"真有意思，是我帮她下来的。"

"那是因为我不胆小。"

"那么，咱们走吧，"父亲最后对我说，"不过，要留神啊……"

其实，父亲清楚地知道我会留下来的。玛丽亚刚给我使了个眼色："你别走。"父亲重新上马，朝家驰去；我的坐骑尾随在后慢慢地朝同一方向走去。

"我们就是从这儿爬上来的，"玛丽亚指着巨石上的几条裂缝和一些小坑说。

我快爬上巨石顶时，她向我伸过手来，颤颤悠悠地想帮我一把，又希望我别马上把她的手紧紧地握住。我在她的脚边坐定后，她对我说：

"你瞧，很费劲吧？爸爸会怎么说呢？他大概会以为我们都疯了。"

我望着她没有回答：她那对在我面前显得害怯的眼睛里闪出的光芒，以及她两颊微微泛白的脸色，如同以往一样，向我倾诉着她那时同我一样感到的无比幸福。

"我一个人走啦，"爱玛见我们没理睬她先前发出的威胁，又重复说了一遍，并且朝前走了几步，意在使我们相信她是要说到做到的。

"别，别，你就再等我们一会儿吧。"玛丽亚恳求道，一边站起身来。

见我坐着不动，玛丽亚问道：

"你怎么啦？"

"我们在这儿不是挺好嘛？"

"好倒是挺好，可是爱玛要走了；再说，妈妈也许正在等你呢。来，帮我一把，让我下去，我现在可不害怕了。来，把你的手绢给我。"

她将手绢卷了卷，然后说：

"你拿着这一端，要是我够不着你的手，我就攥住它。"

她确信如此可以万无一失地下去，而且不被人看见，随即按原来设想的那样爬下巨石。一落地，她便问我：

"现在你呢？"

我找了个离地面稍微低点的地方，从巨石上纵身一跃，跳到草地上。我向她伸出胳膊，一起朝家走去。

“要是我不到，你怎么下来呢？小疯子。”

“那我也会自己下来的；你到的时候，我正打算下来；但是，因为风太大，我怕掉下来。昨天我们也爬上去了，下来得就很顺利。”

“你们怎么耽搁那么久？”

“有些事在这里处理不了，非得在那儿办不可。这几天你都干些什么？”

“就盼望着日子快点过去。”

“没别的了？”

“缝衣服，再就是左思右想。”

“想什么？”

“想到许许多多可想但不可言的事。”

“对我也不能讲吗？”

“对你更不行。”

“那就算了。”

“因为你都知道的。”

“没读什么书吗？”

“没有；因为一个人读书我感到忧郁得很，再说，那些《别墅的白夜》、《庄园的黄昏》之类的故事，已激不起我的兴趣。我正打算重读一遍《阿达拉》，可是，记得你说过里面有一段我不知怎么……”

她朝已经往前走了不几步远的爱玛说道：

“喂，爱玛，……你忙什么走这么快？”

爱玛停下步，嫣然一笑，又走了起来。

"前天晚上十点钟，你在干什么？"

"前天晚上？啊！"她停下步来。"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那时我很哀伤，想到许许多多可想而不可言的事儿。"

"不，不，你可以……"

"可以什么？"

"那些事你可以说的。"

"你先说你的事，然后我再说我的。"

"我害怕。"

"害怕？"

"或许这是件荒唐事。那天晚上，我和妈妈坐在这边的回廊里，我陪着她，因为她说她没有睡意。这时，我们似乎听见你房间里的窗户有响动。我怕窗户没关严，随手拿起客厅里的一盏灯，走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可笑，现在回想起那时发生的事，还心有余悸呢。"

"说下去。"

"我们打开门，看见一扇窗户被风吹得晃来晃去，上面停着一只黑色的鸟，个头和一只大鸽子差不离，它好象被我手里的灯火照得有点目眩，发出一声尖叫，那叫声是我从来没听见过的。正当我们吓得毛骨悚然，想拔腿逃跑时，那黑鸟却腾空而起，掠过我们头顶，顿时把灯扑灭了。那天夜里，我就梦见……可是，你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我怎么啦？"我竭力掩饰这番叙述在我心里产生的印象。

她所叙述的这件事正如发生在父亲和我收阅那封倒霉信的同一时刻；而在玛丽亚旧病复发的暴风雨之夜拍击我两鬓的就是那一只鸟，我不止一次在夕阳西斜时惊愕地听见在我头顶击翅作响的，也还是那同一只黑鸟。

"怎么啦?"玛丽亚问我。"看来,我不该提这些事。"

"你这么以为吗?"

"这可不是我以为不以为的事。"

"那天夜里,你梦见什么来着?"

"这我可不告诉你。"

"以后也不?"

"啊,或许永远也不。"

爱玛已经在推院门了。

"等等我们,"玛丽亚对她说,"听着,这次可是真的了。"

我们向她走拢去,她俩手拉着手,从院门走到回廊。我感到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所震慑;我觉得害怕着什么,可一时又猜不出到底是怕什么。我谨遵父命,竭力克制自己,尽量保持镇静,直至借口更换行装,告辞回自己的房间去。

三十五

次日,十二月十二日,该是特兰西托举行婚礼的大喜日子。我们一到家,便差人通知何塞,我们将在七八点钟到达教堂。最后决定母亲、玛丽亚、费利佩和我四人同去,爱玛留下准备一点礼物,一大早送到山里去,好让新婚夫妇从教堂一回来就见到这些礼品。

当天晚上,晚餐毕,姐姐坐在我房间外的回廊的沙发上弹着吉他,我和玛丽亚则俯在栏杆上倾心交谈。

"我总觉得你有什么烦恼的心事,可我猜不出来,"她说。

“嗨，会有什么事呢？你没见我挺愉快吗？难道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你所期望的那种回到你身边应有的心情吗？”

“不是，你是竭力装得如此；我觉察到一种你身上从未有过的东西：你在装假。”

“对你？”

“是的，对我。”

“你说的不错，我现在不得不装假过日子。”

“不，先生，我不是说你一贯如此，而是说今天晚上。”

“一贯如此。”

“不，只是今天如此。”

“四个月来，我一直在欺骗中生活……”

“对我也欺骗？……对我？你欺骗我？”

她竭力搜寻我的目光，想从中证实她所担心的事；我不由得取笑她的这种企图，她似乎怪不好意思地说：

“你对我解释一下。”

“可这是无法解释的。”

“看在上帝份上，看在……看在你最喜爱的东西份上，你给我作个解释呀。”

“这一切都是事实。”

“不是！”

“不过，你听我说完：为了对你刚才所想的事给以报复，倘若你不以你明知是我最喜爱的东西的身份求我，我就不告诉你。”

“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那么，你就相信吧，我是欺骗你的。”

“不，不，好吧，我来告诉你，不过，我怎么对你说呢？”

“你先想想吧。”

“我已经想好了。”停顿了一会儿，她说。

“那么，讲吧。”

“你所喜爱的东西，除了上帝和你的……我希望就是我。”

“不，这么说不行。”

“那怎么说呢？喔，这么说吧，你想说的是确实的。”

“换一种说法吧。”

“我试试看：不过，要是这次你不愿意……”

“不愿意什么？”

“没什么；你听着，不过，你别瞧着我。”

“好，我不瞧你。”

她于是鼓足勇气，非常轻声地说道：

“看在玛丽亚份上，她对你……”

“如此爱恋，”我接过她的话说完，一把将她那双比划着加强她天真无邪的企求的手握住。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她坚持着。

“我刚才是骗你，因为我没有勇气对你直说，事实上我是多么爱你。”

“胜过我的爱！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我怕……”

“怕什么？”

“怕你爱的不深，不如我爱的深。”

“就为这个？这么说，受骗的倒是你自己了。”

“要是我早对你说就好了……”

“一个人的眼睛难道不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些说出来吗？”

“你这么以为？”

“你的眼睛早就告诉我了。现在你就说说为什么今天晚上

这个样子吧。这几天你见到医生了？”

“是的。”

“他对你说起我什么没有？”

“和以前一样：你不会再发生什么问题的。你别再提这件事了。”

“就一句话，再不说别的了：他还说什么没有？他认为我的病和我妈妈的一样……或许他说的有道理。”

“啊！不；他从没有这么说过。你现在难道不是好了吗？”

“是的；尽管如此，我多次……多次怀着恐惧的心情想到这种病。可是，我相信上帝会听见的；我是这么恳切地求他别再给我……”

“可能，你的恳切心情远不如我。”

“你要永远恳求他。”

“永远，玛丽亚。喔，确实，你觉得我今天晚上故作镇静是有来由的；不过，你看，你已经使我将它忘却许久了。”

我将两天前得到的消息告诉了她。

“啊，这个黑鸟！”她惊叹道，惶恐地将目光转向我的卧室。

“这是巧合，你何必这么担忧呢？”

“我担心的是那晚我梦见的事情。”

“你还是坚持不愿告诉我？”

“今天不，改天再说吧。咱们同爱玛聊一会儿你再走：她对我们是多好啊……”

半小时后，我们便分手了，相约第二天早点起来去教堂。

不到五点钟，胡安·安赫尔就前来敲我的房门。其实，费利佩和他俩人在回廊里备马，把鞍具弄得叮当作响，于是我没等他们招呼，就走出去帮忙。

待一切都准备停当，玛丽亚推开客厅的门，向我道过早安，便把埃斯特法娜端来的两杯咖啡递给我一杯，随即招呼费利佩，把另一杯递给了他。

"今天倒是要喝的，"费利佩狡黠地笑了笑，"这是因为今天有点怕，栗色马在发火呢。"

玛丽亚象我眼里所看到的那样娇美迷人：她头戴一顶优雅的黑天鹅绒帽子，装饰着苏格兰缎带，颔下用同样的缎带打着结，帽沿上一朵尚沾着露珠的玫瑰花，被蓝色的罗纱半遮着；帽子下盘着粗壮乌黑的辫子。她一手提着黑裙子，在同样黑色的上衣下，束着一条饰有钻石的蓝色腰带，一件宽披肩从双肩披挂下来，形成无数个皱褶。

"你愿意骑哪匹马？"我问她。

"栗色马。"

"这可不行！"我十分惊讶地回答。

"为什么？你是怕它把我摔下来？"

"当然罗。"

"可是，我已经骑过一回了。难道我还和以前一个样？你去问爱玛我是不是比她勇敢。你会看到栗色马跟我有多驯服。"

"可它不会让你碰它的；再说你那么长时间没骑它了，你这身裙子会惊着它的。"

"我保证连马鞭子都不让它看见。"

费利佩已经骑上他的"小山羊"，这是那匹栗色马驹的名字，他用崭新的小马刺踢着它，在院子里溜达起来。

母亲也已收拾就绪准备出发。我将她扶上她心爱的小花马，在她看来，惟有这匹马不属兽类。我在扶玛丽亚骑上栗色马时，心中很是忐忑不安。而她，在从脚镫子跳到马鞍上之前，先抚摩

了一番马的脖颈；那匹马直至此时一直不很安分，如今却一动不动等着负载，它咬着笼头，仔细谛听着从衣服上发出的窸窣声。

"看见没有？"玛丽亚骑上马背后对我说，"它认识我；爸爸给你买下它时，这个前蹄掌上有病，是我让胡安·安赫尔天天下午给它治才治好的。"

这时，那匹马重又不安地打起响鼻来，它肯定已听出那个温柔悦耳的口音。

我们上路了。胡安·安赫尔跟在后面，在鞍椅头上带着一包太太小姐们到镇子上需要替换的衣服。

玛丽亚的坐骑从容地驮着骑手，似乎想炫耀一番它轻盈优美的步履；黑玉般的鬃毛在弓状的脖颈上抖动，顺着轻巧而不时转动着的耳朵披散下来，恰好遮着它那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玛丽亚骑在马上，神态悠然，镇定自如，仿佛坐在一张柔软的安乐椅上一般。

走了几夸德拉后，她似乎已经完全驱散了对马的害怕心理；当她发觉我一直提心吊胆，惟恐马发威时，便用不致让母亲听见的声音对我说：

"我来给它一鞭子吧，就抽一鞭子。"

"小心，别这么干。"

"就一下子，让你看看它不会怎么的。你对栗色马太不讲情义，相比之下，你更喜欢你现在骑着的这匹浅灰马。"

"要是它对你不是这么熟悉，就不会这么老实的。"

"那天晚上，你是骑这匹马去唤医生的？"

"啊，是的；真是一匹上好的马。"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对它缺乏应有的珍惜。"

"你更没有，要不你干吗要无缘无故地折磨它。"

“你看吧，它不会怎么的。”

“当心，玛丽亚，当心！求求你把鞭子给我吧。”

“那就等咱们走到平地后，再给它一鞭子吧。”

她见自己的虚张声势很使我担惊受怕，嘲弄地笑了起来。

“怎么回事？”母亲问。由于我有意放慢步子，她已经走在了我们的旁边。

“没什么，太太，”玛丽亚回答说，“埃弗拉因断定这马会把我摔下来。”

“可是你……”我正要回答，她悄悄地将鞭子放在嘴唇上，示意我别声张，我见此情景立即住口。

“今天你怎么这么勇敢？”母亲问她。“记得那次你骑这匹马时，还怕得要命呢。”

“最后，还不得不给你换一匹马，”费利佩补充道。

“你们在出我的洋相，”玛丽亚回答说，涨红着脸瞅了瞅我。“先生他已经相信我是十分勇敢的了。”

“这么说，今天你不害怕了？”母亲又问道。

“怕是有点怕，”她说，“但是不怎么厉害，这马已经驯服了。要是不老实，会有人收拾它的。”

当我们来到草原时，旭日喷薄而出，将原先笼罩着我们身后群山的云雾驱散得一干二净；原野上东一片西一片的树木，或成蜿蜒的林带，或成孤立的丛林，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沿途的小河溪水在朝阳的照射下泛着细碎的波光，流淌着消失在阴影中；远处，弯弯曲曲的萨巴莱塔斯河宛如道道银河，岸边点缀着蓝色的森林。

玛丽亚此时放下面纱，透过微微拂动着的天蓝色罗纱，多次用眼睛寻觅着我的目光；面对她那双眸子，我们周围大自然的一

切光华，几乎都无法使我动心。

我们穿过平原进入大森林之后，玛丽亚和我久久一言不发，只有费利佩的嘴一刻不闲着，见什么都要问我母亲。

有一阵，玛丽亚靠近我，对我说：

“你这么心事重重在想什么？你又象昨天晚上似的，可刚才还不是这样。那件倒霉事难道果真这么严重？”

“我没在想这个，你已经使我把它忘却了。”

“损失当真无法弥补了？”

“或许还不至于。我是在想勃拉乌里奥的幸福。”

“就光想到他的幸福？”

“想象勃拉乌里奥的幸福比较轻松些。从今天起，他将是完完全全幸福的人了；而我，却要离开这儿，丢下你好几年。”

她目光低垂，默然地听着我的话。随后，她抬起眼睛，目光中依然保留着当天早晨使她双眸生辉的幸福光芒。她撩起面纱说：

“那么，损失不是非常大罗？”

“你为什么老是要提这些呢？”

“你还猜不透吗？我就是这么想的。它使我相信我不该把我的想法坦白地告诉你。我宁可你见我知道了你昨晚告诉我的事情后依然心情愉快而感到不悦。”

“这消息使你感到高兴？”

“你告诉我的当时，我感到悲伤，不过后来……”

“后来怎么着？”

“我换个方式想了想。”

“它就使你转忧为喜了。”

“那倒不至于，不过……”

“心情就象今天这样了。”

“我也没有这么说。我早知道你不会喜欢看见我这样；而我也不希望你会以为我能作出这种蠢事来。”

“你？你想象这种事会发生吗？”

“为什么不能？我和任何别的姑娘一样，有时也会不认真对待那些应该严肃看待的事物。”

“不，你不是那种人。”

“是的，先生，我是那样的人，至少，在我自我宽恕之前是如此。不过，咱们还是和妈妈去说会儿话吧，别让她奇怪你怎么跟我说得这么久；让我再想想，我再决定是否把一切都告诉你。”

说完，我们就这么办了。但是，过不了一刻钟，我和玛丽亚的马又并排前进了。这时，我们重又走进平原，望见教堂的白色钟楼，还有那些掩映在田园的青枝绿叶中的房舍的色彩斑斓的屋顶。

“玛丽亚，现在你说吧。”我说道。

“你看，你现在自己就愿意宽恕我；可是，倘若说出来的理由不充分呢？本应该显得心情不悦为好，可惜，你既然不愿意教我如何装假……”

“我自己都不会的事，怎么教你呢？”

“瞧，多好的记性啊！昨晚说过的话你难道忘了？我可要好好记取这个教训了。”

“从现在起？”

“不是从现在起，”她微笑着，故意装出一本正经的神情。“听着，我今天可没法不高兴，昨晚咱俩分手后，我想，爸爸这次蒙受的损失可能导致……倘若他知道我的想法，会怎么想我呢？”

“你说吧，我会告诉你他将怎么想的。”

"既然损失的数目那么大，"她拿定主意要告诉我了，一边用我还给她的马鞭杆理着马的鬃毛，"爸爸就会更加需要你……他将会同意你从今以后帮他……"

"对，对，"我被她那种在向我供认她十分担心会使她显得有罪过的想法时流露出来的羞怯而渴望的眼神征服了。

"那么，真是这样吗？"

"我将免除爸爸曾允诺送我去欧洲深造的义务；我将答应留在他身边，为偿还债务而奋斗到底。他会同意，也应该同意的……这样，你我将永远不再分开，也不会被分开。那样，很快就……"

她低垂下头表示赞同；透过那层被和风吹拂着的面纱，我见她脸上露出犹如天使一般纯洁而端庄的神情。

一到镇子，勃拉乌里奥就前来迎接我们，并告诉我们神父正在等候我们。母亲和玛丽亚更衣毕，我们随即朝教堂走去。

老神父见我们走近他位于教堂一侧的小屋，赶忙迎出来，邀请我们同他共进早餐，我们竭力婉言谢辞了。

婚礼开始时，勃拉乌里奥略带苍白的脸上，透着幸福的神采。特兰西托两眼始终望着地面，当轮到她回答时，声音都变了样。何塞站在神父的一旁，擎着一枝大蜡烛，手微微颤抖着，眼睛不住地在神父和女儿的脸上扫来扫去，两眼泪水汪汪，流过眼泪是确定无疑的。

当神父为这对手拉手的新人祝福时，特兰西托才敢抬起头来看自己的丈夫一眼；眼神里闪着爱恋、温存和纯洁；这是刚向上帝告白后，唯一能对心上人所许的愿。

听过新婚弥撒，走出教堂后，勃拉乌里奥对我们说，他们要先走一步了，因为我们骑马，用不了多久就可赶上他们的。

半小时后，我们赶上了那对美满幸福的新婚夫妇和何塞，后者赶着那头来时载着馈赠神父的礼品、上市的蔬菜以及孩子们节日盛装的浅灰色老骡子走在前头。特兰西托觉得新娘礼服穿着别扭，所以只穿一身礼拜天的服装：头戴一顶巴拿马小草帽，两条辫子垂在饰有深紫色贴边的黑色大披巾上；身穿一条多褶的玫瑰红印花布裙，裙边稍稍提起，以防被草地上的露水打湿，这时便露出那双漂亮的脚；上身披着件短披肩，稍不留意，就露出里面红白相间的绣花丝衬衫。

我们放慢速度，以便和他们同走一阵，同时等候母亲赶上来。特兰西托走在玛丽亚旁边，替她摘去裙子上从地里带来的绒刺。她不怎么说话，从举止和神态中却显出一种难以想象的、融汇着谦恭、感激、欢悦的神情。

告别时，我们答应当天下午去山里，这时，特兰西托如同姐妹似的、温柔地朝玛丽亚微微一笑，后者把她羞涩地向她伸来的手紧紧握在自己的双手中，对她说道：

“想到你们将一路走回家去，心里真不好受。”

“为什么？小姐。”

“小姐？”

“伴娘，是吗？”

“对，这才对呢。”

“行。咱们会慢慢走的，是吗？”她问另外两个山里人。

“是的，”勃拉乌里奥答道，“假使你今天不会因为扶着我爬坡而感到难为情的话，那么你用不着很累就可以到家。”

母亲带着费利佩赶了上来。她执意请何塞第二天带着全家上我家来吃饭，他最后答应一定努力照办。

归途中，大家海阔天空地闲聊了一路。我和玛丽亚是故意

这样做的，因为和以往骑马旅行一样，母亲又在唉声叹气，聊聊天，可以使她分心解闷。直至快到家时，玛丽亚才用低得只有我才能听见的声音说道：

“你现在就去对爸爸谈那件事？”

“是的。”

“今天你还是别谈了吧。”

“为什么？”

“不为什么。”

“那你要我什么时候去谈呢？”

“倘若过了这几天，他还不跟你谈出门的事，那你再找个机会跟他谈谈吧。你认为哪个办法更妥当些？等到某一天，你俩在一起干了很多活之后，这时，他就会认识到，你的帮助对他是很重要的，值得感激的。”

“可是，在这段时期，我将不知道他是否会答应，这种焦急等待的心情我实在受不了。”

“要是他不同意呢？”

“你担心这个？”

“是的。”

“那咱们怎么办呢？”

“你，应该服从爸爸。”

“那你呢？”

“谁知道！”

“你应该相信，他会答应的，玛丽亚。”

“不，不，要是我自己欺骗自己，那将对我非常有害。不过，你就服我对你说的去办吧，这样或许一切都会好的。”

三 十 六

我们到家了。见母亲房里的窗户紧闭，我不禁心里一怔。我帮母亲下了马，正要帮玛丽亚下马时，艾洛伊莎出来迎接我们，打手势示意我们别出声。

“爸爸又躺下了，他病了。”她说。

只有玛丽亚和我能猜出父亲病倒的原因，我俩的目光碰在一起，彼此心领神会。她和母亲立即进屋去看父亲，我随即跟了进去。父亲看出我们在为他担忧，遂安慰我们，声音由于寒热而颤抖：

“没什么要紧的，或许是早上起来不留神着了凉。”

他手脚冷冰，额头滚烫。

半小时后，玛丽亚和母亲已换上家常衣服。开午饭了，但她俩却都未在饭厅露面。我用毕饭离桌站起时，爱玛跑来对我说父亲唤我。

父亲的体温在上升。玛丽亚站着，倚在一根床柱上，爱玛在她身边，母亲站在床头。

“把那几盏灯熄了，”我进去时正好父亲这么说道。

房间里只剩下桌子上一盏灯，床帐子把光线挡住了。

“埃弗拉因来了。”母亲对他说。

他似乎没听见。过了一会儿，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这事唯有一个补救的办法。为什么埃弗拉因不来把事情

一劳永逸地了结掉?"

我告诉他我已经来了。

"好吧,"他继续说道,"把信都拿来签上字吧。"

母亲把前额倚在一只手上,玛丽亚和爱玛瞧着我,想知道是否真的存在这些信件。

"等您病好一点,一切都会很好了结的。"

"混帐家伙! 混帐东西啊!"他喃喃地念叨着,接着复又昏睡过去。

母亲把我叫到客厅,问我:

"我看,得请医生来,你说呢?"

"是啊,我认为应该去请医生;即使烧退了,请医生来也没有什么害处,而且如果……"

"不,不,"她打断我的话,"大凡病势开头就如此,那就病得不轻。"

我立即派一名仆人去找医生。听到父亲在病榻上唤我,我又赶紧跑去。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

"一个多小时前。"

"你母亲在哪儿?"

"我去叫她吧。"

"什么也别让她知道哇。"

"是,先生,您放心吧。"

"那封信的附言你加上没有?"

"加上了,先生。"

"你把那些信和收据从柜子里取出来了没有?"

毫无疑问,弥补损失的念头牢牢地占据着他的心。母亲听

到了我们最后这次谈话，所以当父亲似乎熟睡时，她便盘问我：

“这几天你父亲遇到什么麻烦事没有？他听到什么坏消息没有？什么事情他不愿意让我知道？”

“没发生什么事，没什么事瞒着您。”我尽量装出坦然自如的样子。

“那么，你父亲的这些梦话是什么意思？他好象在怨恨着什么人，那又是谁呢？他老是惦念着的是些什么信？”

“我也猜不透，夫人。”

对我的回答，她并不满意；然而，除此而外，我无法作出别的回答。

午后四点钟医生来了。病人的烧仍不见退，一会儿说胡话，一会儿又昏睡。家里治感冒的常备药全用遍了，依然不见效果。

医生吩咐准备个木澡盆和必需的器具，要给我父亲放点血。我跟大夫来到我的卧室，趁他配制某种药剂的当儿，我想了解一下他对病情的看法。

“可能是一种脑热病。”他对我说。

“那么，他肝部感到疼痛，又是怎么回事？”

“两者之间不相干，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

“您认为这病严重吗？”

“这种热病，通常总是这么起病的。只要治疗及时，大多数都可以治愈。令尊这些日子很劳累了吧？”

“是的，先生；我们在岗下的庄园里一直忙到昨天，他有不少事情要干。”

“他遇到了某件不遂心的事，某种严重不愉快的事，是吗？”

“我想我对您应该说实话，当前的情况也必须如此。三天前，他得到一个消息，一桩他切望成功的买卖遭到了不测。”

“这件事对他的刺激不小吧？恕我冒昧这么对您说，但我以为必须这么对您说：您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将有机会，而在未来的实践中，将有更多的机会认识到，有些病起因于精神受到刺激，然而，表面上却被另外一些症状所掩盖，或者与一些医学上最常见的病相混淆。”

“您尽可以放心，我刚才对您提到的那不幸事件，确是此病的主要起因。另外，我还得告诉你，家母对所发生的事还不知情，家父希望瞒着她，以免她由此感到痛苦。”

“好，您这么对我谈很好。您可以放心，我知道如何谨慎地保守这个秘密。对这一切我深感同情。现在，我们可以顺着一条比较熟悉的途径着手医治令尊的病。咱们走吧，”他站起身，拿起那杯已经调制好的药剂，“我想这药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已经是凌晨两点钟。父亲的烧却丝毫未退。

医生一直守候到这时候才告辞，临走前，要求我们一出现异常症候立即去叫他。

房间里光线暗淡，一片寂静。

母亲坐在靠近床头的一张扶手椅上，眼睛直瞪瞪盯着那张挂在客厅通往卧室的门上的耶稣受难像，从她那眼神和微微蠕动的嘴唇可以知道她是在默默祈祷。只要把我父亲梦呓中的话串联起来，所发生的事便不难猜出，对她也就无可隐瞒了。玛丽亚跪在床脚跟的一张沙发上，身子半隐在床帐里，正竭尽全力设法使病人的脚重新暖和起来，因为他又呻吟着说两脚发冷。我走近她悄声说：

“你回去歇一会儿吧。”

“为什么？”她把枕在一只胳膊上的头抬起来望着我。由于熬夜，她头发显得有些纷乱，但却依然如昨天上午出门时精心打

扮过的一样俏丽。

“熬夜会伤你身体的。”

“别信那个。现在几点了？”

“快三点了。”

“我不累；天快亮了，你快去睡吧；要是有必要，我会让人去叫你的。”

“他的脚现在怎么样？”

“啊，非常冷！”

“还是让我替你一会儿，我再走。”

“行吧，”她小心翼翼地站起来，避免发出那怕最轻微的声响。

她把刷子交给我，微笑着教我应如何拿着它擦脚底板。我接替她的位置后，她对我说：

“就只一会儿；我去瞧瞧小胡安就回来。”

小家伙已经醒了，见她不在身边感到很惊讶，正在喊她。这时只听到玛丽亚压低声音，用好话在哄胡安，接着传来她亲吻小家伙的声音。很快，钟就敲三点了；玛丽亚返回来向我讨回她的位置。

“到吃药的时间了吗？”我问她。

“我想该到时间了。”

“你去问问妈妈看。”

母亲拿着药，我掌着灯，走近病床。闻听我们叫他，父亲睁开那双明显充血的眼睛；因受到灯光的刺激，他吃力地抬起一只手遮着光线。我们催他快把药喝了。他撑起身子，嘴里连声呻吟，抱怨身体右侧疼痛难忍。他用毫无生气的目光扫视四周，吐出几个字，隐约可以听出“渴”字。

“这个能解渴的，”母亲把杯子递了过去。

他倒在枕头上，双手伸到脑袋上，说：

“这儿！”

我们重又说服他再努力坐起来，但他怎么也做不到。

见父亲体力如此衰竭，妈妈脸上露出忧心忡忡的神色。

玛丽亚坐到床沿，靠在枕头上，用不胜温柔的声音对病人说：

“爸爸，您咬咬牙挺起来喝药，我来帮您忙。”

“试试看吧，孩子，”父亲的声音有气无力。

她终于使他倚靠在她的怀里，同时用左臂在背后扶着他。她那乌黑油亮的发辫搭在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银发皓首上，极其温存地献出自己的胸脯，当作靠枕，让它舒服地倚着。

药服毕，母亲将杯子交给我，玛丽亚重又轻轻地将父亲放倒在枕头上。

“啊，耶稣！看他身体虚成什么样子了！”我们走近桌子，玛丽亚把灯放回原处时，非常小声地对我这么说。

“这是麻醉药水，”我向她说明情况，劝她安下心来。

“现在倒不怎么说胡话了。医生对你说些什么来着？”

“医生说需再稍稍等一阵再用更烈的药剂。”

“你去睡吧，有我们在就行了。你听，已经三点半了。我会把爱玛叫醒来和我作伴的。你想办法叫妈妈也去歇一会儿吧。”

“你脸色都发白了，这太伤你的身体了。”

她站在母亲梳妆台的镜子前，一边对着镜子用手抿着双鬓整理头发，一边答道：

“不至于，你瞧着吧，我什么事也不会有的。”

“倘若你现在就去歇一会儿，倒是有可能不会出什么事的；

天亮我会叫你的。"

我到底说服她们三人让我独自留下来。待她们走后，我就挨着床头坐了下来。

病人睡得依然不那么安稳踏实，不时听到他喃喃地说着呓语。

随着这场厄运将纷至沓来的一切可怕景象在我的脑海中呈现了足有一个钟头；一想起这场厄运，我的心就不由得痛苦地痉挛起来。

东方已经破晓，几缕晨光从门窗的隙缝中透射进来，灯光越来越显得惨淡；科克利鸟和家禽的鸣叫声不时传来。

医生走进卧室。

"是叫您来的？"我问。

"不是，这个时候我应该在这里。病人怎么样啦？"

我将自己的观察所得告诉了他。医生看着表，摸了摸病人的脉息。

"一点没有，"医生自言自语道。"药水呢？"他又问。

"又喝过一次了。"

"再给他喝一次；我们给他加点苛性剂，免得他再感到难受。"

在爱玛的帮助下，我们谨遵医嘱，一一照办。

医生脸上明显地挂着阴沉的神情。

三十七

医生尽管做了种种退烧努力，三天后，病人的热度不见丝毫

下降，病人的症状依然十分凶险，以至医生本人有时也脸露难色，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

午夜十二点，大夫悄悄地把我叫到客厅：

“您很清楚令尊的病情；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给他狠狠地放一次血的效果上。放血的准备工作已一切安排就绪。要是放血和今天下午给他服的药，从现在到天亮，不能使他逐渐兴奋和苏醒，那么，就很难出现转机。”停顿片刻后，他又接着讲：“现在是告诉您的时候了，要是到天亮还没出现这种转机，那我可就无能为力了。现在，请您叫令堂先回去，不管我所期待的事发生与否，她都不便留在房间里。现在时间已过半夜，正是个好借口，劝她去稍事歇息。如果您觉得合适，不妨也请小姐们离去，只让我俩留下就行了。”

我向他指出，指望她们离开，可以肯定不会成功；何况，要是真能使她们离开，倒反而会使母亲更加不放心。

“我看，这件事您应该负起责任来，不要失去这种场合所需要的信心和勇气，”他在身边一盏烛灯下，仔细检查他那袖珍盒里的放血针。“现在还不到丧失信心的时候。”

我们走出客厅，去着手实施医生认为是最后一招的疗法。

父亲始终处于昏睡之中；白天以及晚上这段时间里，他不住地说着胡话。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似乎最后一点体力都已消耗殆尽。他对一切呼唤都毫无反应，只是两个眼睛，有时艰难地睁开，表现他还能听得见；他的呼吸显得急迫局促。

母亲坐在床头，手里握着父亲的一只手，额头支在枕垫上啜泣不已。爱玛和玛丽亚，由路易莎帮着——她是那天晚上前来替她女儿的——准备着要给父亲放血的器械。

马因要求灯照亮些，玛丽亚随即把灯移近病榻；正当医生作

着他希望作的检查时，她的脸上忍不住滚下几颗泪珠。

一点钟，医生称作最后一招的放血全部完毕。他对我说：

“钟敲两点半时，我该上这儿来；不过，倘若睡梦将我征服，醒不过来，到时候，你们就去叫醒我。”

他又指指病人说：

“应该让他绝对安静。”

离去前，他笑眯眯地对姑娘们开了几句关于上了岁数的人需要及时睡眠的玩笑话，他那些风趣诙谐的话语纯粹出自宽慰她们的目的，用心实在可嘉。

母亲又转回来想看看整整作了一小时的处置是否产生某种令人欣慰的结果；我们终于劝她相信医生对来日所怀的希望。她累得实在受不了，就在爱玛的房里睡下，路易莎在那儿和她作伴。

钟敲了两下。

玛丽亚和爱玛深知医生希望看到出现某种征候，因此长时间地怀着焦虑和迫切期待的心理，密切注视着父亲的睡眠。病人看来比较安宁，而且还要过一次水喝，声音虽十分微弱，却相当清晰，使人对放血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寄予着希望。

爱玛硬撑着不让自己睡着，结果还是坐在靠近床头的安乐椅上沉沉睡去。玛丽亚起初斜倚在我们坐的那张小沙发的一把扶手上，最后也支持不住，将头倒在扶手上。在绛紫色的锦缎枕垫上，玛丽亚头部的轮廓显得异常分明；她的丝绸大披巾披落在雪白的细纱裙子上，裙子的被揉皱的褶边，在阴影里显得有如泡沫一般。在沉寂无声中，她的呼吸声轻柔得仿佛一个躺在我们怀里的婴儿的鼻息。

敲三点钟了。钟声使玛丽亚略略动弹了一下，似乎想坐起

来，然而，深沉的睡意终究再次战胜她的意志。她的腰带深埋在衣服里，衣服从腰部直拖到地毯上，下面露出一只几乎还是孩提的脚，脚上穿着点缀着闪烁发光的金属饰片的红色拖鞋。

我用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她，虽然我的眼睛有时转向父亲的病榻，但随即又转而去瞧她；我的心在她那儿，在亲抚她的前额，在谛听她心房的跳动，随时希望听到某个将她梦境透露出来的字，因为她的嘴唇在微微蠕动着，似乎想说出它来。

病人一声痛楚的呻吟打断了慰藉我心灵的遐想，现实重又回来，还是和以前一般的可怕。

我走近病榻，见父亲支着一条胳膊，目光死死地盯着我，最后对我说：

"把衣服递给我，天已经不早了。"

"现在是夜里，先生，"我答道。

"什么夜里？我要起床。"

"那怎么行啊！"我柔声地婉言相劝，"您不觉得这对您的健康没有好处吗？"

他重又倒在枕头上，轻声地说着什么，我听着莫名其妙；与此同时，他摆动着苍白而消瘦的双手，仿佛在算着什么账似的。见他在身边摸索着找什么东西，我就把自己的手绢拿给了他。

"谢谢！"他似乎在跟一个陌生人说话。他用手绢抹了抹嘴唇，在盖着的被单上摸索着想找个口袋把手绢收起来。

他又睡了一会儿。我正要走近桌子，想看看他刚才开始说胡话是什么时候，他却一骨碌从床上挺起来，撩开为他遮光的帐子，露出青紫的脸庞和惊惧的眼光：

"谁在那儿？……喂！喂！"

尽管我明知他这种近乎疯痴的梦呓会是如此，我还是被某种不可克服的恐惧所震惊。我竭力说服他躺下，他用简直吓人的目光盯住我，问道：

"他不曾在这里？他刚从那张椅子上站起来的嘛。"

"谁？"

他说了那个令我心惊胆战的名字。

过了一刻钟，他又一次坐起来，用加倍严厉的口吻对我说：

"你别放他进来，让他等着我。来，拿衣服来！"

我恳求他别硬起来；他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

"哎呀！少废话！……衣服！"

我突然想起玛丽亚在类似情况下，曾经对他发挥过有力的影响，现在或许能帮帮我的忙；但我又不敢轻离病床，深怕父亲自己从床上下来。他的身体确实很虚弱，坐不了很长时间，他又躺倒了下去；表面上平静多了。我趁此间隙，赶紧走近玛丽亚，拿起她垂在裙子上的手，非常轻声地附在耳边叫她。她没把手从我手中抽回，眼睛都不及睁开就直起身子。她睁开眼睛见是我，赶忙把披巾披在肩上，站起来：

"什么事？啊！"

"因为，"我答道，"他又说胡话了；我希望你陪着他，以防发作得太厉害。"

"什么时候开始的？"

"快一个小时了。"

她走近病榻，几乎有点为我告诉她的这个消息而感到高兴；随后，她踮着脚尖离开床，走过来对我说：

"可他又睡着了。"

"瞧吧，这时间不会长的。"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叫醒我？”

“你睡得那么熟，我不忍心叫醒你。”

“爱玛也睡着了？都是她不好，叫我睡觉的。”

她走近爱玛，对我说：

“你瞧她多漂亮。可怜的人儿！咱们要叫醒她吗？”

“这你总算看到了吧：一个人睡得这么香甜，怎么好意思叫醒呢？”我答道。

她吻了吻我姐姐的下唇，用双手捧起她的头，把身子弯下，几乎额头碰额头地叫她。爱玛醒了过来，几乎吓了一跳，但立即微微含笑，把玛丽亚抚摩她双鬓的手抓在自己手中。

我父亲重又坐了起来，这次比迄今为止哪一次都显得轻松。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仿佛在打量卧室里黑暗的四角。姑娘们惊恐不安地觑着他。

“我上那儿去！”最后他脱口说出话来，“我这就去！”

他在床上找着什么东西，然后，他又象是对那个他认为正等着他的人说道：

“真抱歉，烦您久等了。”

他又转而对我说：

“我的衣服！……怎么搞的？衣服！”

玛丽亚和爱玛俩人一动不动地站着。

“衣服不在这里，”我答道，“差人去拿了。”

“于吗把衣服拿走了？”

“大概是拿去另换一套吧。”

“怎么这么拖拖拉拉呀！”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马备好了吗？”

“备好了，先生。”

“去告诉埃弗拉因，我等着他呢。趁天还没黑，骑马一起去。去啊，你这个家伙！胡安·安赫尔，咖啡！不，不……这简直不能容忍！”

他挪近床沿要跳下来。玛丽亚赶紧迎上去对他说：

“不行，爸爸，别这样！”

“别怎样？”他的语气十分生硬。

“要是您起床，大夫会发怒的，因为，这将损害您的健康。”

“什么大夫？”

“就是那个来给您看病的医生；您病了。”

“我身体挺好，你听见没有？行了，我要起床了。那孩子在哪儿，怎么还没见他来？”

“我得去叫马因来。”我附在她耳边说。

“不，不，”她抓住我一只手拦住我，同时用身子挡住这个动作不让父亲瞅见。

“非唤医生来不可呀！”

“你不能把我们独自撇下。你让爱玛去叫醒路易莎，告诉她去叫医生来。”

我就这么对爱玛说，她随即走出卧室。

父亲怒气冲冲，非要下床不可。我只得满足他的要求，把衣服递给他，顺手将床帐闭上，心想还是帮他把衣服穿上为好。当他以为衣服已经穿妥，立即从床上跳了下来。他脸色青紫，眉头紧锁，嘴唇不住地颤动着，仿佛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眼珠喷着怒火，在眼眶里转动，望着四处寻找什么。虽然他让我我用胳膊扶着他，他那只放过血的脚依然妨碍着他，使他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玛丽亚站着，双手交叉，搭在裙子上，脸上现出痛楚和焦虑正折磨着她的神情，不敢向我们挨近一步。

“把门打开，”父亲走近那扇通往祈祷室的门口时，吩咐我说。

我遵命照办。祈祷室里漆黑一团。玛丽亚赶紧拿了一盏灯走在我们头里，把灯挨近那尊长相跟她酷似的美丽的圣母像放好，嘴里念念有词，不知说些什么，两眼噙着泪水，恳求的目光牢牢地凝视着圣母的脸。父亲在门槛前停住脚步，目光变得不那么忧虑了，身子靠在我的胳膊上也显得比较有力些。

“您想坐坐吗？”我问父亲。

“是的……好吧……嗯，”他几乎用柔和的声音答道。

医生进来时，我们已重新将父亲躺在床上。我们将事情的始末告诉了医生，他摸摸病人的脉息，露出满意的表情。

半小时后，马因大夫又走近病人进行一番检查，这时病人已经熟睡。医生配好一剂药，交给玛丽亚：

“您把这副药给他，督促他就着我们给他配的甜料喝下去。”

她战战兢兢地接过药，我掌着灯，和她一起走到病榻旁。大夫隐在床帐的后面不露面，悄悄地观察病人。

玛丽亚用她最温柔的声音叫唤我父亲。他一醒过来，就将手捂在腰部，嘴里不住地哼着。他两眼直勾勾盯着催他喝药的玛丽亚：

“一勺一勺喝吧，我起不来。”

她就一勺一勺地喂他。

“甜吗？”她问父亲。

“甜；不过，喝这点够了吧？”

“您很困，是吗？”

“是的。现在几点了？”

“天快亮了。”

“你妈妈呢？”

“她正在休息。您再喝几勺药吧；喝下去后，呆会儿就会睡得非常舒坦的。”

他摇摇头，表示不想再喝了。玛丽亚朝医生投去探询的目光；医生示意她再给病人喝点药。病人执意不喝，她作了个尝尝杯果饮料的样子，然后对他说：

“可真好喝，再来一勺吧，再喝一勺就不喝了。”

父亲抿抿嘴唇，含笑点头，张嘴又喝了一口。玛丽亚用自己的手绢给她抹了抹嘴，用平时等胡安躺下后同小家伙告别时一样柔和的声音对爸爸说：

“好了，您现在就好好多睡会儿吧。”

说完，她放下帐子。

“有您这么一位护士，”当她把灯放回桌上时，医生说道，“我的病人就一个也不会死……”

“您是说他已经……”她打断医生的话。

“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

三十八

十天过后，父亲病愈，欢乐重又回到我们的家。病魔施虐时，我们惶惶不安，唯恐失去一位亲人，这种担心更加深了我们对他极其深切的眷爱；如今父亲已脱离危险，我们全家对他服侍看护之温存和殷勤，足以将死神拒之千里之外。

医生叮嘱务必使病人的心神保持平静，千万避免同他谈及

买卖之事。他能起床之后，我们恳求他挑本书读读，聊以消遣。他选了本《拿破仑在圣埃雷娜的日记》，这本书自始至终使他备受感动。

我们聚坐在母亲的缝纫室里，爱玛、玛丽亚和我轮流给他朗读；有时，我们发觉他为悲愁所苦，爱玛便弹起吉他为他消愁解闷。

有时，他给我们讲起他的童年时代，讲起他的双亲和兄弟姐妹，要不然就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述说他年轻时旅行的经历；有时，他又故意挑剔乔科地区的风俗习惯，挑逗我母亲，诱她为自己的家乡辩护，这时，他便开心地哈哈大笑。

一次，他谈到他们新婚的日子以及婚后两个月时那场使他们彻底破产的大火灾，他问我母亲："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多大岁数？"

"二十一岁，"她回答。

"不，我的乖乖，二十岁。我对太太(他总是这么称呼他的岳母)扯了个谎，怕她嫌我太年轻。女人嘛，当她们的丈夫开始老迈时，是从来记不清他们有多大岁数的，所以后来我就不难纠正这个数字。"

"才二十岁？"爱玛惊讶地问。

"他不是已经说了吗？"母亲说。

"那么妈妈，您当时多大岁数？"玛丽亚问。

"我十五岁，比你现在大一岁。"

"你让她给你讲讲，自从她满十五岁起，对我那股自负傲慢的劲儿；我就是那时候决定跟她结婚，并且改信基督教的。"

"讲给我们听听吧，妈妈，"玛丽亚恳求说。

"那你先问问他，"母亲回答，"为了那个他称之为我对他的

自负傲慢劲儿，他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们又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父亲。他说道：

“结婚。”

此时，胡安·安赫尔到来，打断了谈话，他从镇上带来了邮件。他交给我们几份报纸和两封信，两封信都是由A先生寄来的，其中一封的日期还相当早。

看了信上的落款，我把信递给父亲。

“啊！好，”他说，把信又递回给我。“我正盼着他的信呢。”

第一封信只是通知说，四个月后方能动身赴欧，我们不必匆忙准备我的行装。读完信后，我都不敢正眼瞅玛丽亚，生怕因此引起她比我当时经受着的更加强烈的激动。我当时心里暗自盘算，假如我的旅行不告吹，至少还有三个多月的幸福可享受。玛丽亚脸色煞白，装着在膝头的针线匣里找东西。我父亲神情十分镇静，等我把第一封信念完，才说道：

“有什么办法！看第二封信吧。”

我刚念了头几行，就明白我将无法掩饰我纷乱不安的心绪；我于是走近窗口，装着想看得清楚点，以便可以背对着那些听我念信的人们。现将信的实质部分照录如下：

半个月前，我曾修书一封，谨告您我需将欧洲之行推迟四个月；不料，我所遇到的不便竟顺利了结，遂给您赶写此信，以期晓达：下月，即一月三十日，我将抵达卡利，祈望届时能在彼地与令郎埃弗拉因君幸会，结伴于二月二日动身前往港口。

先前，曾获悉您不幸染疾，重病卧床，不胜悲怆；然不久得悉您化险为夷之佳音，欣慰之至。为您的贵体康复，我谨向您及阖家致以祝贺。

因此，我期望您不至有甚不便，惠赐我能与埃弗拉因君结伴

而行的荣幸；如您所知，我始终对令郎抱有特殊的好感。务请将此信的这部分文字晓示令郎为盼。

当我回到自己座位时，发觉父亲的目光正盯着我。玛丽亚和我姐姐此时正向客厅走去，我于是坐到前者空出的扶手椅上，因为那个位置更暗些。

"今天几号了？"父亲问。

"二十六号，"我回答。

"我们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简直需要昼夜不停地准备才行哪。"

无论是他的声调，还是脸部的表情，都显得十分平静，表明他已经拿定主意，不容变更。

一个仆人进来告诉我说，一个小时前吩咐他套的马已经准备就绪。

"等你散步回来，"父亲对我说，"我们马上写回信，然后你亲自把它送到镇上去，因为明天你无论如何得到庄园去一趟。"

"我很快就回来。"说着，我走了出去。

我须得矫饰我内心的痛苦；我须得暗暗地召唤曾使我欣喜欢乐的那些甜蜜的希冀，独自面对那令人恐惧的离家远行的现实。我须得私下偷偷地哭泣，免得玛丽亚见到我的眼泪……啊！要是她早能知道此时此刻我心中流淌着多少泪水，她也同样不会那么希望了。

我走下河边宽阔的洼地，那里靠近平原，水流平缓，形成了一道道雄伟壮观的河湾。河水最初从被绿茵茵的植植铺饰的山涧中穿过，而后汇成泡沫飞溅的急流，接着继续向前涌去，从山脚下的番石榴等绿树丛中流过，直至躲进最后的山峰背后，那里水声淙淙，似乎在向寂静的自然最后道别；随后便消逝在远处，

隐没在很远很远的蓝色草原上。此时，在夕阳的残辉下，河水泛出淡紫色和金黄色的涟漪。

当我从岸边崎岖的小径往上走回家去时，夜幕已经低垂，并且披上了仲夏夜全部的异彩。河水泛着白色的波光淌流着，阵阵波浪摇曳着芦苇，仿佛向吹拂芦花的微风诉说柔情蜜意。点点繁星倒映在未被阴影遮蔽的溪流的水底，闪闪发光。两岸丛林的枝叶交叉重叠，组成了神秘的亭台楼阁；四处漫飞的萤火虫的膦光在幽暗的丛林中忽隐忽现；只有一些昆虫的鸣叫声扰乱着夜晚森林的清平静寂，但是，黑沉沉的密林的守护神猫头鹰却不时在我四周盘旋，发出它那不祥的尖叫声。

当我在台阶旁边将坐骑交给胡安·安赫尔时，见家里里然灯火通明，却悄然无声。

父亲在客厅里踱着步等我回来，家里人都聚坐在祈祷室里。

“你回来晚了，”父亲对我说，“咱们现在就来写回信，你愿意吗？”

“我想先跟您谈谈关于我出门的事。”

“行啊，”他答道，在自己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靠近一张桌子站着，背对着照亮我们的蜡烛。

“那件倒霉的事发生后，”我说，“其损失之大，我心中完全有数。自从遭到那宗损失后，我觉得有必要向您表明，我不认为您负有义务必须作出为让我结束学业所要求的那种牺牲。在全家的利益尚未遭受这次打击之前，我曾向您表示过，今后如能在事业上对您有所帮助，我将十分乐意效力；对您当时的拒绝，我无法表示任何异议。然而，今天情况已不同当初。出自各方面的考虑，我希望您接受我的建议，我心甘情愿放弃您愿意将我送出国外深造从而给我带来的好处，因为解除您曾许诺我的这项义

务是我当前应尽的责任。”

“你这一切想法，”父亲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无道理的。然而，尽管不乏理由认为，这次离家远行，就你而言，现在比以前更可畏，无论如何我不能不承认，你这么说，是受崇高的感情的支配；但是，我应当向你指出，我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你完成未竟学业所需的开销，绝对不会恶化我目前的境况；相反，你一旦学业告成，全家将从我现在播下的种子里收获丰硕的成果。另外，”他略略停顿了一下，又在客厅里踱起步来，“我相信，你有足够的崇高的自信心，不至企图怀着惋惜的心情中断你业已有了良好开端的学业。”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心里已感到全然无望，“为报答您的厚望，我一定尽力而为。”

“这才对罗。你放心去吧。我可以肯定，待你学成回国，我将已经一帆风顺地实现了一切计划，以偿还我的债务。四年后，你的地位将会变得很好，到那时玛丽亚就会成为你的妻子。”

他又沉默片刻，最后，站到我面前对我说：

“那么，咱们现在就写回信吧。你把需要的东西都带到这儿来，免得我去书房以致影响身体。”

他口述完一封给A 先生的感情洋溢的长信，这时，母亲走进客厅，他希望她能听听我念这封信。当玛丽亚由埃斯特法娜帮着给父亲送茶具进来时，我正念到信的关键部分：

埃弗拉因将遵嘱作好准备，于一月三十日动身赴卡利，在那里同您会面；这样，如您所希望的，你们将可以于二月二日如期启程前往布埃纳文图拉。

接下去无非是些客套话。

玛丽亚在我的背后，把带来的杯盘放在桌上我父亲伸手可

及的地方。这时，她整个身子沐浴在桌上的灯光里，她的脸几乎成了青紫色。当她从埃斯特法娜手里接过茶壶时，不得不用左手撑着我所坐的椅子的靠背；而当我父亲往茶杯里加糖时，她不得不立即坐到沙发上。父亲递给她茶杯，她站起来给他斟茶，双手却不住地索索发抖。我父亲见茶水溢出杯外，不禁看她一眼，说：

"够了……够了，孩子。"

玛丽亚惊惶失措的原因是瞒不过他的眼睛的。当玛丽亚急匆匆朝餐厅走去时，他一直目送着她，随后把目光收回来移向我母亲，虽然嘴唇一动未动，询问的意味却是显而易见的：

"看到没有？"

大家沉默无言。过不多久，我借口把文具送回书房，匆匆离开客厅。

三十九

八点钟，餐厅的铃声响了；然而，在经历上述事件后，我不以为自己的心情平静得足以呆在玛丽亚的近旁。

母亲敲了敲我卧室的门。

她一进到房里便对我说："你怎么能被沉重的心情压成这般模样？你难道就不能象过去几次那样变得坚强些？你应该坚强些，这倒不仅仅因为怕你父亲不高兴，而是因为只有你才有资格给玛丽亚以勇气。"

母亲的声音里包含着一种温和的责备口吻，而这种口吻却

又伴随着一种最柔和悦耳的声调。

接着她又对我列举这次远行会给我带来的种种好处，但也并不掩饰那些我将不得不承受的痛苦；最后，她对我说：

“在你不在我身边的四年里，我不仅会把玛丽亚看作我的一个爱女，而且将把她视作一个命定将使你幸福，并且始终善于洁身自爱，不负你对她爱情的女人。我会经常跟她谈起你，并且将尽力使她等待你学成回来，以此作为对你俩不违父命的奖励。”

起初，我两手托着头支在桌上，听了妈妈一席话，我便抬起头来。我们俩泪珠晶莹的眼睛互相探视着，无言地向对方作出不知如何用言语表达的话语。

“那么，现在你去餐厅吧，”临走时她说，“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关于你的事儿，你父亲和我商量过多次，眼下他非常可能下决心要作一件或许对你是个莫大安慰的事儿。”

餐厅里只有爱玛和玛丽亚。每逢父亲不来就餐，餐桌的首席就归我坐。这时，她俩一边一个分坐在首席的左右，等我到来。有一阵，我们谁都不吱声。她们两张非常漂亮的脸上，表露出非语言所能描述的痛楚。不过，我姐姐的脸色不及玛丽亚的苍白，目光里也没有后者美丽的泪眼所特有的倦怠的光泽。她对我说：

“你到底还是明天要去庄园？”

“是的，不过，我只在那儿呆两天。”

“你把胡安·安赫尔也带去吧，让他看看他母亲，可能她病情恶化了。”

“我一定带他去。伊希尼奥来信说菲里西亚娜病情恶化了，一直给她治病的马因大夫被紧急召请到卡利去，昨天起已停止给她看病了。”

“你就以我们的名义，多给菲里西亚娜说些安慰的话，”玛丽

亚对我说。“对她说，要是她继续卧床不起，我们将恳求母亲带我们去探望她。”

讲完这番话，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后来还是由爱玛打破了沉默：

“特兰西托、卢西亚和勃拉乌里奥今天下午来过这里，很遗憾没见到你。他们留下话，多多问候你。我们打算这个星期天去看看他们，爸爸生病期间，人家的礼数是相当周到的。”

“咱们还是星期一去吧，那时我也回来了，”我答道。

“我们跟他们提到你将到欧洲去，当时他们那股难受劲儿，你要是亲眼见到的话……”

玛丽亚掉转身去装作在另一个桌子上寻找什么，不让我看见她的脸，然而，我已经瞥见她那企图掩饰的亮晶晶的泪珠。

这时，埃斯特法娜进来对玛丽亚说我母亲唤她。

我在餐厅里踱来踱去，希望在她离去之前还能跟她谈谈。爱玛深知此时一种痛苦的愁思正折磨着我，不时跟我说上几句话，似乎想让我分分心。

夜晚依然肃穆沉寂：玫瑰枝叶纹丝不动；邻近的林子里丝毫听不到树叶的飒飒声；只有河水的呜咽声打扰着那令人生畏的安谧和静穆。披着蓝色外衣的山岭上空，飘浮着几片破碎的白云，宛如雪白的罗纱披巾在苏丹姬妾的蓝色裙衩上随风摆动。透明的天穹笼罩着那些无名的山峰，仿佛一个中间凸起的蓝色玻璃圆盒，上面镶嵌着钻石。

玛丽亚还没回餐厅。母亲走来告诉我到客厅去。我估计她是想对我作些温柔的诺言以宽慰我。

父亲坐在客厅的一张沙发上，旁边是玛丽亚，眼睛低垂，目不旁视。父亲对我指了指她身旁的一个空座位。母亲坐到紧接

父亲的一张安乐椅上。

“好吧，我的孩子，”他对玛丽亚说。她依然低垂着眼皮，摆弄着一枚装饰用的小发卡。“你愿意不愿意我再重复一遍你妈妈刚才出去时我给你提的那个问题，好让你当着埃弗拉因的面作个回答？”

父亲微微笑着，玛丽亚缓缓地摇了摇头表示不愿意。

“那，咱们怎么办呢？”他非要玛丽亚回答。

玛丽亚壮着胆子瞥了我一眼，这一瞥证明了一切：我俩幸福的日子尚未完全逝去！

“你答应等埃弗拉因从欧洲回来做他的妻子，是吗？”父亲又问道。

沉默了片刻后，她又用她的眼睛搜寻我的目光；然后，重又从我身上移开她那忧伤面腼腆的眼光，回答说：

“要是他愿意如此的话……”

“你不知道他是否愿意？”父亲反问，几乎要笑出声来。

玛丽亚满脸通红，缄默不语。她面颊上的那层羞涩的红晕整个晚上都不曾消失。

母亲用一种做母亲的所能有的最温柔的眼光瞧着她。此时，我相信我正领略着这样一种梦境般的情趣：玛丽亚用我刚才所听到的那种口吻跟我说着话，眼里闪着我正悄悄窥视着的晶莹的光辉。

“你知道我愿意如此，不是吗？”我对她说。

“是的，我知道。”她低声答道。

“那你现在就告诉埃弗拉因吧，”父亲说道，一边收起脸上的微笑，“把我们俩作出这种许诺的条件告诉他。”

“条件是，”玛丽亚说，“要尽可能高高兴兴地出门求学……”

“另外呢？孩子。”

“另一条是努力学习，早日归家……是吗？”

“是的，”父亲说道，吻了吻她的前额，“这也是为了不辜负你。别的条件你自己去提吧。这一来，你总该满意了吧？”他转身对我说，同时站了起来。

我无言以答，只是紧紧地握着他向我伸过来的手。他又说道：

“那么，星期一再见；要牢牢记住我的劝告，文件要多看几遍。”

母亲走近我俩，将我们的头搂在怀里，以至我的嘴唇无意中触到了玛丽亚的面颊。随后，母亲便走了出去，把我和玛丽亚单独留在客厅里。

我握着玛丽亚搁在沙发上的手，我俩定睛对视着；这样大概过了很长时间，她的嘴唇才吐出这样一句话：

“爸爸多好呀！不是吗？”

我表示赞同，但嘴里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你怎么不说话？他提的条件你觉得好吗？”

“是的，玛丽亚。为报答这种恩惠，你的条件呢？”

“只有一条。”

“说吧。”

“你早知道了。”

“是的，不错，可是今天你还是得说。”

“那就是，你要永远如此爱我，”她说道，更加紧紧地捏住了我的手。

四十

次日晨，我来到庄园，在住所遇见接替马因大夫给菲里西亚娜治病的医生。这位大夫，从外貌和举止看，与其说象个医生，倒不如说象个退伍的上尉。他对我说，患者已经病入膏肓，挽救无望，因为她患的是肝炎，这种病在后期，任何治疗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最后，他向我表示，他的意见是赶紧请神父来。

我走进菲里西亚娜的卧室。胡安·安赫尔已在那里，他对母亲在他赞美上帝时的无动于衷感到吃惊。见菲里西亚娜已病到如此地步，我不禁心头一震。

我吩咐增加服侍她的奴仆，并且让人把她安顿到一间更舒适的屋里去，对此，她谦恭地拒绝了。我又叫人到镇上去请神父。

那个即将客死异乡的妇女，自从来到我家，曾给过我多少温柔的抚爱，玛丽亚幼年时曾无数在她的怀里睡过……现在我要叙述她的身世；这段历史，我童年时菲里西亚娜曾多次用朴素而感人的语言对我讲述过，使我度过不少欢娱的夜晚。

马格马乌年轻时就是西非洲一个强大国家阿恰蒂军队中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在赛依·吐多·库阿米那国王同阿奇米人所进行的、一直持续到阿奇米的酋长奥苏埃丧命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他表现出非凡的骁勇和才智；在镇压由卡洛斯·马恰蒂率先发难的沿海部落反对国王的叛乱中，他在战场上亲手杀死了卡洛斯·马恰蒂，赢得了全胜；凡此种种，使君主赐予他无数的

荣誉和财富，并将全国所有部队的指挥权托付于他，而不顾这位幸运斗士的竞争者们的竭力反对；他们对他有幸博得如此的赏赐和恩宠，始终耿耿于怀。

战胜马恰蒂之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太平时期。然而，好景不长，英国人开始动用自己的军队威胁阿恰蒂人，全王国的所有部队纷纷开赴疆场。

战斗打响后不到几个小时，英国人就尝到足够的厉害，明白他们所拥有的杀人凶器远远敌不过非洲人的勇敢无畏。当时，胜负尚在未定之际，全副武装的马格马乌，金光闪闪，威风凛凛地走遍各部队，用大无畏的精神鼓励全体将士，他的声音盖过了敌人隆隆的炮声。可是，他对后备部队指挥官接二连三下达的进入战斗、攻击入侵者最薄弱侧翼的命令却丝毫不起作用。战斗进行到夜幕降临才暂告停止。第二天晨曦初露，马格马乌视察了各部队，看到由于伤亡和开小差，部队兵员锐减；由于那些蓄意阻挠胜利的指挥官从中作梗，部队将士胆怯惧战；他明白自己将被击败，于是准备同敌人决一死战。正在这可怕的时候，国王驾临部队防地，目睹这般局面，决定求和。英国人接受降议，同赛依·吐多·库阿米那签订了和约。从此以后，马格马乌便失去了国王的宠幸。

这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官，对国君不公正的行为怒不可遏，同时也不愿让自己的敌手见到他受辱而幸灾乐祸，便决定移居国外。临行前，他决定将自己最优秀的奴隶们的头和血投入坦多河祭神。西纳是这批奴隶中最年轻、最俊秀的一个。他是阿奇米人不幸的酋长奥苏埃的儿子，在他父亲战死的那场血腥的战斗中，他英勇作战，最后被俘。西纳和他属下的奴隶同胞们唯恐阿恰蒂人盛怒之下不留情，遂一致隐瞒了这个俘虏的家世。

只有娜依，马格马乌的独生女知道其中的底细。当西纳作为奴隶来到这个奥苏埃的战胜者家里时，娜依还是个孩子。这个年轻斗士先以他的高尚的驯顺，后以他的智慧和美貌吸引了这个姑娘。他教她跳故国的舞蹈，教她唱彭布克地区的伤感情歌，对她讲述他童年时母亲对他讲过的那些神奇的传说；有时，娜依见几滴眼泪从那个奴隶的紫脸膛上滚落下来，往往这么对他说：

"你在这里既然这么痛苦，我去求父亲把你放了，让你回到祖国去。"

西纳没有回答；然而他那对大眼睛不再流淌泪水了，而是用那么一种目光注视着他那年轻的女主人，仿佛她那时倒成了他的一名奴隶似的。

一天，娜依在一群奴隶的簇拥下，到库玛西亚附近散步；西纳牵着一只漂亮的鸵鸟，上面坐着他的女主人，就仿佛坐在波努柔软的座垫上似的。西纳赶着鸵鸟跑得飞快，不一会儿，他俩就将其他随从甩出一大段路。突然，西纳戛然住步，眼里闪着光，嘴角露出胜利的微笑，对娜依指指脚下的山谷，说：

"娜依，这就是通往我祖国的路，我要从我敌人手里逃出去，但你得跟我走：你将成为阿奇米人的王后，我的唯一的妻子。我爱你胜过爱我那正在为我的死而悲泣的不幸的母亲。我们的后代将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流着的将是你我两人的血液。你看着吧，过来，看谁有胆量敢挡我们的去路。"

说完这最后几句话，他掀起从肩上披下来的豹皮宽披巾，披巾下露出寒光闪闪的两支手枪的枪把和一把用赛尔比红绸裹着的土耳其马刀的刀柄。

西纳跪在地上，遍吻娜依那双悬在鸵鸟松软羽毛上的双脚，

那鸵鸟正用它的喙亲热地叼啄着女主人那华丽的服饰。

闻听奴隶那惊人的、充满情爱的话语，娜依一语不发，凝神沉思；最后她将西纳漂亮的脑袋按在自己的膝头，对他说：

“你不愿对我忘恩，你爱我，要把我带到你的祖国去当王后；而我也不应对我父亲负义，他爱我胜于你对我的爱，倘若我同你私奔，他肯定会绝望而死的。你且等一等，我们得到他的允许后再一齐走；你且等一等，西纳，因为我爱你……”

西纳感到娜依火辣辣的嘴唇贴在他的前额，不由浑身一阵颤抖。

时光在一天天流逝，西纳等待着，等待着，他的奴隶生活充满着幸福。

马格马乌出征去攻打由马恰蒂发起的众部落的叛乱时，西纳没象其他奴隶那样陪主人出征。事前，他对娜依说：

“我宁死也不愿去同过去曾和我父王结盟的那些部落打仗。”

部队出发的前夕，娜依请她情人喝酒，她趁其不备，在酒中掺入一种催眠剂，奥苏埃的儿子一连数日昏睡不醒，因此无法随队出征；后来，娜依在他嘴唇上洒上某种芳香的复苏油，这种昏睡状态立即人为地解除了。

然而，当英国人向赛依·吐多·库阿米那宣战后，西纳主动谒见马格马乌：

“您带我去战场吧，我要在您身边同白人决一死战。我向你保证，我有能力吞食他们由牧师们精心培育的心，我还将在脖子上挂着由这些白种人的牙齿数成的项链胜利归来。”

娜依给了他一些治伤用的镇痛膏，并在她情人的冠饰上插上神圣的羽毛，泪水洒遍她刚用芳香油和金粉涂抹过的他那个

黑檀木一般的胸膛。

在那场血腥的战斗中，那些阿恰蒂人的指挥官，出于对马格马乌的荣誉的嫉妒，设置重重障碍，不让他取得对英作战的胜利。战斗中，一颗子弹打断了西纳的左臂。

战斗结束，和约签定，这位英勇无畏的阿恰蒂军队的司令忍辱返归故里；有好几天，娜依在不住地擦拭父亲因痛恨而流淌的泪水之余，偷偷地去安慰西纳，温情脉脉地给他治疗枪伤。

马格马乌决定离开祖国，并对坦多河奉献那血淋淋的祭奠。他对女儿说：

"走吧，娜依，我们去为我的子孙们寻找一块不至如此忘恩负义的土地吧。我年轻时曾去过冈比亚，那里的卓越超群、大名鼎鼎的首领们会欣然收容我住在他们的国土上的，他们会喜欢你，胜于喜欢他们最美丽的女人。论打仗，我这胳膊身架还很有力，再说，我还拥有足够的财富，到哪里落脚，都会拥有势力……不过，临走前，我们必须平息坦多河的忿怒，它因我贪恋荣誉正迁怒于我；我们必须将我们奴隶中的精粹祭奉予它，而西纳是其中第一个……"

听了那骇人听闻的宣判，娜依顿时晕厥在地，不省人事，嘴里不觉露出西纳的名字。她的奴隶们将她扶了起来；马格马乌怒火中烧，叫人把西结找来。他抽出马刀，气得嘴唇发抖，结结巴巴地说：

"好哇，奴才！你的眼睛居然看上了我的女儿；我必得惩罚你，叫你的狗眼永远闭上！"

"您可以这么做，"青年人泰然若定，"阿奇米君王的鲜血染红你的马刀，我并非头一个。"

听了这番话，马格马乌不觉大惊失色，他的右手剧烈地颤

抖，以至手中的马刀在地上不住地磕响。

娜依甩开那些战战兢兢地拉着她的女奴们，闯进西纳和马格马乌所在的房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臂紧紧抱住父亲，眼泪扑簌簌地洒落在他的脚上，苦苦哀求道：

“饶了我们吧，老爷！要不，您就把我们俩全杀了吧！”

这位沙场老将，把手中可怕的武器扔在一边，仰面朝天倒在一张长沙发上，两手捂着脸喃喃说道：

“她已经爱上他了……奥苏埃，奥苏埃！他们俩已经替你报仇雪恨了。”

娜依偎坐在父亲膝头，紧搂着父亲，不住地亲吻他的苍苍白发，不住地抽泣：

“您将会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孩子。我们可以慰藉您的晚年，而他的臂力足以在战斗中保护您的。”

马格马乌抬起头，示意西纳走近来；他向西纳伸出右手，音容庄重地说道：

“我这只手曾杀死过你的父亲，并用这只手将他的心从胸膛里挖出来……我的眼睛曾欣赏过他垂死的……”

娜依亲了亲马格马乌的嘴唇，然后急忙转身向着西纳，把自己秀丽的双手伸向他，充满柔情地对他说：

“这双手曾治愈你的伤口，而这双眼睛曾为你哭泣过。”

西纳一下跪倒在他的情人和主人面前。过了片刻，他的主人搂抱着自己的女儿，对他说：

“有朝一日，当我确信你的友谊时，我将把她送给你以表示我的友谊。”

“我以我的神和您的神的名义起誓，”奥苏埃的儿子答道，“我的友谊将矢志难移，永恒不变！”

两天后，趁着黑夜，娜依、西纳和马格马乌离开了库马西亚，随身带着三十名男女奴仆和一些供坐骑的骆驼和鸵鸟。另外，还带着一群骆驼、鸵鸟，载着最珍贵的宝石和餐具，大批的金粉，贝壳钱币以及食物和水，仿佛要作一次长途旅行一般。

充满危险的远行花了很多时日。一路上，幸好天公作美，而且也没遇着什么拦路劫贼。途中，西纳和娜依同声哼唱着欢乐的歌曲以驱散马格马乌心头的忧愁；夜晚，万籁俱寂，在月光下，在宿营的帐篷旁，这对幸运的未婚夫妇，在奴隶们七弦琴和象牙号的伴奏下，跳起优美的舞蹈。

最后，他们终于来到冈比亚河畔的孔布·马内斯人的领地。对这位遐迩驰名的贵宾的光临，这个部落举行盛大的联欢和豪华的祭奠以示热情欢迎。

自远古时代起，孔布·马内斯人和坎佩斯人之间世世代代进行着残酷的战争；对那两国人民来说，这场战争的激化不仅由于相互间的宿怨，也是由于罪恶的贪婪。他们都各自用战斗中缴获的俘虏向欧洲的奴隶贩子换取武器、火药、盐、铁和酒；倘若没有敌人可卖，首领们便卖部下，有时甚至卖自己的儿女。

马格马乌和西纳的胆识和军事才能对孔布·马内斯人同邻国的战斗颇有助益，他们进行了多次战斗，取得了迄今从未取得的胜利。马格马乌必须在下述两者中作出抉择：要么将俘虏们斩首处死，要么将他们卖给歌洲人。他无奈何，只得选择后者，以换取这样的好处：使孔布·马内斯的酋长严厉惩罚那些将战俘及其属下或子女据为己有的部下。

一天下午，娜依带着几名女奴到冈比亚河去沐浴。西纳坐在一株巨大的莫阿巴树的树荫下，情意切切地等着她。在和平的日子里，他俩总要在这儿独自呆上几个钟头。这时，两个渔夫

将他们的独木舟停靠在西纳所在的河岸。独木舟上有两名欧洲人：一人步履艰难地登上岸，跪倒在沙滩，喃喃地祈祷了一阵；夕阳的惨淡余辉透过簇簇树叶，照在他那张被烈日晒得黝黑的脸庞和几乎发白的浓须上。他在跪倒时，把头上的宽边草帽放置在沙地上，让冈比亚河上的微风吹拂着那一头纷乱的长发。他身穿一件沾满泥污的破黑袍，胸前挂着一个铜十字架。

娜依走来找他的情人时，遇见那欧洲人正跪在那里。这时，两个渔夫将另一名欧洲人的尸首抬上岸来，那欧洲人的衣着打扮同跪着的那位伙伴一模一样。

渔夫告诉西纳他们是如何在冈比亚河上游两莱瓜的地方，在一间用棕榈树叶搭成的茅屋里遇到那两名白人的。当时，那年轻的已奄奄一息，而年长的那个正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念着祷词，一边给他涂抹圣油。

那位年长的神父一时对眼前的情景感到莫名其妙。等他站起身子，西纳手拉着被这个外国人的衣着和外貌吓得目瞪口呆的娜依走上前来，询问他从何处来，为何到此，是哪国人。当西纳听他回答时用的竟是阿奇米的语言——虽然说得不那么流利——时，他不禁惊呆了。

“我是从你的祖国来的，因为我看到你胸膛上分明画着阿奇米贵族的赤蛇，讲的又是她的语言，所以才这么说。我的使命是和平与友爱，我出生在法国。难道这个国家的法律不允许埋葬异国的死者？可你的同胞们却为我另外两位死去的兄弟悼念，还在他们的墓前立了十字架；不少人的脖子上还挂着金质的十字架呢。你允许我埋葬这个异国人吗？”

西纳回答说：

“看来你说的是实话，你大概也不象其他白人那样是个坏

蛋，尽管你长得同他们很象；不过，在孔布·马内斯人部落里，有人比我更有权。来，你跟我们走吧，带上你朋友的尸体，我把你介绍给他们的头领，看看他是否允许你在他的领地里埋葬这具尸体。”

回城里去的路不长。一路上，西纳跟传教士边走边谈着，娜依在一旁竭力想听懂他们的谈话内容；两个渔夫则抬着用一条毯子裹着的年轻神父的尸体跟在后面。

在谈话过程中，西纳根据对方回答他提出的有关阿奇米国的问题的情况判断，深信那外国人是诚实不欺的。现在，阿奇米由西纳的一个兄弟统治着，人们都以为西纳早已不在人世了。传教士向西纳解释他是通过何种方法终于博得好几个阿奇米人部落的爱戴的。他之所以能得到他们的好感，原因在于他成功地治愈了一些病人，而其中的一个就是国王所宠幸的女奴。阿奇米人给了他一队人马和干粮，让他同他唯一幸存的伙伴同去沿海地区。不幸，途中遇上了一队敌兵，护卫他们的士兵有的撂下他俩，各自逃命；有的则被敌人击毙。那些获胜的偷袭者或许是深恐败退的人马卷土重来，于是，将神父们孤零零地撇在沙漠中了事。就这样，他俩唯有靠太阳指路，拾沙漠绿洲中遇到的水果充饥，走了不少日子才到达冈比亚河畔。两个渔夫遇见他们时，那年轻的神父已快断气了。

马格马乌和西纳领着神父去晋见孔布·马内斯人的酋长，西纳对酋长说：

“这位外国人恳请阁下允许他在您的领地上埋葬他一个兄弟的尸体，并恩准他在此稍事休息，以便继续他回国的路程；作为报答，他答应治好您儿子的病。”

当天夜里，西纳和他的两个奴隶帮助传教士掩埋好尸体。老

神父跪在奴隶们一锹一锹垒起的坟堆旁，唱着一首极其悲怆的挽歌。月色下，老人的泪水滴在白须上更显得晶莹透亮，洒落下来浸湿了这块掩埋他那勇敢朋友的异国土地。

四十一

法国神父来到孔布·马内斯国还不到两周，或许因为只有西纳才能听懂他的话，或许因为西纳乐意同这位欧洲人交往，总之，他俩每日总在一起长时间的散步闲聊；然而娜依发觉她的情人每天散步回来总是怏怏不乐，愁眉不展。她猜想也许是因为那外国人带给西纳的有关他祖国的消息令他这样伤心。但是，不久，她相信猜透了他抑郁不欢的缘由：准是他对祖国的怀念，由于神父的谈话而愈见强烈，并驱使奥苏块的儿子重新渴望回到故土去。不过，西纳对她的爱恋却有增无减，于是，她便寻思要找个适当的机会向他吐露自己的忧虑和疑惧。

那是一个炎热的傍晚。夜幕徐徐降临，西纳坐在岸边，往昔当奴隶时曾使娜依深为感动的忧郁心情，此时此刻又仿佛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娜依远远看见了他，蹑手蹑脚地走近前去。她穿着一条精致的红绸短裙，上面点缀着闪闪的银星；一条宽大的天蓝色披巾掩着胸脯，交叉着从腰部披垂下来；头上一条红色头巾，上面别着金质饰针；脖子和手上佩带着玛瑙项圈和手镯；当时她那模样必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迷人。她在情人的身旁坐了下来，然而西纳却完全陷入沉思遐想之中。最后，还是娜依开口说道：

“我真没想到，在你以前如此渴望的时刻——即我父亲将我许配给你的时刻——日渐临近的时候，你竟会象我现在所看到的这样垂头丧气。难道他不如以前那样爱你？难道我对你也不如从前温存？或许是你觉得我不象当初有幸聆听你对我倾诉衷曲时那么漂亮？”

西纳怔怔地凝视着波浪翻滚的冈比亚河，好似什么也没有听见。娜依噙着眼泪，默默地注视了他一会儿，最后忍不住一阵啜泣。听到呜咽声，西纳才猛然醒悟，急忙转过身去；见娜依伤心地掉着眼泪，他便温情脉脉地亲吻她，对她说道：

“你哭了？难道你就这样迎接我们朝思暮想而终于来临的幸福？”

“唉，真伤心哪！你还从来没有闻我声而无动于衷，见我目光而不露欢乐过；我正是为此而哭的呀！”

“你说，什么时候，你哪怕最轻微的一声细语未曾扰乱我最深沉的梦境？什么时候，你悄悄走近我，即使我没有料到也没有看见，我不曾感觉到？”

“就刚才那会儿；西纳，你刚才那漠然的神情，足以证明你的骄矜以及我的不幸。”

“喔，真抱歉，娜依；请原谅我，那是因为我正思念着你呢。”

“那外国人跟你说些什么来着？”娜依擦干眼泪问道，一边抚弄着斗士项链上的珊瑚和牙齿。“你多次对我说过你厌恶我不在你身边时的孤寂，可你为什么偏偏要同他一起去追求孤寂？莫非他告诉你说他们国家里的女人皮肤如象牙一般雪白，眼睛象坦多河一般碧蓝？我母亲曾对我讲过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了……一个人曾跟她讲过许多关于白人国家的事；那个外国人同你热爱的这个外国人长得很象，你爱他也象她爱那个外国人

一样。自从那家伙离开库马西亚之后，我母亲在马格马乌眼里就变得可恶起来；因为她已崇拜另外一个上帝，于是，我父亲……我父亲把她结果了。”

娜依久久沉默不语；西纳再一次被忧郁的思绪所压倒。突然间，他从惊愕中苏醒过来，拉起他情人的手，同她一起登上一座崖顶，从那里眺望广漠无垠的沙漠和波光粼粼的冈比亚河。他对她说：

“冈比亚河，同坦多河一样，源于山脉的深处。母亲从来不会是儿子创造的。你知道是谁创造出山脉来的？”

“不知道。”

“是一个神创造了它们。你可曾见过坦多河倒流？”

“没有。”

“坦多河不过如一滴眼泪，最终要消失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一条河流的哗哗水声同大海的咆哮相比，那就仿佛你的声音同暴风雨中将粗壮的林木摇撼得如脆弱的灯心草一般的飓风的呼号相比。你知道是谁创造了大海？”

“不知道。”

“那划破云层，落到莫阿巴树叶上，象你举足踩碎枯叶残花一般，把树干击个粉碎的闪电；那些象点缀你的加林外套的金子和珍珠一般满布天空的繁星；那个当你在夜阑人静之际，偎依在我的怀里，纵情欣赏的皓月；那个使你黑玉般的皮肤光泽细腻，使你的双眸为之生辉的太阳——和这轮红日相比，我们举行祭礼时的熊熊火焰甚至远不如一只萤火虫的辚光；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个上帝的杰作。是他希望我除你之外，不爱任何别的女人；是他命令我爱你犹如爱我自己一般；是他希望你笑我亦笑，你哭我亦哭；是他要我保护你如同保护自己的生命以报答你对

我的抚爱；也是他希望一旦你仙逝，我将哭倒在你的坟前，直至到你等候我的群星上去同你聚首。”

娜依双手交叉着搭在西纳的肩上，脉脉含情地凝视着他，她还从未见他如此英俊。他紧紧地将她贴在胸前，热烈地亲吻她的双唇：

“这就是那个外国人对我说的、让我教给你的事：他的上帝也应该是我们的上帝。”

“是的，是的，”娜依用双臂搂着西纳，“除了上帝之外，我就是你唯一的爱。”

四十二

孔布·马内斯人的酋长亲自下令为西纳结婚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举行婚礼的当天清晨天刚破晓，西纳、娜依和传教士三人悄悄地走下冈比亚河岸，去寻找一个最僻静的处所。传教士停下脚步，对他俩说道：

“我教你们热爱的那个上帝，你们的儿女将要崇拜的那个上帝，决不会轻看这些遮蔽我们的棕榈华盖而不把它当作庙宇；他这时正望着你们呢。让我们求他保佑你们吧。”

传教士同他俩一起走到岸边。神父声音庄严、语调缓缓地念着祷词，未婚夫妇分别跪在他的左右，逐字逐句地重复着。随后，他往他俩头上一边洒圣水，一边念念有词，诵咏着洗礼经文。

传教士独自祈祷了一会儿，然后走近娜依和西纳，让他俩把双手捏在一起；在给他俩祝福之前，他给他们讲了些娜依永远也

忘怀不了的话。

这是全部落的贵族在马格马乌家载歌载舞、尽情欢宴的最后一夜。美貌的女人们簇拥着他们。男男女女都竞相炫示各自最华丽的服装和首饰。马格马乌身体魁伟，衣着豪华，在这群武士中显得出类拔萃；娜依也同样如此，在这六天中，她衣饰华美，袅娜可爱，压倒了孔布·马内斯所有最美的名媛淑女和女奴。用被马格马乌在战斗中杀死的那些坎佩斯人的挖空的头颅撑持着的松脂火把，把宽敞的宅邸照得如同白昼。每当雄壮的军乐声一停，软绵绵的刺激感官的七弦琴声便悠扬而起。宾客们畅怀尽兴，豪饮各种令人神荡骨酥的名贵烈酒，渐渐地一个个烂醉如泥，倒地沉睡。西纳，远远地避开节日的喧闹，躺在内室的一张床上休息，娜依轻摇一把芳香四溢的羽毛扇搧着他的前额。

骤然间，附近林子里传来几声枪响，随后，枪声阵阵，越来越接近马格马乌的邸宅。马格马乌大声唤叫西纳，西纳手持一把马刀，急忙应声赶去。娜依紧偎着她丈夫；马格马乌对西纳说：

“坎佩斯人！……是他们！你们都要被砍死的啊！”他又补充道，一边徒劳地摇晃着直挺挺躺在沙发和地板上的那些勇士们。

一些勇士挣扎着站起来；但大多数人手脚不听使唤，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枪炮声、喊杀声越来越近了。紧靠河畔的住房都已经起火，通红的火光下，双方展开浴血格斗：寒光逼人的马刀闪闪发亮，一批批斗士纷纷倒下。

马格马乌和西纳不顾妇女们的惊叫，不顾娜依的哀号，正要奔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密密麻麻的一群士兵，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他和西纳的名字，乱哄哄地朝这位阿恰蒂人首领的家涌来。他

俩企图在马格马乌的住宅里负隅自卫，然而，一切努力都已枉然，任凭这两个异国首领奋力抗敌也罢，拼命激励孔布·马内斯的武士们也罢，都为时已晚。

一颗子弹穿透马格马乌的胸膛，他倒了下去。他的同伴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人幸免于难。

西纳奋力搏斗，保卫娜依及自己。他一直格斗到底，直至一个坎佩斯军官，右手提着法国传教士血淋淋的脑袋对他喝道：

"快投降，我可保住你的性命。"

娜依伸出手去让那人捆绑起来。她明白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便跪倒在那人脚下，恳求道：

"别杀西纳，我做你的奴隶吧。"

西纳的头部挨了一刀，受伤倒下，也象娜依一样被捆绑起来。

野蛮的征服者在屋里横冲直撞，起初，以滥杀滥砍满足嗜血的欲望，继之则抢劫财物，掠掳战俘。

孔布·马内斯的勇士们早已醉卧于筵席之间，苏醒不过来了，偶有苏醒过来的，也只能当了俘虏，变成奴隶。

当主人和奴隶们——现在已不再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来到冈比亚河畔时，只见河水被大火的余焰映得殷红。坎佩斯人急匆匆地将带来的众多的俘虏纷纷赶上等候在那里的独木舟；然而，他们刚刚解缆离岸，忽然扫来一阵密集的枪弹，这是一群迟迟才赶来救援的孔布·马内斯人射来的；这阵枪弹击中了最后一批离岸的登船者。不多时，其中许多人的尸体便浮到了水面上。

征服者将他们的独木舟停靠在河对岸时，天已放明。他们留几个士兵在船上，其余的押着俘虏，由陆路继续进发，一路上

不时遇到成群结队从森林里撤回来的战士。

在押往海边的漫长路途中，押送者们始终不准娜依靠近西纳，西纳眼巴巴地看着泪水不住地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

两天后的黎明，晨曦尚未驱净夜色，娜依和其他战俘一起被带至海边。从头一天起，娜依同她的丈夫就被分开了。几艘独木舟正泊在沙滩上等着俘虏们；远处，在劲风掀起层层波澜的海面上，出现一艘大船的白色风帆。

“西纳在哪儿？他没跟我们一起来吗？”登上独木舟时，娜依向一位同时被俘虏的军官打听。

“昨天就被押上大船了，”他回答，“现在或许已经在大船上了。”

一登上大船，娜依就在一大群挤在船舱里的俘虏中寻找西纳。她连声唤着他的名字，却无人应答。她睁大眼睛在底舱里又仔细地找了个遍。一声悲叹同她心上人的名字一齐从她的胸中迸发出来；随即她便昏倒在地，同如死去一般。

当她从令人心碎的噩梦中苏醒时，发觉自己已在甲板上。极目四望，只看到一条雾蒙蒙的地平线。娜依对祖国的山川连一声再见都没说就离开了她。

一旦意识到自己不幸遭遇的现实，娜依便绝望地呼叫起来，叫声却被船上一个白人打断；她于是对他骂了几句，从她的手势和表情上，他或许听懂了其中的意思，这个白人便朝娜依举起手里的皮鞭……重又使她对自己的厄运失去任何知觉。

在海上航行多日后，一天早晨，娜依同别的奴隶一起来到甲板上。原来，俘虏们染上了瘟疫，船长显然担心因此病死几个俘虏，遂开恩准许他们上甲板呼吸点新鲜空气。这时，忽听得海员们高喊：“陆地！”

跪着的娜依抬起头来，远远望见一条蓝色的线，其颜色要比往常围绕地平线的那条深得多。数小时后，舰船驶进古巴的一个港口，一些黑人俘虏该在这儿上岸。他们不久将同马格马乌的女儿分别，所以女人们抱着她的膝头痛哭流涕；男人们则跪在她面前，向她道别，任凭夺眶而出的泪水不住地流淌。少数几个留在娜依身边的人简直自认为是不幸中的幸运儿了。

大船装毕新货，第二天便起锚续航。天气愈来愈恶劣，余下的航程也愈见艰难。约摸过了八天，一天晚上，船长下到底舱，发现他特意从最强壮、最漂亮的奴隶中仔细挑选留下来的六名奴隶，其中两人已死去。一个是自尽，倒在血泊里，胸膛上一个大伤口上插着一柄或许是这个不幸的人在甲板上捡来的水手的匕首；另一个是死于热病。这两个死去的俘虏被取掉同铸在一根铁棍上的枷锁，不一会儿，娜依就看到尸首被抬出去扔入滔滔的大海中。

留下来同娜依作伴的只剩下一名她的女奴和三名孔布·马内斯人的首领；其中一人在同一天上午，正当大船驶近一处海岸时也死去了。那地方，娜依听说是叫达里安。乘着强劲的北风，顺着海潮，大船驶入港湾，小心翼翼地泊停在离比西西不远的地方。

入夜，船长吩咐将娜依和余下的三名奴隶押进平底船，然后，船长亲自登上船，命令驾船的水手把船驶往他指定的海岸上某处有灯火的地方。不一会，他们便弃舟登陆。上岸前，奴隶们的手先被捆绑起来；随后，由一名水手引路，在一条崎岖的小路上行走。不多时来到一个地方，船长吹着口哨打了个特定的暗号，然后继续前进。当他们远远看见浓密的树丛中掩映着一所房子时，船长又将暗号重复了一遍，这时，传来一个类似的暗号作了

回答；接着，房子的回廊里出现一个白人，一手擎着一盏灯，一手搭在眼眉上遮光，竭力想认出那些愈走愈近的来人究竟是谁。几条猛犬汪汪乱叫，使来人不敢再朝前挪步。主人和几个仆人厉声喝住这几条看家狗，船长这才得以走上那座木头房子前的台阶。同主人拥抱之后，船长便和他谈了起来。船长不时朝那些奴隶指指点点，无疑谈话内容分明是涉及到他们的。最后，他们吩咐让那些奴隶上来。这时，一位年轻、漂亮的白种女人来到回廊，船长一见，亲切地跟她打了个招呼。房子的主人细细打量了娜依的三个同伴后，似乎并不满意；然而，目光一落到娜依身上，他便同那白种女人交谈起来，言词立即变得既柔和又甜蜜。那女人的声音也愈发婉转悦耳，并且眼光中流露出一种同情怜悯的神情。娜依见此情景，心中颇为感激。

这家主人是个爱尔兰人，名叫威廉·沙迪克，两年前，在离吐尔波不远的乌拉巴湾定居下来；他妻子，娜依听人叫她加勃利埃拉，是出生在卡达赫那的白印混血儿。

四十三

当时，乔科地区正流行着淘金热。如果考虑到当时所采用的那套原始开采办法，那么，这些黄澄澄的产品之所以被赋予可贵的价值，那倒是顺理成章、天公地道的事了。矿主们雇用大批奴隶开采黄金。此外，大部分在考卡消费的外国商品，自然还有那些将在乔科销售的货物，都是通过阿特拉托河运来的。金斯顿和卡塔赫纳市场是进口商们光顾最勤的地方。当时在吐尔波就

有一个货栈。

指出这一点，就不难看出沙迪克在这里定居，算计是何等的高明。他赚取大批商人的佣金；收购黄金；经常同沿岸的古阿人做交易，用盐、酒、火药、武器及各种廉价物品换取他们的玳瑁、植物象牙、毛皮、可可和橡胶，且不算作为农业主进行相当有利可图的囤积居奇所带来的利润。这一切，使得他踌躇满志，并且助长了他那发财致富、荣归故里的美好愿望；想当初，他离开故土来到这里时，却是分文不名，穷困潦倒。他的兄弟，就是我刚才所叙述的那艘贩运黑奴船的船长汤麦斯，住在古巴，是他的一个有力助手。卸下船上所带的货物以及在哈瓦那港装上的货物，再装上在威廉的仓库里堆了几个月的当地货物——这一切都是在两个晚上，由这些走私犯的仆人们极其秘密地干完的——船长就准备出航。

这个曾如此无情地对待过娜依的同伴的家伙，自从那天朝她扬起鞭子，致使她晕倒在他脚下之后，便给予她一切在他严厉粗暴的性格所允许的范围内可能给予的照应。当娜依明白船长就要登船离开，想到他将很快又要回到她被掳掠的非洲海岸时，禁不住放声痛哭。她朝船长跑去，双膝跪下，比划着手势，苦苦哀求他千万别把她撂下，她吻着他的脚，心中想象他或许会理解她的痛苦境况。她对他说：

"把我一起带走吧。让我做您的奴隶；我们一起去寻找西纳，这样您就会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奴隶……您是个白人，又周游四海，您会知道他在哪儿的，咱们会找到他的……我们和您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只要您永不把我们分开，我们将永远忠于您。"

娜依在悲痛欲绝时必定显得十分迷人。那海员默默地注视着她。他抿住双唇，露出异样的微笑，连金色的浓须都掩饰不住

这种微笑；一个幻影掠过他的前额，他眼里忽然露出温柔的神情，仿佛雄狼在受到母狼的舐吻时眼里露出的神情一模一样。最后，他一把抓住娜依的一只手，将它贴在胸口，表示她如果答应爱他，他便带她一起登船动身。

如同王后一般高贵的娜依，噌地站起身子，扭头转身，离开那爱尔兰船长，立即走进屋去。在那里，她遇见了加勃利埃拉。加勃利埃拉小心地示意她别作声，然后比划着告诉她做得对，并且答应往后会非常爱她。加勃利埃拉指指天，拿出一尊耶稣受难像。出乎意料，她不胜惊讶地看到娜依扑通一声跪倒在圣像前，泣不成声地祈祷起来，仿佛向上帝祈求人类拒绝赐给她的恩惠。

六个月后，多亏加勃利埃拉坚持不懈地教她，娜依已经学会了西班牙语。加勃利埃拉知道了那非洲女人是怎样改宗皈依基督教的，也了解到她的身世，对她就愈发产生好感。但是，马格马乌的女儿的眼睛几乎无时无刻不是泪水汪汪的：美洲飞鸟的一声鸣叫会使她触景生情，忆起祖国的禽鸟；见到一些同冈比亚丛林中盛开的鲜花相似的花朵，会令她痛苦倍增，长吁短叹。她的爱尔兰主人短期外出时，加勃利埃拉就允许娜依睡到自己的房里来，她不止一次听见她在睡觉中呼唤着自己的父亲和丈夫。

患难朋友一个个离去，撕裂着这个女奴的心。末了，最后一个朋友离别的日子也终于来临。娜依没有被卖出去，而且待遇也不算坏，其原因不完全是因女主人的钟爱而受到保护，而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女人将要做母亲了；她的主人期待腹中的自由人生下后，可以卖个好价钱。这个吝啬鬼干起这种走私勾当来，心肠同蜥蜴一般狠毒……

娜依打定主意，决不让西纳的孩子成为奴隶。

一次，当加勃利埃拉同她谈起天国时，娜依以那种未开化人的挚诚，坦率地问：

“奴隶的孩子，要是洗礼后再死去，会成为天使吗？”

那个混血女人立即猜到了娜依头脑里蕴藏着的邪念，于是鼓着勇气告诉她，在她所在的这个国家里，她的孩子年满十八周岁后，就将成为自由人。

娜依只是以悲叹的口吻说道：

“唉，十八年啊！”

两个月后，娜依生了个男孩，她坚持要立即给孩子洗礼。当她第一次亲吻孩子时，心里明白，上帝赐予她孩子的同时，也赐予了她一种慰藉。她为自己成为西纳的儿子的母亲而感到自豪。于是，那似乎永远一去不复返的微笑重又荡漾在她的嘴角。

一位要从安的列斯群岛返回新格拉纳达内地的英国青年，在动身作艰难的阿特拉托河航行之前，碰巧暂时寄宿在沙迪克家中。他随身带着一个年仅三岁、眉清目秀的女孩，看来，那人对女孩十分娇爱。

他们就是我的父亲和埃斯特尔，她当时几乎还不习惯对她的新名字玛丽亚作出反应。

娜依猜测那女孩是个丧母的孤儿，所以对她格外喜爱。我父亲不敢把玛丽亚托付给她，尽管玛丽亚只有在那个女奴的怀里，或跟她的儿子玩耍时才显得欢乐愉快；加勃利埃拉将她所知道的马格马乌的女儿那段身世告诉了我父亲，要他尽管放心。这番介绍使我父亲这个外国人十分感动。他明白沙迪克的妻子把那个非洲女人被带到格拉纳达来的日子告诉他是欠谨慎的，因为当时法律规定自一八二一年起严禁输入奴隶，因此，娜依及其儿子是自由人。然而，他守口如瓶，对加勃利埃拉绝口不提这

个错误：他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以便向威廉建议把娜依卖给他。

一个美国人在西达拉装完面粉后，准备返回本国。他停留在沙迪克家中，等待装载我父亲进口货物的那些小艇从卡塔赫纳到来，然后再继续航行。那美国人见到娜依后，看中了她的娴静文雅，吃饭时对威廉说，他想带一个人品上乘的女奴回去，作为送给他妻子的礼物。娜依是被提出来的人选。经过一个小时的讨价还价，最后那美国人付给爱尔兰人一百五十卡斯提亚诺① 的金子，买下了这个女奴。

加勃利埃拉告诉娜依，她已被出售，这时，娜依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那两个白人当着她的面称的那一提金子，原来就是她在他们眼里的身价。想到他们用这么一小撮金子把她当作商品进行交换，她凄然一笑。加勃利埃拉明白告诉她，在她将被带去的那个国度里，西纳的儿子将要永远成为奴隶。

娜依对一切都显得无动于衷；然面当夕阳西斜，我父亲拉着玛丽亚在海滨漫步时，她怀里抱着儿子走近我父亲：女奴的脸上交织着痛苦和狂怒的神情，不禁令我父亲大吃一惊。她跪倒在我父亲脚下，操着蹩脚的西班牙语说：

"我知道在他们将带我去的那个国度，我的儿子将成为奴隶；要是您不愿见到今天晚上我便将他溺死，那我求求您把我买下吧；我甘愿服侍您的女儿并永远爱她。"

我父亲用钱解决了一切问题。经过一切合乎要求的手续后，那美国人在新的契约上签了字，然后，我父亲便在契约上写了一条备注，把文件交给加勃利埃拉，让娜依听她念一遍。在备注里，他声明放弃对娜依及其儿子的可能拥有的所有权。

---

① 古时金银的重量单位，约等于0.16盎司。

得知英国人刚才的举动，那美国人感到十分诧异：

“我实在无法理解您的行为。让那黑女人成为自由人有什么好处呢？”

“那是因为，”我父亲答道，“我并不需要奴隶，我需要的是一个非常爱这个女孩儿的保姆。”

他让玛丽亚坐在他刚才写字的那张桌子上，并叫她将文件交给娜依，与此同时，他对西纳的妻子说道：

“你把它好好保存起来吧。你是留下来，还是到我妻子和孩子们生活的那个美丽的地方去，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你有选择的自由。”

娜依从玛丽亚手中接过那张自由的证书，一把将女孩抱在怀里，连连亲吻她。接着，她抓过我父亲的一只手，用嘴唇贴吻它，然后，泣不成声地将它贴近她儿子的嘴唇。

就这样，菲里西亚娜和胡安·安赫尔便来到我家住下了。

三个月后，菲里西亚娜重又恢复了她的美貌。她尽量安于她不幸的运命；同我们生活在一起，受到我母亲的喜爱，我母亲对她总是格外的怜爱和关切。

近来，她在圣R照料菜园和牛奶场，一则因为她身体欠佳，二则她也适合干这项工作；但她呆在那儿的主要目的还在于，每当我们从山上下到庄园，她可以在那儿迎接我父亲和我。

玛丽亚和我都还在孩提时，每当菲里西亚娜对我们十分和蔼可亲时，我们经常亲昵地叫她娜依。但是，不久我们便发觉，我们一叫她这个名字，她的脸上便蒙上阴云，充满愁苦。一次，还不到半夜时分，她坐在我床头，给我讲一个鬼怪故事。故事讲毕，她就默然呆在那里，这时，我相信她在暗暗流泪。

“你干吗哭？”我问她。

"等你长大成人后，"她的声音显得极其温柔，"你将周游世界各地，而且会带着胡安·安赫尔和我一起去的，是吗？"

"当然是的，"我兴致勃勃地说，"我们将到你故事里讲到的那些漂亮的公主住的地方去……你一定要把她们指给我看……那地方叫什么来着？"

"非洲！"她答道。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金子的宫殿，听到了绝妙的音乐。

四十四

神父已对病人行过临终圣礼。我把医生留在病人床头，骑上马到镇上去安排菲里西亚娜的后事，顺便去寄那封给A先生的倒霉的信……

我从镇上办完事回来时，菲里西亚娜看上去似乎不那么虚弱了，医生也感到有些希望。菲里西亚娜逐一询问我家里人的近况。提到玛丽亚时，她说：

"我要是临死前能见她一面多好啊！我不知对我的儿子说过多少遍了！"

她似乎为了使我明白她为什么对玛丽亚如此偏爱，又说道：

"要不是这个孩子，我和我儿子现在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晚上，病人的景况十分不妙。第二天星期六，下午三点钟，医生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

"今天她就会归天的。菲里西亚娜的丈夫叫什么来着？"

"西纳，"我回答。

"西纳！他怎么啦？病人说胡话时一个劲儿提到他。"

此时此刻，我无暇对医生叙述娜依过去那段令人动心的遭遇，径直朝她的房间走去。

医生说得一点不假：她就要咽气了，可嘴里不住地念叨着那个名字，其感染力之大，是那些围守在她身边的女奴们，甚至她自己的儿子所无法估量的。

我走近身去，用她所能听到的方法对她说：

"娜依！娜依！……"

她睁开业已浑浊的眼睛。

"你不认识我了？"

她点了点头。

"你愿意我给你念几句祷告词吗？"

她作了同样的表示。

下午五点钟，我让人把胡安·安赫尔从他母亲床前拉走。她那对昔日如此美丽的眸子，如今变得昏黄黯淡，在深深塌陷的眼眶里转动着；鼻梁也显得瘦削了许多；两片虽嫌粗厚、但仍不失妩媚的嘴唇，如今因发烧而焦枯，显露出已不复湿润的牙齿；双手索索发抖，在胸前握着个十字架；我每诵一遍耶稣，她便使出全身力气，吃力地重复一遍那个唯一能将她重新同她丈夫汇合的人的名字。

天黑时，她终于咽了气。

女奴们给她穿戴停当，将她放到灵柩里，从脖颈到双脚蒙上一块白色亚麻布，然后把棺材停放在灵台上，四角燃上大蜡烛。胡安·安赫尔站在灵台之首，眼泪扑簌簌地落在母亲的额头，那一声声嘶哑的哀鸣令人心酸，催人泪下。

我吩咐家奴总管，让他当晚就把所有的家奴都带来祷告。家奴们默默地陆续到来，男人和小孩站满了整个西回廊，妇女们围着棺材站了一圈。灵堂的窗户是朝回廊开的，所以，里外两部分人同时祷告起来。

祈祷完毕，一名女奴唱起超度经文的第一段。这种超度亡灵的经文悲怆忧郁，充满着诵唱者发自肺腑的令人心酸的悲叹。全体奴仆齐声随唱，男人们低沉浑厚的嗓音同妇女小孩们清脆柔和的声音浑然成一体。

下面是我保存在记忆中的那段经文：

高耸的黑色围墙，
将监狱紧锁，
阳光被拒之窗外，
地牢一片漆黑。
只有我镣铐拖地的声响，
打破这死的沉寂，
在这永无止境的孤寂中，
听不到风的丝毫呼啸。
啊，祖国，我将死去，
却不曾目睹你的山峦，
那里的树荫下我的摇篮轻摆，
如今却不会把我的坟墓遮掩。

吟唱经文时，灵台上的烛光照亮着顺着女奴们半遮的脸颊淌下的亮晶晶的泪滴；我尽力想忍住泪水，却止不住流了下来。

奴仆们都走了，只留下少数几名妇女通宵轮流念经；另外还留下两个男人绑扎来日把逝者抬到镇上去的棺材架。

夜已深沉，我才说服胡安·安赫尔去睡一会儿，由于极度悲

痛，他实在支持不住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里；可是每当我刚阖眼欲睡，妇女们念经的声音以及男奴们砍竹子做棺材架的响声就把我吵醒。

凌晨四点钟，胡安·安赫尔依然沉睡不醒。我和八名抬着遗体的男奴就出发了。我关照管家伊希尼奥，让胡安在家里等我们，免得他经历同母亲遗体告别那可怕的时刻。

一路上，我们这些给菲里西亚娜送葬的人，谁也不吭一声。往集市上送粮食的农夫们赶上了我们，见到这般沉寂的气氛，他们深感诧异，因为在当地的农夫中间，在所谓的守灵之夜，纵酒狂欢这种可憎的举动已成习俗：在那些夜晚，死者的亲属和邻居们，往往借口为死者祈祷，而在居丧者的家里聚首痛饮。

出殡的祈祷和弥撒一做完，我们便抬着遗体到坟地去。墓穴已经挖就，我们刚抬着娜依的尸体迈进陵墓的门，躲过伊希尼奥的监视，飞奔前来找他母亲遗体的胡安·安赫尔这时正巧赶上我们。

灵柩在墓穴的边上一停好，胡安一下子扑上去紧紧抱住，不让将它埋葬。我只得走上前去，给他擦着眼泪，安慰他说：

"你现在看到的已不是你的母亲，她已经升到天国去了；你这么悲痛绝望，上帝会怪罪你的。"

"啊，她把我一个人撂下了！她把我一个人撂下了！"不幸的人不住地重复呼喊着。

"不，不，"我对他说。"还有我呢，我过去爱你，而且将永远非常爱你。你还有玛丽亚、我母亲、爱玛……她们都会象母亲一样对待你的。"

棺材已葬入墓穴的底部，一名男奴刚往下填上第一铲土，胡安·安赫尔几乎狂怒地朝他扑去，两手抓住他的铁锹，这个突

如其来的动作使在场的人感到又惊愕又痛心。

当天下午三点，在娜依的坟头上立了一个十字架后，她的爱子和我便朝着山上的庄园走去。

四十五

数日后，菲里西亚娜之死在我母亲、爱玛和玛丽亚心中引起的悲痛日渐平息，但并未因此而不复成为我们经常谈话的话题。对胡安·安赫尔，我们竭力关怀和抚爱，以减轻他失去慈母的痛苦，这是我们能够为她母亲做的最有益的事。我父亲告诉他，他是完完全全自由的人，虽然法律规定我父亲必须照管他若干年；父亲还告诉他，今后，他应该只把自己当作我们家的一个仆人。这个黑人早就得知我即将离家远行，遂向我父亲表示，他的唯一心愿是获准陪伴我去欧洲。我父亲给了他某种可以满足他要求的希望。

尽管在我动身前往圣R的那前一天夜晚，我们的关系已经确定，玛丽亚对我的态度依然如故，曾经蒙在我俩爱情上的纯洁而神秘的帏幕也依然如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我俩才大着胆子单独在花园和果园里并肩散步。在这样的时刻，我不久将远行的事被我们抛到九霄云外。玛丽亚在我周围欢跳着，采摘鲜花，放进她的围裙里，然后凑到我面前，让我随意挑选最鲜艳美丽的花朵去装点我的卧室，而且还故意跟我争夺，佯装似乎要给祈祷室留些好看的鲜花的样子。我帮她浇灌她最喜爱的花畦。浇花时，她挽起袖子，露出胳膊，这时，我才发觉，我从来没

有发现她的胳臂竟是如此娇美诱人。我们坐在开满金银花的悬崖上，望着水沫飞溅的河水在峡谷中蜿蜒流淌。有时，她兴趣盎然地叫我辨认夕照下的金色晚霞幻变出的种种形象，如雄狮、骏马、碧玉和玻璃的城堡废墟等，以及形形色色的以孩提般的兴致随心所欲编织的形象。

然而，一旦有哪怕最不起眼的情况，使我们联想起那可怕的旅行，她就紧紧挽着我的胳膊，呆愣愣地注视着某些地方，然后用湿润的眼睛紧盯着我，原来，她在那些地方发现了我所见不到的东西。

一天下午，那是一个将永远留在我记忆里难以消退的美妙的黄昏！落日的残辉和彩霞，在紫丁香色一般的天空，同初升月亮映出的、宛如雪花石膏球灯发出的乳白色月光交相辉映；晚风欢跳着从高山吹到平原；鸟儿急匆匆飞进树林，觅寻绿叶丛中的窝巢。玛丽亚双手抓住我的胳臂，缓缓地漫步在花园小径，她那卷曲的秀发不止一次抚摩我的前额，试图将额角倚在我的肩头；我们默默地走着，一句话也没说……突然间，她停在一条两旁长满玫瑰花的小径的尽头，对着我卧室的窗户凝望良久，转身对我说：

"就是在这儿，我就穿着这身衣服……你还记得吗？"

"记得，玛丽亚，永远记得！……"我热烈地吻着她的手。

"你要知道：那天夜里我从梦中惊醒，浑身发颤，因为在梦中你就象现在这样吻我……看见这株刚种的玫瑰了吗？你要是把我遗忘，它就不会开花；要是一如现在永远爱我，它就会开出最美最艳的花来。我已经许了愿，将这些花儿献给圣母，只要她让我通过这株玫瑰知道你是否永远忠贞如一。"

我微微笑着，为她这般纯朴天真而深深感动。

“你不相信会那样吗?”她神情认真地问我。

“我相信圣母可要不了这么多的玫瑰花。”

她挽着我，朝我房间的窗子走去。来到窗前，她松开我的胳臂，向几步开外的小溪走去，一面把披巾系在腰上；她用双手捧了一捧水来，跪在我脚下，把水一滴一滴浇在一株幼苗上：

“这是一株山上长的百合花。”

“你把它栽在这儿啦?”

“因为这儿……”

“我知道；不过，我本希望你早点把那事忘掉。”

“忘掉？谈何容易!”她对我说道，没有站起身，也没有朝我望。

她那纷披着的长发拖到了地上，几缕鬈发被风吹到旁边一株玫瑰树的白色花枝上。

“可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儿碰到那束百合花吧?”

“我哪能不知道呢？因为那天有人猜想，我不愿意再在他的书桌上摆上鲜花。”

“看着我，玛丽亚!”

“干吗?”她没有把目光从那株百合花上抬起来，似乎仍在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它。

“在这儿长出的每一朵百合花将是对我那一闪念动摇的无情惩罚。难道我知道是否值得……? 咱们把你的百合移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吧。”

我对着她跪下一条腿去。

“不，先生!”她双手护着那株百合，慌忙回答。

我重又站起身子，双臂抱在胸前，静待她做完她正在做或假装在做的事。她不动声色，偷偷地瞟了我一眼，末了抬起脸来笑

了，脸上充满对刚才故作一本正经的歉意。

"嗯，你挺生气，是吗？我来告诉你吧，先生，这株百合开出的花将作什么用吧。"

她抓住我的手正欲站起，可又立即跪下，原来她的几缕头发被缠在玫瑰树枝上：我帮她把头发松解下来。她摆摆头整了整蓬乱的头发，眼里闪出一种几乎从未有过的醉人的目光。她倚着我的胳膊说：

"咱们走吧，天要黑了。"

"百合花到底派什么用场呢？"我们漫步朝山上的走廊走去时，我追问道。

"我指给你看的那株新栽的玫瑰花做什么用，你已经知道了吧？"

"是的。"

"那百合花的用处也差不离。"

"你说嘛。"

"你愿意不愿意我在寄给你的每封信里都夹上一片百合花瓣送你？"

"噢！当然愿意。"

"它将代替许许多多我欲说不能的话：有时是因为不便写，有时是因为费很大的劲儿也难以写清楚，谁让你还没教会我如何把信写好的呢？再说，也确实……"

"确实什么？"

"确实我俩都有过错。"

她穿着一双漂亮鞋子，漫不经心地在路上走着，被风吹落的曼杜尔和马迈依树的枯叶在她脚下踩得粉碎。

"明天我不想到山上去了。"

“可是，特兰西托不会抱怨你吗？她结婚一个月了，我们还一次没去看过她。你怎么突然变卦不想去了？”

“为……不为什么。你就对她说，我们正忙着你出门的事……随便说什么都行。请她星期天和卢西娅一块儿来吧。”

“好吧，我很早就回来的。”

“对；别再去打猎了。”

“不过，这可是个新条件；要是卡洛斯知道你不许我去打猎，他会笑话的。”

“谁会告诉他呢？”

“也许我自己。”

“那又为什么？”

“为了安慰他虚放的那一枪。很可惜，没有打中那头鹿。”

“那倒是。要是一只虎，那就是另一码事了；老虎嘛，人人见了理所当然会有些害怕的。”

“你可不知道，卡洛斯的枪在射击时，里面没有弹丸：勃拉乌里奥事先把弹丸悄悄倒出来了。”

“勃拉乌里奥干吗这样捣鬼呢？”

“为了报复。因为卡洛斯和M先生那天早晨曾讥笑何塞的猎犬干瘪瘦小、不堪大用。”

“勃拉乌里奥也不该这么干，你说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要不是他那么一下子，那只小鹿可就活不成了。你没有看见，现在我要是一走近它，它就高兴得了不得。甚至马约也喜欢它了，它们好几次还睡在一起呢！这小鹿是多美呵！它妈妈一定伤心得在痛哭呢！”

“那就把它放掉吧！”

“它妈妈会满山遍野寻找它吗？”

"也许不会了。"

"为什么?"

"勃拉乌里奥蛮有把握地对我讲过,他后来在跑出小鹿来的那同一座山谷里又打死一只母鹿,肯定是这个小鹿的妈妈。"

"啊,这个家伙!……你可千万别再捕猎母鹿啦。"

我们走到回廊,胡安张开双臂迎着玛丽亚跑来。玛丽亚一把将小家伙举了起来,然后将他那昏昏欲睡的脑袋靠在自己那珍珠母似的玫瑰色肩头——她那肩头,无论是她的披巾还是她的长发,从不忍将它们遮掩的——走开了。

四十六

次日十二点钟,我朝山下走去。无遮无掩的烈日,从中天投射着炽热的火焰,仿佛要把凡不受树荫保护的万物统统烤焦。林子里静悄悄的,和风销声遁迹,枝叶纹丝不动,不见鸟儿扑翅,但闻蝉儿不住地聒噪,歌唱这个将十二月装点得浓艳俏丽的夏日:清澈见底的泉水忽忽流过蜿蜒曲折的小溪,悄悄来到罗望子树和奥搏树下,最后隐入茂密的马黛林;河谷及两旁的高山,仿佛被一面巨大的镜子的反光照得透亮。

胡安·安赫尔和马约紧随我身后。我远远地望见玛丽亚由小胡安和埃斯特法娜陪着来到浴场。马约朝他们飞奔过去,在那群美丽的人儿身边转来转去,如往常那样,打着喷嚏,汪汪叫着,表示它的欢乐。玛丽亚用焦灼不安的目光四处寻找我。当我跳过果园围栏,她终于看见了我。我朝她走去,只见她的头发

依然保留着梳辫子时留下的波纹，一缕缕蓬乱地垂在披巾和白裙子上。她左手拢着裙子，右手拿着一根甜罗勒树枝搧着风。

当我走过去招呼她时，她正坐在浴场桔树绿荫下一条埃斯特法娜刚给她铺下的毯子上。

“瞧，多烈的日头！”她对我说，“谁让你不早点回来……”

“早回不了呀。”

“你呀，几乎从来没有早回来的时候。你想洗个澡吗？我可以等一等再说。”

“啊，不。”

“要是因为浴池里缺点什么，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放进去。”

“你是说玫瑰花吗？”

“不错；不过，等你返回来时，池里就会有的。”

胡安刚才在摇晃那些他伸手可及的桔树枝玩，这时跪到玛丽亚面前，叫她替他解开上衣。

那天，我带来许多百合花，因为除了特兰西托和卢西娅特地给我留下的以外，我一路上又采摘了许多。我从中挑了些最艳丽的送给了玛丽亚，把其余的花儿从胡安·安赫尔的手里接过来，全扔进了浴池里。玛丽亚叫了起来：

“唉呀，真可惜！多美的花哟！”

“翁蒂娜① 们，”我说，“在恬静的河水里洗澡时就是这么着的。”

“翁蒂娜是什么？”

“长得象你似的女人。”

“象我？你在哪儿看见的？”

---

① 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的水神、水精。

"在河里。"

玛丽亚笑了。见我要走，她说：

"我一会儿就回去。"

半个小时后，玛丽亚走进客厅，我正在那里等着她。她刚从浴场回来，目光炯炯，面颊透着柔和的玫瑰色，使她显得分外妖娆。

看见我，她止住脚步问：

"啊，你怎么在这儿？"

"我猜想你会进来的。"

"唔，你在等我呀。"

她在我指给她的沙发上坐定，然后中止她正沉思默想的事情，对我说：

"究竟为什么呢，嗯？"

"什么为什么？"

"事情总是这样。"

"你还没说到底是什么事儿。"

"我是说，每每我在想象你要干什么，即你准干什么。"

"是啊；每每你迟迟不到，也总有什么东西告诉我你一定会来，这又是为什么呢？这真是不可思议。"

"多少天来，我一直想知道，要是你不在这儿了，是否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你是否能猜到我会干什么？我又是否能知道你是不是在想……？"

"想你，对吗？"

"也许是吧。咱们到妈妈的缝纫室去吧。为等你，今天我什么活也没干；妈妈要我下午把手头的针线活儿做好呢。"

"是咱俩单独在那儿吗？"

“你呀，总是想我们单独在一起，这种执着的念头真是少有。”

“一切妨碍我……”

“嘘！……”她把一个手指放到嘴唇边，“你瞧见没有？她们在餐具室里。”她坐下说道，“这么说，那些女人是挺漂亮的罗？”她微微笑着，整理着针线活儿。“她们叫什么来着？”

“啊！……她们很漂亮。”

“她们住在山上吗？”

“住在河边。”

“顶着大太阳，住在河边吗？那一定长得不怎么白。”

“她们住在茂林修竹的浓荫下。”

“她们在那儿干些什么？”

“不知道；我只知道反正我再也碰不到她们了。”

“这件不幸的事发生有多久了？她们为什么不等你？她们那么标致，又那么动人，你一定很苦恼吧。”

“她们……不过，你不会知道她们是怎么样的。”

“那你就给我讲讲吧，她们怎么样？……不，先生！”我想拉她的右手，她急忙把手抽回，藏到罩在裙子上的爱尔兰上衣的褶子里。

“好吧。”

“要这么着，我就做不得活儿啦。你还没有讲那些……她们叫什么来着？那些……是什么样的。”

“我会告诉你的。”

“那就说呗。”

“她们嫉妒你。”

“她们恨我吗？”

"是的。"

"恨我?!"

"因为以前我只想着她们,后来……"

"后来怎么样?"

"因为你,我把她们忘了。"

"那我感到太骄傲了。"

她把右手放在扶手椅的一个扶手上玩着。她总是用这样的动作暗示我可以拉她的手了。她接着说:

"欧洲有翁蒂娜吗?……告诉我,我的朋友,欧洲有吗?"

"有。"

"那……天晓得!"

"我可以告诉你,那些翁蒂娜呀,是用红花的汁液搽脸,身穿紧身褡,脚蹬短统靴。"

玛丽亚想做针线活儿,但她的右手瑟瑟发抖。她一面拆着线头,一面对我说:

"我认识一个人,他就老是想欣赏穿漂亮鞋子的脚……啊,浴池里的花儿要顺着水渠漂走了。"

"你是说,我该走了?"

"我只是觉得那些花儿白白流掉太可惜。"

"还有一层意思。"

"真的,我觉得似乎很可惜……再说,老让别人看见我们单独在一起……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爱玛和妈妈快来了。"

四十七

父亲决定在我动身前先到城里去一趟，一则由于买卖上的事务迫切需要处理；二则顺便为我的旅行作些安排。

一月十四日，父亲离家前夕，我们又一起忙了好几个小时。晚上七点钟，我叫人把我的一部分行李送到我父亲房里去，准备和父亲的行李一起运走。母亲跪在地毯上，整理着衣箱，爱玛和玛丽亚在一旁帮忙。最后，只剩下我的衣服有待收拾了。玛丽亚拿起摆在旁边椅子上的几件衣服，一看是我的，便问：

“这些也带去吗？”

母亲把衣服接了过去，没有答话。她一边装箱，一边连连用手帕擦着眼睛。

我走出房间，拿了几张垫箱底的纸回来，看见玛丽亚靠在回廊的栏杆上。

“怎么啦？”我问她，“干吗哭啊？”

“我没哭……”

“要记住你答应过我的话。”

“是的，我知道：要有勇气对待这一切。你要是能够把你的勇气给我点……可是，我并没有向妈妈和你保证过不哭。再说，要是你的脸色中流露出的意思不及我这些眼泪所包含的意思，我就会把它掩藏起来……不过，以后谁还会知道我流泪呢？”

我用手帕替她擦去顺着面颊往下流的泪水，对她说：

"你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在这儿吗？"

"是的。"

我回来时，她还呆在原来的地方。我倚着栏杆站在她旁边。

"你瞧，"她指着昏暗的山谷对我说："你瞧，夜色变得多么凄凉！明年八月的夜晚，你在哪儿呢？"

沉默片刻之后，她又说：

"你要是干脆没回家来，就象爸爸想的那样，在去欧洲之前不回家来……"

"那本来会更好些，是吗？"

"更好些？……更好些！……你这么以为吗？"

"你很清楚，我是不会这么以为的。"

"我可相信。当我听见爸爸说到我的病情时，我是这么以为的。你从来不这么以为？"

"从来不。"

"在那十天里呢？"

"我仍象现在一样爱着你：可是大夫和我父亲……"

"是的，妈妈都对我讲了。我怎么才能报答你呢？"

"我能够要求你报答的，你已经做到了。"

"是什么东西这么有价值呢？"

"爱我！象那时我爱你，今天我爱你一样的爱我；非常爱我。"

"噢，是的，不过，尽管说来有点忘恩负义，这一切实实在在不是出于对你的报答。"

她把额头靠在我们紧紧相握的手上歇了一会儿。

"以前，"她慢慢抬起头，"我要是这么对你说，我会羞得无地

自容……也许我这么做不对……”

“不对？玛丽亚。你不是几乎成了我的妻子吗？”

“我还不习惯这种想法；多少日子来我就总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今天呢？今天你还那么认为吗？”

“我无法想象，到那时候，你会是什么样子，我又会是什么样子……你要找什么？”她发觉我在她手里摸索着什么。

“这个，”我回答她说，一面把她左手无名指上的一枚戒指退了下来。戒指上刻着她父母名字的头一个字母。

“你想戴吗？我可没见你戴过戒指，要不，我早给你了。”

“到我们结婚的日子我再还给你。你把我的这只戒指戴在手上吧；这是我上学时，母亲给我的：戒指环里有你和我的名字。我戴不上了，你戴着更合适，是吗？”

“好吧；不过，这戒指我是永远也不还你的。我记得当初在你准备去波哥大求学的前几天，这只戒指曾掉进果园的溪水中，我还脱鞋下水去捞过，因为弄湿了我的衣服，妈妈还挺生气呢。”

一个象玛丽亚的头发那么乌黑，象一个闪念那么飞快的物体从我们的眼前一掠而过，玛丽亚发出一声低哑的惊呼，双手掩脸，恐惧地叫道：

“倒霉的鸟儿！”

她战战兢兢地抓住我的一条胳膊，一阵恐惧的颤抖传遍我的全身。那只不祥之鸟振翅扑飞时发出的金属般的嗡嗡声已经消失，玛丽亚木然地站着，一动不动。母亲正端着灯从书房里出来，听见玛丽亚的惊叫，慌忙走过来；只见玛丽亚脸色青紫。

“怎么回事？”母亲问。

“又是那只我们上次在埃佛拉因房间里看见的黑鸟。”

母亲手中的那盏灯颤抖了一下，她说：

“可是孩子，你怎么吓成这个样子？”

“您不知道……不过，我现在已经没什么了。咱们走吧。”她看我一眼，示意我走，目光已显得比较镇静了。

餐厅的铃响了，我们朝餐厅走去。玛丽亚走近母亲，对她说：

“您可别把我刚才害怕的样子告诉爸爸，他会笑话我的。”

四十八

次日清晨七点钟，我父亲的行李已经从家里运走，我和父亲穿着出门衣服正喝着咖啡。我只能陪父亲到M先生的庄园附近，因为我要去向他们以及其他的乡亲告别。当我们的坐骑牵来时，全家已经等在回廊里了。爱玛和玛丽亚这时从我的房间走了出来，这引起了我的注意。父亲吻过母亲一侧的面颊后，又吻了吻玛丽亚、爱玛和每个孩子的前额。待父亲吻小胡安时，小家伙提醒父亲别忘了买他早就要求过的一个带鞍套的小马鞍，好把他那一匹经常骑着玩的小野马装备起来。

下台阶之前，父亲又走到玛丽亚面前停下来，把一只手放在她头上，徒然地希望她抬起头来看他，同时，低声对她说：

“那么，说定了，你会非常勇敢，非常理智的，是吗？我的公主。”

玛丽亚点了点头。她那含羞带娇的眼睛里泪水盈盈欲滴。她赶紧擦了擦。

我向大家道别下午见。父亲上马的时候，我正站在玛丽亚身边，她用低微得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悄悄地对我说：

“五点钟回来，一分钟也别耽搁。”

堂赫洛尼莫家只有卡洛斯一个人在庄园里，他喜出望外地出来迎接我。自打拥抱我的那一刻起，他就竭力要我答应和他一起度过一整天。

他陪我参观了他那座耗资不少，却显得不那么精致和美观的榨糖厂。我们还参观了果菜园，那是他家祖辈的杰作；最后，我们看了牲口棚，那儿喂养着五六匹名贵的骏马。

早饭后，我们边吸烟，边闲聊。卡洛斯对我说：

“看来，在我们告别前，你学生时代那张快活的面孔，我再也不可能看见了；当初，我把马蒂尔达某种绝望的怪癖告诉你时，你那种表情，我也不可能再看到了。不过，不管怎么说，既然你为自己出远门而感到难过，那就说明，要是你留下来，必定是很高兴的……可恨的旅行！”

“你可不要忘恩负义，”我回答说，“等我回来后，你看病就不用花钱了。”

“不错，老弟。你以为我没有想到吗？你要好好学，争取早日学成归来。要是你回家之前，这一带平原流行的伤寒没有夺去我这条小命，那么，你回来时，也很可能见到我已经患上了水肿病。我实在感到腻烦透了。所有的人都希望我到布加去过圣诞之夜；为了留下不走，我无可奈何，只好佯装一个脚腕脱臼，豁出去在众多的表姐妹中间落个失信的恶名。最终，恐怕我还不得不找个到波哥大办事的借口，哪怕象埃米格蒂奥那样带点皮革和斗篷回来……反正，随便带点什么东西。”

“带个女人回来？”我打断他说。

“哼！你以为我没这样想过？我想过千百次！每天晚上我都要制订一百种计划呢。你想想吧：从下午六点，我便仰面躺在床上，等待黑奴们来祈祷；然后，再等着来叫我喝巧克力；最后听着商量收割啦、脱粒啦、种植甘蔗啦这类事………每天清早，首先钻进我鼻子的是甘蔗渣味，它打破了我所有的如意计划。”

“可是，你可以看书嘛。”

“看什么书？看了书又跟谁谈去？跟那个患甲状腺肿大，打五点起就呵欠连连的管家吗？”

“老实说，你应该赶快结婚；既然你又想起马蒂尔达，那你就设法把她接来嘛。”

“一点不错，我也这么想来着。自从我明白，企图跟令表妹结婚（但愿上帝和她宽恕我）纯属胡闹之后，我就如你所说那样打算了。可是，你知道，继而我常常又怎么想呢？象解决布拉乔问题那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设想马蒂尔达已是我的妻子，呆在我的家里；可是一想到这个不幸的女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就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那是为什么？”

“你想啊，老弟，马蒂尔达是波哥大人，正如圣卡洛斯的洗礼池，博利瓦尔的雕像和看门人埃斯卡米利亚一样，换个地方就会完蛋。我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结局呢？”

“你就永远爱她；给她一切美好的东西和可能的娱乐……总之，你有的是钱，而且，她对你的工作也会是个鼓舞。再说，这些原野，这些森林，这些溪流，难道她都见过吗？难道这一切又仅仅为了让她看看而已，而不值得她爱恋吗？”

“你简直跟我谈起诗来了。可是我父亲和他的佃户呢？我那些傲慢自负、虚情假意的姨母呢？这种孤独闭塞的环境呢？

这种炎热难捱的天气呢？……魔鬼呢？……”

“忍着点嘛，”我笑着打断他的话，“别这么想不开。”

“咱们不谈这些了。你要好好学，早早回来给我治病。回来后，你就和玛丽亚小姐结婚，对吗？”

“要是上帝保佑……”

“你愿意我作你的伴郎吗？”

“太愿意了。”

“谢谢，太谢谢你了。那就这样说定了。”

“你叫人把我的马牵来吧，”沉默了一会儿，我对卡洛斯说。

“你这就走？”

“很抱歉；家里人等我早点回去。你瞧，动身的日期转眼就要到了……今天，我还得去向埃米格蒂奥和我教父库斯托迪奥大叔辞行，他们住得都不很近。”

“你三十日一定走吗？”

“是的。”

“只有十五天的功夫了；那我不说再留你了。不过，你总算笑了，虽说笑的是我的无聊。”

卡洛斯也好，我也好，谁都无法掩饰依依惜别时的惆怅心情。

我正要涉水渡过阿迈米托河，忽听有人叫我。原来是库斯托迪奥大叔从附近一片林子里走出来。他骑一匹淡黄色小马驹，手里扯着缰绳，坐在一个高头鞍子上，穿着蓝条纹布的衬衫，裤腿卷到膝盖，外衣拖到大腿上。一个傻乎乎的男孩骑着一匹老态龙钟的马，马背上驮着四串香蕉，慢腾腾地跟在后头。这男孩在庄园里一身兼数职：放猪，喂鸟，还要照管菜园。

“上帝保佑您，我的老弟，”老人走近后对我说。“我要不使

劲喊您，您就溜走了。”

“我正要上您家去呢，大叔。”

“算了吧，要不是我这头该死的畜生，我几乎从不离开这些丛林。这个混帐东西又流产了，哼，到了榨糖机前，再跟它算总账。幸亏我凑巧路过家门口的小空地，去看我的那些兀鹫，要不然，到现在累死也找不到呢。我找见后，赶紧扑上去，那时小骡子已经被啄掉一半，只剩得象个两个月的小崽子，连张皮都没落下。要不然，我还可以用来做条马裤穿穿。您瞧，我现在身上穿的，简直跟狗皮差不离。”

“没关系，大叔，反正骡子有的是，要不了几年，您就会骡马成群的。咱们走吧。”

“是，先生，”我教父说，一面迈步在我的前面走。“可是，太浪费时间呀；唉，这年头糟透了，您想啊，蜂蜜，才值一个里尔，沙糖不必说；白色的蔗糖，一个比索；干酪，不值钱；猪把收获的玉米全吃了，就象倒在河里一般。您可怜的大婶虽然能干，挣的钱还不够买蜡烛的；没有一炉肥皂收得回成本；那些贪心不足的看守，紧跟在蒸锅后头……我告诉您，我买了主人堂赫洛尼莫的那片箣竹林；可是，他多狠心啊！竟要去了我四百个巴塔孔①，外加十头牛！”

“从哪儿弄来这四百个巴塔孔？是做肥皂挣的吗？”

“什么？您可真会算啊，朋友。我们甚至不得不打碎萨洛梅的蓄钱罐才好歹凑够这笔钱的。”

“萨洛梅还象以前那么勤快吗？”

“要不然，她的拉瓜② 从哪儿来？她主要鞣制驮鞍的皮条，还

① 古银币名。

② 一种用土豆淀粉做的面糊，是印第安人的主食。

得帮着做其他活儿。总之，她和她妈妈一个样。但是，我对您说，这个姑娘教我实在捉摸不透，我这绝不是对您说瞎话。”

“您是指萨洛梅吗？她是那么正派，那么端庄……”

“她吗，朋友；她就象您看到的那样，过分腼腆了。”

“那，出了什么事了？”

“您是一位真正的绅士，是我的朋友，我可以讲给您听，可是，却不能讲给本堂神父先生听，当然，我相信他是一位没有邪念、性情平和、灵魂纯洁的圣徒。不过，请等一下，这条水沟，让我先过去；得熟悉一下道路，免得被泥水弄脏衣服。”

他转身对那个一直埋在香蕉堆里打盹的傻孩子说：

“看好路，冒失鬼，要是母马陷到泥里，我宁可舍掉香蕉，非把你扔在这里不可。”

傻孩子傻呵呵地笑笑，断断续续、叽里咕噜地应了几句。我教父接着说道：

“您一定认识故去的穆西亚收养的混血儿蒂布尔西奥吧？”

“是那个一心想跟萨洛梅结婚的蒂布尔西奥吗？”

“正是他。”

“我不知道他是谁收养的，不过，我认识他。我在您家和何塞家见过他，我们还一起打过几次猎；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这倒是的，他有八头好牛，一群猪，一座小牧场，两匹备鞍的母马。穆西亚先生虽然活着时动辄骂人，叫人望而生畏，但心地挺好，他把这一切都留给了这个孩子。这孩子的母亲是个黑白混血种人，她使这个老人得了一场严重的黄疸病，差点送了命，因为，这个女人从基利查奥买来才四个月就死了；我是知道这件事的，因为那时我常喜欢在穆西亚的庄园里打上几天短工。”

“蒂布尔西奥怎么样呢？”

“我正要跟您说呢，先生。八个月来，我开始注意到，这孩子有事没事总要找个借口往我们这儿跑，不久我便看出其中的秘密。原来，他是找机会来见萨洛梅的。一天，我清楚地告诉了坎德拉里亚，她却劈头盖脸地回了我一大堆陈词滥调。一个礼拜六下午，我就悄悄地监视着，因为星期六这个时候，蒂布尔西奥是必来无疑的。您知道，当我发现萨洛梅一见他就兴冲冲地朝他走去，心中的疑团一点都没有了……当然，我并没看到任何不规的地方。时间一天天过去，可蒂布尔西奥却始终闭口不谈结婚的事；我暗想，也许他是在吊萨洛梅的胃口吧。他倘若不愿跟她结婚，那准是个笨蛋。她不是个穷姑娘，这么会当家的女人还愁嫁不出去？突然间，蒂布尔西奥不再来了；坎德拉里亚也无法从姑娘嘴里问出个究竟来。萨洛梅对我素来敬而远之，我就更不便去盘问她。自打圣诞夜前起，蒂布尔西奥再也没露过面。您也许是堂卡洛斯的哥哥胡斯蒂尼亚诺少爷的朋友吧？”

“我从小就一直没见过他。”

“您只要把卡洛斯的胡子去掉，活脱就是胡斯蒂尼亚诺了。但是，但愿他象自己的兄弟才好呢！简直就是个魔鬼。不过，他长得蛮漂亮，这何必否认呢？我不知道他在哪儿看见过萨洛梅的；也许是在我坚持跟他父亲作笔小交易的时候。当时，那位少爷来为小牛钉掌，打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让我香香甜甜地吃过一回香蕉。”

“这可不好。”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诉您吧，豁出去您教母有朝一日知道后骂我多嘴多舌，是个疯子。我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心中有数。俗语说，没有什么病是治不了的。我一直在寻思琢磨，非要找到问题的根子不可。”

“您说吧，大叔；不过，请先告诉我（要是问得不合适，请别见怪），萨洛梅对胡斯蒂尼亚诺的态度如何？”

“您听我说，先生，这件事白天黑夜都教我坐卧不安，就象躺在荨麻上……朋友，这个姑娘简直着迷了……我真恨不得把她宰了……要是魔鬼钻到我的心里，看我不扒了她的皮。……她对他有意思。我全对您讲了，好让您帮我出出点子。”

“您怎么知道萨洛梅对他有意思呢？”

“我的天哪！这我难道还看不出来？她看见那个白人少爷时，眼珠滴滴溜地乱转；给他送水或蜡烛时，她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呢。那个家伙啊，似乎喝个没完，而且除了吸烟好象没别的事可干似的，时不时急匆匆跑来要水和找火；这么着，他星期天下午就不必到多明加太太家里去了。您不认识这位太太吧？”

“不认识。”

“那我来告诉您，那是个爱搽脂抹粉的女人。谁也没法从坎德拉里亚的头脑里打消这样的想法。准是那个妖婆施魔法才害了她那只众所周知的、那么使您开心的长尾猴：那个小东西一面搔肚皮喘气，一面象人似的哀叫着。”

“也许是吃了个蝎子吧？大叔。”

“哪儿的话！它从来连口冷饭都不吃的，请相信，是那个巫婆给它施了魔法；不过，我现在不是说这件事。有一次，我去找母马，在瓜亚巴尔碰到那个巫婆，她要到我家去。我一直很警觉，所以见到她，我便走到她面前对她说：‘喂，多明如太太，请回去吧，家里人都很忙，没有功夫闲聊天。这些日子，你去过两趟了，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在家里见到你。’她听后浑身哆嗦起来，我见她心虚的样子，不由得暗想，这个老妖婆准没干好事。她吱吱唔唔，东拉西扯地搪塞了几句。我却让她象听弥撒似的听我

教训她：'你听着，我可不是好惹的；你干坏事，要是叫我抓住，就用尖刀扒了你的皮；不然的话，我就改姓你的姓。'"

我教父的情绪激动得到了极点。他划着十字，接着说道：

"耶稣啊！我相信天主！有朝一日，如果我怒从心起，这个瘦老婆子准会叫我宰了的。卑鄙的东西干的好事：我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花尽心血养了一个女儿，居然总是有人要来使她丢人显眼啊！"

我那爱发怒的朋友的激动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觉得他那最后几句话简直象炮声和钟声，便赶忙对他说：

"咱们还是来谈谈您想出来的补救办法吧，我也愈来愈相信事情确实有些严重。"

"我来告诉您吧：记得有一天，您母亲建议我女人把萨洛梅送去住上几个星期，让这孩子学点针线活。这是坎德拉里亚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当时不行，……那时，我还不象现在这么了解您。"

"大叔！"

"基督就是因为讲真话才死的。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希望您母亲把姑娘叫到那儿住上几个月，这样，那个坏蛋就不会到那儿去找她。萨洛梅会明白过来的。这样的效果同对那个老想打扰她的家伙说'见你的鬼去吧'是一样的。您说呢？"

"当然可以。今天我就去跟家母说，她和姑娘们一定都会十分乐意的。我向您保证，一切都没问题。"

"愿上帝报答您，朋友。这样的话，我想让您单独跟萨洛梅谈谈，然后，在无意之中建议她到您家去，您对她说，您妈妈在等她。过后，您再把她的回答告诉我。这样，事情就好办了。不过，要是姑娘任性，不知好歹，我可以向您起誓，这一两天里，我

就把她绑在我的瘦马上，把她送到卡利的修道院去。到了那里，连一个苍蝇也不会落到她身上了。她要是不出来结婚，我就让她一直在那儿祈祷和读书，直呆到圣胡安弯下手指① 为止。”

我们沿着库斯托迪奥刚刚买下的那片箣竹林走着，他对我说：

“没看见这是多么好的地？红玫瑰树长得多棒！这是土地肥沃最好不过的标记。唯一的不利是缺水。”

“大叔，”我回答，“您现在想用多少水，就可用多少水。”

“别开玩笑了；要是那样，出双倍的价钱，我也不卖了。”

“家父同意，下面牧场的水，您需要多少，只管去用。我把您对我提的建议告诉了他，他听了十分惊讶，你为什么以前没向他提出来。”

“瞧他那个记性，朋友。您瞧，他一直等到最后才通知我……请转告主人，我打心眼里感激他；他知道，我绝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他需要什么，我无不为他效劳。坎德拉里亚会很高兴的：浇菜园、烧蒸锅、浇芒果树……这一来用水都会很方便了。您想想看，从家里流过的是一小股水，而且还被我的老伙计鲁德辛多家的猪搅得浑浊不堪。它们用嘴拱坏我的芦苇墙。结果，要使家园保持清洁，就得让哑巴赶着马用葫芦到阿迈米托河里去驮水，因为从翁达河里取水，还不如喝含有纯绿矾的碱水。”

“是含铜的，大叔。”

“是这样。”

听到我父亲允许他用水的消息，小农场主高兴得连连用马刺踢他骑的小马驹，刺得那小马驹一蹦一跳的。

---

① 成语，意即死亡。

“这匹小马是谁的？怎么身上没有您打的烙印？”

“您喜欢吗？是索梅拉爷爷的。”

“值多少钱？”

“我坦白地对您说，堂埃米格蒂奥只要四个梅达亚，直来直去，不容讨价还价。和我那匹已经上了套的黑灰间色的马相比，这匹简直骨瘦如柴，现在我已经给它套上笼头，使它能够规规矩矩地行走了。要制服它可真不易！足足用了一个星期，我这胳膊简直动弹不得，没见过有一头牲口象它那么会咆哮发怒的。一点一点地，现在总算被我调治的长膘了。自从我最后狠狠整治了它一下后，现在总算老实了。”

我们到了库斯托迪奥家。他用马刺踢了小马一下，让马撞开院门。院门刚刚在我们身后发出一声呻吟和一声把小马吓得发抖的响声后，我教父便关照我：

“跟萨格梅谈的时候，要灵活，要谨慎，看她说什么。”

“放心吧。”我一边应着，一边把马赶到走廊，挂在那儿的白衣服把马惊住了。

我正准备下马，我教父已经用汗衫将小马的头蒙起来，并为我扶着马镫和马笼头。把马拴好后，他一面进屋，一面大声嚷嚷：

“坎德拉里亚！萨格梅！”

只有几只火鸡回答他。

“怎么，连狗也没有在？”我教父接着说：“好象所有的人都叫大地给吞没了。”

“我在这儿呢，”从厨房里回答。

“快来啊！你瞧，你的朋友埃弗拉因来啦。”

“请稍等一会儿，朋友，我们正在起砂糖出锅。哈，真烫啊！”

"费尔明到哪儿去了?"库斯托迪奥问。

"他带着狗找野猪去了,"是萨洛梅动听的声音在回答。

库斯托迪奥大叔硬要帮我取下皮套裤的时候，萨洛梅突然出现在厨房门口。

这座农家房舍用麦秸盖成，地面是用泥上夯成的。屋里挺干净，墙壁刚粉刷过。屋外，四周环抱着咖啡树、蕃荔枝、木瓜树和其他果木。这座住宅所缺的，就是不久就会有的，而且可望从此改变主人坏脾气的东西：清澈的流水。小堂屋里家具十分简单，就是几条带粗皮套的方凳，一把靠背椅，一张铺着浆白布的小桌和一个碗橱。碗橱内放着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盘碟和汤钵，射出闪闪光亮。

卧室的门上挂着一幅玫瑰色印花布的高门帘，门的横眉上立着一幅破旧的罗萨里奥圣母像，加上站立两侧的圣何塞和圣安东尼奥的小型塑像，构成一座完整的小祭台。

不一会儿，身体肥胖、爱说爱笑的大婶从厨房里走出来，右手握着一柄搅拌器，被灶前的火烤得直喘气。她唠唠叨叨抱怨了半天，怪我不常来，最后，她对我说：

"我和萨洛梅一直在等您来吃饭。"

"是吗?"

"胡安·安赫尔来这儿要了几个里尔的鸡蛋。太太通知我说，您今天来。萨洛梅在河边洗衣服，我把她叫了回来。您可以问她，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她可以证明，我决没有撒谎：'要是我朋友今天不来咱家吃饭，我一定狠狠地骂他一顿'。"

"这么说，你们是在为我准备婚礼呀。"

"我还没有见您好好吃一顿我亲手做的圣科乔① 呢；糟糕的

① 一种加香蕉或其他蔬菜的原汁炖的肉。

是过一会儿才能熟。"

"这样更好，我可以有功夫洗个澡。喂，萨洛梅，"我站在厨房门口说，这时我教父教母悄声说着话进堂屋去了。"你给我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果酱，还有，就是我手里正在做的。"她一边回答，一边手不停地磨着玉米。"您要是知道我一直在象等待分配弥撒面包一样地等着您……"

"那准是因为……有许多好东西。"

"多极了！请等一下，我洗洗手，再跟您握手，虽然我的手是粗笨的；因为，您现在已不是我的朋友……"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正眼看我，脸上露出又兴奋、又羞怯的神情。不过，在她咧着半边嘴微笑的当儿，我看到了她那异常洁白的、与丰润、温柔的嘴唇密不可分的牙齿；她的面颊显露出一种别的梅斯蒂索[①]姑娘所无法比拟的极美的玫瑰色。她那裸露、柔美的胳膊在她的腰部倚靠的石头上来回移动着，腰肢显得格外柔软；她那披散的长发在肩背上抖动着；她那刺绣的白衫的褶裥展开着。她把头朝后一仰，把头发甩到背后，然后洗手。手洗完，在臀部上擦了擦，对我说：

"看来，您似乎很爱看磨东西。可您要知道，"她放低声说，"我心里受着怎样的折磨。我刚才不是说我一直在等您吗？"

她站在从门外看不见的地方，把手伸给我：

"您要不是一个月没来，早就为我做了件大好事了。您瞧瞧，我爸爸是不是在那儿。"

"没有人在那儿。难道我现在不能同样为你做件大好事

① 印欧混血儿。

吗?"

"天晓得!"

"这么说,你不相信我会真心诚意做这件好事?"

"我要是说不,那我就是在说瞎话;在我得斑疹伤寒那会儿,您非要那个英国先生来看我不可,并且十分关心我,希望我振作起来。打那以后,我心里就很清楚,您是喜欢我的。"

"你看到这点,我十分高兴。"

"不过,我要对您讲的话太多了,而且也许突然之间,我就可能没有机会说了;刚才我妈妈不在这儿,简直是个奇迹……您听,她来了。"

"机会有的是。"

"嗳,先生,不把话对您说完,我可不答应您今天走。"

"我说,朋友,您要去洗澡吗?"坎德拉里亚走进来后说。"那我就去给您拿条香喷喷的浴巾来。您现在就跟萨洛梅和您的教子去吧;刚才他们去打了一次水,用来洗了几块过滤布。哑巴去弄香蕉了;又要为您做点吃的东西,又要往教堂送,所以就剩土瓮里那点水了。"

听到这位好女人的提议,我确信她对她男人的计划是完全领会的。萨洛梅趁人不注意,向我做了个意味深长的鬼脸,并朝我努努嘴,眨眨眼,意思是说:"现在可行了。"

我走出厨房。在堂屋里,我一边踱着步,等待萨洛梅准备洗澡的用品,一边心里暗想,库斯托迪奥大叔确是有充分的理由管教他的女儿,因为任何一个头脑比他简单的人都会觉得萨洛梅那带雀斑的脸蛋,她那身段和步态,她那胸部仿佛都不是真的,而是假装的,做作的。

萨洛梅打断了我的思绪。她站在门口,歪戴着一顶小草帽,

对我说：

“咱们走吧？”

她让我闻了闻搭在她肩上的浴巾，问我：

“什么味？”

“你的味。”

“锦葵味，先生。”

“那就算是锦葵花味。”

“因为，我总在衣箱里放上很多锦葵花。走吧，别以为路很远。咱们从可可林下面穿过去，从另一端出来后，走一小段路就到了。”

费尔明背着葫芦和过滤器走在前面。他是我的教子，我为他主持坚信礼的时候，他刚两岁，我才十三岁。那是因为他父母总是十分喜爱我的缘故。

四十九

我们正从厨房后面离开院子，我教母冲着我们喊道：

“别耽搁久了，饭马上就得。”

我们从一座栅门走进可可园，萨洛梅刚想关上栅门，我已经随手把门关上了。她对我说：

“费尔明怎么办？他可是喜欢到处乱说的。”

“你看着办吧。”

“我心中有数：再往前走点，我把他支开。”

可可园内似乎漫无边际的浓密阴影笼罩着我们。萨洛梅那

双秀气的小脚直至脚踝稍往上一点的部位，从蓝裙子底下露出来，在幽暗的小径和枯叶的衬托下异常醒目。我的教子费尔明跟在我们后面，向歌唱着的昆虫和在树叶丛中呻吟的白颈野鸽扔着包米壳和鳄梨核。走到一株卡钦波树干下，萨洛梅对她弟弟说：

“是不是乳牛又在糟蹋水了？肯定是，这会儿乳牛正在上面的水槽饮水。不跑去把它轰走就没别的办法：快跑，亲爱的，可别叫它们把我忘在奇米南戈树杈上的南瓜吃了。不过，你要留神些，别打坏了器皿或踢翻了什么东西。快跑去看看。”

费尔明没等姐姐吩咐二遍，实际上，萨洛梅在吩咐她弟弟时，态度虽亲切，口吻却十分威严。

“看到没有？”萨洛梅放慢脚步，假装心不在焉地望着树枝。

然后，她看起她的脚来，好象在数着她的缓慢的步子；我打破了沉默，对她说道：

“唔，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事在折磨着你呀？”

“我现在倒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为什么？”

“因为您今天似乎很忧伤……这会儿又这么严肃。”

“这不过是你的感觉罢了。快说吧，不然的话，以后你就没机会讲了。我也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你呢。”

“是吗？那您先说吧。”

“那不行。”我回答说。

“真的不行吗？那就先听我说吧；不过，您得向我保证，您千万不要说出去……”

“当然。”

“事情是这样的：蒂布尔西奥变得三心二意，忘恩负义了；他

整天价胡说八道，惹我生气。我俩闹别扭到今天大概有一个月了，我可并没有惹他。”

“一点儿没有？你敢保证吗？”

“哼，……我敢对您起誓。”

“他一直非常爱你，为什么现在会这样？他怎么对你说的？”

“蒂布尔西奥？他可是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他一点儿也不爱我。起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老是发脾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认为我这个人见谁爱谁。您倒说说看，一个正经的女人受得了吗？谁都会相信这些胡言乱语的，因为您被卷在当中啦！”

“还有我？”

“那还跑得了！”

“到底怎么回事？”

“您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何必要我说呢？全是因为他看见您到我家来过几趟，因为我对您很亲热。我怎么能对您不亲热呢？嗯？”

“归根到底，他是相信我有什么非分之想罗？”

“为了让他明白过来，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赔了多少好话。”

“请相信我，我为造成这种局面深感遗憾。”

“这大可不必；因为即使他不冲着您，也会有第二个人挨他的骂。听我讲，我可从来没对哪个男人说过好话。我爸爸为胡斯蒂尼亚诺少爷驯马，他就得来看看那商议要出卖的几头小牛犊。有一次，那白人少爷来的时候，蒂布尔西奥在这儿碰见了他。”

“在这儿？”

“别装糊涂，是在家里。简直是为了惩罚我的罪孽，他后来

又碰到了胡斯蒂尼亚诺少爷一次。”

“我想一共是两次吧，萨洛梅。”

“要是到此为止，那倒是谢天谢地了。可是，一个礼拜天下午，少爷来要水的时候，蒂布尔西奥又撞见他了。”

“是三次。”

“再没有了。因为，他虽然还来过几次，蒂布尔西奥并没有碰见；不过我想，这一切您一定都听人说了。”

“这么眼盯两盘菜，你觉得没什么吗？”

“您也这么认为？哼！那个白人自己要来，难道怪我吗？为什么我爸爸明明可以叫他别来，他就是不说呢？”

“因为有些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困难。”

“啊，还是的！我对蒂布尔西奥也这么说过。什么事都是有办法的，可这个办法，我却不敢对他讲。”

“希望他赶快跟你结婚，是这个办法吗？”

“要是他这么爱我……不过，也许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会认为我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女人。”

萨洛梅的眼里隐隐闪着水波。她向前走了几步，停下来擦了擦眼泪。

“别哭，”我对她说，“我很清楚，他并不这样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嫉妒，没有别的；你瞧着吧，问题会解决的。”

“别这么想；他可傲气着呢。别人对他说过，说他是个绅士的儿子，所以现在吹起牛来谁都望尘莫及。他自以为天底下除了他，再没有第二个……真是见鬼！好象我是个又蠢又笨的黑女人或者一个象他那样是个获释的奴隶似的。现在，他专门混在乡下姑娘堆里，全是为了把我踢开。我很了解他这个人。要是何塞先生用棒子把他赶出来，我才高兴呢。”

“你不该这么不公平。他在何塞家里做工，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这是抓紧时间；要是天天游游荡荡，倒是更糟。”

“你听我说，我很了解蒂布尔西奥的为人，他啊，准是不那么爱我……”

“因为他觉得你太漂亮才不爱你？真是荒谬得可笑！难道任何女人他都会觉得漂亮吗？”

“就是这样。”

听她这么说，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她斜眼瞟我一下：

“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

“不过，你可知道，你对蒂布尔西奥的态度恰恰跟他对你的态度一模一样呢？”

“我的天哪！我怎么啦？”

“你嫉妒。”

“我可不是那号人。”

“不是？”

“大概是他希望我这样吧！谁也不能阻止我这么想：如果何塞先生答应，这个轻浮的人就会跟卢西娅结婚；倘不是特兰西托已经许给别人，要是人家答应的话，他甚至会跟姐妹俩都结婚的。”

“你应该知道，卢西娅从小就喜欢勃拉乌里奥的一个弟弟，他很快就会来这儿。你不用怀疑，这是特兰西托告诉我的。”

萨洛梅陷入了沉思。我们走到可可园的尽头。她坐在一根树干上，一边用垂着的双脚摆弄着一株晚安花，一边说：

“那么您说，怎么办才好呢？”

“你允许我把我们的谈话告诉蒂布尔西奥吗？”

“不，不，你千万别告诉他。”

“我只是问问你是不是同意。”

“把全部事情都告诉他?”

“只把那些莫名其妙的抱怨告诉他。”

“问题是，每当我想起他竟这么看我，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嗳，我觉得还是不告诉他为好；因为，要是他已经不爱我，事后他就会到处乱说，说我为他哭得死去活来，说我想讨他的欢心。”

“要是那样，你得明白，萨洛梅，你的苦恼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唉，多难啊!”她抽抽搭搭哭了起来。

“得了，不要担心，”我对她说，一边把她的手从脸上挪开，“你的眼泪是宝贵的，这么哗哗地流掉多不值得。”

“要是蒂布尔西奥相信这一点，我也不至于因为看到他这么忘恩负义，因为我爸爸由于他的缘故怪罪我而天天夜里哭得直至睡着为止。”

“明天下午蒂布尔西奥准会来看你，让你心花怒放，你敢跟我打赌吗?”

“啊！我坦白地告诉您，要果真如此，我真不知用什么来报答您。”她把我的手紧紧地握在她的手中，把我的手贴近她的面颊说：“您敢担保吗?”

“要是这一点也办不到，那我就是个废物，就是个饭桶。”

“噢，我明白您的话。不过，我求求您，千万别对蒂布尔西奥说我们俩曾这么单独呆在……因为，又会要发生以前那种事；这么一来，一切反倒全完了。现在，”她一边爬木栅栏，一边对我说，“您朝那边转过身去，不要瞧我跳木栅栏；要不，咱们就一起跳。”

“你太过虑了，实在大不必这么过分。”

“那是因为，我觉得在您面前，我愈来愈感到难为情。那您爬上来吧。”

结果，萨洛梅不象我，她遇到了困难，跳不到另一边去。她于是坐在木栅栏上对我说：

“现在您要是不转过身去，我就不下来了。”

“还是让我来帮你一把吧，你看，时间不早了，大婶她……”

“难道她也象那个人一样？……您瞧，怎么叫我下来呢？您没看见我的衣服给挂住了吗？”

“别淘气了，扶着我这儿，”我把肩头伸给了她。

“您得拿出劲儿来，因为我重得……象根羽毛，”她灵巧地跳了下来。“这下，我可以更神气了；我认识很多白种女人，她们也想这么跳木栅栏呢。”

“你啊，真是个自负的人。”

“这跟爱虚荣一样吗？要是这样，我会生您气的。”

“你会怎样？”

“再见！……不明白吗？我要生您的气。我真想知道您发怒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是我心血来潮，突然想起来的。”

“倘若过后你没法引我高兴呢？”

“啊呀呀！这我还不知道？您只要一见我掉泪，就会回心转意的。”

“那是因为我知道，你这样做不是为了撒娇。”

“我这么做不是什么？您刚才怎么说的？”

“撒——娇。”

“什么叫撒娇？告诉我呀！我真的不明白……那准是一句坏话……所以，你才对我守口如瓶，听见没有？”

"是好话！而你却这么作践它。"

"那么，您说呀；您要是不说，我就不走了。"

"那我自己走，"我向前走了几步。

"耶稣啊！我可干得出来的，用水泼您一身，看您用什么东西把衣服擦干……算了，告诉我，我作践什么来着？我已经猜到是什么东西了。"

"那你就讲吧。"

"大概是……是爱情吧？"

"正是。"

"那怎么办呢？是因为我喜欢那个自以为是的人吗？我要是个白种人，地道的白人；我要是个有钱人，很有钱的人……那我早就喜欢您了，不是吗？"

"你这么以为？那我们拿蒂布尔西奥怎么办呢？"

"蒂布尔西奥？他什么都能来一手，我们可以叫他当管家，留在这儿。"她捏起拳头说。

"我不同意这个计划。"

"为什么？您不愿意我爱您？"

"不为这个，而是为了你想给蒂布尔西奥安排的这个命运。"

萨洛梅开心地格格大笑。

我们走到小溪边，她把披巾铺在草地上，让我在树荫底下坐下，她自己跪在一块石头上洗起脸来。洗完脸，她刚想从腰间取下毛巾来擦脸，我把披巾递了过去：

"你要是不洗澡，对身体是有害处的。"

"马上……我呆会儿再洗；这水挺温和的；不过，您先下去凉快一会儿，费尔明马上要来了。您这儿洗吧，我到下面的水塘里扎个猛子去。"

她站起来，定睛注视着我。然后，她一面理着湿漉漉的头发，一面狡黠地朝我微微一笑。最后，她对我说：

"您相信不相信，我曾梦见我对您说的一切都变成了事实，嗯？"

"蒂布尔西奥不爱你了？"

"真是怪！我梦见我成了个白种人……醒来之后，心里觉得挺不是滋味。第二天是礼拜日，在教堂做弥撒时，我净想着我的梦。我坐在您现在这个位置上洗了脸，整个星期都在思索这件事……"

"奇诺，奇诺，"可可林那边传来我教父招呼猪的喊声，打断了萨洛梅天真坦率的谈话。她有点慌乱，向四下看了看，说：

"这个费尔明又跑得无影无踪了……您赶快洗澡吧，我到上游去找他，免得他丢下我们自己走掉。"

"在这儿等他吧，他会来找你的。你这是听我大叔叫喊才紧张的吧？你以为他不喜欢我们俩谈话吗？"

"是的，他喜欢，不过……要看情况。"

她十分灵巧地跳越着岸边的大石头，消失在枝叶茂盛的朱缨树林的后面。

我教父的喊声不断传来。这使我想起，他对我的信赖是有限度的。无疑，他一直在可可树丛里远远地跟踪着我们，只是在看不见我们的时候，他才呼唤猪群以示提醒。库斯托迪奥还不知道他的嘱托已经得到灵活的实现；再说对于他闺女的许多讨人喜欢的地方，谁也没有我那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萨洛梅、费尔明和我同路回家了。他们的身上都背着装有葫芦的陶罐：萨洛梅用她的毛巾做了个垫圈，放在头上，把陶罐顶在上面，不用手扶，尽管如此，她走起路来，那优美的体态依然

轻盈自如。

萨洛梅象头一次那样跳过木栅栏后，用一句"上帝保佑您"和一个最令人赏心悦目的微笑，向我表示了感谢，并且说：

"为了感谢您，在您洗澡的时候，我在上游给你往河水里扔了好多秘鲁合欢花、朱樱花和本图罗萨花；您没看见吗？"

"看见了；不过，我还以为可能是一群猴子在上游捣乱呢。"

"您可真会装糊涂；为了爬合欢树，我差一点没摔下来。"

"你难道真那么傻，竟认为我不知道是你把花儿扔到河里流下来的吗？"

"胡安·安赫尔对我说过，你在庄园里洗澡时，别人就把玫瑰花丢进浴池里；我所以就把山上最美的花儿丢到河水里了。"

吃饭的时候，我有机会欣赏了萨洛梅和我大婶烧雏鸡、烤奶酪、炸油饼、做家常面包和果子酱的手艺。趁萨洛梅往来厨房的当儿，我把这姑娘的真正愿望和我试图使他们两人摆脱困境的想法告诉了我教父。可怜的老人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甚至对我散步时的伙伴为我端饭上菜的热情殷勤的态度还开了几句玩笑，这在他和他闺女闹过别扭之后，实在是难得的很。

炎热的时辰过去了。下午四点钟，宅院变成了一座喧嚣热闹的诺亚方舟：鸭子成群结队穿过堂屋；母鸡在院子里漫步，在李子树下欢闹，李子树杈上搁着个牲口槽，我的那匹马正在那里吃着玉米；本地火鸡耸着羽毛，大摇大摆地蹒跚踱步，回答着两只鹦鹉呼唤一位名叫贝尼塔的大概是厨娘的叫声；猪嚎叫着，想把头伸进栅栏门的横档里。此外，还夹杂着我教父发号施令和他女人驱鸭唤鸡的叫喊声。告别时，我教母依依不舍，千言万语祈求布加神灵保佑我一路平安和早日归来。我向萨洛梅告别时，她久久地握着我的手，无比深情地望着我说：

“记住，我全拜托您了。别为您那无情的旅行同我说告别……因为，要是您不顺便来的话，我即使爬，也要爬去看您的。别忘了我……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拿爸爸怎么办才好呢。”

一道溪水从弯弯曲曲的林带中间哗哗地流下斜坡，我听见小溪彼岸有一个响亮的男声在歌唱：

我向光阴要时光，
光阴使我如愿偿；
光阴亲口对我讲，
它将赐我以希望。

歌手从树林子里走出来，原来是蒂布尔西奥。他一个肩上搭着斗篷，另一个肩上扛着一根长拐杖，拐杖顶上悬着一个小包，他一边走，一边唱，本能地诉说着他的孤独和苦恼。望见我，他戛然止住歌声，停下步子，面带笑容地恭恭敬敬跟我打过招呼后，走过来对我说：

“唉呀，您回来得晚，跑得倒挺快……瞧，马都出汗了……您一溜风似的从哪儿来的呀？”

“串了几家门。最后一家，算你运气，是萨洛梅家。”

“我好久没去了。”

“真遗憾。你有多久没去她家了？”

年轻人垂下头，用长拐杖捣着一株卢洛草①。最后，抬起头看了看我回答说：

“那是她的过错。她对您说些什么来着？”

“她说你忘恩负义，醋劲太大，还说为了你她都快死了。就这些。”

① 哥伦比亚一种草本植物，果似西红柿。

“这都是她对您讲的？不过，还有更精彩的，她没有对您讲。”

“更精彩的是什么呢？”

“同胡斯蒂尼亚诺少爷鬼混的事。”

“你听我说，你相信我会爱上萨洛梅吗？”

“这我怎么能相信呢？”

“可是，萨洛梅对胡斯蒂尼亚诺，就象我对她一样。应该真心实意地看待这个姑娘，她对你可没有外心。你用嫉妒伤害了她；不过，只要你去向她道个歉，她就会原谅你的，会比任何时候都爱你的。”

蒂布尔西奥陷入了沉思，然后带着某种痛苦的语调和表情回答我说：

“您知道，埃弗拉因少爷，我是非常非常爱她的；她想象不出这个月她使我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我这个人哪，上帝安排，生就这么个脾气，什么都能忍受，唯独不能忍受自己被当成傻蛋——请原谅我用这个难听的字眼。我说萨洛梅有过错，是有道理的。”

“可是你不知道，今天当她把你对她的不满告诉我时，她绝望极了，哭得伤心透了，连我都觉得受不了。”

“真的吗？”

“我觉得，过错全在你身上。你要是果真象你所说的那样爱她，那你为什么不跟她结婚呢？一旦嫁到你家，没有你的允许，谁还能再看见她呢？”

“坦白地对您说吧，我确实想过跟她结婚，只是拿不定主意：一来因为萨洛梅总是以为我这人多疑好猜忌，二来因为我不知道库斯托迪奥先生是不是会答应把她嫁给我。”

"她的情况，我已经告诉你了。至于她父亲，全包在我的身上。你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理智。为了证明你是信得过我的，今天下午你就到萨洛梅家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拜访一次。"

"您真是个热心人！这么说，一切都包在您的身上了。"

"我知道，萨洛梅是你所能碰到的最正直、最美丽、最心灵手巧的姑娘；至于我的教父教母，我知道，他们是非常愿意把她许给你的。"

"请您相信，我一定拿出勇气去拜访他们。"

"你要是今天不去以后去，萨洛梅会失望的，你也就会失掉她；到时候，你可谁也别埋怨。"

"我这就去，少爷。"

"那就说定了；我不必要求你把结果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感激我的。再见吧，快五点钟了。"

"再见，我的少东家，上帝保佑您。我一定把结果告诉您。"

"注意，别在萨洛梅会听见的地方，唱你刚才一路走来时唱的那支歌了。"

蒂布尔西奥笑了笑，回答我说：

"您觉得那歌刺人吗？明天见，相信我吧！"

五十

客厅的钟打了五点。母亲和爱玛在回廊里踱步等着我。玛丽亚坐在头几层台阶上，她那件绿色上衣和她暗栗色的头发，互

相映衬，显得十分秀美；她的头发这时梳成两条辫子，胡安半睡不睡地躺在她的怀里，轻捻慢弄着她的发辫。见我下马，玛丽亚立即站了起来。胡安央求让他骑我的马溜一圈儿；玛丽亚抱着他走过来，帮着我把他放在英国式的马鞍上，对我说：

“刚打过五点；真准时！要是每次都这样……”

“今天你和你的米米亚做了些什么？”我们离开家后，我问小胡安。

“她今天犯糊涂了。”他回答。

“你怎么知道？”

“她哭来着。”

“噢！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让她高兴高兴呢？”

“她不肯。我跟她表示亲热，给她带来花儿，都没有用；不过，我都报告妈妈了。”

“妈妈怎么办呢？”

“妈妈拥抱了她，她就高兴了，因为米米亚更喜欢妈妈。你可别对她说她犯糊涂。”

玛丽亚把胡安接了过去。

“你浇过花儿了吗？”我上台阶时问她。

“没有，我在等你。你跟妈妈和爱玛去说一会儿话吧，”她又低声说：“到时候，我会到果园去的。”

她总担心我和姐姐、母亲疏远，他们会怪罪于她，因此，她就对她们十分亲热，以此来补偿她从我那里夺去的我对她们的感情。

我和玛丽亚刚浇完花。我们坐在一条石凳上，小溪几乎就在我们的脚下，一丛茉莉花把我们挡住了，谁也瞧不见我们，只有胡安例外。胡安随意地哼着歌，专心致志地把捉来的甲虫和蜻

蜓赶到枯树叶和西番莲果壳上去。

太阳正在朝穆拉洛山后徐徐移去，半隐在镶着金边的云层里；绛紫色的霞光嬉戏着远处的柳荫，碧绿的柳条随风飘拂着。

我们谈到卡洛斯和他的怪脾气，谈到我对萨洛梅家的拜访。玛丽亚嘴边浮着一丝苦笑，然而她的眼睛却没有丝毫的笑意。

“你倒看着我呀，”我对她说。

她的目光带着几分当初在我父亲病榻边守夜时露出来的、使她显得分外娇美的倦意。

“胡安说得不假，”我又说。

“他对你说我什么来着？”

“他说你今天犯糊涂了……你别叫他……他说你哭了，还说他没法子使你高兴，是真的？”

“是的。你和爸爸准备上马时，我猛然想起你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受你们骗了。我到你房里一看，才相信自己错了，因为许多你决不会舍下不拿的东西都留在房间里。你消失在坡下以后，我觉得一切都显得那么凄苦和沉默。我比任何时刻都害怕那日益逼近的、不可避免的一天会到来……我怎么办呢？告诉我，告诉我呀，这些岁月我该怎么打发呢？你远走之后，是看不到这一切的。你一心扑在学习上，又去到一个新的国家，许多东西你可以久久地忘掉；可我什么也忘不掉……你把我丢在这儿，回忆、盼望直到我慢慢死去。”

她将左手搭在我的肩头，把头搁在手上歇了一会儿。

“别这么说，玛丽亚，”我用手哆哆嗦嗦地抚摩着她那苍白的前额，声音哽噎地对她说：“别这么说；这样，会把我仅存的最后一点勇气都打掉的。”

“啊，你还有勇气，可我多少天来就全没了。以前，我能够忍受，”她接着说，用手帕捂住了脸，“我也应该准备忍受折磨我的这种渴望和痛苦，因为，在你的身边，它们会变成一种必定是幸福的东西……但是，现在你将把幸福带走，剩下我一个人……我再不会象以前那样了……唉！你当初干吗要回来呢?!”

她最后几句话，使得我心头猛的为之一震；我将额头倚在手掌上，不敢打扰她那被痛苦压倒的沉默。

“埃弗拉因，”过了几分钟，她声音娇柔地说：“你瞧，我已经不哭了。”

“玛丽亚，”我抬起了头。她大概在我脸上看到了什么奇异和庄重的东西，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玛丽亚，不要抱怨我的回来；要抱怨那个使你我青梅竹马、朝夕不离的人，抱怨那个希望我象现在这般爱你的人，要怪你自己出落个这么……怪上帝吧！难道我向你要求过什么在上帝面前不能要求的东西？难道你给了我什么在上帝面前不能给的东西?”

“没有！啊，什么也没有？你干吗这么逼问我呢？……我没有怪你；再说怪你什么呢？……我什么也不怪……”

“你刚才不是还明明白白在抱怨吗?”

“不，不……我刚才对你说什么来着？我说了些什么？我是个无知的姑娘，不知道自己说话的轻重。你看着我，”她抓起我的一只手，“你不要为那些蠢话生我的气。我会有勇气的……我会有一切的……我什么也不抱怨了。”

我将她的头重新倚在我的肩头，她接着说：

“我绝不再对你说那种话了……你从来没有生过我的气。”

在替她擦去最后几滴泪水时，我第一次亲吻了她额前的鬈发，然后将嘴唇埋在她那盘在我膝头的美丽的辫发上。她抬起

双手，几乎碰到我的嘴唇，试图阻止我去吻她的前额；但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我的嘴唇没有勇气去碰她的前额。

五十一

一月二十八日，我预定的行期的前两天，我一大清早就上了山。勃拉乌里奥受何塞和姑娘们的委托来接我，希望我到他们家去同他们告别。一路上，这个山里人始终没有开口打破我的沉默。我们到山上时，特兰西托和卢西娅正在勃拉乌里奥的小宅院里挤乳牛"蝴蝶"的奶。她们赶忙站起来，以一贯的热情和喜悦迎接我，请我进屋里坐。

"咱们先把牛奶挤完吧，"我把猎枪靠在栅栏上，"不过，就我和卢西娅两人干吧，这样，我想也好让她每天早晨都想到我。"

我拿起里面漂浮着白花花泡沫的葫芦，把它放在"蝴蝶"的乳头下，满脸飞红的卢西娅没有办法，只好答应把葫芦挤满。挤奶时，我从牛肚子底下望着她说：

"既然何塞的侄子不止一个，因为我知道勃拉乌里奥有一个弟弟，一个比他还好的小伙子，而且他还很喜欢你，从你象个布娃娃的时候起，……"

"从他象个布娃娃的时候起，"她打断了我的话。

"反正一样。我去告诉路易莎太太，请她说服她男人，让侄子来帮助他；这样，我再来的时候，你就完全不会再不好意思了。"

"算了，算了！"她停止挤奶。

"不挤完吗?"

"可是，您这么讨厌，怎么能叫我挤完呢? 再说，也没有奶了。"

"那两个鼓鼓的奶子呢? 把它们挤了吧。"

"不行，那两个是留给小牛犊的。"

"那我就去对路易莎说了。"

她不再咬自己那娇嫩的下唇，而作出另一番表情，那表情，在卢西娅来说，就是"去呗，当然可以"，照我的理解是"您看着办吧"。

小牛犊被拴在奶牛的一只蹄上，拼命地挣扎，想让人给它去掉用半截绳子做成的口笼；如今，挤奶的卢西娅一抽掉口笼上的绳索，小牛犊被完全解放了。卢西娅见它一下子猛扑向母牛的奶头，就说道：

"你就喜欢这个样子，讨厌透了的畜生。"

说完，她就把葫芦顶在头上，狡黠地斜眼瞟了我一下，走进屋去。

我把小溪边的一群在草地上打盹的鹅赶去，一边进行早晨的盥洗，一边跟手里拿着我脱下来的几件衣服的特兰西托和勃拉乌里奥聊着天。

"卢西娅!"特兰西托喊道，"把软箱里的那条绣花毛巾拿来。"

"别指望她会来。"我对我的教女说，然后，把我跟卢西娅的谈话的始末告诉了他俩。

他们正笑着，出乎我们的意料，卢西娅却手里拿着要她拿的东西跑步走来了。她好象猜到了我们谈话的内容，猜到了她姐姐、姐夫是在笑她，便扭着脸把毛巾默默地递给我，不让别人瞧

她，她也不正眼看我。随后，她转向特兰西托，提醒说：

“瞧你的咖啡去吧，都快烫着我了。别只顾在这儿嘻嘻哈哈的。”

“煮好了吗？”特兰西托问。

“暖，早就好了。”

“怎么？你会煮咖啡？”我问。

“最后一次我到您家去时，请小姐教我煮的；因为我想，您不喜欢羚羊奶。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碰到我们急急忙忙挤牛奶的缘故。”

她一边说，一边将我递还给她的毛巾搭在院子中央一棵挺拔的羊齿棕榈树的一片树叶上。

走进屋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朴素、干净和整齐的景象；空气中充满松香味，屋内的简陋家具都是用这种木材做的；一盆盆丁香和水仙摆在屋檐下，路易莎太太用这些花把她女儿的小茅屋点缀得十分漂亮；石墩上摆着鹿头，晒干的鹿腿在堂屋和卧室里当钩子用。

特兰西托得意而羞怯地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这是她头一次实践从玛丽亚那儿学来的本领，然而，却是一次很成功的尝试；我尝过之后，品出这咖啡的味道足可与胡安·安赫尔以娴熟的技艺煮出的咖啡相媲美。

我和勃拉乌里奥去请何塞和路易莎太太同我们一道吃早饭。老人正在把第二天准备送往市场的根芹和青菜装进龙舌兰袋子里；路易莎刚刚从烘炉里取出给我们当早餐的丝兰面包，无论从松软面包的金黄色外表，还是从散发出的诱人香味，都可以判断，这炉面包烘得真是恰到好处。

我们是在厨房里吃的午饭；特兰西托脸上堆着笑容，手脚麻

利地充当着女主人的角色。每当我朝卢西娅使眼色暗示她父亲时，她总是用目光狠狠瞪我一下。这些农民，出自对他人体贴的本能，回避谈及我的旅行，免得败坏我们这几个小时团聚的兴致。

已经十一点钟了。我和何塞、勃拉乌里奥已经一道参观了他们的香蕉林、正在平整的土地和已经抽穗的玉米田。我们重新聚集在勃拉乌里奥的堂屋里，坐在一张小渔网周围的小凳上，把最后几个小铅锤系结上；路易莎太太和姑娘们在剥着包米，准备囤起来。男人和女人都跟我一样，已感到可怕的告别时刻的临近，一个个都沉默寡言。我的脸上大概流露出什么使他们不安的神情，他们都把目光避开我。最后，我咬咬牙下了决心，看了看表站起身子。我拿过我的猎枪和几样附带的东西，把它们挂在堂屋的钩子上，然后对勃拉乌里奥说：

"每当你用它击中猎物时，千万别忘了我。"

勃拉乌里奥想道谢，却说不出话来。

路易莎太太照旧坐着剥手中的玉米，听任老泪纵横。特兰西托和卢西娅各自倚着一扇门板站着，背对着我。勃拉乌里奥面色苍白；何塞假装在堆放工具的角落里寻找着什么。

"好了，路易莎太太，"我对老妇人说，同时俯下身去拥抱她，"您多多为我祈祷吧。"

老太太啜泣起来，没有回答我。

我站在门框边，伸手把两个姑娘的头搂在我的怀里。她们抽泣着，我的泪水也顺着她们的头发流下来。当我松开她们转身去寻找勃拉乌里奥和何塞时，两人谁也没在堂屋里；他们在外面走廊里等着我。

"我明天去。"何塞把手伸给我说。

我和他心里都很明白，他是不会去的。我离开勃拉乌里奥的怀抱后，他叔叔又把我拥抱在怀里；然后，他一面用衣衫袖子擦着眼泪，一面朝田里走去。我对勃拉乌里奥挥了挥手，请他不必远送，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马约紧紧地跟随在身后。

五十二

我缓步走下谷底：只有远处的野吐绶鸡的鸣叫声和淙淙的流水声打破丛林的寂静。我在心中默默地向这儿的每块土地、路旁的每株树、流过的每条溪水道着告别。

我坐在河边，望着河水从我的脚下流过，惦念着那些因我的离别面挥洒热泪的好人们，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洒落在如同我六个月来的幸福日子一般从我身旁匆匆逝去的水波上。

半个小时后，我回到家里，走进母亲的缝纫室。只有母亲和爱玛在那儿。虽然我们的童年早已一去不返，温柔的、慈祥的母亲依然溺爱着我们；虽然她没有吻我们，我们那也许过早衰老的额头没有倒在她的怀里，她的声音也不再为我们催眠，但是我们的心却始终受到她温柔的心灵的抚爱。

我在母亲的缝纫室里呆了足足一个钟头，却始终没见玛丽亚的人影，我十分诧异，急忙打听她的行踪。

“刚才我和她还在祈祷室里来着，”爱玛回答，“她希望我们不时地祈祷；后来她到餐具室去了。她不知道你已经回来了。”

往常，我回家后，不用过几分钟就能见到玛丽亚；这次却不然。我很怕她又重新陷入使我感到苦恼的沮丧情绪；为了战胜

这种情绪，最近几天来，我一直见她在作着不懈的努力。

我在卧室闷闷地呆了一个钟头。后来，胡安来叩门，叫我去吃饭。我走出房间，见玛丽亚正倚在缝纫室里面向回廊的窗栏上。

“不是妈妈叫你，”孩子笑着对我说。

“谁教给你撒谎的？”我回答，“这回玛丽亚可轻饶不了你。”

“是她叫我撒谎的，”胡安指指玛丽亚。

我转向玛丽亚，正想问她是否真的，但已不必问了，她自己微笑着承认了过错。她那明亮的眸子里流露出曾由于我们相爱而失去的那种恬静欢娱的神情；她的两颊呈现着在我们欢乐的童年时代使她娇美无比的鲜艳的玫瑰色。她穿着一件白上衣，两条辫子随着她腰肢的摆动或者双脚在地毯上的轻微拍击而在她优美的裙子上来回晃动着。

“你干吗这么愁眉不展，闭门不出？”她对我说，“你瞧，我今天就不这样。”

“也许是的，”我回答道，想找个借口走到把我们隔开的窗栏前仔细地看看她。

她垂下眼睛，装着在重新系她那蓝斜纹绸围裙上的长带子；然后，她背起双手，倚在一扇窗户上，对我说：

“不是吗？”

“我不信；刚才你还骗我呢……”

“那叫骗你吗？难道你那么闷闷不乐地躲在房里，到天黑才出来，倒是对的？”

“我很高兴你这么坚强。不过，我回来后两个小时才让我见到你，这也是对的吗？”

“十二点是从山上回来的时间？再说，我也很忙。不过，我

是看见你下山的。你没有拿猎枪，马约远远地跟在身后，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么说，你非常忙罗？那你在忙些什么？”

“我做了很多事：有好的，也有坏的。”

“说说看。”

“我做了好多次祈祷。”

“爱玛已经告诉我了，说你总是要她陪你去作祈祷。”

“是的，因为我每次向圣母诉说我的痛苦，圣母都是听见的。”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她为我解除了一些痛苦，使我想起你的远行时，不象以前那么惧怕了。你要把你的多洛罗西塔① 带走，是吗？”

“是的。”

“今天晚上你陪我们去祈祷室吧，你会看到我说的话没错。”

“你刚才说的另外的事是什么？”

“坏的吗？”

“对，坏的。”

“今晚，你跟我去祈祷室，我再告诉你，好吗？”

“好的。”

“不过，你可别告诉妈妈；不然，她会生我气的。”

“我保证不告诉她。”

“我在熨衣服。”

“你？”

“是我。”

“可是，你怎么干的呢？”

---

① 多洛罗莎的爱称，这里指多洛罗莎圣母像。

“背着妈妈干的。”

“是该背着她的。”

“我只是偶尔才熨的。”

“不过，何必要糟蹋你这么……手呢？”

“这么什么？……噢，我知道了。我不过是想叫你穿上由我亲手熨过的最漂亮的衬衫。你不愿意？你会感谢我的，是吗？”

“我说，是谁教会你熨衣服的？你怎么想起做这样的事情？”

“有一天，胡安·安赫尔把几件衬衫退给了专熨衣服的那个女用人，据他说，少爷觉得不满意。我看了看衬衫对马塞里娜说，我来帮她，好叫你觉得满意些。她认为衣服熨得没有毛病，但是在我鼓励下，她还是把它们熨得无可非议了，因为你再也没有把衣服退回来，其实，我并没有动它们。”

“我非常感谢你事事都这么关心；不过，说实在的，我确实没想到你有气力，有本事掌握得了一个熨斗。”

“熨斗并不大，再说，用毛巾将把手包好，也烫不着手的。”

“那么，你的手怎么样？”

“挺好呗。”

“给我看看。”

“跟平常一样嘛。”

“那谁知道。”

“那就请看吧。”

我拿起她的手，抚摩着那象绸缎一般柔软的手掌。

“看到了什么没有？”她问我。

“可能会跟我的手一样，慢慢变粗糙的……”

“我倒没有觉得。你在山上干些什么来着？”

“太伤心了。我真没有想到，我的离别会使他们这么难过；

也没有想到，跟他们告别，尤其是和勃拉乌里奥以及姑娘们告别会使我感到如此心酸。”

“她们对你说了些什么？”

“可怜的姑娘们！什么也没说，她们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她们那无法控制的、如断线一般的眼泪就足以说明一切了。不过，你别伤心，我本不该对你说这些的。但愿将来我回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最后几个小时的时候，同样能看到你象现在这样乐乐和和，近乎幸福。”

“是的，”她说，一面扭过脸去擦眼泪；“我希望能如此……明天，只剩下明天了！……不过，明天是礼拜日，我们可以整天在一起，读一点你刚从波哥大回来时读过的东西；你得告诉我，我穿什么衣服，你会更高兴，我好照你的意思办。”

“象现在这样就挺好。”

“那好吧。快来叫你吃饭了……那么，下午再见！”说完，她就走了。

她常常这样跟我告别，尽管我们一会儿就能在一起。她和我一样，总觉得跟家里人在一起时，我俩彼此之间好象隔着一层什么似的。

五十三

二十九日深夜十一点，我跟父母亲以及玛丽亚道过晚安，离开客厅，回到自己的卧室，直至凌晨一点钟响，我依然没有入睡。这是我多少日子来一直为之心惊胆战的一天的头一个小

时。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我不愿意熟睡着迎接它最初时刻的到来。

钟打过两点之后，我才和衣歪倒在床上，玛丽亚赠我的那方被她的纤手揉得皱巴巴、用她的泪水浸得湿漉漉的手帕，依然散发出她惯常使用的香水的芬芳，如今垫在我的枕头上，承接着宛如永不枯竭的泉水一般从我眼里涌流出来的泪水。

现在，我回忆起动身前几天的情景，仍不禁泪如雨下。倘若这些泪水能使我在叙述这一切时笔下生花，倘若我的思想能够哪怕仅仅一次，即或一刹那的功夫洞悉我心灵中的全部隐痛并加以剖露，那么，我所要记述的这些文字，对于曾经流过很多泪的人来说，兴许会是美丽动人的，然而对于我，也许将是悲苦的。我们不可能总是陶醉于爱情的折磨这种乐趣之中；跟痛苦的时刻一样，欢乐的时刻也终会过去。

要是人类有能力留住时光，玛丽亚也许能使我们离别前的时刻流逝得慢些。可是，唉！时光啊，对她的啜泣充耳不闻，对她的泪水视而不见，飞逝，飞逝，一个劲儿地飞逝，仅留下答应回来的诺言！

有两三次，一阵神经性的战栗将我从暂时缓解我痛苦的睡梦中惊醒。睁眼醒来，我环视全室，只见因准备行装，房间无人照料，显得混乱不堪。就是在这间房里，我曾多少次盼望幸福日子的黎明。我竭力想重新入睡，继续那中断了的甜梦，因为这样，我才能在梦中重新看到她那么美丽、那么腼腆，就象我从波哥大回来后的头几个下午一块儿散步时见到的那个模样；重新看到她那样的恬静和沉思，就象我当初向她倾诉衷肠时经常见到的那个模样。当我俩互相剖露心迹时，我俩的嘴唇几乎什么也没说，然而我们的目光和微笑却隐含着多少的话语；她用低沉的、

颤抖的声音对我倾吐了她那深埋密藏在内心的纯洁、童贞的爱情。久而久之，在我面前，她的目光终于不再那么羞怯，使我可以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她的心灵，同时也让她从我的眼睛里看到我的心灵……一阵啜泣声又使我颤抖起来——这是那天晚上我们分别时从她胸中迸发出的难以抑制的啜泣！五点不到，我便竭力克制自己，把如此痛苦的失眠所留下的痕迹掩饰得纹丝不露，独自一人在还很昏暗的回廊里散起步来。没多久，我就看到玛丽亚卧室的窗口灯光一亮，接着便听见胡安呼唤玛丽亚的声音。

初升太阳的最初曙光在竭力地驱散着山间的浓雾，浓雾宛如一幅巨大的薄薄的帷幔轻飘飘地从山巅垂挂下来，向远方的平原漂浮而去。西边一座座青翠的山坡上，矗立着卡利的一幢幢寺庙，在黄澄澄的晨曦中染成一片金色；山脚下，尤博和比赫斯两座村落，如同聚在一起的羊群，泛着白色。

胡安·安赫尔为我送来咖啡、备好坐骑——我那匹黑马被拴在桔树下，用蹄子不安地践踏着脚下的草丛。胡安·安赫尔随后便眼泪汪汪地倚在我的房门上，手里拿着长统靴套和马刺等着我；当我把它们套在脚上时，他的泪水大滴大滴地落在我的脚上。

“别哭，”我勉强使自己的声音变得漫不经心一般，“等我回来，你就长成男子汉，再也不会离开我了。我走后，大家都会非常喜欢你的。”

到了需要我集聚全部力量的时刻了。我的马刺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回响着。我推开母亲缝纫室虚掩着的门，她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扑到我的怀里。她明白，如果她流露出痛苦的神情，定会使我的情绪低落，因此，她一面不住地抽泣，一面若无其事般跟我谈论着玛丽亚，向我许着种种美好的愿。

一家人别离的泪水洒满了我的胸襟。爱玛是最后一个向我吻别的。我离开她的怀抱后，在周围寻找着什么。她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对我朝祈祷室的门指了指。我走进祈祷室，只见祭坛上，两支蜡烛发射着黄色的光辉，玛丽亚坐在地毯上，一身白衣服在地毯上显得分外突出。她发觉我走进来，轻轻地叫了一声，接着又把蓬乱的头垂在椅子上，跟我刚进来时一样。她就这样掩着脸，一面向我伸出右手：我半跪着腿，握着她的手，不住地温存抚摩；可是，我站起来的时候，她似乎深怕我马上走开，猛然站立起来，一把勾住我的脖子，泣不成声。至此，我的心房，几乎收存了她的所有泪水。

我把嘴唇贴在她的前额上……玛丽亚颤栗地摇着头，弄得一头鬈发微微波动着。她把脸埋在我的怀里，朝祭坛伸出一只手去。爱玛这时恰好进来，她把瘫软无力的玛丽亚抱在怀里，朝我打了个恳求的手势，示意我出去。我听从了。

五十四

我到伦敦已经两个星期。一天晚上，我收到了几封家信。我双手索索颤抖，拆开用我父亲的印章加封的邮包。其中有一封玛丽亚的信。在展信之前，我先觅寻那双写这封信的手所留下的我十分熟悉的香味，香味果然还保留着。在信纸的折页里夹着一小片百合的花瓣。我顿时两眼模糊，虽想读信，却未曾读几行，便读不下去。我打开房间的一扇阳台大窗子，我感到房间里的空气不够我呼吸……我心爱的果园中的玫瑰树！……美洲的

山，我的山！……蓝色的夜！眼前这座巨大的都市，依然沉浸在一片喧闹声中，被烟雾笼罩得模模糊糊，仿佛躺在铅灰色天空的密密实实的帷幕下。一阵北风钻进我的房间，扑打在我脸上。我恐惧地关上阳台的窗子；我独自，至少是独自怀着痛苦，在黑暗中哭了很久。

下面是玛丽亚来信中的几段话：

晚饭后，大家在餐厅里用点心，我到你的房里来给你写信。只有在这儿我才能哭，免得有人来劝我；也只有在这里，我想，我才能看到你，跟你说说话。房间里的一切原封不动，依然和你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和妈妈都愿意它保持原样：我插在你桌上花瓶里的最后几枝花已经枯萎，慢慢地缩进瓶里去，一枝花儿也看不见了；椅子还放在原处；书本仍旧那样摆着，你最后读的那本书还在桌上摊开着；你的猎装还挂在你最后一次从山上回来后挂的地方；书架上的日历始终翻在一月三十日那一页上。啊，多么可怕、多么惊人的日子！它已经过去！这会儿，你窗前的盛开的玫瑰花枝伸进了窗口，仿佛是来找你的；当我把它们搂在怀里，对它们说你会回来的时候，它们也好象颤抖了起来。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此时此刻你在做些什么呢？虽然我多次曾要你在地图上把你旅行的路线指给我看，但依然无济于事，因为，我依然什么也想象不出来。我一想到人们赞叹不绝的大海就心惊胆战，想到你总在海上就痛苦万般。到伦敦后，你一定要把一切都写信告诉我：告诉我你住的房子周围的自然景色如何？给我详详细细描写一番你的房间、房内的家具和装饰；告诉我，你每天都干些什么？夜晚是怎么度过的？什么时间学习？什么时间休息？怎么散步的？什么时候最想念你的玛丽亚？你再跟我说一遍，你那里的时间，相当于我这里的什么时间，因

为我忘记了。

自从你走后，何塞和他全家来过三次。特兰西托和卢西娅一提起你，眼里就溢满了泪水；她们对我那么和气，那么亲热，谈到你时又是那么恭敬，简直不可思议。她们问我，给你写信能不能收到；当她们听说能够收到时，便高兴地要我替她们多写些话。

连马约也没有忘记你。你走后的第二天，它在家里和果园里绝望地转来转去，到处找你，后来，它又跑到山上去，中午回来便蹲在山坡上悲叫起来。随后，我又看见它趴在你的房门口；我给它开了门，它欢蹦乱跳跑进屋去，但是四下嗅了嗅，没有找到你，又悲哀地回到我身边，两眼直直地望着我，似乎向我询问你的下落。它的眼里几乎要流出泪来；我一提到你的名字，它就抬起脑袋，好象想看见你进来了。多可怜！它还以为如前几次那样，你是故意藏起来，惹它着急呢。它一步一步地悄悄走遍所有的房间，指望出乎意料地碰到你。

昨晚，我没能写完这封信，因为妈妈和爱玛来找我了；她们觉着我呆在这儿没好处。可是，一旦不让我呆在你房里，我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今天早晨，胡安醒来问我，你是不是回来了，因为他听见我在梦中喊你的名字。

我们的百合开了第一朵花，随信给你寄去一片花瓣。你难道不相信它是永远不会停开的吗？总之，我必须这么相信；而且，我还相信，那株玫瑰花将开出全花园里最美最美的花。

五十五

一年来，我每月收到玛丽亚两封信。最后几封信里的伤感情调是如此的深沉，以至相比之下，我最初收到的几封信简直就象是在我们的幸福岁月里写的一般。

我竭力鼓励她，劝她说，这样悲伤会损害她的健康，尽管她的身体或许象她来信中所说的那样良好。然而，怎么劝说也毫无用处。"我知道，过不了很久，我就能见到你，"她回信对我说，"到那一天，我就再也不会感到悲伤了；我将永远和你在一起……不，不，谁也不能再把我们分开。"

上述这些话，是她最后两个月里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中写的。

六月底的一个下午，A 先生来见我，他刚从巴黎来。自去年冬天以来，我一直没有见过他。

"我给你带来了家信，"我们拥抱之后，他对我说。

"经过三家邮局寄来的吗？"

"只经过一家。我们应当先谈一谈，"他把邮包拿在手里，对我说。

我发觉他脸上露出某种不祥的神态，顿时感到惶惑不安。

"我是来协助你，"他默默地扫视一下房间，接着说，"做返回美洲的准备的。"

"回考卡！"我叫道，一时间除了玛丽亚和我的家乡，别的一

切我全置之脑后了。

“是的，”他回答说，“不过，也许你已经猜到其中的原因了。”

“我母亲！”我慌乱地冲口而出。

“令堂她很好。”他回答。

“那么，究竟是谁呢？”我抓住他拿在手里的邮包叫道。

“谁也没有亡故。”

“玛丽亚！ 玛丽亚！”我大声叫起来，似乎她会应声出现在我眼前一般，接着，我便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

“听我说，”A先生说，他竭力让我镇静下来听他讲话，“我到这儿来，正是为了这件事。要是你能及时赶回去，她或许还有救。你看看这些信吧，里面准有她的一封。”

她在信中写道：

你回来吧，赶快回来；不然的话，等不及跟你告别我就要完了。他们终于允许我把实情告诉你：一年来，虽然幸福曾使我的身体好转过几天，但是，病魔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我。要是这种幸福不被打断的话，我本来会为你活着的。

你要是回来……你一定会回来的，我有力量坚持到你回来；你要是回来，也许只能见到你的玛丽亚的影子；不过，这个影子在消失之前需要拥抱你。一旦等不到你回来，一旦某种超乎我意志的力量，不容你鼓励我，使我闭上眼睛并把我带走，我将托付爱玛为你保管一切我知道对你来说会感到亲切的东西：我的发辫、存放你和我亡母的头发的蓄发盒、你动身前夕戴在我手上的戒指、以及你的全部信件。

可是，我干吗要说这一切令你心酸的话呢？你如果回来，我就会有精神；我要是再次听见你的声音，要是你的眼睛哪怕看我一瞬间，默默地将它们所能告诉我的一切都告诉我，我就能活下

去，重新象以前那样健康。我不愿意死，我不能够死，而把你孤零零一人永远抛下。

“把信看完吧，”A 先生对我说，一面把撒落在我脚边的我父亲的信捡起来。“您一定明白，我们可绝对不能耽误时间。”

父亲要说的话，是我早就痛苦地预料到的。要抢救玛丽亚，医生们只有一个希望，即等待我回去。面对这种情况，父亲毫不迟疑，嘱咐我火速返回，并对他没有预先做这种准备而表示歉意。

两个小时后，我便匆匆离开了伦敦。

五十六

七月二十五日，夕阳在太平洋雾濛濛的水平线上沉落着，在水天相接的洋面上洒满金黄和绛红的光辉，它那水平漫射的霞光追逐着向海边浓密的丛林匆忙逃逸的蓝色浪涛。我搭乘的埃米利亚·洛佩斯号帆船从巴拿马启航后，在被和煦的海风吹皱的平坦洋面上一路戏耍之后，在布埃纳本图拉港抛锚停泊。

我倚着甲板的栏杆，观赏岸边蜿蜒起伏的山峦。一看到它们，我就觉得有一种异常甜蜜的希望在心头复苏。十七个月以前，我这颗心在达瓜河汹涌澎湃的湍流推动下，在崇山峻岭脚下滚动着，告别了每一座山峦。当时，它们的孤寂和幽静同我内心的痛苦是如此的合拍。

我手里拿着一封在巴拿马收到的玛丽亚的来信，信纸在微风吹拂下颤抖着。借着行将下沉的残阳余辉，我又重新展读一

遍。我的眼睛刚刚看完信……信纸已经泛黄，那些日子我洒在上面的泪水，如今似乎依然湿润未干。

你要回来的消息，足以给我恢复体力的力量，我现在可以板着手指计算你的归期了，因为每过一天，和你重逢的日子就临近一天。

今天的早晨特别美丽，就象你不会忘记的那些早晨同样美丽。我让爱玛搀我来到花园。我走遍了花园里一切我觉得最可爱的地方；我走到树荫下，坐在溪水旁边一条石凳上，周围花团锦簇，开满各色鲜花，我瞅着小溪汩汩流淌，差不多觉得自己完全恢复了。既然现在我就觉得这么好，待等你回来后，伴着我再到花园里散步，岂不是会更好吗？

我刚刚把我们的百合和玫瑰供在圣母像前，我觉得她用比平时更加温柔的目光望着我，而且仿佛要笑的样子。

但是，人们希望我俩到城里去，因为据说，那里的医生可以更有效地给我治病：我不需要别的治疗方法，我只需要看到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我要在这儿等着你回来：我不愿意丢下你所热爱的这一切，因为，我知道，这一切是你托付给我的；再说，到了别的地方，你对我的爱就会大为逊色。我要恳求爸爸延迟我们动身的日期，好等你回来。再见！

最后几行字已模糊不清，几乎难以辨认。

帆船停泊时就已开离海岸的海关船，转眼就驶近了码头。

“洛伦索！”我认出站在海关执事和警卫长之间的那个英俊洒脱的姆拉托人是我的一位老朋友。

“我就上来！”他回答。

他顺着软梯急匆匆地爬上船来，紧紧地抱住了我。

“咱们可别掉泪，”他用披巾的一角擦着眼睛，努力装出笑

脸，“人家正看着我们呢。这些水手简直个个都是铁石心肠。”

他三言两语把我急切想知道的情况告诉了我：他离开家的时候，玛丽亚好多了。虽然他在布埃纳文图拉已等了我两周，除了他带给我的一封信外，家里没有再来任何信，可能是因为父母随时都在等着我回家。

洛伦索不是我家的仆人。他是我父亲当初经商时经常外出旅行的忠实伙伴，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他。他在我家兼享着管家的特权和朋友的尊敬。他的仪表和身材，现出他精力充沛，性格爽朗：他身材高大魁伟，宽额，秃顶，眼睛漂亮有神，眉毛乌黑卷曲，鼻梁端正刚劲，牙齿整齐优美，下巴刚劲突出，满脸和颜悦色。

海关执事对船只的礼节性拜访，由于在船上碰到我而匆匆结束。我的行李被搬到海关船上，我告别船长和一些旅伴后，和返回码头的人一道登上海关船。海关船载着我们驶近岸边时，海平线已经变得黑乎乎的了：黑色、光滑的海浪摇晃着我们的小船，悄然地滚过，消失在浓密的夜色中。无数萤火虫在岸边沙沙作响的丛林上空随风飞舞着。

海关执事，已上了岁数，身体肥胖，面色红润，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一上岸，他就把我领到他家里，亲自把我安顿在为我准备的房间里。

他把一张宽大的、散发着香味的棕木吊床挂好后，便走出房间。临走前，他对我说：

“我去安排一下，把你的行李先运走；另外，还要对厨师关照些更重要、更迫切的事，因为，我估计埃米利亚号船上的酒菜一定不怎么适口；我觉得它今天颠簸得太厉害了。”

海关执事虽然是考卡内地一个美好而富足家庭的家长，在承担命运安排他担任的职务时，他却没决定将家眷带到港口来，

尽管他有无数的理由这样做，而我虽然阅历不深，也觉得那些理由是毋容置疑的。他觉得港口的居民日益变得贪享受、好交际、满不在乎，但是，他显然不以为那有什么不好，所以，在沿海生活几个月之后，海关执事自己也异乎寻常地染上了那种满不在乎的处世态度。

我用了一刻钟功夫换掉船上穿的衣服后，海关执事又来到我的房间。他已经脱去礼服，换上洁白的长裤和上衣；坎肩和领带又恢复原来的面目：颜色暗淡，松松散散。

"在这儿歇两天后再继续赶路吧，"说着，他从一只美丽精致的小盒里取出一瓶白兰地，斟满两杯。

"可是，我既不需要、也不可能休息。"我提醒他说。

"请喝白兰地；这是上等的马泰尔牌；要不，喜欢喝别的酒吗？"

"我想，洛伦索该已经把船夫和船只准备好，以便明早动身。"

"这事回头再说吧。我说，你是喜欢杜松子酒还是苦艾酒？"

"随您的便吧。"

"好，那就干杯！"他邀请我说。

他咕嘟一口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这酒不是最好的吗？"他眨眨眼睛说。然后，他用舌头和上颚打了个类似响吻的声响，接着说道："看来，你准尝过英国的老陈酒。"

"这酒叫人满嘴里发烧。那么，我可以明早起程吗？"

"那不过是我开个玩笑罢了。"他大大咧咧地躺在吊床上，用一块象新娘的手帕那般喷喷香的印度丝织大平绢擦擦脖颈和前额上的涔涔汗珠。"你说发烧，是吗？你可要知道，除了被毒蛇

咬伤，水和酒可是我们这儿唯一的良医了。”

“咱们说正经的吧：您刚才说的开玩笑是指什么？”

“指的是建议你在这儿歇两天呗。老弟，你以为令尊大人睡着了，所以没有托我为你做好上路的一切准备吗？洛伦索在这儿都快十五天了；船夫和篷船八天前就准备妥了。说实在的，我本该做得不那么按时，那样，就可以把你留在这儿叫我高兴两天呢。”

“您办得这么及时，我太感谢您了。”

他仰天大笑，晃得吊床在半空中乱摆。最后，他说：

“你呀，真是忘恩负义！”

“不！您知道，我不能，也不该耽搁哪怕一个钟点，我必须火速赶回家去……”

“对，对，的确如此；我太自私了。”他的态度已经认真起来。

“您知道是什么事吗？”

“知道，府上有位小姐病了……不过，也许你已经收到我给你寄到巴拿马去的信了吧。”

“收到了，谢谢，上船的时候收到的。”

“你没听说她好些了吗？”

“听说了。”

“洛伦索怎么说？”

“他也这么说。”

我俩沉默了一阵之后，海关执事从吊床上坐起来，喊道：

“马科斯，开饭！”

一个仆人闻声进来禀报说，饭菜已经摆好了。

“咱们走吧，”主人站起来说，“肚子饿了；你要是刚才喝了白兰地，胃口就一定会很好的。来吧！”我们一走进餐室，他就对一

个小侍者说："要是有人来找，就说我们不在家。"然后，他一边把上座指给我，一边提醒我说："你得早点休息，明天好早起。"

他和洛伦索分别坐在我两边。

"好家伙！"当餐桌上的华灯照亮我的面孔时，海关执事脱口叫道，"瞧你上嘴唇上的汗毛！要不是你皮肤黝黑，人们准会以为你绝不会用西班牙语问好呢。我好象又看到了令尊二十岁时的模样；所差的只是我觉得你比他个子略高些罢了。要是没有那种无疑是从令堂那儿继承下来的严肃神态，我简直会以为我是和那天晚上第一次在基布多下船的那个犹太人在一起呢。你不认为是这样吗，洛伦索？"

"完全一样。"洛伦索回答。

"你要是看到，"我的东道主对洛伦索说，"我对我们这位英国朋友说他得在我这儿停留两天时他那副着急样子……他甚至着急得居然说我的白兰地不知使他哪儿发烧。活见鬼！我还怕是他责备我呢。来，你来尝尝这酒，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能叫你咧开嘴乐。怎么样？"等我品过酒后，他问我。

"美极了。"

"我真怕你对我皱眉头呢，因为，这是我弄来的最好的酒，为的是让你在水上旅行时喝的。"

两个小时当中，海关执事的兴致一分钟都没有减弱过。直至九点钟，他总算恩准我退席；他向我保证，第二天清晨四点，他一定亲自送我上船。他祝我晚安后，又说：

"但愿你明天不会象上次那样抱怨耗子了。那次，它们搅得你退宵不安，但它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打那以后，我就对它们展开了一场不留情的歼灭战。"

五十七

凌晨四点，我那好心的朋友前来叩我的房门，其实，我整装待发，已经足足等了一个钟头。海关执事、洛伦索和我早餐时喝了白兰地和咖啡。我们进早餐时，船夫们把我的行李往船上运去。不多时间，我们就来到海滩上。

团团的圆月正在西沉。月亮从遮蔽它的黑沉沉的云层里钻出来，用它那颤悠悠的淡红色光华沐浴着远方的丛林、海边的芒果园以及平坦寂静的海面，就象灵柩旁的烛光映在殡仪厅的大理石地面和墙壁上一般。

“这一别什么时间再见呀？”海关执事在我拥抱他告别时，又回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

“也许很快就回来的。”我回答。

“你还要回欧洲去？”

“也许吧。”

这个素来乐呵呵的老人，这时显得很抑郁悲伤。

我和洛伦索乘坐的篷船离开海岸时，他高声喊道：

“一路平安！”

接着，他又朝两个船夫大声道：

“科蒂戈！劳雷安！……要好好照顾他！要留神，就当是我的事一样！”

“是罗，我的东家。”两个黑人齐声回答。

离开海滩两夸德拉之后，我相信他那白色的身影依然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刚才拥抱我的地方。

黄惨惨的月光，时隐时现，始终显得十分凄凉，一直伴随着我们进入达瓜河口。

我站立在简陋的船舱口；船舱象个窝棚，用野竹、爬藤和香蕉叶搭成，在河上都管它叫篷屋。洛伦索在这个水上洞穴下面的几块竹板上为我临时凑合了一个床铺后，坐在我的脚边，把头垂在膝盖上，似乎打起盹来。科蒂戈（或叫格雷戈里奥，这是他的教名）在我们旁边撑着船，嘴里不住地哼着本德舞曲①。劳雷安的健壮身躯象巨人的剪影一般衬托在几乎朦胧不清的月亮的余辉之中。

岸边幽暗的芒果林里隐约传来斑布雷②单调嘶哑的鸣叫声和低吟轻唱般的流水声，划破了笼罩着尚在沉睡中的荒野的静穆沉寂；大自然这时的睡梦，同人类午夜的酣睡一样，也总是沉沉的、甜甜的。

“喝口酒吧，科蒂戈，你哼的这支歌太悲伤了。”我对那矮个儿船夫说。

“耶稣啊！我的主人，您觉得这歌太悲伤吗？”

洛伦索把他角杯里的茴香酒慷慨地斟在船夫捧到他面前的葫芦里。船夫接下去说：

“也许是因为夜雾把我的嗓子弄哑的缘故；”他又转面对他的同伴说，“我说，劳雷安，老伙计，既然白人少爷愿意，那咱们就放开胸怀，来唱支稍微欢乐些的舞曲吧。”

“好啊！”对方用虽嘶哑却洪亮的声音回答，“那就唱那支将

① 哥伦比亚的一种黑人舞蹈曲。

② 哥伦比亚一种大蛤蟆。

在黑暗中开始的舞曲吧，你会吗?”

“没错，先生。”

劳雷安象行家似的抿了一口烧酒润润嗓子，喃喃地说。

“调子就起这么高吧。”

“什么叫在黑暗里开始的舞曲?”我问他。

他没直接回答；他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唱起了下面这支本德舞曲的第一句歌词，科蒂戈随即接唱第二句；唱完一节停顿一下，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唱，直至这支粗犷的、富有感情的舞曲结束。

月亮还没有落下，
用力划啊，用力划。
我孤单的黑宝贝在干什么?
她在哭泣，在哭泣。
我来到这儿夜色深沉，
圣胡安啊，圣胡安，
夜色象我的黑女人一般漆黑，
说得对啊，说得对。
你那双眼睛的光芒，照耀我
在海上啊，在海上。
你的目光似闪电，
用力划啊，用力划，

这支歌儿和我周围的大自然凄然地交织在一起；从岸边广大丛林传来的迟缓的回声，重复着它那凄婉、深沉、缓慢的音调。

“别再唱本德舞曲了，”我趁最后一次停顿的机会，对两个黑人说。

“少爷觉得我们唱得不好吗?”爱讲话的格雷戈里奥问。

“不，老兄，只是太凄凉了。”

“那唱胡加[1]好吗？”

“什么都行。”

“好极了！我跟您说，要是唱起一支优美的胡加，我和这位黑人马留赫尼亚再跳起来，嘀，请您相信我的话，就连天上的天使也会情不自禁地踢腾起脚来……”

“睁开眼睛闭上嘴，我说伙计，”劳雷安说，“你听见没有？”

“难道我是聋子？”

“那就好。”

“要留点神哪！”

汹涌的河水开始冲击我们的篷船。船桨的铁轴格格作响。有时，格雷戈里奥拍拍船舷，表示船只须转向航行。就这样，我们徐徐穿过了急流。夜雾愈来愈浓重了。从海那边远远地传来隆隆的雷声。船夫们沉默了。某种类似狂风从丛林上空卷过的呼啸声朝我们袭来。接着豆大的雨滴刷刷地倾注下来。

我歪在洛伦索为我安置的地铺上。他想点上蜡烛；但是格雷戈里奥见他刚要划火柴，便阻止他说：

“别点灯，主人，我的眼睛一见光就发花；再说，灯光会把蛇引上船来的。”

“雨点猛烈地敲打着船篷顶。一路上强打精神同各式人物攀谈闲聊、虚与委蛇之后，这时的黑暗和寂静对我来说是太适宜不过了。最甜蜜的回忆和最痛苦的思绪，这时重新一齐涌来，竞相争夺我的心灵，前者欲使它欢乐，后者想叫它痛苦。只要再旅行五天，我就能够重新把她拥抱在怀里，把由于我不在而失去的

---

① 一种黑人舞蹈曲。

一切活力悉数奉还给她。既然我的声音，我的温存，我的目光，昔日曾那么深情地令她感动，如今，难道就无力将她从痛苦和死亡中夺回来吗？在这种爱的面前，一切医学都会显得黯然失色，医学也不得不求助于它；这种爱应该是万能的！

玛丽亚在最后几封信里对我说的话犹在我耳边回响："你要回来的消息足以给我恢复体力的力量……我不能够自己死去而把你孤零零一个人永远抛下。"

坐落在绿色山岗间，掩映在古老柳荫下，镶嵌在玫瑰树丛中，沐浴在旭日光辉里的我父亲的住宅，浮现在我的脑海；在我身边窸窣作响的是玛丽亚的裙衫；吹拂着我头发的是萨巴莱塔斯河的微风；我呼吸着的是玛丽亚亲手栽种的花儿飘逸出的幽香……荒漠以它的芬芳、清香、沙沙声伴随着我甜蜜的梦想。

小船在左岸一片浅滩上停住了。

"怎么回事？"我问洛伦索。

"到阿雷纳尔了。"

"嘿，一个看守也没有，真是个走私的好机会！"科蒂戈大声嚷嚷着。

"站住！"话音刚落，传来一个人的喝声，那人大概是隐蔽在什么地方，因为声音是从岸边几码远的地方传来的。

两个船夫一齐格格大笑。格雷戈里奥不待笑声结束，就说道：

"感谢圣巴勃罗！我差点没被这个家伙咬着。我说，安塞尔莫军曹，你这么躲在香蒲丛里，小心风湿病要了你的命去。谁告诉你说我要上岸来着，先生？"

"老滑头，"看守人回答说，"你这个骗子，让我瞧瞧，你运的是什么？"

"一船人。"

洛伦索已经点上灯。军曹走进船舱，随手在走私的黑人背上表示亲热地啪的拍了一下。他大大方方、恭恭敬敬地跟我打过招呼后，便开始检查海关报单。劳雷安和格雷戈里奥裹着缠腰布，笑眯眯地站在舱口。

格雷戈里奥到河滩后的第一声喊叫，惊动了整个缉私小队；另外两个睡眼惺忪的缉私员，跟刚才那个埋伏在灌木丛里的军曹一样手里端着卡宾枪，正当我们奠酒告别时匆匆赶来。洛伦索的牛角杯里的酒足够大家喝的；再说，牛角杯也似乎十分渴望和那些不如自己主人那么高傲的人打交道。

我的船夫和缉私员又笑又嚷地互相开过一阵辛辣的玩笑后，我们便告别他们，继续航行。这时，风停雨住，天色也开始放晴。

从这儿往前，岸边的丛林愈发显得壮观绮丽：丛丛棕榈树林越来越密集，树干挺直、带着绛紫色斑块的潘比尔①；枝繁叶茂、根部结着美味果实的米尔佩索斯②；还有随处可见的琼塔杜拉③和瓜特尔④；在所有的林木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枝条柔软、绒毛颤动的南迪，它那形容不尽的妖艳和贞洁，不由人联想起那迷人而傲慢的腰肢。许多树上果实累垂，一些表面还依然包着带有金黄色绒毛的半爿硬壳的果实随风摆动，瑟瑟作响，仿佛在欢迎一位不曾忘却的故友。不过，这里看不见花冠般红的爬藤、花朵娇嫩而俏丽的攀绕植物、细丝般的拉尔瓦草和岩石上绒毛般

---

① 气根棕。

② 扁桃棕。

③ 一种硬质棕榈。

④ 一种野生棕榈。

的青苔。号称丛林之王的纳瓜雷和皮亚温德，将高高的树冠矗立在众树之上，仿佛为眺望比荒原更为宏伟的东西：远方的大海。

航行愈来愈困难了。到达卡列拉加时，差不多已经十点钟。河左岸有一座茅屋，它象沿岸所有的茅屋一样，高高地悬架在愈疮树的粗树干上。众所周知，这种树干受潮后会变硬，因此，居民们不必担心洪水侵扰，在屋里更不会有被毒蛇伤害之顾虑；而这一带，各色各样的毒蛇比比皆是，最令旅行者感到害怕和担心。

洛伦索由船夫带着到那座茅屋去筹办午餐，我留在船上准备洗个澡。这里河水清澈透明，想必洗个澡无疑是件快事。可是，我却没想到那些蚊子，它们那毒针般的叮咬实在叫人难忘。它们拼命地叮咬我，使得这次洗澡失掉了我多一半酷爱东方原始习惯的兴致。黑人的皮肤颜色及其他特点，无疑使他们能够抵御这些顽固而饥饿的敌人的袭击，因为，我后来观察到，船夫们几乎全然不理会这些蚊蚋的存在。

洛伦索由格雷戈里奥帮着把午饭给我送到船上。格雷戈里奥是一位烹调能手，他答应第二天为我做顿香焦肉菜。

我们应该在下午到达圣西普里亚诺。船夫们喝了海关执事送来的优质红酒，劲头十足，不用我们催促，二话没说便摇船继续航行。

烈日炎炎，真不愧是盛夏的骄阳。

只要岸边的情况允许，为了活动一下身子或减轻篷船在通过船夫们所说的危险地区时的负载，我和洛伦索便沿着河岸走上一小段程路，这叫做走滩；不过，在走滩时，由于担心碰到瓜斯卡马① 或者琼塔② 向我们扑来——因为这类肥大的、带着白"项

① 哥伦比亚一种毒蛇。

② 哥伦比亚一种黑蛇，身上有棕榈树皮一般的白圈。

圈”的黑蛇习惯于这么袭击人，我们遇到灌木丛时，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地搜索着前进。

不用问就可以知道，劳雷安和格雷戈里奥准是土郎中，因为几乎没有一个船夫不是土郎中的，不随身携带着多种毒蛇牙齿和对付某些毒蛇的蛇药。其中有解毒的瓜戈、止血的贝胡戈、蜡菊、萨拉戈萨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草药。这些药品大都保存在掏空的虎牙和鳄鱼牙里。尽管如此，并不足以使旅客们完全放心，因为谁都心里明白，这种土药有时常常不顶用，被蛇咬的人常常照样毛孔流血，可怕地挣扎着，几个钟点内便断了气。

我们到了圣西普里亚港。河右岸，一条以其名字命名当地的河流和似乎很乐意同它汇合的达瓜河形成一个小三角洲，那上面有一座茅屋，茅屋位于一片茂密的香蕉林中间，高高地悬架在木柱上。没等我们跳上河滩，格雷戈里奥就喊了起来：

“鲁菲娜小姐，我来了！”接着又说，“您从哪儿捉来这条维霍达①？”

“下午好，格雷戈里奥先生。”一个年轻的黑姑娘出现在回廊里。

“您得给我安排个住处，我带来了好东西。”

“好的，先生，请上来吧。”

“我的朋友呢？”

“他到村公所去了。”

“比比亚诺大叔怎么样？”

“还是那样，格雷戈里奥先生。”

当两名船夫和洛伦索把船上的用具取下来的时候，我特意

---

① 哥伦比亚一种粗大的蛇，又称作贝鲁戈萨。

看了看刚才格雷戈里奥不假思索地称作维霍达的东西：原来是条足有胳膊粗的蛇，约有三码长，脊背粗糙，色如枯叶，间杂着黑色斑点，腹部好似用象牙碎片拼凑而成，脑袋很大，嘴巴简直同脑袋一般大，鼻子翘着，牙齿象猫爪似的；大蛇被从脖颈处悬挂在码头的一根木柱上，尾巴垂在岸边的水中飘动着。

"圣巴勃罗！"洛伦索定睛注视我正在打量着的那个玩意儿，惊呼道："啧，好大的一条蛇！"

早已从悬在半空的茅屋上走下来求上帝保佑我的鲁菲娜笑吟吟地说，他们有时打死的蛇比这条还大呢。

"这一条蛇是从哪儿捉来的？"

"在河边，我的主人，就在那株奇佩罗上，"她指着距离茅屋三十码开外的一棵枝繁叶茂的树回答说。

"什么时候？"

"今天大清早我兄弟出门的时候，用枪打死的；拖回来准备做蛇药。当时，雌蛇没有在那儿，不过，我今天看见了，他明天再去收拾它。"

黑姑娘接着向我介绍那种毒蛇害人的办法：它用尾部的一个利爪勾住一根树杈或爬藤，小半截身子盘作一团，大半截身子直挺挺竖着：当它窥伺的猎物没有达到它只需伸平身子就可够着的距离，它就一动不动；一俟时机到来，它就猛的一口将猎物咬住，用不可抗拒的力量朝后拉；要是猎物挣脱，到一定的距离，它又重新把猎物咬住拖回来，直至猎物死去。然后，它就用身子把猎物缠起来，盘成团睡上几个钟点。有时，船夫和猎人必须用双手死死卡住蛇的喉咙，直至把它掐死，或者用斗篷把它的脑袋蒙住，才不致被它用这种方法弄死。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它竖在那里，活象一根又细又枯的树干，在树丛里很难发现

它。可是，这种蛇要是在其利爪无处可抓的地方，就无法施展它害人的本领了。

鲁菲娜在我前头引路，她以惊人的敏捷爬上用一根愈疮树干挖成的阶梯；当我快要踏上用经过斧头削平的棕榈树木板铺成的、被踩踏得乌黑油亮的地板时，她面带笑容恭恭敬敬地伸手拉了我一把。她，脑后细致地梳着葡萄形的辫子，不乏天然的优雅；身穿蓝印花布裙子和白衬衫，干净利索；戴着饰有蓝色护符的耳环和同样饰有蓝色护符、外加小盾牌和卡瓦隆格[①]的项圈。我多年未见这样的女人，因此觉得她这副打扮妙趣天成，别有风韵。她那说话的口音——她们黑种人讲话很有趣，突出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的音节；她那活泼的腰肢和迷人的微笑，使我不由想起了新婚之夜的雷米希亚。这位待字闺中的黑姑娘的父亲比比亚诺是位五十出头的船工，因长年水上生活身患风湿病，已无法干船上的营生。他手里拿着帽子，拄着根棕榈木粗拐棍出来迎接我；他身穿黄色粗呢长裤和蓝色条纹布衬衫，衬衫的下摆露在裤外。

这座茅屋是河边最好的茅屋之一，屋前有一条回廊，那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是堂屋的外延而已，因为堂屋两边的棕榈叶墙壁几乎只有一码半高；这样，从一边可以望见达瓜河，从另一边，可以眺见沉睡的、黑魆魆的圣西普里亚诺河。紧挨着堂屋的是一间卧室，卧室和厨房相通，厨房里的炉子是用一只棕榈板箱里面糊上泥灰做成的，上面搁上石块和煮香蕉用的器具。堂屋的椽木上支着一层木板，在堂屋的三分之一处搭了个类似阁楼的贮藏室，里面堆着已经发黄的大大小小的香蕉；鲁菲娜经常

---

① 一种用金属片或骨头做的护身符，美洲妇女常用来挂在项链或项圈上。

沿着一架比院里的阶梯稍微象样些的样子爬上去取物品。一根椽木上挂着鱼网和鱼笼，角落里横七竖八地堆着船篙和钓鱼竿。一只铁钩上悬挂着一个破羯鼓和一个卡拉斯卡[1]；一个角落里，靠墙放着一只当地一带河边流行的土制低音卡朗加诺[2]。

我的吊床很快就挂好了。我躺在吊床上观赏着黄昏落日余辉下尚未开发的山岭和不停地闪烁着蓝色、绿色和金黄色光彩、缓缓流淌的达瓜河。比比亚诺为我的直率和亲热所感动，坐在我旁边，一边吸着烟斗、缝着帽带，一边跟我谈着他青年时代的经历，他故去的女人，在河流或湖泊里捕鱼的方法和他的病痛。他在伊罗矿上当奴隶一直到三十岁。由于他长期艰苦劳动和省吃俭用，才在这一年赎回了他自己和他妻子的自由。可惜他妻子在达瓜河边的茅屋里没有生活多久就去世了。

两个船夫已经穿上长裤，在那边跟鲁菲娜闲聊着；洛伦索取出了他的精美食物，打算同比比亚诺的女儿为我们做的香蕉烩蛇汤一块儿吃；然后，他默默走到堂屋最暗的角落里靠墙坐下。

当河边传来过路人的叫喊声时，差不多已经是晚上了。洛伦索赶紧跑下去看个究竟。几分钟后，他回来说，上岸来的是邮差；他听邮差说，我的行李已经运到了蒙多莫。

不一会儿，黑夜以十足的美洲气氛笼罩了我们：考卡的夜晚、伦敦的夜晚、在大洋上度过的夜晚，为什么不象这儿的夜色这么肃穆凄楚呢？

比比亚诺以为我已经睡着，才悄悄离去吃饭。洛伦索点上蜡烛，把我们行囊里的餐具拿出来摆在屋里的餐桌上。

八点钟，大家好歹安顿下准备睡觉了。洛伦索几乎象母亲

---

① 哥伦比亚黑人乐器，

② 哥伦比亚黑人打击乐器。

似的细心照料我在吊床上躺下后，才躺到他自己的吊床上。

“爸爸，”鲁菲娜从她的卧室对和我们一起睡在堂屋里的比比亚诺说，“您听，贝鲁戈萨① 在河上叫呢。”

果然，从河边传来一种仿佛老母鸡格格叫的声音。

“您跟劳雷安先生打个招呼，”姑娘又说，“明早过河时，要多留点神。”

“听见吗，老弟？”比比亚诺问。

“是的，先生，”劳雷安回答，他显然在注意地听着鲁菲娜的讲话，因为，据我后来知道，原来鲁菲娜是他的情人。

“在这儿飞的这个大家伙是个什么玩意儿呀？”我问比比亚诺，我几乎认为那是条会飞的蛇。

“那是蝙蝠，我的主人，”他回答；“睡在吊床上不用担心被它咬着。”

这种蝙蝠可是真正的吸血鬼；谁的鼻子或手指要是被它咬住，不一会儿功夫，血就会被它吸干；只有睡在吊床上的人，才能真正免于被叮咬吸血的危险。

五十八

天蒙蒙亮，洛伦索就把我唤醒；他看了看我的表：三点钟。月光辉映下，夜晚恰似朦胧的白昼。四点钟，带着比比亚诺和他女儿在同我们告别时对圣母的祈祷，我们上了船。

---

① 即维翟达。

"那条毒蛇就是在这儿叫的，朋友，"我们划出一小段距离后，劳雷安对科蒂戈说："快划出去，千万别招惹它。"

对我来说，最害怕的莫过于让毒蛇跑到篷船上来，因为，虽然我有船篷保护，可是，倘若有一个船夫被毒蛇咬着，仍然免不了要翻船的。

谢天谢地，我们总算幸运地划过去了。不过，说老实话，谁的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的。

这一天的午餐同前一天一模一样，只不过增加了一道格雷戈里奥以前答应做的香蕉肉菜。那是在沙滩上挖坑做就的一种肉食：先把肉、香蕉和其他佐料用比亚奥树叶包好，放进挖好的沙坑里，然后用土盖严，在上面点火烧烤。

原以为以后的航行绝不会比到目前为止的航行更困难，然而，事实却偏偏如此：在达瓜河这个地方，根本无所谓不可能的事。

午后两点，我们在一处水势平缓的地方喝了甜饮料。只有劳雷安不喝。他走进树林子里找来几片树叶，然后把树叶浸在一只装满水的瓢里，待到水色发绿，便用他的帽子把水过滤一下，喝下肚去。这是臭树叶的液汁，是防治江河湖海边可怕热病的唯一解毒剂，是黑人们公认的特效药。

顺流而下时，船篙常常用来防止船只被撞坏，但是在逆流而上时，作用就远没有那么大。从弗莱科起，每逢前面提到的舶舷的警告声响过后，格雷戈里奥和劳雷安便跳入水中，前者抓住船头的铁环用力拖，后者则抵着船尾使劲推。遇到急流或难以躲开的排浪时，就需要这样才能逆着水行驶；倘若要避开更汹涌的激流，那就得通过一种叫做拖运道的狭水道，那是一种在河滩上的、水量比较少的水道，小船顺着这样的水道往上拖，船体擦着

水底的鹅卵石，有时，甚至在突出的岩石上摇摇摆摆。

下午，河流的形势愈来愈险：愈靠近萨尔蒂科，河水就愈象是从高处倾泻下来一般湍急。在船靠向对岸时，两个船夫同时撑着船篙，推着篷船，从一道急流越向另一道激流；一旦穿过主流，便赶紧放下船篙，免得被因猎物逃脱而恼怒的激流将我们卷走。每次度过这样的危急关头，必须马上将灌进小船里的水排掉：船夫们不时地将脚朝一边的船帮上虚踩一下，然后随即将脚收回，用这种方法，将船摆弄得东摇西晃，将水从船里甩出去。这类奇迹般的晃动船只的活，由劳雷安干起来，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虽然他腰间缠着一圈葡萄叶，那样子看上去简直象个河神；然而这行当要让格雷戈里奥干起来，那就会把人吓得魂飞魄散，因为，虽然他脸上老是笑容可掬，可整个样子就象他那同伴截短的形象，两条腿走起路来，形成个圆圈，两只脚成内八字，与其说是两只脚，毋宁说那是两只戽水的工具。

那天，我们在萨尔蒂科过夜。这个村子破破烂烂，不堪入目，虽然它的小酒馆多少为它带来些生气。那里，是河上航行的天障。一般说来，凡从港口来的船夫，到此就终止前进；即使从萨尔蒂科上行的船只也只能到萨尔托，每天从洪塔斯下行的船也只到此为止。

当天下午，我的船夫将已经拆去篷子的小船拖上陆地，停放在第二天要载我继续航行的那边河滩上。从萨尔蒂科到萨尔托，行船的危险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萨尔托，必须一次次地拖着小船才能战胜最后这个名副其实的障碍①。

---

① 即萨尔托，意为瀑布，故名障碍。

离开河岸愈远，岸边的丛林愈发显得威严，壮观，五彩缤纷，香气袭人，使得这些内地的森林成为一个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整体。但是，这儿几乎只是植物的王国：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保希[1]的歌声，非常难得有一对潘查纳[2]从平原周围陡直的高山上穿过，也很少有个把普里马维拉[3]能在由密密麻麻的合欢树或甘蔗、琼塔[4]、纳赛德罗[5]和奇佩罗构成的浓荫下悄无声息地飞行。又粗又高的箣竹耸立在这些树木之上，摇动着它那拱形的羽毛。那一带唯一的水鸟——翠鸟，用它的翅膀奇妙地擦过平静的水面，或者钻进水里用嘴叼出一条小白鱼。

从萨尔蒂科启程后，一路上我们遇到愈来愈多的小船顺流而下，其中最大的船也大约长不过八码，宽不足一码。每条船上都有两名船夫：船头的那个不停地左右摇晃着排水，船尾的那个却经常静静地坐着，两个船夫都显得镇定自若，漫不经心。只见这些船只从远处的河湾出现，在滔滔激流中顺势而下，倏忽不见踪影，转眼之间又从我们旁边一掠而过，再回首观望，已经遥遥远去，仿佛在浪花上飞驰。

拉比博拉斯的悬崖绝壁，德尔菲娜河的清澈流水（它源自高山的心脏，随后似乎怯生生地和达瓜河的急流汇合在一起），阿拉扬山的峭壁峙岩，都被抛在了左边。小船必须在这儿暂时泊停，设法弄一根船篙，因为劳雷安刚刚把他最后一根备用篙也折断了。足足有一个钟头，暴风雨始终紧紧跟随着我们，湍急的河

① 一种野鸡。
② 一种野鹦鹉。
③ 一种鹎。
④ 棕榈的俗名。
⑤ 一种树，可作药用。

水漂过一排排浪花和一些细小的草木。

"真是多愁善感哪!"我们靠近河滩时,科蒂戈说。

我以为他指的是一支音调低哑、仿佛从附近一座茅屋里传来的十分悲切的乐曲。

"是谁多愁善感?"我问他。

"是佩比塔,我的主人。"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指的是这条名叫佩比塔的美丽河流,它在洪塔斯镇的下面汇入了达瓜河。

"为什么说它多愁善感呢?"

"少爷没看见流下来的东西吗?"

"没有。"

"大水。"

"为什么不说达瓜河多愁善感?因为佩比塔很美,比它更好吗?"

格雷戈里奥笑了笑,回答:

"达瓜河的脾气太暴躁。佩比塔河涨水,水色不混浊。"

趁着船夫们准备船篙的功夫,我上了岸,朝那座茅屋走去,想看看他们弹奏的究竟是何种乐器。原来是一架木琴,细小的棕榈琴键安在从大到小排列的箭竹筒上,用镶在皮革里的小圆棒击打。

船篙——必须是皮瓜莱或古埃洛内格罗①木做的——弄妥后,我们便继续逆水而上。这时,天气已经好多了,佩比塔河的河水涨得还不至于太碍事。

在洛伦索的鼓动下,在我答应他们如果驾驶得出色将给赏

① 均为哥伦比亚一种野生木本植物,茎长而直,质地坚韧,宜做船桨或船篙。

钱的刺激下，两个船夫为在天黑前将我送到洪塔斯而奋力划船。不一会儿，我们便把松布里约的原野甩在了右面。那片郁郁葱葱的原野和从南面遮挡它的崎岖不平的群山形成鲜明对照。我们从梅迪亚鲁纳峻峭的山崖下经过时，已是下午四点钟。没多久，我们便离开了可怕的克雷多；最后，我们终于顺利地结束了不可思议的航行，跳上洪塔斯的一处河滩。

我父亲以前的伙计和朋友D先生正在那儿等我。在圣西普里亚诺赶上我们的那个邮差事先通知过他，说我将在那天下午到达。他把我直接带到家里，在那儿等着洛伦索和船夫。正象格雷戈里奥所说，船夫们对我的“为人”很满意。第二天船夫们得早起，所以，他们喝完两杯白兰地，接过我写给海关执事的信，便十分热情地向我告辞，祝我身体健康。

五十九

我们在桌边一坐定，我便对D先生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当天下午就继续赶路，恳求他能提供种种方便。他似乎想同洛伦索商量商量；洛伦索马上回答我说，马匹已经在镇上，而且晚上月色很好。于是，我便吩咐他，马上做好出发的一切准备；见我这么决定了，D先生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洛伦索把鞍具拿到我面前，低声对我说，我决定不在洪塔斯过夜，他感到十分高兴。

我作了一切必要的安排，请D先生代我付清行李运到这儿的费用并把行李重新托运走。然后，我们便向他告辞，骑上几头

好骡子上路了。一个小伙子骑着另一匹骡子跟在后面，鞍架上搭着一对小褡裢，里面装着我的替换衣服和我们的东道主匆忙装进去的一点食品。

日落西山时分，我们已经爬到拉布埃尔塔的半山腰。每逢我的骡子停下来喘气时，我就禁不住满怀喜悦地回头望望我刚刚离开的峡谷，畅快地呼吸山上清新的空气。我望见坐落在遥远的平原尽头的洪塔斯镇和它的灰色草屋顶；达瓜河在薄暮残阳的映照下，波光粼粼，沿着荒岛般的小村镇，滚滚而下，然后消失在克雷多的河湾处，在远方的松布里约河滩上闪闪发光。

离开伦敦以来，我第一次觉得可以绝对掌握自己的意志，缩短同玛丽亚的距离。确知还有两天便可以结束我的旅程，我简直恨不得在两天内跑垮四匹象我骑着的这种骡子。洛伦索深知在这种道路上如此赶路会带来什么后果，所以竭力劝我稍稍减低赶路的速度；当快要爬到山坡顶的当儿，他便以给我当向导的合理借口走到了我的前头。

我们赶到奥尔米格罗的时候，只有月亮为我们照路了。见洛伦索已经下鞍，我也只得勒住了骡子；这一下把住户的狗惊动了。洛伦索倚在我的骡子的颈部，微笑着对我说：

"我们在这儿睡一觉，您看好吗？这家人挺不错，而且有喂牲口的草料。"

"别偷懒，"我回答他说，"我不困，骡子也挺有精神的。"

"别太辛苦了，"他抓住我的脚镫，"我的意思是叫这些牲口凉快凉快，免得把这些蠢家伙累垮了。胡斯托正带着我的骡子到洪塔斯来，"他解着我的骡肚带继续说，"据我们在拉布埃尔塔碰到的那个孩子说，胡斯托今晚要是到不了奥哈斯，也必在圣塔纳过夜。不管在什么地方遇着他，咱们就在那儿喝点巧克力饮

料，然后，随便找个地方躺一会，您说呢？”

“那当然很好；不过，无论如何，明天下午非得赶到卡利不可。”

“不用那么长时间；七点钟，我们准可到圣弗朗西斯科；不过，您得依我的速度走，要不然，能赶到圣安东尼奥就要谢天谢地了。”

我们一面说话，一面把大口大口的茴香酒喷在骡子背上。他用他的火镰打着火，燃起纸烟。那个小伙子，迟迟才到，洛伦索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他辩解说因为他的骡子又累又笨，所以才迟到的。然后，我们在房东的小狗的汪汪叫声中又重新上路。

尽管道路好走，就是说，路面很干燥，我们还是十点后才赶到奥哈斯。在山坡下面的平地上，有一座棚屋在月光下现出白色。洛伦索望望在路边啃树叶的骡子说：

“胡斯托在那儿呢；瞧，坦博雷罗和弗隆蒂诺都在下边，它俩总是形影不离的。”

“谁？”我问他。

“我的骡子。”

这群骡队的四周，笼罩着深沉的寂静，瑟瑟寒风，刮得附近山坡上的芦苇和曼杜尔东倒西歪，时而还把棚屋前那两堆奄奄一息的篝火吹得熄而复燃。其中一堆篝火旁，一只黑狗蜷缩着在睡觉。发觉我们后，它先哼哼几声，一发现我们是生人，继而猜猜吠叫起来。

“福哉玛丽亚！”洛伦索喊道，跟那些赶牲口的脚夫打招呼；脚夫们每到一处客店，都习惯这么打招呼的。“别叫了，小胡子①！”他对那只狗吆喝道，一边跳下骡子。

① 狗的外号，因其颔下有一撮绒毛，故得此名。

一个又高又瘦的姆拉托人闻声从烟草包垛子中间走出来，这个人就是工头胡斯托。他穿着一件短上衣似的粗布衫和灯笼裤，头上包着一块毛巾，结子打在后颈。

“噢，洛伦索先生，”胡斯托认出他的东家。“这位大概就是埃弗拉因少爷吧？”

我们也向他问了好；洛伦索拍了拍他的背，做了个滑稽动作；我虽然疲惫不堪，也尽量热情地跟他打了招呼。

“请下鞍吧，”胡斯托又说，“准有一头骡子累垮了吧？”

“要说累垮，那准是你的那些骡子，”洛伦索回答他说，“瞧你们，走得简直象蚂蚁爬似的。”

“那才不呢。不过，这么晚，您们还要干什么？”

“在你打鼾的时候，我们正在赶路呢。行了，闲话少说，快把向导喊来，给我们生火煮点巧克力喝吧。”

其他脚夫们都陆续醒来，那个该生火的黑孩子也醒了。胡斯托点上一块蜡头，放在一棵带孔洞的香蕉树上，然后把一块干净的兽皮铺在地上让我坐。

“现在你们到哪儿去？”洛伦索一面从他的鞍囊里取出准备就着巧克力一块吃的食品，一面问胡斯托。

“到圣塔纳去。”胡斯托答道。“你的那些骡子怎么样？在离开洪塔斯的时候，加西亚的儿子对我说，你那匹黑白棕杂色骡累坏了。”

“就数它最没用了；不过，好歹还是过来了。”

“你可别把它们驮的东西卸下来啊！”

“难道我就那么傻！这些该死的骡子真是折腾死人了。真的，那头‘油橄榄’在圣罗莎可叫我上了个大当：你看它那么瘦，可倒是最调皮捣蛋、不听使唤的；不过，现在老实一点了，我从帕

拉塔纳莱斯用皮条把它赶到这里来的。”

热气腾腾的巧克力小锅端来了，脚夫们敏捷地把他们腰间的小瓢取下来，让我们用来喝巧克力。

“我的天哪！”在我品味脚夫们煮的、及时送到我手上来的巧克力时，胡斯托惊呼道，“谁会认出您是埃弗拉因少爷？您一定把洛伦索先生弄得精疲力竭了吧？”

胡斯托送我们一葫芦温水，我们回送给他和他手下的人一瓶上等白兰地。然后，我们就准备继续赶路。

“大概十一点了，”胡斯托抬头看了看向高耸入云的昌科斯和比塔科山岗洒下银光的月亮说。

我瞧瞧手表，果然是十一点。我们随即告别了脚夫们。当我们离开棚屋约半夸德拉远，胡斯托又把洛伦索叫了回去，过了几分钟，洛伦索立即赶上了我。

六十

次日，下午四点，我登上了拉斯克鲁塞斯山顶。我跳下骡子，踩在山上的土地上。我当初就是从这儿向我的故乡挥泪告别的。现在我又重新看见考卡谷地了。她是那样的美丽，而我却是如此的不幸……我多少次梦见自己站在这座山巅，眺望着她。如今，看见她以其全部的风彩光华出现在我眼前，我朝四下里望了望，才终于确信，这一切都不是在梦中。我的胸膛急剧地起伏着，仿佛已预感到玛丽亚的头马上就会紧紧地偎依在我的怀里；我的耳朵热切地盼望听到她那柔弱的声音随风飘来；我的眼

睛凝望着远方山脚下那座明晃晃的山丘，那里有个亮闪闪的白点，那就是我父母的住宅。

洛伦索右手牵着一匹英俊的白马刚刚赶上来。这匹马是他从托科塔带来的，以便我骑着跑完最后三莱瓜路程。

“您瞧，”他动手为我备马时，我对他说，同时伸手指着我一直目不转睛凝望着的山脚下的那个白点，“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到那里了。”

“不过，干吗要到那儿去呢？”他回答。

“怎么！”

“家里人都在卡利呢。”

“可您没有对我说过呀！他们为什么到卡利来呢？”

“胡斯托昨晚对我说，小姐的病情仍然很重。”

洛伦索说这话时，眼睛望着别处，我发现他很激动。

我颤抖着跨上洛伦索备好后牵到我跟前的白马。矫健的马儿急速地、几乎飞也似的沿着多石的小径向山下冲去。

当我绕过最后一座小山包的时候，暮色渐渐降临。强劲的西风在我周围的岩石和灌木丛中呼啸怒号，浓密的马鬃被吹得乱七八糟。在我左边的地平线上，坐落在阴面山坡上的我父母的住宅已不再泛着白色；右边，很远的地方，只见半遮在飘浮的浓雾中的维拉山，在深蓝色的天空下闪着光辉。

我暗自思忖，创造这一切的造物主是绝不会摧毁他所创造的最美好的东西，也不会摧毁他要我深深热爱着的东西的。我重又感到胸中一阵抽噎，使我喘不过气来。

我已经将秀丽悦目的、无愧于它那美丽的河流和我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的佩纽平原抛在了左边。城市刚刚在它那绿色松软的床榻上睡去。远远望去，那儿的棕榈树的叶丛在月光下闪

着光辉，宛如庞大的鸟群在空中盘旋，寻找着它们的窝巢。

我必须鼓足全部剩余勇气去叩我的家门。一个奴仆打开门，我纵身下马，把缰绳朝他一扔，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跑进门廊，穿过从门口到客厅的那段走廊；客厅里光线昏暗，悄然无声。我刚跨进客厅没几步，只听见一声喊叫，只觉得有人一把抱住了我。

“玛丽娅！我的玛丽娅！”我把那个投入我怀里让我抚爱的头紧紧地搂住。

“啊，不，不，我的天！”她啜泣着打断了我的话。

她从我的脖子底下挣脱开，倒在旁边一张长沙发上，原来她是爱玛。她穿着一身丧服，惨白的月光洒在她那布满泪痕的苍白的脸上。

这时，母亲的房门开了。她语无伦次地讷讷自语着，用嘴唇亲吻着我，用双臂搂着我，把我拖到爱玛坐的那张沙发上；爱玛沉默不语，木然地坐在那里。

“告诉我，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呀？”我站起来叫道。

“我亲爱的孩子！”母亲用包含着最深切的爱怜的声调叹息道，重又把我搂在她的怀里：“她归天了！”

顿时，犹如一把寒光闪闪的尖刀扎进我的脑壳：我两眼发黑，呼吸窒息了。是死神在刺我……它是那么残酷无情，可又为什么偏偏不一下子把我刺死呢！……

六十一

我无法知道我病倒后的情况。一天晚上，我醒来时，发现自

己躺在一张床上，床前围立着一堆人和许多东西，模模糊糊几乎分辨不清。一盏罩灯把它那飘飘忽忽的淡光洒满鸦雀无声的房间。灯光被床帷遮挡得更加昏暗了。我想坐起来，但却办不到；我叫了一声，觉得一只手被攥住；我又叫了一声。我有气无力地喊出的名字得到的回答却是一阵啜泣。我把头转向发出啜泣声的那边，认出是我母亲在哭，她那焦虑的、盈满泪水的眼睛注视着我的面孔。她几乎是悄悄地，用她最柔和的声音问了我许多问题，想知道我是不是确实好些了。

"这么说，是真的了？"当我最后一次见到玛丽亚的记忆朦朦胧胧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时，我问母亲。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把前额倚在枕头上，和我的头靠在一起。

过了几分钟，我发狠地对她说：

"您们就这么欺骗我！……那要我回来干什么？"

"还有我！"她打断我说，泪水浸湿了我的脖颈。

她的悲痛和抚爱都未能阻止我两眼泪如泉涌。

无疑，大家都在设法不让我过分激动。过了一会儿，父亲默默地走进房间，把我的一只手握在他的手中，同时擦着由于失眠而变得黯然失神的眼睛。

那天夜里，大夫担保说，我会缓缓地，但是肯定地恢复健康。大夫走后，我母亲、艾洛伊莎和爱玛轮流守候在我的床边，她们竭尽温柔体贴，劝我静心入睡，但是她们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母亲困乏不堪，终于坐着睡去，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卧床肯定不止二十四小时了。

爱玛知道我唯一想知道的事情：玛丽亚最后几天……最后几分钟的情况以及临终前的遗言。我自己觉得尚没有勇气听那

些令人心碎肝裂的贴心话，但又克制不住渴望知道那些痛苦的细节的迫切心情，所以，我问了爱玛许多问题。她却一味推委，用母亲哄骗摇篮里的婴儿的语调回答我说：

“明天吧。”

她用手抚摩着我的前额，拨弄着我的头发。

六十二

我回来已经三个星期了。在这期间，爱玛和母亲谨遵医嘱，始终把我留在她们的身边；由于我身体欠佳，她们请我谅解她们的固执态度。

两个月的日日夜夜已经从我的玛丽亚的坟头逝去，而我的双唇却至今尚未对它念过一句祷告。我依然感到没有足够的力气去看看我们曾经在那里相爱，如今已被遗弃的庄园别墅，去看看那座不让我的眼睛看见她，也不让我的手臂拥抱她的新塚。但是，她也许正在那些地方等着我吧：那里，留着她同我告别时的痛苦礼物；可我，在死亡冻僵她的朱唇之前，却未能赶回来接受她的最后的告别和初吻。

爱玛的默默无言，则使玛丽亚临终时留下的衷曲在我心头所引起的痛苦越积越重。正因为如此，当她终于打开了我的泪泉的闸门时，就再也无法把我的泪水止住，结果她也只得陪着我痛苦，打发那些凄苦、缓慢的时刻。

玛丽亚给我写最后一封信的那个下午过后的第二天早晨，爱玛在卧室里没找到玛丽亚，却见到她坐在花园的石凳上。显

然，她刚刚哭过，两眼僵直地注视溪水，眼睑上一圈阴影，使眼睛愈发显得大了；脸上还挂着几滴缓缓垂流的泪水。她的脸颊先前是那么妩媚丰润，如今却变得如此苍白消瘦。她低声地抽泣着，那是使她的痛苦得以减轻的恸哭的余音。

"今天你怎么自个儿来了？"爱玛搂着她问，"我本想象昨天那样陪你来的。"

"是的，"玛丽亚回答，"我知道；不过，我愿意自个儿来走走，我觉得我还走得动。请扶着我走走吧。"

她倚着爱玛的胳膊，向我窗前的玫瑰树走去。走到玫瑰树跟前，玛丽亚微笑着望着它，从树上掐下两朵最鲜艳皎美的玫瑰，说：

"也许这是摘最后一次花儿了。你瞧，有多少花苞啊！花陆续开放之后你要把最好看的花苞放到圣母像前去。"

她把一支开得最盛的花枝贴近自己的面颊，又说：

"再见了，我的玫瑰树，他的永远忠实的爱情的象征！你要告诉他，我是竭尽我的全力在照管着它的。"她转身对陪着她垂泪的爱玛说道。

我姐姐想让她离开花园，便对她说：

"你何必这么悲伤？爸爸不是已经答应推迟我们动身的日期了吗？以后，我们天天都可以到花园里来的。你不是觉得好多了吗？"

"咱们再呆一会儿吧，"她回答，同时慢慢地朝我房间的窗户走去。她出神地注视着窗子，把身边的爱玛都忘记了。然后，她弯下身去，把那株她心爱的百合上的所有的花儿全摘了下来，对我姐姐说："请告诉他，它一直在开花，从未间断过。好，现在咱们该回去了。"

她走到小溪边又停下来，朝四下里望望，把额头偎在爱玛的胸前，喃喃地说：

“不在这里再见他一面，我是死不瞑目的！”

这天，她比平时更显得忧郁寡言。下午，她在我房里把早晨摘来的百合花用她的几缕青丝扎好，供在花瓶里；夜色垂临的时候，爱玛到我房里去找她，只见她两肘支在窗台上，蓬乱的鬈发几乎遮住了她的脸。

“玛丽亚，”爱玛默不作声地看了她好一会儿，对她说，“对着晚上的风吹，不伤你的身体吗？”

玛丽亚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抓住爱玛一只手，把她拉到身边，让她坐在旁边一张沙发上：

“现在，什么也伤不了我的身体了。”

“你不愿意我们一起去祈祷室吗？”

“现在不，我还想在这儿呆一会儿；另外，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讲……”

“到别处就没时间讲了吗？你先前对大夫的嘱咐那么百依百顺；可现在……这样下去，大夫和我们大家的关心岂不是要前功尽弃？这两天，你可不象往日那么听话了。”

“这是大家还不知道我已不久于人世了。”她抱着爱玛，把头埋在爱玛的怀里呜咽着回答。

“不久于人世！埃弗拉因快回来了，而你却要死了？……”

“不能再见到他……不能对他说话……不能等他回来再死，这确实太可怕了。”她停顿了一下，又颤抖着说：“可这是真的：发作的征兆从不象我现在感觉到的这么厉害。在我无法说话之前，我必须把一切都告诉你。听我说，我想把我的一切东西，一切他心爱的东西，全留给他。这只盒子里装着他和我母亲的头发，你

把它放在那个保存他的信件和枯花的抽屉里；还有这只他动身前夕戴在我手上的戒指；把我的辫子包在我的蓝围裙里……你别这么难过，”她把她冰凉的脸贴在我姐姐的面颊上，接下去说：“我不能做他的妻子了……是上帝安排，不让他看到我这副痛苦的模样，不让他目睹我断气时的可怕情景。噢，要是能最后对他说声永别，我就是死了也心满意足了。请替我拥抱他；请告诉他，为了不离开他，我作了拼命的挣扎……他的孤独比死亡本身更使我感到可怕……”

玛丽亚的话突然停住，在爱玛的怀里哆嗦起来；爱玛连连吻她，凭嘴唇的感觉，觉得她僵硬了。爱玛呼唤她，她毫无反应，爱玛惊呼起来，人们闻声纷纷赶来抢救。

大夫企图使她从昏厥中苏醒过来的一切努力都没见效。第二天早晨，医生宣布她已无法挽救。

教区老神父十二点钟被召请来。

玛丽亚的床前，摆着一张用花园里最美丽的鲜花装饰起来的桌子，桌上供着祈祷室里的那座耶稣受难像，两枝点燃的圣烛照耀着圣像。神父跪在那座陈设简单、香烟飘渺的祭台前，祷告了一个钟头；然后，神父站起来，把一枝圣烛递给我父亲，把另一枝交给马因大夫，叫他们拿着圣烛来到弥留中的玛丽亚的病榻前。我母亲、我姐妹、路易莎、她的女儿和几个女奴，跪下来陪领终敷仪式。神父对着玛丽亚的耳朵说：

“我的孩子，上帝来看你啦；你愿意接待它吗？”

玛丽亚依然默默无语，一丝不动，象熟睡着一般。神父瞥了马因一眼，大夫立刻领会神父的眼色，上前摸了摸玛丽亚的脉搏，低声说：

“至少还有四个钟头。”

神父为她做了祝福，给她涂了圣油。我母亲、我姐妹以及山里人的女儿们的呜咽声伴随着祈祷声。

终敷仪式结束后一个小时，小胡安走到床边，踮着脚要看玛丽亚。大家不叫他上床，他急得哇哇直哭。母亲抓着他的胳膊，让他坐在了床上。

“她睡着了，是吗？”天真的孩子问，把头靠在玛丽亚的枕头上，就象他睡觉时习惯的那样，把玛丽亚的一条辫子拿在他的小手里。

我父亲过来制止了这个使母亲心力衰竭，使大家悲痛欲绝的场面。

下午五点，坐在床头不时为玛丽亚诊脉的马因大夫站起来，用他那泪汪汪的眼睛告诉我父亲，玛丽亚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听见父亲的抽泣声，爱玛和母亲猛地扑向病榻。玛丽亚象熟睡似的躺着；但是她永远不会再醒来了……她死了！我的嘴唇没有呼吸到她最后的气息，我的耳朵没有听到她最后的告别，后来我在她坟头洒下的无数泪水也没有在她的额头上落下些许！

红色晚霞从刚刚打开的一扇窗户射进来，沐浴着玛丽亚的尸体；母亲看着夕照下的玛丽亚的遗体，相信她的确已经离开人世，便吻着她那已经冰凉、没有知觉的纤手，用嘶哑了的声音叫起来：

“玛丽亚！……我心爱的儿啊！……你怎么就这样抛下我们呢？……啊！你永远听不见我的话了……我儿子问起你来，叫我怎么回答呢？我的上帝啊，您干了些什么呀！……她死了！她没有呻吟一声就死了！”

在祈祷室一张铺着黑纱的桌子上，玛丽亚身穿灰白色的衣服长眠在灵柩里，脸上现出至高无上的听天由命的神情。蜡烛

的光焰映照着她那圣洁的额头和宽大的眼睑，把长长睫毛的阴影投射在面颊上。她那苍白的嘴唇仿佛在启齿微笑的瞬间被冻僵了似的，使人感到她还在呼吸着一样。半包在白罗纱头巾里的乌黑辫子遮在她的颈部，两手握着耶稣受难像放在胸前。

凌晨三点，爱玛到玛丽亚的遗体旁去完成玛丽亚的最催人落泪的遗嘱时，看见的玛丽亚就是这个样子。

神父跪在棺木前祷告着。夜晚的微风挟着玫瑰花和柑桔花的清香吹得那行将熄灭的烛光晃晃悠悠。

“我相信，”爱玛说，“在剪她的头一条辫子的时候，她是那么温柔地瞧着我，就象平时把头倚在我的裙子上让我给她梳头时一个样。我将辫子放在圣像前，最后吻了吻她的面颊……两个小时后，等我醒来……她已经不在那儿了！”

勃拉乌里奥、何塞和四五个小工，抬着尸体，穿过一片片平地，朝镇上走去，把尸体停放在那片林子里；就是在那片林子里，在那个幸福的清晨，玛丽亚和我在一起，幸福地度过了特兰西托的结婚日。

我父亲和神父挪动着缓缓的步子，紧随着简单的送葬队列……我的天哪！就象娜依的送葬队列那么简单、那么无声无息！

中午，我父亲独自一人慢腾腾地归来。下马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使他的喉头梗塞的啜泣。他走进客厅，坐在爱玛和我母亲的中间，几个孩子围着他，徒劳地期待着他的抚爱。他痛苦万分，难以抑制。我母亲不得不竭力劝他想开点，尽管她自己也难以自我宽慰。

“我，”父亲说，“是我一手安排了这次可诅咒的旅行，是我害了她呀！要是萨洛蒙还能来这儿向我要他的女儿，我怎么向他

交代呢？……还有埃弗拉因……埃弗拉因……唉！我干吗要叫他回来呢？我竟然这么来履行我对他许下的诺言！”

当天下午，我们全家离开山上的住所，到谷地的庄园过夜，第二天，再从那儿到城里去。

勃拉乌里奥和特兰西托同意在山上住下来，以便照看这座空空的住宅。

六十三

玛丽亚死去两个月后，九月十日，我听到了爱玛尽量拖得很长的叙述的最后部分。已经是晚上了，胡安睡在我的膝头。自打我从伦敦回来，小家伙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也许那是因为他本能地猜到我在设法部分地替代玛丽亚生前对他的爱抚和母亲般的关怀。

爱玛把那只留在住宅里、保存着玛丽亚的衣物和她特别关照留给我的一切东西的柜子的钥匙交给了我。

就在第二天清晨，我动身去圣R。我应该在当月十八日启程回欧洲。父亲事先交代好有关我回欧洲的一切必不可少的安排后，去圣R已经有两个星期了。

十二日下午四点，我告别了父亲。我使他相信，我希望到卡洛斯的庄园去过夜，以便第二天可以早些赶回卡利。我父亲拥抱我的时候，手里正拿着一个封好的包裹，他把包裹交给我说：

“带到金斯敦去吧：里面包着萨洛蒙最后的遗愿和他留给女儿的嫁妆。如果说，我为了替你着想，”他的声音激动得发颤，

“使你远远地离开了她，也许由此而促成了她的不幸去世……我想，你大概是会原谅我的……除了你，还有谁原谅我呢？”

对父亲恳切而真诚的自责，我十分激动地作了回答。父亲听后，又一次把我紧紧地搂在他的怀里。他当时跟我道别的声音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际！

涉过阿迈梅河，进入平原后，我等着胡安·安赫尔赶上来，以便告诉他通往山里的道路。他听了我的吩咐，带着惊惧的神色瞅了瞅我；但他见我已向右边拐去，就尽可能近地跟随着我。不一会儿，我就把他甩得远远的，望不见踪影。

我已经听见萨巴莱塔斯河奔流的轰鸣，望见柳树的梢头。我爬到小山顶停下脚步。两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傍晚——那时，它和我的幸福息息相通，如今却对我的悲痛无动于衷——我就是从这里望见了那幢我怀着灼热的爱情殷切期待的房子的灯光。玛丽亚就是在那里……而今房子已经关闭，四周变得寂静无声。那时，我们的爱情刚刚萌芽，如今却已经枯萎绝望！那里，在离蔓生野草开始封没的小径不几步远的地方，那块在那些幸福的黄昏我们曾多次并肩坐着读书的宽大岩石依然如故。我终于走近那座我俩倾吐爱情的花园：鸽子和画眉在桔树的叶丛中拍打着翅膀，唧唧咕咕地低声鸣叫；习习轻风把枯叶吹撒在台阶上。

我一跃跳下马，任它自由去。我没有力气叩门，也喊不出声音来，一屁股坐到了台阶上。玛丽亚有多少次曾站在这里用她那亲切的声音和多情的目光向我告别！

过了一会儿，天几乎完全黑了。附近传来一阵脚步声：那是一个老奴，她看见我放开的马在槽头吃草，想来看看马的主人是谁。马约吃力地在她后面跟着；一见这只狗，这个我童年时代

的朋友和我幸福岁月的亲密伙伴，我不禁吐出一阵深深的叹息；它把头伸给我，任我抚摩，一边舐着我皮靴上的仆仆风尘，然后，蹲在我的脚边痛苦地哀号起来。

老奴拿来钥匙打开门，同时告诉我，勃拉乌里奥和特兰西托到山上去了。我走进客厅，往里挪了几步，我的眼睛顿时变得模糊起来，什么也看不清楚，一头倒在我和玛丽亚经常并肩而坐的那张沙发上——我第一次向她吐露我的爱情也正是在这张沙发上。

等我抬起头来，四下里已经一片漆黑。我推开母亲的房门，我的马刺在这间散发着棺木味的冷冰冰的房里，发着凄楚的声响。这时，一股出自痛苦的陌生力量驱使我疾步奔向祈祷室。我要祈求上帝把她还给我……可是连上帝也不肯怜悯，把她给我送回人间！我要到我拥抱过她的地方，到我第一次用嘴唇亲她前额的地方……去找她。月亮已经升起，月光透过半开半掩的百叶窗射进来。借着月光，我看到了我唯一能够看到的东西：从停放过玛丽亚灵柩的桌上垂下一半的黑纱和曾经照亮灵台的圣烛的残余。回答我的叹息声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回答我的痛苦的是永恒的沉默！

我看到母亲的房里闪出灯光：那是胡安·安赫尔刚刚把一枝蜡烛立在一张桌子上。我拿过那枝蜡，对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让我独自一人留在那儿。我擎着蜡烛，朝玛丽亚的卧室走去。里面飘着一股她身上的香气……她的灵魂想必在守着她最后的爱情的信物，在等待着我的来临。耶稣受难像依然供在桌上，凋零的花朵也依然摆在台架上。她死时躺的床铺已经无人照管，几只酒杯还保留着给她最后服用的几剂汤药的颜色。我打开柜子，我们相爱的那些日子的一切香味一下从柜子里冲出来。我用

手摸着，用嘴唇亲着那些我多么熟悉的衣服。我拉开爱玛告诉我的那个抽屉：珍贵的盒子在里面端放着。当那两条仿佛感受到我热吻的辫子在我手上展开的时候，一声叫喊从我胸中迸发出来，一片阴影遮住了我的眼睛。

一个小时之后……我的上帝！您是知道的。我跑遍果园呼唤她，我向着曾为我俩遮荫的叶丛要求还我玛丽亚，我向着荒野要求还我玛丽亚，可荒野却只有回声把她的名字还给我。悬崖边种满玫瑰树，模糊幽深的崖底飘荡着白色的夜雾，河流轰响着。我立在崖边，一个罪恶的念头骤然止住了我的眼泪、冷却了我的前额……

玫瑰树丛后面，有个人在远处喊着我的名字，原来是特兰西托。她走到我面前，准是我的脸色把她吓坏了，因为她惊惧地站了好一会儿。她恳求我离开那儿；我的回答也许痛苦地告诉了她我此时此刻对人生全然轻蔑的态度。可怜的姑娘呜咽起来，一时不再坚持。随后，她振作精神，以一个爱抱怨的女仆的痛苦声调喃喃地说：

“您也不想看看勃拉乌里奥和我的儿子吗？”

“别哭，特兰西托，原谅我吧，”我对她说，“他们在哪儿？”

听罢这句话，她连眼泪都顾不得擦，抓住我的一只手，把我领到花园的回廊里，她男人正等在那里。我拥抱过勃拉乌里奥之后，特兰西托把一个六个月的漂亮婴儿放在我的膝头，然后跪在我的脚下，对孩子微笑着，满意地望着我抚爱他们的纯洁爱情的硕果。

六十四

在这个家中，我曾度过我的童年，度过我青年时代的幸福日子；如今，这是我在这里所要度过的难忘的最后一夜！象一只被狂风卷到炽热草原上去的鸟儿，倾斜着翅膀，拼命地想飞回它在那儿出生的幽暗的林子里；狂风过后，它才披着一身凌乱不堪的羽毛，返回林子，围着被摧毁的树木盘旋着，竭力寻找它原来亲爱的窝巢。我的这颗沮丧的心，也正是这样，在睡梦中围绕我父母的住宅踟蹰徘徊。伴我一起长大的枝繁叶茂的桔树和青翠婀娜的柳树啊，你们怎会变得如此苍老！玛丽亚的玫瑰和百合啊，倘若你们尚在，谁在爱着你们呢？鲜花盛开的果园里的清香啊，我再也闻不到你们的气息！飒飒的风声和淙淙的溪水啊……我再也听不见你们的声音！

时值深夜，我躺在自己的房里，仍然辗转难眠。除了玛丽亚为迎我归来在装饰房间时挪动了一些需要挪动的东西外，房间里的一切布置依然象我离开时那样原封未动；玛丽亚插在花瓶里的最后几束百合花已经萎谢，被虫蛀蚀。我走到桌前，打开玛丽亚临终前交还我的那包书信。那一行行被我的斑斑泪痕弄得模糊不清的字句，我在奋笔疾书时，何曾会想到，那竟是我对她说的最后的话。我把那些在她怀里揉皱的书信一封封展开，一遍遍重读；然后，我一面在玛丽亚的信中寻找着她对我每封信的回答，一面在脑海里编织着那些充满希望、却被死神中断了的

不朽的爱情的谈话。

我手中拿着玛丽亚的发辫，躺在沙发上。就在这张沙发上，爱玛倾听着玛丽亚最后的嘱托。时钟打了两点；正是这大钟记录了我离家前夕那个痛苦夜晚的时刻；它也一定在记录着我在父母家中度过最后一夜的时刻。

我梦见玛丽亚已经做了我的妻子——这个极为纯洁的幻梦，曾经是，也应该永远是我心灵中唯一的欢乐：她穿着一件轻柔飘逸的白上衣，系着一条蓝围裙，颜色蓝得仿佛是撕下来的一片蓝天；这条围裙，我曾多少次帮她装满鲜花；这条围裙，她生前总是那么优雅而漫不经心地系在她那纤柔活泼的腰肢上；我也曾看见她用这件围裙裹过头。只见她轻轻地推开我的房门，尽量不让自己的衣服发出哪怕最轻微的声响，跪在沙发前的地毯上：脸上绽开着微笑，深情地望着我，仿佛唯恐我是在佯装着做梦；然后，她用自己那仿佛天鹅绒般柔软的嘴唇吻了吻我的额头：她已不再那么担心我是在戏弄她；她让我闻了一会儿她那热乎乎的、带着芳香的气息；这时，我却徒劳地期待着她的嘴唇压到我的唇上。她坐在地毯上，一面读着散落在地毯上的一部分纸页，一面把我垂在枕边的一只手捧起来，贴在她的面颊上：她感觉到我的手动了一下，便把她充满情爱的目光转向我，十分自然地笑着。我把她的头搂到我的胸前，她就那样俯身注视着我的眼睛，与此同时，我把她那丝绸一般光洁柔滑的辫子盘在她的前额，如痴似醉般地闻着她身上发出的甜罗勒花的幽香。

一声喊叫——是我自己的喊叫，打破了这个梦境：现实，充满妒意地扰乱了它，仿佛这么短暂的时刻竟成了幸福的一个世纪。灯光早已熄灭；黎明的寒风透过窗口吹了进来；我的双手已被冻僵，却依然紧紧握着那两条发辫，这是美丽的玛丽亚唯一的

遗物，也是我梦幻中唯一真实的东西。

六十五

这一天，我遍访所有我深深喜爱、也许再也不会看见的地方；下午我准备动身去城里，途经玛丽亚的坟墓所在的教区墓地。胡安·安赫尔和勃拉乌里奥已先走一步，到那儿去等我。何塞、他女人和女儿们围着我，等着同我告别。他们应我的要求，跟我一道来到祈祷室。我们跪下来，哭着，为我们心爱的姑娘的在天之灵祈祷。何塞打破庄严的祈祷后的沉默，向旅人和航海者的保护神吟诵了一段经文。

在回廊里，特兰西托和卢西娅跟我告别后，坐到地上掩着脸痛哭；何塞把头扭向一边，不叫我看见他的眼泪，牵着马站在台阶下等我；马约就象当年我们动身去打鹧鸪时一样趴在草地上，摇着尾巴，瞅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连对何塞及其女儿们最后说一句亲热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再说，即使我说得出话来，他们也未必有力气回答我。

离开家走了几夸德拉后，在下坡前，我停下来回首眺望那幢可爱的住宅及其周围的一切。在那里度过的幸福日子，剩下的只不过是记忆；至于玛丽亚，留下的只是我将在她的墓前奉献的花圈。

这时马约气喘吁吁地跑来，停在把我们隔开的激流的对岸。有两次，它想涉过河来，但两次都退了回去，只好蹲在草坪上吠叫，那叫声是如此的悲凉，好似人的哀号，仿佛在哭诉，它是多么

爱我，又仿佛在责备，怨我不该在它衰老的时候狠心把它丢下。

一个半钟头后，我在一座类似园地的门前下了马。那座园地孤零零地坐落在平原上，周围用木栅栏环绕着，那就是镇上的陵墓。勃拉乌里奥把马接过去，见我脸上现出激动的神情，他也受到了感染。他走上前去，推开一扇门，然后就停在那里，不再朝前挪步。我穿过丛生的杂草和矗立在野草丛中的竹、木十字架。几道落日的残辉透过附近林子扶疏的枝叶漫射下来，把黑莓丛和遮掩着坟墓的枝叶涂上一抹金色。我绕过一簇粗大的罗望子树，在一块白色的、被雨水溅污的台座前停下来。台座上立着一个铁十字架。我走过去，看到在一块被罂粟覆盖了一半的黑铁片上写着"玛丽亚……"

这座阴森可怖的坟墓，对我这个面对死神的灵魂，对我这个向死神质问、诅咒……乞求和呼吁……的灵魂的自言自语所给予的回答是冷酷无情的。我紧抱着双臂，泪水簌簌而下。

一阵踩踏残叶的脚步声使我从台座上抬起头来：勃拉乌里奥来到我身旁，默默地把何塞的女儿们赠送的一个用玫瑰和百合花编扎的花圈交给我，然后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对我说：出发的时间到了。我站起身子，把花圈挂在十字架一侧的横梁上，又俯身紧抱十字架的底部，最后告别了玛丽亚和她的坟墓。

我跨上了马，勃拉乌里奥用双手握着我的一只手，正在此时，一只黑鸟从我们头顶扑翅掠过，发出一声我熟悉的不祥的叫声，打断了我们的道别：只见那只鸟朝铁十字架飞过，落在十字架的横梁上，一面扑搧着翅膀，一面重复着它那可怕的叫声。

我浑身不由一阵颤抖，拍马沿着寂静的大草原疾驰而去，广阔的地平线正徐徐隐入苍茫的夜色中。

[General Information]
□□=□□□
□□=BEXP
SS□=
□□□□=book://202.119.47.12/02/diskbae/bae91/07/fow001.pdg
□□=315
□□□□=http://202.119.47.12/02/diskbae/bae91/07/!00001.pdg